豪门春秋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伊迪丝·华顿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伊迪丝·华顿

豪门春秋

张树智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Edith Wharton

The House of Mirth

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5 年版译出；
并根据 Penguin Books 1979 年版校改。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豪门春秋
HAO MEN CHUN QI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8}$ 插页 6
198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210

ISBN 7-5016-0020-1/I·21 定价 3.25 元

前　　言

《豪门春秋》① 是美国现代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发表于一九〇五年。她自称从这部小说开始，她"由一个漫无目标的业余爱好者变成一个专业作家"②。从此，她的名声大振，成为描写新英格兰地区有数的大作家之一。她的名作还有长篇小说《乡俗》（1913）和《天真时代》（1920），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1911）和她的姐妹篇《夏天》（1917）以及《罗马拒疾》等优秀短篇。一九三〇年，她获得全国艺术文学院颁布的金章奖，是美国第一个取得这项荣誉的女作家。

伊迪丝·华顿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纽约的一个有声望的世家，幼时在欧洲和美国受教育，婚后和丈夫长期侨居欧洲，最后死在法国。她的身世和经历与亨利·詹姆斯相仿。在小说创作方面，她也十分钦佩这位高雅细致的前辈作家。她在运用心理分析、视角和暗示式的对话时看得出有亨利·詹姆斯的痕迹。只是她笔下的豪富们大都活动在纽约的社交界，而且她常常采取讥讽的笔调来描绘他（她）们。从华顿的作品里，我们看

---

① 原文The House of Mirth，语出《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书名也可译为《快乐之家》。

② 见自传《回顾》，一九三四年，美国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



到这些阔佬在华丽的外衣下丑恶的灵魂。她的男女主人公虽然保持一定的道德真诚与清白，但是力量微小，既不足以对抗强大的习惯势力，又没有决心同社会环境决裂，所以他（她）们不是苟且贪安，便是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从这个层次比较，伊迪丝·华顿的作品比亨利·詹姆斯的写得明快，清晰，透露出更多的现实意义。

华顿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写作的。在成名之前，她一直想描写纽约的"时髦社会"，也就是通过社交活动表现出来的上层社会生活。她认为她写这类题材"最得心应手"，因为"我从小就沉湎在这个社会里"，"不必去查阅笔记和百科全书"。她在研究这个社会时已经明确她所要表现的主题："一个轻佻的社会只有通过它害人之处才能表现出戏剧意味。这悲剧含义就在它使人堕落，使理想泯灭"，"我的女主人公丽莉·巴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①

文学史家指出，"《豪门春秋》为了衬托主要故事，作者提供了她最有兴趣的纽约'社会'的全景，这发生在世代相传的形式和传统习俗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在退却之时，面临一个更为粗俗的新时代。"② 小说所表现的新旧豪富交替的情景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旧的豪富是那些从殖民时期开始出现的家族，他们在新英格兰地区依靠经商和航运发家，经过殖民时期和联邦时期逐渐建立起商人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控制和操纵新英

① 见自传《回顾》。

② 华纳·伯托夫《现实主义的动乱：1884—1919年间的美国文学》，一九八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格兰地区尤其纽约上层社交界的，主要是这些显赫的家族。小说中雷诺家族和多森家族就属于这个阶层，作家华顿本人也属于这个阶层。新的豪富出现在南北战争之后。在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间，政府的土地授予政策，油井和矿藏的发现与开发，巨型公司的建立以及股票的疯狂上涨，造就了一大批制造商、企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巧取豪夺，积累财富数量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过老一代的富翁们。但是他们一般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不知道如何挥霍他们的财富，“因而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建立了佛罗伦萨式的宫殿，罗亚尔式的别墅或英国式的庄园邸宅。他们买下了旧世界出卖的一切东西——古代的名画、玛丽·安托瓦内特用过的家具、带有王室纹章的花毯、中国丝绸、希腊雕像、乃至出身高贵的乘龙快婿。”① 在历史悠久的显赫家族看来，他们是“暴发户”。旧的豪富可以同“暴发户”做生意，共同经营股票买卖，到后来新的豪富也学会了风雅，以致豪富之间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但在当时的社交界，“暴发户”是得不到邀请的，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小说中千方百计想挤进上层社交界的犹太裔豪富罗西德、“从西部来”纽约住豪华饭店的萝蔓·哈琪太太都是新一代的、“粗俗的”阔佬。

小说女主人公丽莉·巴特依附的是老一代豪富。她高雅的风度、仪态、趣味以及举止都属于这个阶层，然而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是矛盾的。论社会地位，她属于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但她把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当成一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在

---

① 见安德烈·莫鲁瓦著《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一九七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于一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

社交界，她身处伴女似的地位，又坚持要用名门淑女的标准去选择丈夫。罗西德，有钱，可是个"暴发户"，庸俗，不合她的标准；劳伦斯·赛尔登，性情上合得来，可是没钱，也不合她的标准。她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二十八岁了，还没有找到攀登社会顶峰的阶梯。

丽莉·巴特的悲剧在于她认识不到她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是虚妄的，骗人的。她对上层社会缺乏深刻的认识。她以为，她以自己的美貌可以获得她所向往的一切。那么代价呢？她没有考虑过。她以为，上流社会人士是那么高雅，待她那么亲切，可是内心深处呢？她也没有考虑过。等她背上"接受一个男人的津贴"和"勾引有妇之夫"两个罪名，被逐出上层社会之后，一切为时已晚，无可挽回了。

按理说，她不是不能对生活作出另一种选择。她有时也承认，混迹上层社会对于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埋怨过：

你们以为我们既然和他们一同作乐，花的自然是他们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花过他们的钱——但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享用他们的马车、包厢和私人汽车——不错，可这些豪华的享受，每一样我们都得为之付税！男人必须对仆役们付大量的小费，经常向女宾们送鲜花、礼品，在牌桌上玩自己打不起的牌——还有——还有——数不清的花钱场合！妇女也得付小费，也得陪人打牌——而且还必须到最考究的时装店订做适合不同场合的各式服装，供人消遣！①

① 参见本书第293—294页。

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同它决裂，另作选择呢？她无法改变自幼就形成的人生观。她母亲教导她：穷，就意味着"象猪一样地生活"，临死前还嘱咐她："凭你这张脸蛋，可以把失去的财产全捞回来。"她迷恋珠光宝气，时髦服装，不能自拔。甚至在她被驱逐出"境"之后，她还没觉醒。虽然"我恨透它了！但一想到和这种生活一刀两断，又觉得活不下去。"①

与女主人公肤浅认识相适应的是她善良的本性和道德上的清白。如果她懂得这个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在上过一次当之后，她完全可利用多森太太的情书向多森先生告密，取代多森太太从而成为上流社会的顶儿尖儿。但是她不愿意这样做，甚至连威胁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毫无害人之心的丽莉·巴特是一个不适应"适者生存，捷足先登"社会的弱者。正如作者原拟的书名所暗示的，她不过是"一时的装饰"、顷刻即谢的"玫瑰"。②

我们对于丽莉·巴特的命运寄予同情，尤其是谈到她死前已经安排好债务的偿还，而且"所有的帐单都已付清了"时③，我们感到这位本性善良的姑娘，比起那些卑劣的豪富来，在情操上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同时也感到遗憾：由于她贪恋粉华，养尊处优又软弱无能，因此不论对于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来说，她都是一个"多余的人"，正如她被帽子厂辞退后所悟到的那样："在我过去称之为生活的那台巨大的机器里我仅是颗螺丝钉或齿轮，当我从那台机器上掉下来之后就对任何东西都毫无用处了。

---

① 见本书第294页。

② 据R.W.B.路易斯《伊迪丝·华顿传》，（1975，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载，伊迪丝·华顿在决定采用《豪门春秋》作书名之前，曾考虑过《一时的装饰》和《玫瑰之年》两个书名。

③ 见本书第361页。

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只适合一个洞孔时，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必须回到那台机器的洞孔上去，否则就只能被扔到垃圾堆里。”①

《豪门春秋》发表以后，受到批评家的好评。不少人把伊迪丝·华顿列为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们肯定小说精确地描写了纽约上层社会，这是前人所没有做到过的。指责的人也有。那是一批坚持“斯文传统”的批评家，他们说小说写得太悲惨了，对于美国社会，它只是提出“警告”，“没有指出希望”；他们象对待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一样，说什么象姑娘沦落那类题材“根本不能写进文学，因为其中缺乏理想，缺乏幽默”。②

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豪门春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不仅象社会历史家那样精确地描绘纽约上层社会，而且由表及里，从深层发掘这个社会的心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是豪华的又是贪婪的，高雅的又是自私的，奢侈的又是腐朽的，因而它是欢乐的，又是悲惨的。

《豪门春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还是依靠它的人物形象塑造。女主人公丽莉·巴特的形象基本上是成功的。作者为了说明她是“轻佻社会”的产物和牺牲品，把她放在人际关系中去刻画。罗西德求婚遭到拒绝，突出丽莉高雅的贵族趣味；赛尔登劝说无效，说明丽莉刻意追求豪华的生活方式；雷诺先生借口替她投资、供其挥霍，表现出丽莉天真幼稚，而坚持归还债务、不愿同流合污又见出她的清白无辜；至于多森太太的陷害和丽莉的无力还击，表明丽莉的软弱，使其最后的沦落和消失具有

---

① 见本书第340页。

② 见R.W.B.路易斯的《伊迪丝·华顿传》。

艺术的说服力。其他的人物性格可能显得单向，有些人甚至漫画化，但是他们都起到了烘托主体的作用，符合亨利·詹姆斯"写别的人物是充实场景，各有各的戏要演"①的要求。

有两个人物写得并不成功，一个是劳伦斯·赛尔登，一个是妮其·祖特。赛尔登是男主人公，作者在他身上花的笔墨并不少，按华顿的原意，也许是丽莉的指路人。可是他那一套关于"超脱金钱，超脱一切"的论调可谓超脱，却解决不了丽莉"不考虑金钱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大量的金钱"②的难题。精神力量既不足，在实际行动方面，每当丽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常常是若即若离，无济于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劳伦斯·赛尔登的苍白也反映了作者在传统势力面前的软弱。安排丽莉·巴特遇见妮其·祖特这一情节，我认为也是败笔。这个人物的出现前无伏笔，后无交代，也就是说，在整体结构上原本没有她的位置。由她来促成丽莉的悔悟，显得不自然。这种随意性落下人工的裂痕。如果说这两个人物写得更好一些，那么丽莉·巴特这个主体形象就会更真实、更丰满。

《豪门春秋》在杂志上连载发表的时候③，读者很关心女主人公的命运。有一个读者看到了结尾赶忙给友人发电报，告知"丽莉去世"的"消息"。更有读者要求华顿重新考虑结局，"可不可以让丽莉活下去，同劳伦斯·赛尔登结婚"。④但作者在成书的时候没有按这些读者的愿望加以更改。既然小说是披露"轻

---

① 见亨利·詹姆斯的《使节》前言。

② 参见本书第77页。

③ 小说最后在从《斯克利布纳氏》杂志分十一期载完，后成书。

④ 见R.W.B.路易斯的《伊迪丝·华顿传》。

佻社会害人之处"，披露它怎样"使人堕落，使理想泯灭"，又何必用大团圆来迎合读者呢？

伊迪丝·华顿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董衡巽

一九八七年盛夏

上　集

一

赛尔登惊奇地站住了。在中央火车总站午后的旅客洪流中，他一眼瞥见了丽莉·巴特小姐，顿时觉得眼目清新，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九月上旬的星期一，在乡间小住后他正赶回城里上班。可是这个时令巴特小姐在城里有何贵干呢？倘若她显出了准备乘车的样子，他自然会猜想：纽波特①休假季节已过，她正从某处乡间别墅迁往另一处。然而她此时显得十分悠闲，这未免使他感到有些纳闷。她远离人群独自站在那里，任凭熙熙攘攘的行人从身边涌向站台或街心。他暗自忖度：她很可能是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以掩饰某个特殊目的。霎时间他想，她准是在等候什么人，但是他弄不清自己怎会转出这个念头。实际上丽莉·巴特今天一如既往，毫无新奇之处，只是每次与她相遇，对她的所为他总想探个究竟。她的言行一向令人费解，连最普通的一颦一笑都似乎经过熟思远虑。而这正是她异于常人之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改变了直通车站大门的路线，打算从她身旁慢步走过。如果她不愿被人发觉，他猜想她一定会设法

①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罗德岛，是避暑胜地。

避开他。看她如何施展伎俩倒是件挺有趣的事。

“赛尔登先生！——呵，我运气太好啦！”

她微笑着朝他走来，毫不迟疑地、甚至是急切地拦住了他。从他俩身边擦肩而过的一两个行人放慢了脚步，频频回首注视他们。即使赶乘末班车的郊区旅客也认为巴特小姐是位颇具吸引力的人物。

赛尔登从未见过她如此之容光焕发。在色调暗淡的人群的衬托下，她那生气勃勃的容貌比在舞厅里更为引人注目。黑色的帽沿和面纱使她的肤色再现了少女时代的娇嫩白皙。十一年来，毫无间歇地通宵达旦地参加舞会，光泽鲜艳的肤色已开始消失了。赛尔登寻思道，真有十一年了么？她真已度过二十九个春秋、象妒嫉她的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运气真不错！”她又说了一遍。“你太好了，赶来搭救我！”

他高兴地说，这是他当仁不让的天职，并且问该采用何种搭救方式。

“噢，几乎任何方式都行，就是坐在凳子上和我聊聊天也行。既然可以坐在旁边看别人跳交谊舞，为什么不能坐在这儿观赏火车？况且车站并不比范·奥斯布太太家的花房更热，这儿的妇女也不比那儿的丑。”

她出声一笑转了话锋，说她是刚从图克斯都[①]回到城里的，现在打算启程前往格斯·雷诺夫妇的百乐山庄，但不巧误了三点十五分直达莱茵谷的那趟车。

“下一班车五点半才开。”她朝花边衣袖下，镶着钻石的小手表看了一眼，说，“还得等整整两小时哩！我正发愁不知怎么打

---

① 是纽约郊区的乡村俱乐部。

发这段时间。我叫女仆今天一早进城给我买些日用品，她已乘一点钟的火车先去百乐山庄了。姑妈家的人又全都去避暑，城里一个熟人都不剩了。”她用失望的眼神朝车站环视一下，说，“看来这里到底比范·奥斯布太太的花房还热。如果你有时间，带我到什么地方去透透气，行吗？”

他立刻表示极愿为她效劳。这次邂逅实出意料。做为一名局外人，他一向十分赏识这位丽莉·巴特，无奈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她所运行的轨道相距太远。不想她现在突然提议，想和自己暂时亲近一下，这自然使他喜出望外。

“到雪莉餐厅去喝杯茶如何？”

她莞尔一笑表示同意，可紧接着又蹙了下眉。

“星期一城里的人太多，肯定在那儿会遇到好多讨人厌的家伙。当然啦，我早已老态龙钟，倒也无所谓啦，可你还年青哪！”她兴致勃勃地说。“我现在口渴得要命，真想喝杯茶——难道找不到个僻静点的地方吗？”

她轻松活泼地对他现出笑靥，他立即报之一笑。她拘谨审慎时几乎和鲁莽轻率时同样使他感兴趣，因他确信二者同是她精心策划出的夸张姿态。在判断巴特小姐的心思意念时，他一向利用“目的论推理”。①

“纽约的娱乐场所太少了，”他说。“我先叫辆马车，然后再作商量吧。”

他领她穿过度完假日回城的人群，其中有戴着古怪帽子、面色蜡黄的姑娘，有拿着芭蕉扇、提着沉重纸袋、胸部平平的妇女。丽莉·巴特也和她们一样是女人，这可能吗？他觉得在这群衣

① 指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均为其自身的目的所支配和决定。

着邋遢、举止粗鲁的中产阶层妇女当中，她确如鹤立鸡群。

一场骤然而降的阵雨凉爽宜人，地面已经湿透，天空仍然乌云密布。

“真凉快！去散散步吧。”他们走出车站时她说。

他们走上麦迪逊大街①，然后向北漫步走去。当她迈着轻盈的大步走在他身边时，他因得以亲近芳泽、得以细察那小巧的耳轮、未经修饰、朝上曲卷的秀发，她那浓密挺直的长睫毛而感到受宠若惊。突然间他觉得她的一切都是既矫健又精巧、既坚强又纤细的。他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觉：造就她这样一位女子一定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一定有无数丑陋而愚蠢的人为了她，神秘地变成了祭品。他察觉出她与其他妇女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观上，象是在一具平凡的泥人身上涂了一层彩釉、披上一身华服。但他转念一想又觉这个比喻欠妥，因为质地粗糙的东西是涂不光滑的。那么会不会本质是好的，表面现象是环境造成的呢？

他刚想到这里太阳出来了，她撑开了小阳伞，挡住了他的视线。过一会儿，她叹口气站住了。

“啊，天呵！我又热又渴！纽约真是个鬼地方！”她现出绝望的样子朝那条通衢大道左顾右盼。“到了夏季别的城市都披上盛装，可纽约就象只穿了件衬衫似的！”她的目光转向一条小街。“居然有人在那边种上了树！咱们到树荫底下走吧。”

“我的街道能得到你的赞赏，感到十分荣幸。”他俩拐进小街时赛尔登说。

“你的街道？你住这儿？”

她饶有兴趣地观察这排用砖块和石灰石新建成的房子。由

---

① 是纽约一条以做广告而闻名的街道。

于美国人对新奇事物的偏爱，这些房子盖得稀奇古怪、各不相同，但每个房间都有遮阳的篷帘和窗前的花坛，因此看上去倒也舒适美观。

“呵，是的——没错，本尼迪克[1]大楼。多漂亮的房子！我从没来过这里。”她望着这有大理石阳台和乔治亚式[2]楼面的房子说，“哪个是你的窗口？是放下了篷帘的那儿扇吗？”

“是的，最高那层。”

“那好看的小阳台也是你的？看上去那儿真凉快！”

他站住了。“那就恭请光临吧，”他提议。“我可以马上给你沏杯茶，而且不让你遇到讨人厌的家伙！”

她脸上泛起红晕——她仍保有在适当时候脸红的本领——但象他提议时那样轻松地接受了邀请。

“当然可以！那里太诱人了——我不妨冒个险！”她说。

“呵，我这人并不危险！”他用同样语气回敬道。实际上，他从没象现在这样喜欢她。他知道她未经思考就欣然接受邀请是由于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她算盘中的一枚珠子，因此她表示同意时显出一副突然间就决定的、甚至是爽直的神情。

他在大门口站定，从衣兜里摸出钥匙。

“家里现在没人。每天上午有个仆人来给我干些家务，他多半已为我准备好茶具和点心了。”

他领她走进挂着几幅陈旧图片的狭窄门厅，里面一张条桌上堆放着手套、手杖和书信便条。然后他俩走进一间昏暗但相当舒适的小书房，四面墙架摆满了书籍，地上铺着褪了色的土耳其地毯，屋子中央的书桌上零乱地摆着文具。正如他所料，窗边

---

① 莎士比亚《好事多磨》一剧中打算终身不娶的青年。

② 指四个乔治统治英国的一七一四——一八三〇年。

茶几上已放好了茶具。一阵清风袭来，掀起薄纱窗帘，送来了阳台花坛中百合花和牵牛花的馨香。

丽莉叹息一声，坐在陈旧的皮沙发椅上。

“一个人能独自住上这样的屋子真是太美啦。当个女人多么倒霉噢！”她感伤地靠在椅背上。

赛尔登在碗橱里翻找点心。

“据我所知，有些妇女也住单元房子。”他说。

“不错，家庭女教师，——或寡妇，可决不是可怜的待字闺中的姑娘！”

“我可认识一位住单元房的姑娘。”

她惊奇地坐直，“真的？”

“真的，”他说，一边从碗橱里拿出那只找了好久的蛋糕。

“呵，我知道了，你是说葛泰·法里丝吧？”她不以为然地一笑。“可我说的是待嫁的姑娘。况且她那房间又窄又旧，连个贴身女仆都没有，再说伙食也不行。她的厨娘兼管洗衣服，难怪饭菜里总有肥皂味儿，那股气味我可受不了。”

“往后你不要挑她厨娘洗衣服的日子去吃饭就是了。”赛尔登一边切蛋糕一边说。

两人都大笑起来。他跪在茶几旁点水壶下面的油灯时，看见她那双正将茶叶放进绿色瓷壶的玉手犹如光滑的象牙，粉红色的指甲尖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嵌着蓝宝石的、宽松的手镯。他立刻感觉到，让她去过表妹葛泰·法里丝那种生活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显而易见，她早已变成造就她的那个文明社会的牺牲品。她那宝石手镯恰似把她和命运锁在一起的手铐。

她仿佛知道了他在转什么念头。“我刚才真不该那样议论葛泰，”她深表懊悔地自责道。“我忘了她是你的表妹。你当然

知道我和她完全不同，她一向乐于行善，而我只喜欢作乐。况且她是个自由人，如果我象她那么自由，我相信即便住在她那样的房子里我也能生活得挺愉快。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布置房间真是莫大的福气，如果姑妈允许我把她的客厅重新布置一下，我就心满意足啦！”

“你姑母的客厅真那么糟吗？”他深表同情地说。

她正举着茶壶等他往壶里倒水，听见此话立刻抬头朝他一笑，说，“这说明你难得到那里去。你为什么不多到那儿去几次呢？”

“我就是去，也不是为了看彭尼顿太太的家具。”

“当然不是，”她说，“ 可你从来不去——尽管咱们见面时相处得挺不错！”

“也许恰因如此。”他随口答道。“哎呀，没有牛奶了。放一片柠檬行吗？”

“我倒觉得柠檬比牛奶好。”她等着他切好柠檬，把一薄片放入茶杯。“可那并非真正的原因。”她说。

“什么原因？”

“你不去我家的原因，”她的上身朝前一倾，美妙动人的双眸露出迷惘的神情。“但愿我知道，但愿我能猜透你的心思。我当然明白有些男人不喜欢我，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些人怕我，认为我打算嫁给他们。”她直率地抬头朝他一笑。“我不认为你不喜欢我，你也决不会认为我打算嫁给你。”

“不错，我从不那么认为。”他表示同意。

“那为什么——？”

他端着茶杯走到壁炉前，靠着炉台站在那里，颇感兴趣地低头望着她。她目光中的挑逗神情增强了他的兴致。在这之前，

他以为她是不会为他这样渺小的猎物而浪费自己的魅力的。但也许现在她仅仅是在操练技艺，也许象她这样的女子除了谈情说爱再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如此妩媚动人，何况是自己邀请来喝茶的，那么就得以礼相待，坚持到底。

"也许，"他试探着说，"也许就因为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打算嫁给我。也许我认为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诱我去看你。"说这话时他觉得一缕寒气透进脊梁骨，但她的笑声使他放下心来。

"亲爱的赛尔登先生，你犯不着为这个不去看我。你要是想向我求爱可就太傻了，当然你这个人一点儿都不傻。"她身子仰后依靠在椅背上，小口品着茶。她如此一本正经又如此之富有魅力，如果现在是在她姑母的客厅里，他很可能会反驳她的推论。

"你不明白吗？"她继续道。"对我甜言蜜语的男人并不少，可我需要的是一个敢于向我说逆耳忠言的朋友。有时候我想，也许你就是这么个人。到底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只知道你既不是道学先生又不鲁莽，我对你用不着作假，也用不着防范。"她的语气变得严肃了，用孩子般认真而愁苦的目光抬头望着他。

"你不知道我多么需要这样一位朋友，"她说。"我的姑妈张口就是字帖上的格言，而那些陈词滥调只适用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我总觉得要遵守那些格言得穿上古装才成。而其他女人，也就是我的那些所谓的好友，她们不是利用我，就是褒贬我，至于我将来会怎么样，她们才不放在心上呢。我和她们在一起混得太久，她们对我已感到厌倦，都开始说我应该出嫁了。"

谈话中断片刻，赛尔登想出一两句风趣话，但他认为不妥，

便改用一句简单的问话："那你为什么不呢？"

她脸红了，笑着说，"呵，看来你的确是我的好朋友，你这话正是一句逆耳之言。"

"我并没想说逆耳的话，"他和颜悦色地答道。"难道出嫁不是姑娘的本分吗？你们从小受的教养不就是为了出嫁么？"

她叹息道，"你说得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一点不错。那你为什么不鼓起勇气把终身大事赶紧解决了？"

她耸了耸肩膀。"你这口气倒象我碰上谁就该和谁结婚似的。"

"我丝毫没这意思，你当然不必那么着急。才貌双全的人选总不会一个没有吧？"

她倦怠地摇了摇头。"我刚成年的时候有过一两次机会，但被我错过了，大概每个姑娘都有类似的经历。你知道我身无分文，可又挥金如土，因此我必须有很多钱。"

赛尔登转过身去拿壁炉台板上的香烟盒。他问道，"迪沃史后来怎样了？"

"呵，当时他母亲吓坏了，以为我会把他们家的珠宝首饰都拿去叫人重新镶过。她还要我保证不按我的意思布置他家的客厅。"

"可这正是你结婚的目的！"

"一点不错！所以她就打发儿子到印度去了。"

"真糟糕——不过你肯定会找到比迪沃史更合适的人。"

他把香烟盒递过去，她从中取出三四支，一支叼在唇间，其余的放进系在长长的珍珠项链上的一只小金烟盒里。

"还来得及吸支烟么？好，就吸几口吧。"她朝前探着身子，

把烟头对准他嘴上点燃着的烟头。这时，他客观地、不带一点个人感情色彩地注视她那光滑白嫩的眼皮下端排列得那么整齐的黑色睫毛，睫毛下面紫色的影子那么柔和地轻拂着白净的面颊。

她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一边喷着香烟，一边观察书架上的书。有些摩洛哥皮封面的版本色调典雅、装帧精美，她的目光就久久地停留在那些书上——不是由于藏书家的鉴赏力而是她对一切具有悦目的色彩、精美的工艺的东西都非常喜爱。她那高度的敏感表现在许多方面，这正是其中之一。突然轻松愉快的表情变严肃了，她转身对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收藏书，是不是？那你一定懂得原版书之类的事罗？"

"懂得不多，象任何没有富余钱的人一样。有时候我从旧书摊上买几本，有时候到大贱卖的书店里去溜溜。"

她的目光又转向书架，但不象刚才那么专心致志了。他看出她在转念头。

"美国文史资料全集——你收藏美国文史资料全集吗？"

赛尔登盯着她笑起来。

"不，这不是我的专业，你要知道我可不是什么收藏家。我只买我喜欢的书的精装本。"

她撇一下嘴唇，"美国文史资料全集枯燥极了，是吧？"

"我想是的，不过对史学家来说却不然。收藏家是只知道'物以稀为贵'的，我想，买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人不见得会彻夜地阅读那些集子。至少我敢肯定杰弗逊·古莱就从没读过。"

她聚精会神地听。"那种书贵得要命，是不是？花费那么多钱去买一部根本不打算读而装订又难看的书真是件怪事！依我看，拥有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人不都是史学家吧？"

"当然不是。几乎没有一位史学家买得起这套全集，他们只

能到公共图书馆或私人藏书室去借。而收藏家对一部书的兴趣似乎仅在于它是否罕见。”

他坐在离她站立的地方很近的椅子扶手上，她继续问他哪些书最珍贵；杰弗逊·古莱的藏书是否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以及最高的书价是多少等等。

坐在那里抬头注视她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又一本，手指随意翻动着书页，她那垂首的侧影衬托在一排排陈旧的棕色书卷上，显出清晰的线条。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不含任何隐喻的话题突然发生了兴趣？由于心情愉快，他未加深思只管继续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但每次见到她，隔不了多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找出她一言一行的真正原因。因此当她把拉布扬①的一本原版书卷放回书架转身时，他开始问自己她现在到底用心何在，但她接下去提出的另个问题也未能对他有所启发。她暂停问话站在他面前，脸上的笑容似乎在故意引逗他对自己表示亲近，但同时又提醒他不可超越一定的界线。

她突然问道，“没有足够的钱把你喜欢的书全部买下来，你毫不在乎吗？”

他顺着她的目光扫过屋里的旧家具和年久失修的墙壁。

“难道我没有在挣扎吗？你把我当成殉道的圣徒啦？”

“你不得不工作——这你也不在乎？”

“噢，工作本身并不坏，我对法律颇感兴趣。”

“很好。可工作的束缚以及陈规俗套——你从不想离开这里到外地去游览游览？”

“非常渴望，尤其在所有的熟人都急急忙忙乘船去旅游的时

---

① 拉布扬(1645—1696)，法国道德家。

候。”

她同情地吸口长气。“那你是否渴望到为改变处境而结婚的程度?”

赛尔登忍俊不禁。“但愿不致如此!”他大声说。

她叹息一声站起身来,把烟蒂扔到壁炉里。

“呵,这就是男女不同之处了。为了改变处境,女子只能出嫁,而男人尚有选择的余地。”她用锐利的目光审察他。“你的外衣有些陈旧,可这没关系,人们仍会邀请你去吃晚饭。但如果我也穿破旧的衣服,就不会有人邀请我了。一个女人被邀请出去作客,被邀请的不仅是她本人,同时还有她的服饰。可以这么说,服装是背景,是框架,单靠它虽不能使一个女人成功,但它是成功的一个因素。谁肯要一个衣着邋遢的女人?因此我们一辈子都必须打扮得体体面面、漂漂亮亮。如果我们独自撑不起这个场面,就不得不找个丈夫了。”

赛尔登颇感兴味地望着她。尽管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似乎在向他恳求,他也不能感情用事,同意她这个观点。

“噢,看来会有不少阔佬愿意为你的服装投资的。说不定今晚在雷诺府上你就会交上好运。”

她用疑问的目光直视着他。

“我原以为你也会去雷诺家——呵,当然不是以阔佬的身份去罗!——今晚有不少人和你一样,比如克温·范·奥斯布、韦得欧夫妇和克细达·拉丝夫人,以及乔治·多森夫妇。”

在说出最后这个名字前,她稍稍停顿一下,从睫毛下射出的目光显出狐疑的神情,但他冷静如故。

“雷诺太太邀请过我,可是在周末前我没有功夫。况且我对那种大型宴会不感兴趣。”

"呵，我也不感兴趣。"她说。

"那么为什么还去？"

"你忘了，要去办正经事啊！再说，如果不去那儿，就得在理查斐温泉整天陪姑妈玩牌。"

"那儿乎和迪沃史结婚同样地糟糕。"他赞同道，他俩同时开怀大笑起来，顿时感到彼此亲密无间。

她望着时钟。

"天啊，我得走了，五点都过了。"

她站在挂在壁炉上方的镜子前，一边整理帽檐边的面纱，一边端详自己。这个姿式显露出她那具有柳树般风韵的苗条身段，仿佛她是一位被幽禁在客厅里的林中仙女。赛尔登暗下思忖，连她的矫揉造作也显得如此迷人，其原因就在于她的性格中具有生活在林海中似的自由无羁的气质。

他跟随她穿过书房走到门厅。但刚到门口她就伸出右手向他告别。

"我在你这儿过得很愉快。现在，你可不能不回访我了。"

"你不要我送你到车站吗？"

"不，请就此留步吧。"

她伸出手让他握着，抬起头妩媚地朝他微笑。

"那就再见了。祝你在百乐山庄交好运！"他一边替她开门，一边说。

她走到楼梯口时，站定脚步朝四周张望。被人撞见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弥补偶尔一次不太慎重的行为，她总变得加倍审慎。现在除一个在刷洗楼梯的女清洁工外，周围空无一人，但这女人身体粗壮而楼梯狭窄，要从她身边挤过丽莉就得提起长裙贴着墙根。当丽莉走到她面前时，那

女人停止干活，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她，一双紧握着的、红肿的手放在刚从水桶里拎出来的湿布上。她那灰黄色的宽脸布着一些麻点，稀疏的稻草色头发露出光亮亮的头皮，令人看上去很不舒服。

"请借光，"丽莉说，想用一句客气话表示一下对粗鲁无礼的态度的不满。

这女人理也不理，只把水桶往边上推了推。巴特小姐擦身而过时，丝绸衬裙发出一阵窸窣声，那女人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丽莉涨得满脸通红。这个女人在转什么念头？难道她不能不用恶意的揣测估量别人吗？丽莉到达下一层楼梯后，想到自己竟为一个清洁工的注视感到不安而好笑。这个可怜虫一定是被如此罕见的神秘人物吓傻了。但是，在通往赛尔登住房的楼梯上，这样的神秘人物果真罕见吗？巴特小姐并不熟悉单身汉大楼的道德标准，但她意识到那女人的注视很可能与某些往事有关，于是她脸上再次泛起红晕。但目前为了自己的安全顾不上再多想，只管急匆匆地走下楼梯，希望在抵达第五街前找到一辆马车。

她在乔治式前廊下面停住一会，想寻找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但四周空无一人。不想刚走上人行道就迎头遇见一个外衣插着朵栀子花、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男人。他一边举起礼帽一边惊奇地喊道：

"是巴特小姐吗？哎呀！真想不到！运气太好啦！"她看见从他那眯缝着的眼皮中射出一股又惊又喜的目光。

"噢，是罗西德先生！你好！"她知道他那亲昵的笑容已使自己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厌恶神情。

罗西德先生站在那里用赞许的目光仔细地打量她。他是个

浅黄头发、面色红润的矮胖犹太人，象时装表演似地穿着一身伦敦制做、极为合体、既漂亮又时髦的套服。一对斜视的小眼睛能把人当做古玩似地给予准确的估价。他这时多疑地抬头望了望本尼迪克大楼的前廊。

“你是到城里来买东西的吧？”他用和老相识说话的语气问道。

这种语气使巴特小姐感到厌恶，仓促间她解释说：

“是的，刚才到楼上找我的裁缝去了。我现在要赶火车到雷诺家去。”

“呵，找你的裁缝，原来是这样！”他不露声色地说。“我还不知道本尼迪克大楼里住有裁缝！”

“本尼迪克？”她表示惊奇。“这是大楼的名字吗？”

“是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单身汉。我正巧是这栋楼的房东，所以什么都瞒不过我。”他说完最后那句语气肯定的话，笑得更明朗了。“你一定得让我送你去车站。雷诺夫妇都在百乐山庄吧？但你可能赶不上五点四十分的火车了。那位裁缝让你久等啦。”

这句奚落话窘得丽莉无地自容。

“不，不，谢谢你。”她讷讷地说。正巧这时一辆双轮马车沿着麦迪逊大街驶来，她立刻迫不急待地喊住了车。

她一边对罗西德伸出右手一边说了句，“不敢有劳大驾。”就不再理睬他的争辩，一下子钻进那辆救命的马车，喘着气吩咐车夫驶往车站。

二

她长叹一声靠在马车里的椅背上。

为什么一个姑娘稍离常规就必得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不加掩饰、不披伪装地做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刚才她去劳伦斯·赛尔登的房间乃是一时的冲动，而她允许自己偶尔享受一下冲动的乐趣是多么地难得呵！尽管如此，她为此事所付的代价很可能超过她力之所及。想到多年来自己一向谨小慎微，不意在五分钟内连出两次纰漏，不禁对自己恼怒起来。那个找裁缝的借口真糟透了，远不如坦白告诉罗西德她曾同赛尔登一起喝过茶！其实若说出真情，此事就显得稀松平常、无足轻重了。糟糕的是，继弄巧成拙之后又狼狈逃遁，这真是加倍的愚蠢！如果她沉住气允许罗西德陪伴自己去车站，她的让步很可能换取他的缄默，因为他那个民族对于价值的权衡是非常精确的。在午后的人流中，被人看见和巴特小姐一同走上站台，用他的话说，很可能意味着“大开财源”。他当然知道在百乐山庄即将举行盛大的家宴，因此被人误认自己是雷诺太太的一位宾客无疑也包括在这局如意算盘之内。罗西德先生目前正处于朝上层社会攀缘的阶段，在市民中造成如此这般的印象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令她感到气恼的是自己不仅对这情况了若指掌，而且非常清楚当场封住他的嘴何等容易，而错过了机会后，再要他保持缄默将会多么困难。西蒙·罗西德先生是位专好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因为他觉得若要在社交场合中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就必须

对那帮达官显贵的秘事一清二楚以显示自己和他们的亲密关系。丽莉确信不出二十四小时，她到本尼迪克大楼会见裁缝的丑闻就会传遍罗西德的诸亲好友。最糟的是她以前就已因怠慢而得罪过他一次了。那天范·奥斯布府邸举行盛大舞宴，丽莉的一位挥霍成性的表兄贾克·斯狄尼为罗西德先生搞到一张请柬（不难猜出他不得不偿还罗西德的人情的原因）。罗西德第一次遇见巴特小姐，半是出自爱美的天性，半是由于他那个民族特有的精明的生意经，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完全理解他的动机，因为自己的处世哲学也同样是“一切行动必须通过深谋远虑”。孩提时代的教育和过去的经历都告诉她对新结识的友人必须彬彬有礼，因为即使是最无足轻重的人日后也可能有助于你。如果他们无助于任何人，社会上的陷阱比比皆是，自然早晚会把他们吞噬。但当时，一种直觉的厌恶之感占了积习多年的社交礼貌的上风，使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罗西德先生，象是直接把他推入了陷阱。他仓皇离去时，曾引起她的朋友们一阵讪笑。虽说继那次出丑之后他又露过几次面，但每次都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隐匿时期。

到目前为止，丽莉并未把那事放在心上。因为在她那社交圈子里，罗西德先生早已被“淘汰除名”，连贾克·斯狄尼都婉言拒绝他那索取晚宴请柬以偿还债务的要求了。雷诺太太是位不怕招惹是非、专好交结古怪人物的女主人，但也驳斥了贾克把罗西德说成是位新加入社交界的大人物的谎话，并且断言自己记得很清楚，这个矮个子犹太人以前被社交界拒之门外已达十余次之多。因此，当雷诺太太固执己见的时候，罗西德先生想沾上范·奥斯布府邸舞宴的边，可能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了。贾克放弃争论时，高声一笑说，“你们等着瞧吧。”由此他就依然故我，不

再同罗西德一起带着引人注目但身份不明的女人公开出入豪华餐厅。迄今为止，罗西德的夙愿尚未实现，但毫无疑问每次餐馆的账单必定由他来付，占便宜的当然是那位债务人了。

其实，罗西德本人并没什么可怕——除非你把自己置放在他的掌心之中。不幸的是巴特小姐刚才的言行正好让他拿到把柄。她那愚蠢的谎言已使他猜出她在隐瞒什么事，因此他肯定会借此机会以报宿怨。她想起他笑里藏刀以示他旧仇不忘的样子，不禁不寒而慄。虽然尽量不去多想，但这事一直萦绕心头，象罗西德本人似的固执地纠缠她，直到火车站台为止。

她刚坐下火车就开动了。她本能地象往常那样仪态万方，在靠角的座位上安顿下来，然后向周围环视，希望见到一位也去参加雷诺家宴的宾客。她现在十分需要换换脑筋，和别人聊聊是目前唯一的好办法。

她搜寻一阵之后果然发现在车厢另一头有个红鬓金发的青年，好象是故意藏匿在一张打开着的报纸后面。丽莉的眼睛顿时亮起来，紧闭着的嘴角出现了一丝笑意。她早知道波希·古莱也要去百乐山庄，但没料到竟有这么好的运气在火车上单独和他邂逅。罗西德引起的烦恼一下子被抛到九霄云外，看来这一天的后半段将会比前段顺利多了。

她打开一本小说，随便翻到某一页，从低垂的睫毛下冷静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心里在盘算该如何进攻。他那故作镇静、专心读报的姿态足以说明他已发现了她，因为没人会对一份晚报如此全神贯注。她知道他太腼腆了，不敢主动到她跟前来。看来她不得不想个接近他但又不显得自己过分主动的妙计了。象波希·古莱这样的纨袴子弟居然如此腼腆，真令人好笑，但她对

有这种癖性的人恰恰具备应付自如、逢场作戏的天赋本领。再说，怯懦的人要比刚愎自用的人更易于叫她实现自己的目的！她有办法给予害羞者以自信，但不大有把握使自信的人感到羞愧。

她一直等着火车驶出隧道、奔驰在北郊多石的岩壁之间。当机车在约克镇附近减速时，她才缓缓地从座位上起身，慢步走过车厢。正巧她走近古莱时，车身突然晃动一下，这位先生立时觉得有一只纤细的手腕搭在自己的椅背上。他吓得抽身站起，那张稚气的脸象是在红色染缸里浸透了，连胡子似乎也变成绛色的了。

火车颠簸起来，几乎把巴特小姐甩进他的怀抱。她扑嗤一笑后退一步才站稳，但他已深深地吸入了她衣服上的芳香，肩膀已感到她手指暂短的一触。

"呵，古莱先生，真是你？真对不起。我打算去叫招待员给我送杯茶来。"

这时火车恢复了正常运行，她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后，就站在甬道上和他攀谈起来。不错，他是到百乐山庄去。他早听说她也要参加这次盛宴，这话一出口他的脸又红了。那么说，他真地打算在山庄住一星期吗？太妙了！

正巧这时有两位刚上车的旅客挤进这节车厢，丽莉只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你过来坐吧，"她回头一笑说。古莱先生虽然颇感窘迫，但终于鼓起勇气把几个提包和他本人一同转移到她身边的座位上。

"呵，服务员来了，我们大概可以喝到茶了。"

她招手叫来了服务员，不一会儿服务员就恭恭敬敬地把一

张小桌支在两人的座位中间。她帮着古莱先生把他那些乱堆着的提包安置在小桌底下。

茶具送来后，她两手忙着沏茶，他却默默无言、含情脉脉地瞅着她。在粗糙的瓷器和面包的衬托下，她的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出奇的柔美。在他看来，火车颠簸摇动，一个人能如此从容不迫在公开场合泡茶简直是妙不可言。他自己是决不敢如此大胆招惹同车旅客注意的。只有在丽莉的掩护下，他才能美滋滋地品尝这墨汁般的茶水。

丽莉的唇上还留有赛尔登家的茶香，因此不愿让火车上的茶味把它冲淡，虽然这种茶对她的旅伴来说象是琼浆美液。由于她明白品茶之意不在解渴而在于二人相聚对饮，为了使古莱先生感到心满意足她就举起杯来，对他现出笑靥。

"这茶怎么样——不太酽吧？"她小心翼翼地问道。他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说，他从没喝过如此芳香的茶。

"你说得对。"她接过他的话茬说。面前的这位古莱先生突然激起了她的想象力：虽然在过去他可能穷奢极欲，但单独和一位漂亮女子结伴旅行也许还是头一次。

在她看来，由她来担任这个启蒙的角色实出天意。换了别的姑娘，肯定不知如何驾驭他。她们很可能过分强调这种机缘之难能可贵，从而想方设法使他尝到越轨行动的滋味。但丽莉的手腕要高明得多。她记得表兄贾克·斯狄尼有一次把古莱先生说成是那种答应母亲下雨时不穿雨鞋就不出户的毛孩子。受了这句暗示的启迪，她决定在当时的场景中加添些家庭气氛，希望不使这位古莱先生感到自己在做任何越轨或不寻常的事，而仅仅让他体会一下在火车上经常有位女伴为他沏茶的滋味。

尽管她煞费苦心，待茶具端走后，谈话再次陷入僵局，因此

对古莱先生在智能方面的局限性不得不做一次重新的估价。看来，他所短缺的不是机缘而是想象力，恐怕他永远也学不会如何品出火车上的茶水和上等饮料的不同之处了。现在她所能指望的只有一个话题，只要一触这根发条，这台简单的机器就会转动起来。但由于这是最后的一个对策，她极力控制自己先不去触动它，原指望能用其他的办法激起他的情感。可现在他脸上已开始坦率地流露出一副呆滞的表情，她知道有必要施用这一绝招了。

她向前倾过身子，说，"那套美国文史资料全集，你又添置新版本了吗？"

他的眼球象是剥去一层荫翳，显得不那么晦暗无光了，而她则感到了一位熟练的手术家的骄傲。

"我又新买了几部。"他喜形于色，但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害怕同车旅客会联合起来抢劫他的宝物。

她用关切的语调继续向他提问，逐渐把他引到购买新版本的话题上。这么一来，与其说是使他忘却自己，倒不如说是鼓励他大胆地想起自己。因为他不仅精于此道，面且由于无人能与他争论，他居于绝对优势。他朋友当中，根本没人把这部书放在心上，况且大都对它一无所知。令他感到欣慰的正是别人的无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渊博学识是何等地超群出众。唯一的难处倒是如何开始提出这个话题以及如何引人洗耳恭听，因为朋友们从未表示他们有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的愿望。在这情况下，古莱先生就象一位积满滞销商品的仓库老板。

然而巴特小姐，看来似乎对美国文史资料全集当真感兴趣。不仅如此，她对该书的情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使他在向她施教时既不感困难又觉得心情舒畅。她的问题提得很在行，聆

听他的解答时又如此谦恭柔顺。古莱先生精神上早已做好将会看到通常出现在听众脸上那种厌烦表情的准备了。可现在意外地遇到了丽莉这种乐于接受教诲的目光，这就使他变得口若悬河起来。她从赛尔登那里领教的“观点”——她早料到有遇到这种场合的可能——现在居然发挥出如此威力，以致她开始觉得今天最幸运的一件事正是登门拜访赛尔登。她认为，这件事再一次显示出自己具有从不祥的意外事件中获益的本领，因此表面上她继续对古莱先生洗耳恭听，秋波频送，心中却在萌发“屈服于一时的冲动并非不足取”的邪念头。

至于古莱先生的感受，即便说不太清楚但也同样地令本人满意，就象低级生物在满足需要后产生了迷乱而兴奋的快感。这时他的全部感官变得敏感了，从而对丽莉小姐的性格略能领悟一二，尽管仍有些模糊不清但却已感到满意。

古莱先生对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兴趣远非自发，若认为他能独自培养一项爱好就太天真了。这套在古籍收藏圈子内久负盛名的全集是他的一位叔父遗赠给他的。该书给古莱家族的门楣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光彩，因此这位侄儿就把这份遗产视作自己的功绩一般，为它感到无限的自豪。每当有人偶尔提起古莱家收藏的美国文史资料全集，他就禁不住沾沾自喜、得意非凡。他虽然害怕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但对用铅字排印出的自己的姓名感到强烈的兴趣，仿佛在社交界的寡合可以由此得到补偿。

为了经常享受这种快感，他订购了全部有关藏书方面的书报杂志，特别是涉及美国历史的刊物。由于这类杂志——他的阅读范围仅限于此——经常提及他的藏书室，他竟以为自己是社会名流了。一想到在大街上或旅途中，人们突然发现他就是“古莱家族美国文史资料全集”的拥有者而对他表示无限崇敬

时，不禁心花怒放。

大多数怯懦者都有这种私下聊以自慰的办法，而巴特小姐独具慧眼，能体察到一个人内在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自卑感是成正比的。对自信力较强的人她决不敢将同一话题谈论这么久，也决不会对之表现出如此夸张的兴趣。但她早已察觉，培育着古莱先生的自尊心的土壤是贫瘠的，因此需要不断地从外界吸取营养。在与人交谈时，巴特小姐一向擅长于外表装出聚精会神的样子，心里却在转自己的念头。此时在她脑海中匆匆闪过的是，古莱先生和自己结合后，他的未来将会是什么光景。古莱母子二人不久前才从阿巴尼①迁居纽约，住在老杰弗逊·古莱遗留下的、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府邸里。这幢房子看上去令人生畏；外部由一色的棕色石块建成，内部装有黑色核桃木的护墙板，主楼的一侧毗连着有防火设施的、陵墓般的古莱家族藏书室。丽莉之所以对此了若指掌，是因为年轻的古莱先生一到纽约，上流社会中所有做母亲的都立时为女儿操起心来。而象丽莉这样没有母亲为之张罗的姑娘就不得不自己随时留心、处处在意了。因此她不仅千方百计接近这位青年，而且还结识了他的母亲古莱太太。这位身材魁梧的夫人嗓音如同牧师一般洪亮，脑子里整天琢磨她家的仆人如何犯罪以及都犯了些什么样的罪。她有时也来拜会彭尼顿太太，目的是向她讨教如何防止帮厨女工偷窃家里的油盐酱醋。古莱太太虽乐善好施，但不受个人感情的左右，凡属个人需要，她一概持怀疑态度，只对年终有大量节余的慈善机构才肯慷慨解囊。她的家务重任是多方面的；从暗中检查仆人的卧室到突然视察地窖，都包括在内。然而

① 纽约州的首府。

她从不允许自己过分享乐，只有一次是例外。她差人把一份特殊版本的索罗姆[1]法律用红色字体翻印出来，分赠给主教管区内的每一位牧师后，把牧师们的感谢信一一贴在一本金碧辉煌的纪念册里。现在这本纪念册已成为她家客厅桌上最重要的装饰品了。

波希就是在这样一位杰出的母亲的谆谆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不可莽撞不可轻信别人"的教训在天生倔犟执拗而又谨小慎微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古莱太太完全没有必要逼他说出那句穿套鞋的诺言，他让自己去冒淋雨的危险的可能本来就不大。到了法定年龄并继承了父亲为旅馆安装换气设备的专利权而得到的那笔财富之后，这位年轻人和母亲继续安居于阿巴尼。叔父杰弗逊·古莱逝世后，波希又继承到一大笔财产。这时，用他母亲的话说，为了切身利益，儿子必须迁居纽约，于是他们就在麦迪逊大街的住宅里安顿了下来。波希的责任感不逊乃母，从此就日复一日地在宽街上一栋体面的办公楼里安度他的工作日；在那里，一批依靠菲薄工资为生、面色苍白的职工替古莱家族的产业惨淡经营，白了两鬓；也是在那里，古莱怀着崇敬的心情开始领教了累积财富的手腕细端末节。

据丽莉所知，这是古莱先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职业，而且她也许有理由认为吊住一位过去进食粗劣的青年的胃口并不是一种太难的事。不管怎么说，她觉得自己对当前的形势已有了十成的把握，因此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罗西德先生带来的恐惧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艰难险阻这时已统统烟消云散了。

火车已在加里森站停下，若不是看见古莱目光中突然现出

---

[1] 系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期间，英国索尔兹伯里教区盛行的圣餐仪式。

了惊恐的神情她还会继续冥想下去哩。他的座位正好面对车门，因此她料想他一定是看到某位熟人了。这时车厢里出现了类似自己每次走进车厢时所引起的那种骚动，旅客们都转过头去张望。这证实了她的猜想。

她立刻明白了事实真相。一位漂亮的妇女登上了火车，身后跟随着一个女仆、一只猛犬和一位双手提满行李和服装盒、跌跌撞撞的侍者。当这位夫人朝她高声打招呼时，她并未觉得意外。

"嗽，丽莉，你也去百乐山庄吗？这么说你不能把座位让给我啦？可我非坐在这节车厢里不可。侍者，你必须立刻给我找个座位。是不是你们哪位挪个座？我要和我的朋友坐在一起。啊，你好，古莱先生。请你跟这位旅客说说，让他明白我一定要坐在你和丽莉旁边。"

那位只带了一只毛毡提包的旅客为了给这位乔治·多森太太腾座，无可奈何地走出了车厢。但多森太太丝毫不加理会，只管站在甬道中显出一副漂亮女人在旅途中不免发发脾气的样子。

她比丽莉·巴特矮而且瘦，身体不停地扭来扭去，仿佛她能象她喜爱的褶皱织物那样曲卷起来塞进一只铜环。她那苍白的面庞又短又窄，象是刚好容得下那双大得过分的黑眼睛。她目光中流露出的梦幻般神情和一意孤行的言行正好构成强烈的对比。因此，正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说，她很象一具到处横行霸道的游魂。

和巴特小姐毗连的座位腾出后，她把身边的行装摆摆整齐，坐了下来，嘴里不停地讲述她如何一早就乘坐自己的汽车从齐冠山来到纽约，如何在加里森车站足足等了一小时。末了她说，

由于她那混蛋丈夫今晨分手时忘记在她的烟盒里装上香烟，竟使她连吸支烟解解闷都无法办到。

“恐怕到了一天的这个时刻，你一支香烟不剩了吧，丽莉？”她用愤懑的语调说。

巴特小姐瞥见了那位从不让烟草玷污嘴唇的古莱先生的惊愕目光。

“白莎！你问我要烟真太荒谬了！”她说。但一想到自己烟盒里装着劳伦斯·赛尔登的几支香烟，不禁满脸通红。

“怎么，你不是吸烟的嘛？什么时候戒的呀？什么，你从不——那么你，古莱先生，也从不吸烟吗？呵——当然啦——我太蠢了，现在我明白啦！”

于是多森太太朝后倚在椅垫上，脸上露出的那副笑容使丽莉感到：身边要是没有这个空座位该多好！

三

在百乐山庄玩桥牌的宾客们总要赌到凌晨一两点才肯罢休。那天晚上丽莉就是玩到筋疲力尽才离开牌桌的。

但她不想立即回卧室去作必不可少的忏悔祷告，于是就一面在宽敞的楼上过厅里徘徊，一面朝楼下大厅里窥望。男仆在壁炉旁一张矮桌上放了一托盘高脚杯和饰有银箍的细颈酒瓶，留在厅里的最后几位牌友正聚集在酒杯旁。

这座大厅的屋顶呈拱状，周围有一圈用淡黄色大理石柱支撑的回廊。由于被墙壁的阴影所笼罩，盛开的鲜花一簇簇地点缀在墨色的叶丛之中。一只猎犬和两三只长毛狗舒舒服服地躺

在壁炉前深红色的地毯上打瞌睡。大厅中央悬挂着一座巨大的吊灯，灯光照得妇女们的头发熠熠发光，当她们走动时，佩戴的首饰就光彩夺目地闪烁起来。

有时候此种情景使丽莉感到愉快，使她的爱美天性、对高雅的物质生活的渴望得到满足。但有时候却使她痛苦，相形之下自己的处境显得多么寒酸。现在正值这种对比感觉达到高峰的时刻，因此当多森太太扭动着蛇样的、闪着珠光宝气的身体，把波希·古莱引到回廊之下一个隐蔽角落时，她焦躁地转身走开了。

这并非因为巴特小姐害怕失去刚刚到手的、对古莱先生的控制力。多森太太能使古莱惊吓得目瞪口呆、头昏脑胀，但她缺乏驾驭他的手腕和耐心。她太注意自己了，因此决不会识透他究竟腼腆到什么程度。况且，她又何必给自己招惹这份麻烦呢？最多只用一个晚上和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打个趣或许她会觉得挺有意思——但时间长了，这种人只能成为她的包袱。她是个阅历丰富的女人，既明白这一点，就决不会当真勾引他。然而，丽莉一想到别的女子可以对一个男人想接近就接近、想扔就扔开，不必考虑他有否可能成为自己的未来配偶，就不禁妒火中烧。整整一下午，波希·古莱使她感到厌烦之极——一想到此就似乎听到了他那瓮声瓮气的说话声——然而明天她还得去应酬他。她必须坚持到底，必须忍受更多的、惹她厌烦的日子，必须委曲求全、随机应变。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个或然率并不高的希望——他终于决定赐给她终生厌烦的荣幸。

这样的命运实在令人憎恶——但又如何能摆脱它？她没有更多的选择：要么做丽莉·巴特，要么就做葛泰·法里丝！她走进卧室时，房里的一切笼罩在柔和的灯光之下；她那缀着花边的

梳妆袍放在缎面床罩上，一双绣花拖鞋摆在壁炉前，插在花瓶里的康乃馨散发着阵阵清香，立灯旁的桌子上放着尚未启封的最新小说和杂志。这时她好象看见了法里丝女士的窄狭套房以及里面的简陋装备和难看的糊墙纸。不行，她天生受不了穷苦寒酸的日子，她决不能对贫困作出任何妥协。她自小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她所需要的，也就是她能在其中自由呼吸的环境仅限于此。但是她想过的不是别人的奢华生活。几年前，只要在别人家过上舒服日子她就满足了，至于由何人提供她根本不放在心上。可现在她已开始对这种生活向她索取的代价感到焦躁。她意识到，在这个一度似曾属于自己的豪华环境中，自己仅仅是一名寄人篱下者，有时甚至觉得现在已不得不为自己的食宿付现款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拒绝和他们打桥牌。一方面她自知奉陪不起，另方面也为了避免养成这种昂贵的嗜好。她亲眼看到朋友中不少人深受此害，比如年轻的纳托·西文顿——那位着了迷似地坐在费雪太太身边的漂亮青年就是其一。费雪太太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她的两只眼睛及衣饰和她离婚案件的新闻同样引人注目。年轻的西文顿初次进入这个社交圈子时的情景丽莉记忆犹新。当时他在某大学的校刊上发表过几篇优美的十四行诗，因此有一副迷惘的田园诗人派头。不久他对费雪太太和桥牌逐渐发生了兴趣，至少是后者曾不止一次使他陷入困境，每次都由他两位可怜的未婚的姐姐替他还清债务，为了保全宝贝兄弟的声誉，更由于她仍珍爱他的十四行诗，她们宁可茶里不放糖。丽莉对纳托的遭遇一清二楚；当他中了凶恶的命运之神的魔法，一步步走下坡时，她看到他那双比他的十四行诗更富有诗意的眼睛所流露出的目光如何从惊奇变成着迷，又如何

从着迷变成焦虑。她害怕自己也会遭此厄运。

从去年开始她就发觉百乐山庄的女主人希望她参加聚赌。为了他们家的长期款待，为了女主人馈赠的那些衣衫和小饰物，她不得不从命奉陪。后来由于经常参加，不觉逐渐染上了赌瘾。最近也有一两次赢过大笔钱，但为了避免把钱又输掉，她不但没把钱储存起来，反而一古脑用在购置衣物首饰上了。这样轻率地把钱花掉她又感到懊悔，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同时也因为对桥牌的兴趣越来越炽烈，她下的赌注就越来越大。她常常用这样的借口原谅自己：上了雷诺家的牌桌是不能不下大赌注的，否则就会被人视为吝啬鬼。但实际上她心里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天生嗜赌，在当前这种环境中，她丝毫没有力量抗拒赌博的诱惑。

今晚赌运一直不佳，当她回到卧室时，发觉与其他饰物挂在一起的金色钱包内几乎分文不剩了。她打开衣橱的锁取出首饰盒，掀开盒内夹层，找出那卷钞票。这是下楼吃晚饭前取出一部分放进钱包后剩下的。她拿出一数，只剩二十元了！她立时目瞪口呆，几乎认为是有人偷了钱。她在书桌前坐下，拿出纸和笔，开始计算当天的支出。由于疲惫不堪，她的太阳穴怦怦跳动，但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计算那些数字。最后弄清楚她在牌桌上居然输了三百元之多。她取出银行存折，想看看存款是否高出她所记得的数字，但发觉不是高出而是更少。她又重新计算一遍，但不论怎么算也无法用魔术把那失去的三百元再变回来。这笔钱原是她放在一边打算用来安抚裁缝的——除非必须用它堵住首饰商的嘴。总之，这笔钱的用途太多而数目太小，为要赢双倍她才下了那么大的赌注。没想到输家竟是连一分钱都输不起的她，而丈夫任其挥霍的白莎·多森至少赢了五百元。一晚上输得起一千元的裘蒂·雷诺离开牌桌时，手里攥着大把钞

票，甚至无法和向她告辞的宾客握手。

如此不公平的世界使丽莉感到悲愤难忍，更可悲的是当时她还未能懂得那个社会圈子的规律：连她本人都随时可能遭到摈弃。

丽莉早已吩咐女仆去睡了，因此宽衣时没再拉铃唤她。自己充当别人寻欢作乐的工具已经多年，因此颇能为赖她为生的仆人们着想。当心情恶劣时，她觉得自己和仆人所处的地位并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倒是后者能按时领到工资。

她坐在镜子前梳理头发，发现自己面色苍白、双颊下陷，嘴角处有两条破坏了面颊平滑线条的细小皱纹，这可把她吓呆了。

“呵，我决不能再忧虑了！”她大声说。“但也许是灯光——”她从坐位上跳起，点上梳装台前的蜡烛。

她关闭了墙上的灯，在烛光下凝视自己。她那椭圆形的白皙面孔衬着身后的黑影摇摇曳曳地浮现出来，不稳定的烛光使她的脸象笼罩在雾雾中那样模糊不清，但嘴角处的两条皱纹依然存在。

丽莉站起身，匆匆脱掉衣服。

“这不过是因为我太累而又有这些令人憎恶的事需要考虑的原故。”她不断地重复道。微不足道的忧虑居然在她赖以自卫的唯一武器——美貌上留下了痕迹，这又是一桩不公平的事例。

令人憎恶的事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萦怀难忘，于是她只好疲惫不堪地把心思集中到波希·古莱身上，象是徒步上路的人稍事休息后，不得不再次提起重负继续向前跋涉一样。她几乎肯定自己已把他“捞到手”，再用几天功夫就能取得报偿了。但报偿本身眼下只令她感到腻烦，因此她对胜利丝毫不感兴趣。胜利仅仅意味着休息一下，不再忧虑——几年前，对她来说，这是

多么地微不足道呵！而现在，多少雄心壮志已在失败的阴影下逐渐枯竭了，可为什么她未能成功？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或者命运的拨弄？

她记起家中破产后，母亲常用恶狠狠的口吻对她说，“你必须把家产弄回来——统统弄回来，就用你的脸蛋！”……这句话勾起许多联想，于是她躺在黑暗中，回忆起那些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往事。

一幢没有宾客就没人在家用餐的公馆，不断响着门铃；门厅桌上堆积着匆匆拆开的正方形信封①，一只青铜罐里塞满蒙着灰尘的长方信封②；在一堆翻得乱糟糟的衣物中，法国籍和英国籍的女仆扬言要辞职；保姆和男仆也同样不时更换；餐具室、厨房、客厅中的大声争吵；仓促间决定的欧洲之行，归来时需要收拾好几天的鼓鼓的大皮箱；用半年时间讨论的避暑计划；手头拮据的日子和挥霍的乐趣——这就是丽莉·巴特对童年的回忆。

在称之为家的这个乱哄哄的地方，主宰者是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母亲，当时仍处于可以通宵跳舞的芳龄。但父亲从不被人注意，其地位介乎男管家和钟表修理匠之间。在婴儿眼中，何德森·巴特太太年纪轻轻，而父亲却秃顶驼背，额前一缕白发，走路时步履蹒跚。丽莉年长些时，知道父亲只比母亲大两岁，不禁大吃一惊。

丽莉很少在白天见到父亲，他总是整天呆在“市中心”。冬天，日落很久之后她才听见楼梯上父亲筋疲力尽的脚步声和用手推开女儿学习室的门声。他总是闷声不响地亲吻她一下，然

① 正方形信封内装的是舞会或宴会的请帖。

② 长方形信封内装的大都是帐单。

后向保姆或家庭教师问问女儿的情况。往往就在这时，巴特太太的贴身女仆会来提醒他，当晚须到外面吃晚饭。于是他就只好对丽莉点下头，急急忙忙走了。夏天，他到纽波特或南安普敦和她母女二人一同度周末时，比在冬季时更为缄默、更不为人注意，仿佛休息反而使他更觉疲劳。他总一连几小时坐在前廊一个僻静角落里注视海岸线，不去理会离他只几呎远的、咭咭呱呱说笑着的妻子。然而更为经常的是巴特太太和丽莉到欧洲去避暑，轮船刚一驶出码头，巴特先生就消失在地平线外了。有时候丽莉听见母亲因没按时收到汇款而抱怨父亲，除此之外，他就从不被人提起或想起，直到他弓着背、以一名斡旋于妻子的大批箱笼和美国海关之间的调解者身份出现的时候。

丽莉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种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的；这是一条曲折蜿蜒、起伏不平的河道，她们一家人乘坐的小舟顺着享乐的激流向前滑翔，但总受到从未中止过的、来自河床的牵制——手头拮据。丽莉不记得家中有过金钱充裕的日子，父亲似乎总是抱怨钱花得过了头，但丽莉认为这决不能责怪母亲。在母亲那帮朋友眼里，巴特太太是位“能干的内当家”，以擅长用有限的钱发挥出无限的能量而著称。她本人以及她的朋友们都认为，一个人若能过上比银行存折的实力更显阔气的日子才算真本事。

丽莉从小就形成了这种信念：无论开销多大，一个人家不能没有一名烹调技术高超的厨子、身上不能不打扮得象母亲所说的那样“衣冠楚楚”。因此她很为母亲有这方面的聪明才智而自豪。巴特太太对丈夫最严厉的谴责就是质问他是否想让她过“猪一样的生活”，而他的否定回答总被妻子误认是丈夫已同意打电报到巴黎再多订购一两件华服，或是打电话给珠宝商叫他把巴

特太太早晨看中的绿松石手镯马上派人送到府上来。

丽莉也认识一些过着“猪一样生活”的人，他们的衣着和家境充分印证了母亲对那种生活深恶痛绝的正确性。那些人大部分是她的表亲，他们居住的房子寒酸破旧，起居室墙上挂着柯尔[①]“生活航程”的翻印画。他们的女仆懒懒散散、邋里邋遢，对那些在正常人不会客或不愿会客的钟点登门的来客居然会说，“我去看看。”最可恼的是这些表亲中不少人都很富有，因此丽莉接受了母亲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过猪一样的生活，那是由于自愿或由于缺少高标准的要求。与这些人相比，她感到自己优越得多，因此用不着母亲指责那帮既寒酸又吝啬的亲戚以鼓励她对豪华生活的向往。

然而丽莉十九岁时，种种情况使她改变了世界观。

前一年，她已为首次进入社交界，举行过一次令人眼花缭乱但被债务的阴云所笼罩的宴会。宴会的余辉尚残留在地平线上，天空已阴云密布、雷声大作。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此格外令人惊恐。发生巨变那天的每个细节丽莉至今仍觉历历在目。她和母亲已在午餐桌边入座，桌上摆着头天晚上请客剩下的冷肉和鲑鱼。私下食用款待客人剩余的昂贵菜肴是巴特太太仅有的几项节约措施之一。丽莉当时正沉浸在年轻人通宵跳舞后那种甜美的困倦感觉之中，而母亲虽然嘴角处有几条皱纹，但在两鬓鬈曲的黄发衬托下面色红润，眼神机警，表情坚定，仿佛刚从酣睡中醒来一样。

餐桌中央有一簇堆成宝塔形的长茎紫红玫瑰，两侧摆着已溶化的琥珀核桃和蜜饯樱桃。直茎上的花朵也象巴特太太那

---

① 托马斯·柯尔(1801—1848)，美国画家。

样，高仰着头，但花瓣已呈暗紫色了。凡事讲究的丽莉看到这些花仍摆在餐桌上感到很不愉快。

"母亲，我觉得，"她用嗔怪的口气说，"午餐桌上应该摆上新鲜的花。摆些水仙或百合莲就行——"

巴特太太一惊，眼睛朝前直视着。她自己讲排场好面子是为了应付外界，当只有家人没有宾客时，午餐桌的外观她是不放在心上的。但她对女儿的无知只微微一笑。

"百合莲，"她平静地说，"这个季节，十二支得花两块钱。"

丽莉听了无动于衷，她当时对金钱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

"把那玻璃缸插满只用六打就够了。"她争辩道。

"六打什么？"门厅里响起父亲的声音。

母女二人都惊奇地抬起头，因为即使在星期六，午餐时见到巴特先生也是少有的事。然而他的妻女都没有足够的兴趣打听他此刻回来的原因。

巴特先生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管家端到他面前的鲑鱼冻。

"我只是说，"丽莉开始道，"午饭时我不愿看见凋谢的花。母亲说一束百合莲花不了十二元。我让花店每天送些来可以吗？"

她满怀希望地靠近父亲，因为他几乎从未拒绝过她。巴特太太每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叫女儿去求丈夫。

这时巴特先生仍呆呆地坐在那儿，目光停留在那盘鲑鱼上。他的下颏拉长了，血色比平时更为苍白，稀疏的头发有一绺垂落在额头上。他望着女儿蓦地放声大笑。笑声如此怪异，丽莉脸色一下子变了，她不喜欢被人如此嘲笑。父亲是否认为她的要求太幼稚，或这点琐事根本没必要麻烦他？

"十二元——每天花十二元买花？呵，当然可以——叫花店

送一千二百支来好啦!"说着他又大笑起来。

巴特太太立时瞪了他一眼。

她对管家说,"你不必在这里伺候了,波罗沃斯。需要你时我会打铃的。"

管家把残余的冷肉放在碗橱上,脸上露出一丝不悦,默默地退出门外。

"怎么回事,何德逊?你病了吗?"巴特太太严肃地问道。

不是由自己引起的争吵她不能容忍,而是她认为丈夫在仆人面前出丑真是可恶极了。

"你病了吗?"她重复道。

"病了?——不,我破产了!"他说。

丽莉惊呼一声。巴特太太立刻从座位上站起。

"破产了?"她失声喊道,但马上控制住自己,平静地转向丽莉,说,"去关上餐具室的门。"

丽莉关好门回到饭厅,看见父亲仍把双肘支在桌上,两手托着头,两肘之间摆着那盘鲑鱼。

巴特太太站在他身旁,由于面色煞白,头发黄得格外刺眼。丽莉走近时,她用严峻的目光望着女儿,声音是愉快的,但做作得可怕。

"你父亲不大舒服——刚才那些话是随便说说的。现在没事了——你还是上楼去吧。"她又附加一句,"这事不要对仆人们讲。"

丽莉顺从地上楼去了。每当母亲用这种口吻说话时,她总是百依百顺的。然而母亲的话骗不过她,她心里明白父亲确确实实破产了。在这之后的日日夜夜,破产事件的可怕阴影一直笼罩着全家,甚至在父亲重病多日、死在临头时也是这样。对他

的妻子来说，他或生或死已无足轻重，因他一旦不能对这个家庭履行应尽的职责，实际上他就等于不存在了。她坐在病榻旁就象等候误点火车的旅客那样焦躁不安。丽莉的心肠要慈软些，她可怜父亲但感到害怕，而且也确实无能为力。一天大部时间他都处于昏迷状态，当她轻手轻脚走进卧室时，他只朝她瞥一眼就把头转开了。她觉得现在的父亲比童年时期每天很晚才回家时更象个陌生人。在幼年时代，丽莉眼前出现的父亲总象隔着一层迷雾——最早是睡眼朦胧，尔后是冷漠隔阂——而目前这片迷雾愈加浓重，女儿几乎认不出他了。如果她现在能为父亲做点什么或是用小说在这情景下常说的那些温情话和他谈上几句，她那孝顺的本能或许有所触动。但她不知如何表达对他的同情，尤其在母亲毫不减弱的怨恨情绪的影响下，她只能保持一名局外人的态度。巴特太太的每个眼色、每个手势都似乎在对她说，"你现在可怜他，可等你明白他带给我们多大不幸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他可怜了！"

父亲的瞌然长逝使丽莉感到如释重负。

然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的严冬。家里剩余的存款已寥寥无几，巴特太太名下的这点钱象在嘲笑她们，因此巴特太太觉得倒不如一无所有的好。如果一个人不得不象猪那样过日子，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她深陷在心情恶劣、怨天尤人的情神状态中，她那"管家"的才能已化为乌有，她也不再为这种才能感到自豪了。当家中备有私人马车时，这个家还值得一管，如今已落到无论怎样装门面也掩饰不了出门只得步行的地步，那就不值得再浪费精力了。

丽莉和母亲现已没了固定的住处，有时她们长期寄居在亲戚家里。巴特太太对这些亲戚的家务管理法大不以为然，而这

些亲戚则对巴特太太纵容女儿——在前途尚且渺茫的情况下——躺在床上用早餐感到不满。有时母女二人蜗居于自己的陋室，巴特太太就坚决拒绝与贫寒的邻舍互通往来，而且千方百计躲避老相识与昔日经常出入的场所。在她看来，贫穷意味着供认自己失败了，这等于丢尽了脸。因此别人与她善意交谈时，她也觉得话里含有蔑视的味道。

只有一个念头使她感到自慰，这就是丽莉的姿色给她带来指望。象观赏一件慢慢铸成的复仇武器似地，她满怀炽烈的热情观察女儿的俏颜秀色。这是最后的财产了，有它做底本，她们一定会东山再起、重振家业的。因此她把女儿的容貌当作私人财产那样小心翼翼地守护，反倒把丽莉当成它的保管员。同时她尽量培养女儿担负起这项任务的责任感，她在叙述一些美貌女子的人生经历时，对女儿指出一个女人可以凭借容貌青云直上，但也有些人纵然天生丽质却一败涂地。在巴特太太看来，造成悲剧性结局的唯一原因就是本人过于愚蠢。但她这种想法是矛盾的，因她认为自己的不幸并非咎由自取而是出于天意。她一向激烈抨击"为爱情而结婚"，如果她不经常向女儿表白全怪某人——她从未说明是哪一位——的撮合，她才下嫁了巴特先生，丽莉很可能会误认她的婚姻正是爱情的产物。

选择良偶的重要性丽莉早已深深地铭刻在心。目前贫寒的困境使她觉得自己理应享受的那种生活格外美妙诱人。对智力一般的女孩来说，巴特太太的这种教诲可能很危险，但丽莉却深明大义，知道美貌不过是征服一切的一个因素，若想大获成功尚需其他手段。比如在人前露出自己高人一筹之感，虽说不太严重，但也是母亲常指责的愚蠢表现之一。因此她很早就懂得，一个美貌女子比姿色平常的姑娘需要要更多的手腕。

丽莉的追求不象母亲那样赤裸裸。巴特太太经常抱怨丈夫早年间——在他尚未对人生感到厌倦时——把晚上的时间浪费在朗诵诗歌上。他去世后，能拿去拍卖的仅仅是从他卧室书架上药瓶和靴子间拣出的二、三十本诗集。丽莉天生多愁善感的气质也许是从父亲那儿遗传下来的，这种气质能使毫无诗意的企图也蒙上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她愿意把自己的美貌当成与人为善的一种动力，当成在高雅华贵的环境中发挥一些影响的资本。她嗜好绘画、花卉和伤感小说，她自持这些高雅的趣味必能使自己的世俗野心显得不那么庸俗。她确实不愿下嫁一个仅仅是富有的男人，因为她深以母亲露骨的贪财心肠为耻。她原想嫁一位既有资产又有政治雄心的英国贵族，求其次也得是在梵蒂冈有世袭官职、在亚平宁山区①有座城堡的意大利亲王。在她看来，末落的家族的吸引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她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屑于让奎里纳尔②新闻界报导的人物，为了维护古老的传统而牺牲个人享受……

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了！这种奢想几乎和她童年时代渴望得到一个披着真发、关节活动的法国洋娃娃同样天真、同样难于实现。从她选择英国男爵和意大利亲王的犹豫不决时期到目前，难道只有十年功夫吗？她丝毫不怜悯自己地继续追忆那段阴郁岁月……

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巴特太太怀着对生活极度厌恶的心情离开了人间。她最恨恶贫穷，而命运偏偏叫她贫穷。女儿高攀富豪的幻想只持续一年就泯灭了。

“人家看不到你是无法娶你的——但又怎能让人看见你住

① 横贯意大利全境的山脉。

② 指意大利政府。

在这样肮脏的破窟窿里呢?”她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她对女儿最后的叮嘱是要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困境。

“不能让贫穷把你拖垮，无论如何要设法摆脱它！你还年轻，肯定能达到目的！”她再三说。

她逝世时正值母女二人在纽约的亲戚家小住，因此丽莉的前途立刻变成当地亲戚们共同协商的课题，而他们正是母亲教她蔑视的、过着猪样生活的、有钱的亲戚。他们多半已觉察出母亲对女儿的影响了，从而没人愿意收留她。若不是彭尼顿太太叹息一声，说，“让我来考验她一年吧，”这个尴尬局面恐怕会长期僵持下去。

当时大家对此深感意外，但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唯恐惊奇的表情会使彭尼顿太太改变主意。

彭尼顿太太是巴特先生的寡姐，虽说不是家族中最富有的，但亲戚们都认为由她来负责扶养丽莉是顺乎天意的。首先，她孤身一人，有个年轻人作伴对她不无裨益。其次是她有时到国外旅游，而丽莉十分熟悉外国的风俗习惯，——比较保守的亲戚们认为这正是丽莉不幸的祸根——因此可以给她当个导游。然而实际上彭尼顿太太并未考虑这些，她之所以收养丽莉固然是因为没人愿意收养她，但另方面她那人道主义的虚荣心也不让自己轻易地把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公开暴露在众人面前——在暗中打这算盘自然是可以的。如果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她决不会如此挺身而出，只有在众目睽睽下，她才能从自己的崇高行为中得到满足。

没想到无偿的援助竟得到了报偿；她发觉侄女儿是个挺顺心的陪伴人。她原以为丽莉任性、好挑剔而且洋腔洋调——彭尼顿太太尽管出过一两次国，但仍象家族中其他成员一样对外

国的东西存有戒心——然而丽莉却表现得非常柔顺随和。在比这位姑母更有洞察力的人看来，她这种柔顺随和的处世为人可能比年轻人外露的自私行径更令人不安。不幸的遭遇不但未使丽莉心肠变硬，反而使她显得温顺了。柔韧的物质要比脆硬的东西更难折断。

然而彭尼顿太太并未因侄女善于随机应变而蒙受损失，丽莉不但从未欺侮过好脾气的姑母，而且由衷地感激她把自己收养在这样一座陈设阔气的住宅里，至少从表面上看室内的陈设毫不粗鄙寒酸。但粗鄙寒酸的本质往往披有各种伪装，丽莉不久就发觉这种本质象仅靠菲薄养老金维生的人家难以掩饰的那样，也潜伏在姑母豪华富裕的生活方式之中。

在生活的道路上，彭尼顿太太是位只起铺垫作用的配角，她从不让自己成为社交活动的中心。她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就是她的祖母出身于范·阿思坦家族。彭尼顿太太与勤劳但讲究吃喝的、早期移居纽约的这个家族的血缘关系表现在她那洁净得一尘不染的客厅和精美的膳食上。她隶属于讲究吃穿、整天无所事事的纽约旧家族阶层，祖传的家教她一向严格遵守，因此对现实生活仅仅是个旁观者。她的头脑很象荷兰祖先们钉在窗框上方的小镜片，这些镜片可以使他们既能深居简出，又能洞察外界发生的一切事物。

彭尼顿太太在新泽西州有一处庄园，自从丈夫逝世后就再没在那里住过。她丈夫已去世多年，她之所以经久不忘是因为他的逝世事件已变成她在谈论往事时的分界线。她是个善于记住某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的女人，无需思索就能脱口说出客厅的新窗帘是在丈夫患了不治之症之前还是以后换上的。

彭尼顿太太认为农庄上的生活太寂寞，树林太潮湿而且总

担心碰上公牛。为了安全起见，她经常前往人口稠密的海滨胜地，居住在一所租赁的房子里，从阳台上的纱窗后面观望生活的激流。在这样一位监护人的照管下，丽莉不久就明白了她所能享有的仅限于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尽管她非常欣赏这种生活，但她更希望能用它换取母亲嘱咐她必须争取到的"择偶良机"。如果她母女能有这份资财，精力旺盛的母亲会取得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一想到此她不禁长吁短叹。丽莉固然也有充沛的精力，但她必须使自己适应姑母的生活习惯。她明白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彭尼顿太太的欢心，直到，用母亲的话说，自己站住脚根为止。丽莉受不了穷亲戚们那种乞丐般的苦日子，因此为了应付彭尼顿太太，她对生活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同那位老夫人一样的被动态度。开始时她以为促使姑母参与一些社交活动并非难事，不料彭尼顿太太是个固执己见的女人。侄女的游说完全是白费力气，劝说她参与任何社交活动就象硬拖一把用螺帽固定在地板上的椅子一样徒劳。然而她并不指望丽莉也象她那样深居简出。象所有美国监护人一样，她纵容年青人自作主张，同时还能容忍侄女其他的一些嗜好。在她看来，丽莉把钱都用在衣饰上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她不时地送一笔"可观的厚礼"给丽莉以补贴她那有限的收入，目的就是让她把钱都用在服饰上。丽莉是讲求实际的，她宁愿姑母定期给她生活补助费。但彭尼顿太太喜欢让丽莉每隔一段时间因收到一张意外的支票向自己表示一次感谢。这也许是因为她太精明，认识到这种施予恩赐的方法能使侄女永远保持寄人篱下的感觉。

除此之外，彭尼顿太太从未觉得在婚事上有助丽莉一臂之力的必要，因此她一向站在一边让丽莉独自上阵。丽莉确实是独自闯过来的，开始几年心中充满泰然自若的信心，后来要求的

条件逐渐降低。而目前她发觉在这片原以为只要想得到就属于她的广阔天地里，实际上并无自己的立锥之地。情况怎会变成这样她并不清楚，有时她认为是因为彭尼顿太太不够主动不够积极，但有时又觉得可能自己过于主动过于积极了。她是否被人看出急于求成了呢？她是否不够耐心、不够随和、不够含蓄？无论她谴责自己还是为自己开脱，对目前的倒霉处境都同样一筹莫展。多少比她岁数小而又相貌平常的姑娘都嫁出去了，而她到了二十九岁仍然是巴特小姐。

她已开始对命运的捉弄感到忿恨不平，此时此刻她真想脱离这个圈子去过独立自由的生活，但那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她现在已无力付清裁缝的账单或偿还赌债，而她誉之为有“高雅趣味”的那些东西又使她不能满足于默默无闻的生活。哦，不，决不能。她天生机灵聪慧，从未缺少自知之明，她明白自己同母亲一样，对贫困寒酸的日子深恶痛绝。她决心一辈子抵制它、抗拒它、不被它所淹没，直到登上表面滑溜、难以攀缘的胜利顶峰为止。

四

次日清晨，她在放早餐的托盘上看到女主人写给她的一张便笺。

“最亲爱的丽莉，”上面写着，“如果方便，请于十时下楼到客厅帮我做些琐事为盼。”

丽莉扔开便条，叹息一声躺在枕头上。十时下楼并不方便，因为在百乐山庄人们认为上午十时几乎和日出时刻一样早，何

况她十分清楚所谓的琐事指的是什么。雷诺太太的秘书普拉克小姐有事出门了，而雷诺太太总有许多信件和请柬要写；有些失落的地址得去翻寻；有不少烦人的社交事务得予以处理。巴特小姐认为，代秘书做这些事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她一向一声不吭顺从地挑起这副担子。

然而今天，这张便条象头天晚上银行存折那样，使她再次产生处于仆役地位之感。眼前，周围的一切舒适而美好，从打开的窗口可以感觉到九月清晨的新鲜空气；从黄褐色枝头的缝隙间可看到排排篱栅和花圃，有了这些篱栅花圃，广阔的庭园就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女仆已在壁炉里升起炉火，火苗和斜映在草绿色地毯上和有镶嵌装饰的古老书桌边的阳光竞相争辉；床旁的小桌上摆着早餐的托盘，在一套花色图案相间的瓷器和银器旁，一束紫罗兰插在一只细长的花瓶里，在一份折叠着的晨报上放着她的信件。这些象征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丽莉来说并不新奇，而且早已成为她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对她的魅力仍不减当初。

突然间，雷诺太太的召唤又把她推到寄人篱下的处境，于是她烦躁地起床穿上衣服。对于这种烦躁恼怒的心情她一向严加抑制，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会使脸上出现皱纹而且在性格上也会留下痕迹。昨晚发现的两条纹路足可引以为诫。

雷诺太太的便笺中那种干巴巴的语气加剧了她的恼怒心情。如果一个人勉强自己在这个钟点起床，然后精神抖擞、高高兴兴地替别人从事枯燥乏味的写信工作，照理这么大的牺牲应该得到特别的嘉奖，可雷诺太太对此似乎无动于衷。

“噢，丽莉，你来了很好。”她从一大堆信件、账单、文件后面叹息一声。这堆书信给那张工艺精巧的写字台加添了不协调的

商业性格调。

“今早上信件多得要命。”她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信向四周推开，中间腾出一块空隙，然后站起身把位子让给丽莉。

雷诺太太是位皮肤白皙的高个子女人，修长的身材恰好使她显得不过分肥胖。除了五官稍起变化外，她那红里透白的肤色已完好地维持了四十来个春秋。人们谈到她的特点时不得不说她这个人活着似乎只是为了当女主人，这并非因为她特别好客而是由于她只有在云集的宾客当中才能生存。她爱好热闹的天性使她从来没有女人中间常见的那种醋劲。除了对举行比她的晚宴更盛大、更有趣的宴会的女人有所妒恨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在丈夫银行存折的庇护和支持之下，善于交际的天资几乎使她在这种竞争中一向居于绝对优势。因此，在踌躇满志的心情中，对其他女子她总是心慈面软宽宏大量的。按照巴特小姐对朋友的实用主义的分类标准，雷诺太太已被归纳为最“无害”的女友之列。

“普拉克在这个日子出门实在太可恶了。”当巴特小姐在书桌旁就坐后，雷诺太太说。“她说她姐姐快生孩子了，仿佛养孩子比举行家庭舞会还重要似的！下星期的宴会肯定一团糟，说不定还会出点乱子。我在特克西多时邀请了好多人，可我把名单丢了，记不清都请了哪些人。而目前，这星期的聚会也一定会搞得糟糕透顶，克温·范·奥斯布回家后一定要告诉她母亲这里的客人多么惹人厌烦。我原没打算邀请韦得欧夫妇——这全怪我丈夫——这两口子看不上嘉里·费雪，仿佛我能不请嘉里·费雪似的！她第二次离婚也确实愚蠢了点——嘉里一向太任性。她说从丈夫手里拿到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同他离婚，让他付赡养费，而可怜的嘉里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呀。爱丽丝·韦

得欧头次遇到嘉里那么大惊小怪也太荒谬了。现在谁都看得出，咱们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有人说以后每户人家都会有闹离婚和得盲肠炎的。再说，家里有惹人厌烦的宾客时，嘉里是唯一能使我丈夫不发脾气的人。你注意到了没有？所有当丈夫的都喜欢她，我的意思是，除了她自己的丈夫之外。她专门应酬那些无聊的男人是很明智的，——因为这种男人实在太多，而在这方面她又是独一份。毫无疑问她不是不要报偿的——我知道她经常向我丈夫借钱——只要她能使格斯不发脾气，我情愿付钱给她。因此我的确没什么可抱怨的。”

雷诺太太停下一会，以便观赏巴特小姐费力地清理自己那些乱作一团的信件的场面。

“这还不仅是因为韦得欧夫妇和嘉里，”她用感伤的语调继续说道，“实际上最令我失望的是克细达·拉丝夫人。”

“失望？你以前不认识她？”

“天哪，不认识！昨天是第一次见到。是色丹夫人写信把她介绍给范·奥斯布一家的。我听说玛丽亚·范·奥斯布打算这星期专为她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因此我想若能把她先请到这儿来就太有意思啦。可巧贾克·斯狄尼在印度时与她相识，他就替我把她请来了。玛丽亚大为震怒，为了让她们家挨上点边，居然叫她妹妹克温到这里来作客。可如果我早知道克细达夫人是这么个角色，倒不如让她们把她拉了去！我原以为色丹夫人的朋友都是能逗乐的。你还记得色丹夫人说的笑话吗？有时候我一听她开始逗笑，就不得不赶快叫没出嫁的姑娘离开房间。不仅如此，克细达夫人还是贝洛赛公爵夫人的亲妹子，我自然以为她和她姐姐是同一类型的女人罗。没想到那些英国大家族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支系太多，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位克细达夫人

原来是位道学先生——嫁了个牧师，在东区①传福音。试想我居然为一个戴印度首饰的牧师老婆费了那么多心机！昨天她叫格斯带她参观所有的花房，不停地问那些花草的名字，把格斯问得烦死了。看来她是把我丈夫当成花匠啦！”

雷诺夫人越说火气越大，声音越高。

“阿，或许克细达夫人能使韦得欧夫妇见到嘉里·费雪时心平气和一些。”巴特小姐平静地说。

“我的确这么想来着！可她把所有的男客都烦死了，说不定她还会分赠给大家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呢，我听说她以前经常这么干。如果当真那样可太煞风景了。最让人难办的是，在某些场合我们以后还用得着她。你知道我们每年必得宴请一次主教，若有她在场，宴会的气氛一定适合主教大人的口味。而我呢，总把有主教光临的宴会搞得一塌糊涂。”雷诺太太突然想起一件使她的恼怒心情更为加剧的事。“去年，主教已经大驾光临了，可格斯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居然把纳托·文顿和福里夫妇带到家里来。福里夫妇两人一共离过五次婚，家里共有六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孩子！”

“克细达夫人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丽莉问道。

雷诺夫人绝望地望着天花板。“亲爱的，但愿我知道！我只顾把她从玛丽亚那里抢来，忘记说准日期了。格斯说她告诉一位宾客她打算在这儿住上一冬。”

“在这儿？在你们家？”

“别说傻话了，——在美国。但如果没人把她请到家去住就糟了，你知道她们是从不住旅馆的。”

---

① 指伦敦东部的贫民区。

"也许格斯这么说只是为了吓唬你。"

"不是。我也亲耳听见她告诉白莎·多森，当她丈夫在英加达① 疗养期间她打算在美国逗留六个月。你真该看看白莎当时那种毫无表情的样子！这可不是开玩笑，你知道，如果她整个秋季都呆在这里，我家所有的宴会都会被她糟踏得一败涂地，那玛丽亚·范·奥斯布可要高兴死了。"

想到此，雷诺太太难过得声音都颤起来了。

"噢，裴蒂，你这么说倒象谁在百乐山庄觉得腻烦过似地！"丽莉圆滑地反驳道。"你很清楚，即使范·奥斯布太太邀请了好应付的宾客，把所有难应付的都留给你，你也有办法把宴会安排得妥妥帖帖，可她若是遇到那种来宾就要束手无策啦！"

这样的安慰话通常足以使雷诺太太恢复平静，可这一次并未驱散她眉间的阴云。

"还不仅是克细达夫人，"她悲叹道，"这星期事事不顺心，我看出白莎在生我的气。"

"生你的气？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她我邀请了劳伦斯·赛尔登，可没想到他不来了。她竟这么不讲道理，认为劳伦斯毁约是我的过错。"

巴特小姐放下笔，心不在焉地把目光落在才写了几个字的便笺上。

"我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早断了。"

"不错，但只是在劳伦斯那方面，白莎虽然一直也没闲着，可我估计目前她正没事可干。她暗示我最好邀请劳伦斯来参加这次宴会，我确确实实邀请了，但没法强迫他来。看来她现在一定

---

① 瑞士东部一山谷，为疗养圣地。

会用跟所有客人闹别扭的办法来向我报复。"

"呵，她完全可以用跟另个男人亲热一下的办法向劳伦斯报复嘛！"

雷诺太太悲伤地摇了摇头。"她知道他不在乎。况且这儿又有什么人呢？爱丽丝·韦得欧把丈夫卢修斯盯得死死的，纳托·西文顿又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嘉里·费雪，可怜的小伙子！格斯被白莎搞得烦死了，而贾克·斯狄尼又对她的老底了解得太清楚。呵，对了，当然啦，还有波希·古莱！"

这个念头使她微笑着坐直了腰板。

巴特小姐脸上毫无笑意。

"她和古莱先生不见得合得来。"

"你的意思是说她会让他害怕，而他会使她厌烦？看来开始时大概还不致于如此。然而我希望她千万别对他认起真来，因为我邀请古莱是为了你呀。"

丽莉哈哈一笑道，"Merci du compliment!①我可不想跟白莎争风吃醋！"

"你以为我在贬低你吗？我确实没这个意思。人人知道你比白莎漂亮和聪明一千倍，而且你从不跟人闹别扭。可她这个人一向又骄傲又任性，对这样坏脾气的女人我实在不敢领教！"

巴特小姐用假装出的谴责目光注视她说，"我原以为你是喜欢她的。"

"呵，我并没说不喜欢她啊。喜欢有危险性的人物比不喜欢他们要安全得多，而她的确算得上个危险人物。我看得出她目前正在搞什么鬼名堂，从可怜的乔治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乔

① 法语，承蒙关照。

治是个地地道道的气温表，能够料到白莎什么时候打算——”

“打算胡搞？”巴特小姐提示道。

“别用这么吓人的字眼！你知道乔治是信任她的。当然，我也不认为白莎真坏到什么程度，她只是喜欢让别人吃点苦头而已，尤其是让可怜的乔治吃苦头。”

“看来乔治天生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她想交几个活泼点的朋友毫不令人奇怪。”

“呵，乔治并不象你想的那么死气沉沉。如果白莎不让他提心吊胆，或者不去打扰他，让他随自己的心意安排生活，他会完全变个样子的。为了钱她对乔治从不松手，因此他不吃醋的时候她倒装出妒忌的样子。”

巴特小姐默默无言地继续书写信件，女主人坐在那里蹙着眉、专心致意地想心事。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说道，“你知道吗，我想给劳伦斯打个电话，告诉他非来不可。”

“呵，千万别！”丽莉说着，脸唰地一下红了，这使自己和女主人同样感到惊奇。雷诺太太平常很少注意别人的面部表情，这时却困惑不解地注视丽莉。

“老天爷！丽莉，你真漂亮！可为什么？你真那么不喜欢他吗？”

“恰恰相反。但如果你是为了爱护我，不让白莎影响我，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大可不必为我操心啦。”

雷诺太太惊奇地坐直，“丽莉！你是指波希吗？你意思是说你已经捷足先登了？”

巴特小姐微笑着说，“我只是说古莱先生和我将会变成好朋友罢了。”

"噢，我明白啦。"雷诺太太全神贯注地望着她，"你知道，他们说他每年有八十万元的收入呢，除了买些破烂旧书之外，他平时一个钱不花。他母亲患有心脏病，将来还会留给他更多的钱。但是，丽莉，你可千万悠着点儿！"她恳求道。

巴特小姐一点不着恼地继续微笑着。"比如说我决不会急着告诉他，那些旧书都是些破烂。"

"不，当然不！我知道你最擅长和人交谈，可他这个人怕羞得厉害，而且胆小如鼠，而且——而且——"

"你为什么不直说呢，裘蒂？我已经有了急于捕获个有钱丈夫的名声了，是不是？"

"呵，我可没这个意思。他是不会相信这种谣言的——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她诡秘而诚恳地说。"可你知道在咱们这圈子里，闲话有时候传得可快呢——我得先给贾克和格斯漏个风——如果古莱以为你是他母亲说的那种"风流"女子——呵，你明白我的意思。亲爱的丽莉，今天晚餐时你千万别穿那件鲜红色的纱裙啦，只要忍得住，也千万别抽烟啦！"

丽莉苦笑一下，推开写完的信件。"你的心肠太好了，裘蒂！我会把香烟锁起来，晚上一定穿你今早送我的那件你去年穿过的衣服。如果你真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希望今晚不要再邀我打桥牌了。"

"桥牌？他连桥牌也介意吗？呵，丽莉，你将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哟！我当然不会再邀你了。你昨晚怎么没给我个信儿呢？可怜的宝贝，只要能看到你幸福，要我干什么都行！"

于是雷诺太太为了表达真挚的感情，以女性特有的迫不及待的方式将丽莉拥抱在怀里。

当丽莉终于挣脱她的拥抱时，她关切地问道，"你肯定不同

意我打电话给劳伦斯·赛尔登么?”

“完全肯定,”丽莉说。

在这之后的三天内,丽莉对自己不靠别人、独自处理事物的能力感到满意。

一个星期六下午,她坐在百乐山庄的平台上,想起雷诺太太曾担心她会急于求成,不禁微笑起来。如果这种警告也有用的话,那么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用处就更大了。她自信现在已熟知如何调整追击猎物的速度。对付古莱先生,她发觉最好的办法是曲线前进;自己先尽量避开,然后让他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加深和她的亲密程度。周围的环境很有利于这个“谈恋爱”的方案,因为雷诺太太恪守诺言,不再邀请丽莉打桥牌了。她甚至暗示其他牌友,不许他们对丽莉的异常举止表示惊讶。这暗示造成的结果是,丽莉发觉自己变成了所有女宾关注的中心,因妇女们往往特别关怀谈恋爱的年轻姑娘。在宾客如云的百乐山庄,大家心照不宣地为她安排了清静场合,即使她当真在谈恋爱,朋友们也不会藏躲得更隐蔽。在他们这伙人中间,此种情况足以显示大家对她那动机的同情与理解。当她看出古莱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时,对他的评价不禁随之大增。

九月中的下午,百乐山庄的平台是个宜于沉思冥想的幽静处所。巴特小姐从聚在不远的那张茶点桌周围的热闹人群中走开,倚在围着平台下面花园的栏杆上,伫立在那里。现在她满可以沉浸在对那种未知的幸福的憧憬之中,但实际上她却冷静地把思想全部集中在即将到来的这份福气上。从她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她那福份的化身——古莱先生。他围着围巾,身穿一件薄大衣,精神紧张地坐在椅子的前沿上。嘉里·费雪转动眼珠,

挥舞手臂，正使出全身解数力逼他参与城市改革工作。

费雪太太的最新爱好是城市改革工作。在这之前她对社会主义有过同样热忱，再以前她曾大力提倡过基督教科学研究。费雪太太是位善于表演、言词激烈的矮个子女人，不论她心血来潮，热衷于哪门子事业，她的两手及双眼都是有力的宣传工具。然而她具有热心宣传者的通病——忽视听众的冷漠反应。古莱先生的厌烦态度已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但她居然丝毫察觉不出，这使丽莉感到十分有趣。丽莉很清楚古莱的心思正游移于两个念头之间，一是这个钟点在户外停留太久担心自己会着凉；二是若进屋去又怕费雪太太跟着进去，拿出一份捐款单叫他签名。古莱先生对他称之为“献身精神”的东西具有一种气质上的憎恶感，因此，尽管对自己的健康也极珍视，他仍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未曾逃离费雪太太的圈套之前，避开纸笔更为安全。与此同时，他朝巴特小姐的方向频频投射痛苦的目光，而巴特小姐唯一的反应是越发的端庄冷漠，因为她知道用对比法来突出自己的魅力是非常有效的。现在她已充分意识到费雪太太喋喋不休的嚼舌会使她沉默娴静的仪态取得登峰造极的效果。

这时，她的表兄贾克·斯狄尼伴着克温·范·奥斯布小姐从网球场穿过花园走近前来，打断了她的遐想。

这对情侣正在进行一出和丽莉所扮演的同样性质的恋爱喜剧，因此当后者面对这幅象征自己处境的讽刺画面时，不禁感到一阵厌烦。范·奥斯布小姐是位身段板平、毫无动人之处的高个子姑娘。有一次斯狄尼对人说，这位小姐足以和硬实的烤羊肉媲美，可他是喜欢软嫩食品的。然而，饥不择食嘛，这位斯狄尼先生把面包皮当饭吃早已不止一次啦。

丽莉颇感兴味地观察他俩的面部表情。姑娘那张面对男伴

的大脸象是一只举着待人填放食品的空菜碟，而在她身边那位懒洋洋的男子，越来越不耐烦的神情随时都可能涨破脸上那层薄薄的笑容。

“男人们多沉不住气!”丽莉暗忖道。“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只需一声不响地让她嫁给他就完了。而我呢，必得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有进有退，仿佛在跳步子复杂的舞蹈，只要跳错一步就会步步跟不上。”

他俩走近时，她突然觉得范·奥斯布小姐和波希·古莱先生血缘关系般相似，这种想法当然非常怪诞。他两人的五官并不相象，波希还算得上个体面人——象是小学生笔下的石膏模型像的临摹画——但克温小姐那张面孔就谈不上什么模型了，倒象是画在一只汽球上似的。但他们内在的近似却不容怀疑：二人有同样的偏见、同样的世界观、同样对其他准则视而不见的本事。实际上这是他们这伙人的通病：对于超越他们理解力范畴的东西他们一概不予承认。总而言之，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肉体方面，这二位都是天生地设的一对。丽莉心中暗暗说道，“然而他俩谁都不愿仔细朝对方多看一眼，他们所要的却是象贾克和我这样另种类型、另种具有他们连听都未听说过的各种直觉、思想和感情的人。然而，他们一向能把所要的东西弄到手!”

她站在那里同她的表兄和范·奥斯布小姐说了几句话。当她发觉这位小姐的眉宇间出现了不悦之色，她才想到表兄妹间的寒暄也会令人多心的。在自己的计划即将实现的关键时刻，怎能树敌呢？于是她立即中止谈话，让这对幸福的情侣朝置放着茶点的桌子走去。

丽莉在平台上层台阶处坐下，把头倚在缠绕着栏杆的金银藤上。迟开的花朵的馨香似乎是从这宁静的、富有乡村情调的景

色中散发出来的。面前的花园呈现一派灿烂的秋色，在草坪的外缘，种植着鹅黄色、有尖顶的枫树和绿绒般杉树的山坡上棋布着无数乳牛。一条溪流在蜿蜒穿过丛林后变得宽阔了，在九月的阳光映照下象是一片湖泊。丽莉并不想到桌边那些人中间去，虽然他们代表着她所选择、将要与之共处、并能使她感到满足的社会阶层，但她目前并不急于预支其中的欢乐。因为她已肯定，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能与波希·古莱成婚，这个信念已解除了心头的重负。眼前经济上的需要实在太紧迫，摆脱这种困境不能不使她感到一般人会误认为"幸福"的那种轻松心情。世俗的忧虑从此就不复存在了，她将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青云直上，翱翔于债权人无法闯入的安全地带。她的服饰会比裘蒂·雷诺的更讲究，她的珠宝将比白莎的贵重得多，今后她无需再象贫寒之士那样要手腕、讲策略、委曲求全了，她将受人奉承而不必再恭维别人，将受人感激而不必再感谢别人，不仅旧恩可以偿还，宿怨也可以补报了，她深信这些自己全能做到。而古莱先生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物，既无真挚的情感又无男性的冲动，对于这种性格的人，审慎不是优点而是瑕疵，别人对他的忠告反而有害无益。丽莉以前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从面她知道自我中心的表现一定得通过某条渠道发泄出来。她决心使自己象"美国文史资料全集"那样挤进他的心扉，因为迄今为止，这部集子是他唯一引以为荣、不吝花钱的东西。她认为只肯在自己身上挥霍是可鄙的，她决心使自己与丈夫的虚荣心合而为一，这样，满足她的要求就会变成他放纵自己的最妥善的途径了。欲达此目的，开始时恐怕尚须利用一下她决意永远放弃的那些手腕和策略，但她敢肯定过不多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一切了。前两天她怎会对自己这套本领产生怀疑呢？她的美貌

并非属于一个毫无阅历的女人，因此它并非朝生暮死。她具备着突出并发挥它的技巧、维护并保持它的办法、充分利用它的手段。这一切似乎足以使它永不凋零，她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靠它顺利抵达目的地。

总的说来，这个目的地是值得争取一下的。生活不再象她三天前所想的那样可鄙、那样不公平了，在这拥挤的、自私的享乐世界里毕竟还有她的一席之地，尽管不久前穷困的处境几乎把她排斥在外。那些被她看不起但却被她羡慕的人们还是愿意让她跻身于她日夜渴望的、那个美妙诱人的圈子里的。原来这些人并不象她想象的那么没有人性、那么抱团排外。这也许是因为她现在无须再奉承或顺从他们，那些征状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社会原是个多面体，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判断事物，而目前这个社会正把它光明的一面显示在丽莉眼前。

在它散射的玫瑰色的光辉里，她的那些朋友显得多么和蔼可亲啊。她喜欢他们高雅的仪表，轻松的随遇而安的生活作风。即使那种近似愚顽的矜持态度，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养尊处优者的难以避免的自然表现罢了。在她向往的这个世界里，他们是贵族，是主宰，而现在他们已准备允许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同他们并肩主宰这个世界了。从而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坚守他们的生活准则、欣然接受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对他们不信任的事物她也要生疑，对不能象他们那样生活的人也要怀有轻蔑性的怜悯了。

初现的一抹晚霞斜映着花园，透过通向花园那条林荫大道的树丛枝头，她看到了马车的闪亮车轮，她凭直觉知道又有新客光临了。这时她的身后发出一阵骚动，有脚步声，也有说话声，围在茶点桌边的人群显然正在走散。她听到身后平台上一阵脚

步声，她估计一定是古莱先生终于找到避开困境的借口了。他没有直接回到火炉旁而走来找她，其中的奥妙不禁使她微微一笑。

她回转身准备向他的勇敢行动表示欢迎，不意笑脸刷地一下变红了，因为朝她走来的那个人，出乎意料地竟是劳伦斯·赛尔登。

“你瞧，我还是来了，”他说。但在她尚未来得及回答之前，多森太太便中止了和主人的无聊谈话，插到他二人中间，用个简短的手势，示意她要单独和赛尔登在一起。

五

百乐山庄星期日的主要标志是一辆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外等着载送这家人去小教堂的豪华马车。至于是否有人或由何人登上这辆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马车停在那里就足以证明这家人具有正统的宗教信仰了。而且当雷诺太太听到马车驶去时，知道家里必已有人代她使用了这辆马车。

雷诺太太确认两个女儿每星期上教堂是必要的。至于她自己不去是因为法语家庭女教师劝她改信天主教，还是由于操劳了一星期，在星期日午饭之前出不了卧室，山庄上没人加以核实。倒是有过几次，雷诺先生突然虔诚起来——往往在宾客们通宵喧闹得太厉害之后——把他那粗壮的身体塞进一套又窄又紧的礼服里，走到两个女儿的卧室把她们唤醒。正如丽莉有一次对古莱说的那样，当这位先生突然想起履行为父的职责时，往往是在教堂的钟声已飘过花园，空马车驶去之后。

丽莉曾暗示过古莱先生，忽视宗教仪式是违反她童年时期的教养的。因此在百乐山庄小住时，她一向按时陪伴雷诺家的两个女孩穆丽尔和希尔达去教堂。除此她还对古莱先生诉说了另外一些心里话。她说，以前她从未打过桥牌，因此在她到百乐山庄的第一个晚上被人“拖去”打桥牌之后，由于不黯牌规，不会叫牌，她输了一大笔可观的钱。毫无疑问古莱先生是欣赏百乐山庄的，他喜欢这里悠闲、豪华的生活方式，做为这个显赫集团中的一员，他感到无限荣幸。但他觉得这圈子里的人太重实利，有时男人的谈话令他吃惊、女人的表情使他害怕，因此当他发觉一向镇定沉着、毫不拘束的巴特小姐对这里的古怪气氛也感到不太习惯时，不禁心中暗喜。尤其当他听说巴特小姐那个星期日早晨仍象往常一样将陪伴雷诺家的两位小姐去教堂时，更为高兴。这时，他胳膊上搭着一件薄大衣，戴着手套的手拿着一本祈祷书，在大门口的砾石路上走来走去，心里暗自想道，在与宗教信仰如此背道而驰的环境中，巴特小姐居然坚强地忠实于自己童年时代的信仰，实在可钦可佩。

在这条砾石路上，除了古莱先生和马车之外，过了很久仍不见一个人影。但古莱先生并未因其他宾客不把星期日放在心上而感到遗憾，他正满怀希望巴特小姐能独自前来。然而时光在飞逝，几匹栗色马用蹄子登踏地面，不耐烦地喷着泡沫，车前座上的赶车人和车门阶上的仆役象木雕石塑一般纹丝不动，但仍不见女士们到来。突然大门口响起一阵说话声和衣裙瑟瑟声，古莱先生立刻把怀表放进衣兜，精神紧张地转身一看，不料他扶着上车的女士乃是韦得欧太太。

韦得欧夫妇每星期日都去教堂。他们是那种一辈子都一丝不苟地模仿周围人士言行的木偶。生活在百乐山庄的显贵们虽

然不上教堂，但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物是上教堂的，何况韦得欧夫妇社交范围如此广泛，上帝也被他们包括在友人名单之内了。因而他们驯顺地、准时地出现，尽管脸上露着不得不去“会见”沉闷的友人的表情。在他们身后，希尔达和穆丽尔一边打着哈欠懒懒散散地走来，一边相互扎紧头巾和缎带，嘴里念叨着若不是答应丽莉去教堂，若不是她说她一定要和她们同去，若不是她们想让这个可爱的、满脑子怪念头的老宝贝儿高兴高兴，她们宁愿在草坪上陪贾克和格斯打会儿网球而不去教堂。跟在这两位小姐身后的是饱经风霜的克细达·拉丝夫人，她穿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绸衣，戴着土产饰品。她一眼瞥见停在门外的马车，不觉面露惊讶；难道穿过花园这么点路还要乘马车？韦得欧太太急忙说教堂离这里足有一英里，不乘车万万使不得。这位贵妇看到两位小姐和韦得欧太太都穿的是那么高的高跟鞋，只好承认乘车的必要。于是可怜的古莱先生就被挟持在四位女士中间，乘着马车风驰电闪而去——尽管他对这几位太太小姐的精神生活丝毫不感兴趣。

如果他知道今晨巴特小姐的确准备去教堂来着，也许他可以聊以自慰。为了准备去教堂，她今晨甚至比平时提前起床。她确信当古莱先生看到她穿着一件虔诚信徒所穿的灰色长服，她那著名的长睫毛低垂着、眼睛注视着手中的祈祷书时，一定会被征服，一定会做出合乎她心意的、午饭后同去散步的决定。总之，她的目标从没象现在这样明确过。但是可怜的丽莉，尽管外表坚强，内心却象蜡一样柔软。她那一向不固执己见、体谅别人感情的脾气固然在一些琐事上使自己获益，但在这一生的关键时刻却使她受到了牵制。象涨潮时海浪中的水草一样，今晨的思绪的激流正把她冲向劳伦斯·赛尔登。他昨天为什么来？是

为了看她还是看白莎·多森？其实这是她目前最不该多思考的问题，她原该把他的光临仅仅看成是一次不得已的行动——为了缓和女主人和坏脾气的多森太太之间的紧张空气，他无法拒绝女主人殷切的邀请。但实际上，直到她听雷诺太太说赛尔登是主动上门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他甚至没打电报通知我——他正巧在车站见到了我家那辆双轮马车。也许他和白莎的关系毕竟还没断。”雷诺太太想了想后下了这个结论，接着她就忙着安排晚饭的座位去了。

丽莉心想，也许确实没断。但除非自己不再有魅力和手段，他们的关系是不会不马上中断的。如果赛尔登原为多森太太而来，那么就会为丽莉的缘故继续留在百乐山庄。从昨晚的情况看，其中就大有文章。雷诺太太为了遵守使已婚客人感到满意的原则，晚宴时把赛尔登的座位安排在多森太太旁边，而按照说媒拉纤的传统方式，把丽莉和古莱先生的座位分开，让丽莉和多森先生、古莱和克温·范·奥斯布小姐坐在一起。

乔治·多森的谈话并未干扰丽莉的沉思。他是个愁眉苦脸的消化不良症患者，一心想在每道菜中找出一些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只有听到妻子的说话声时，对菜肴成份的分析才暂时被打断。然而今天多森太太并未参与公共谈话，只管一味对赛尔登喃喃低语，轻蔑地把裸露着的后背对着男主人雷诺先生。雷诺正因不必和身边的女客交谈，高兴地埋头大嚼，对她的冷漠毫不在意。然而对多森先生来说，妻子的言行举止是他关怀的中心，因此，当他不刮掉煎鱼上的乳汁或剥去面包的软皮时，就伸长细细的头颈，在烛光下朝餐桌对面的妻子看上几眼。

雷诺太太正巧把这对夫妇分别安排在餐桌的两侧，因此丽莉不仅能观察多森太太，而且只要把视线往旁边移动几英尺，就

能把劳伦斯·赛尔登和古莱先生两人迅速地作个比较。没想到这一比较给她播下了祸种。她怎会突然对赛尔登发生了兴趣？她认识他已不止八年，而且自从她回到美国后，一直和他未断往来。过去她一向在就餐时乐于坐在他身旁，她发觉他比一般男人更和气、更有趣。她也曾有过“他若能具备永远吸引住自己的条件该多好”的想法。可近来她忙于张罗自己的私事，没功夫多考虑他，只把他当成了生活中一件美好的附属品。但巴特小姐是个有自知之明的女子，她看出自己今天这样注意赛尔登是因为他的莅临使得百乐山庄不仅生辉而且散发着异彩。而这并非由于他聪敏过人或地位优越。就他的职业而言，丽莉不止一次在晚宴上遇到比他更有名望的律师，而他们都使她感到厌烦。那么，其中的原故可能是因为他，和这个社交圈子并无直接的关系。他对大家的表演持的是旁观态度；在关锁着他们、专供老百姓瞠目而视的金笼子外面，只偶尔和他们接触一下。在丽莉似乎听到笼门铿锵一声把自己锁在其中的时刻，外面的世界看上去多么令人神往啊！她纵然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笼门是关不严的，只要愿意，你随时都可以走出去，但已置身在笼内的人却象落进玻璃瓶内的苍蝇一样失去了自由。赛尔登与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总能在必要时找到出口，得以脱身。

这也许就是他改变了她对事物的看法的秘密。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后，发觉自己在用他的视网膜观察身边这小小的世界。这时，粉红色的灯光仿佛已经熄灭，满是灰尘的日光射了进来。她顺着长长的餐桌仔细观察坐在桌旁的每个人。首先是格斯·雷诺。他这时正耸着双肩，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大嚼野禽肉冻。坐在摆着一长排兰花的餐桌另一头的是他的妻子，她那金碧辉煌的装束令人想到电灯光下的珠宝店的橱窗。坐在这对

夫妇中间的两长排人都那么暮气沉沉、庸俗不堪。丽莉怀着轻蔑的、烦躁的心情一个个望过去：嘉里·费雪，经常用赤裸的肩膀、丽只眼睛、离婚事件提供“黄色新闻报导”的资料。年轻的西文顿，原打算以校对工作及编写史诗维持生计，而现在寄人篱下，专门研究不同类型食用块菌的味道。爱丽丝·韦得欧，本身就是一本“访友录”，热衷于请柬上的修辞和宴会座位卡片的印刷格式。她的丈夫韦得欧，总是神经质地不停点头，好象在不明白别人说什么之前就已表示同意。贾克·斯狄尼丽带信心十足的笑容，但眼睛里流露出急躁的神情，一离周旋于警察和女财产继承人之间。克温·范·奥斯布，一位坦率的姑娘，确信自己的父亲，象别人告诉她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丽莉把这些人分门别类地加以归纳后，不禁微笑起来。仅仅几小时前，他们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多么不丙啊！那时候他们的财富正是她所向往的东西，可现在他们的所有正是她想摒弃的。就在当天下午他们身上似乎还满是诱人的优点，可现在她认为他们仅仅是一群蠢货！在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多少机会唾手可得，但他们却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她并非希望他们公正无私，但他们至少应该有些活力、多些朝气！现在回想起几小时前，自己居然接受了这些人的生活准则，不禁感到万分羞愧。她闭上眼睛一想，自己挑选的那种无聊而空虚的生活道路就象一条笔直、平坦但却漫长无际的大道。不错，在这条路上她无需步行，她可以乘马车奔驰其上，但步行者因寻到近路而得到的快乐却是乘车人永远无法体验的！

多森先生从细头颈内部的深处迸出一阵笑声，把她吓了一跳。

“我说，快瞧她！”他故意装出愉快的样子对巴特小姐说。“对

不起，你一定要看看我老婆在怎样要弄那个傻瓜！可能有人认为我老婆看上他了，可我向你保证，情况恰恰相反！”

受到这样的请求，丽莉只好转过头去观望多森先生感到如此欢娱的景象。正如他所说，看上去多森太太确实更为主动。她邻座的那位先生对她的进攻似乎无动于衷，因此自管专心致意地吃他的晚饭。这景象使丽莉恢复了愉快心情，再加上她看出多森先生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以掩饰心中的疑惧，就兴冲冲地问他，“你不是在妒火中烧吧？”

多森愉快地回击这句俏皮话：“呵，嫉妒极啦！——你一猜就着——嫉妒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医生们说我消化不良就是因为我嫉妒得太厉害啦。”他突然添上一句：“这个菜我简直难以下咽。”他一边脸色阴沉地推开菜盘，一边没完没了地褒贬别家的厨师。一向善于应付的丽莉只好随声附和说，黄油溶解后确实对健康有害。

找到一个静听他说话的人，对他来说，并非易事。而且，他虽是个消化不良患者但毕竟还是个男子汉，因此当他朝丽莉倾诉衷肠时，不可能对她那艳丽的面孔视若无睹。不管出自什么因由，他对着丽莉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直到侍者端上了甜食。这时，丽莉突然听到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科贝小姐——一位为大家提供笑料的滑稽人物——在向贾克·斯狄尼开玩笑，说他快订婚了。科贝小姐谈话时总突然插进一两句诙谐话。

“你当然会请西姆·罗西德当伴郎的啰！”她抛出了这句使她的谈话达到高潮的惊人之语。斯狄尼象被人击一猛掌似地答道，“天啊，真是好主意！从他手里我准能收到一份贵重礼品！”

西姆·罗西德！这个其昵称更令人嗯心的名字象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她的耳鼓。这几个字象征着堆积在生活角落中令

她憎恶的事物之一。如果她不嫁波希·古莱，她不得不巴结罗西德这种人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如果她不嫁波希·古莱？可是她已决心嫁他了啊——这一点，她对他有把握，对自己也有把握。她战栗一下，抑制住刚才那些意马心猿的遐想，再次规规矩矩地重归那条雪白的、漫长的大道上。……那天晚上她回到楼上卧室后，发觉下午最后一趟邮车送来了一叠新的账单。彭尼顿太太相当精明，把丽莉的欠款单据全部寄到了百乐山庄。

因此，巴特小姐次晨起床时真心实意地认为去教堂势在必行。她迫使自己早早结束舒舒服服坐在床上吃的那顿早饭，打铃召唤女仆取出那件灰色长裙，然后到雷诺太太那里去借本祈祷书。

她这样做太理智了，心里自然要萌发叛逆的意图。待女仆刚做完这两桩差事，她就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反抗情绪。一星火花足以点燃丽莉的全部想象力：灰色长衫和借来的祈祷书一下子照亮了未来的无穷岁月。往后，她将不得不在每个礼拜天和波希·古莱一同去教堂，他俩将坐在纽约最讲究的教堂的前排座位上，在教区的捐款名册上古莱的姓氏将用漂亮的字体书写出来，几年后，当他长胖些，他就会被选为教区委员。每年冬天，教区长都会到他们家吃一次饭，丈夫会要求她在宾客名单中仔细查看有没有离过婚的人，但那些有悔过表现、与豪富者再婚的人则另当别论。履行这一类宗教义务并无艰辛之处，然而它意味着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将有无穷无尽的讨厌事等着她去做。在如此美好的清晨，她怎能允许任何讨厌事来烦扰自己？她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出浴后全身感到轻松舒适，双颊也显得光滑滋润多了。今晨脸上已不见任何纹路，莫非镜子也变换了讨

人喜欢的角度？

晴朗的天气正与她的心情不谋而合。这是个适于冲动或偷懒的日子：清新的空气里象是弥漫着黄金色的粉末，如茵的草坪上闪着露珠，丛林中的霜叶鲜红似火，溪流后面的群山隐现在蓝色的雾霭之中。莉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渴望享受快乐。

车轮的响声把她从冥想中唤醒，她倚在百叶窗旁眼看着那辆马车满载乘客而去。她赶不上了，但她并不在意。当她一眼看到古莱先生那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甚至庆幸自己没与他同去。既然他那失望的心情表露得如此坦率，那么午后和她一同散步的欲望必然更加强烈。这次散步她可不打算放弃，往写字台上那叠账单看上一眼就足以提醒她这次散步的必要性。然而今天上午她要单独度过，她要随心所欲地支配这几个小时，以便尽情地沉思冥想。百乐山庄的生活习惯她非常熟悉，午饭前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她已亲眼看到韦得欧夫妇、雷诺家的两个女孩和克细达夫人走进马车；而雷诺太太此时一定让仆人给她洗头；嘉里·费雷必已迫使男主人同她单独乘车兜风去了。那位颓废青年纳托·西文顿多半关在卧室里香烟吸个不停；凯特·科贝一定和贾克·斯狄尼及范·奥斯布小姐在打网球。妇女中未提到的只有多森太太了，而她是从不在午饭前下楼的，因为她的医生们严禁她吸到晨间的冷空气。

至于其他人丽莉就觉得无所谓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都不会来干扰她的计划的。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穿上一件式样比那件灰色长裙更富乡村味、更有夏装风韵的衣裙，窸窸窣窣地走下楼去。她手里拿着一把阳伞，脸上一派贵妇准备出去散心的悠闲神情。大厅里除了蜷卧在壁炉前的一群家犬外空无一人。这几条狗一见巴特小姐的外出装束立刻拥上来，要求随伴她到户

外去。她拨开它们直立的前腿，答应带它们同去。然后她穿过空阔的客厅漫步走到这栋房子尽端的图书室。这间宽敞的长方形图书室是百乐山庄古老建筑遗留下的仅存部分，古典式的门框，砌壁炉的荷兰磁砖，精雕细刻的炉架上几只闪亮的铜壶都显示出雷诺这家族的祖籍是荷兰。在摆着陈旧但却名贵的古书的书架之间悬挂着几幅披着假发、翘着下巴的男人和戴着沉重头饰、身材瘦小的女人的祖先画像。这些书籍大都是那些先人置办的，后几代的子孙是然没有添置多少。实际上现在已没人再把百乐山庄的图书室当作读书之地了，它早已变成吸烟室或避开女人的一个处所。然而丽莉料想宾客中至少有一人此时此刻可能到这里来发挥一下这间读书室的作用。她悄悄地走在上面摆着安乐椅的厚地毯上，一直走到室中央才发觉自己的估计并未错。劳伦斯·赛尔登的确正端坐在图书室的尽头。他膝头上虽摆着本书，但注意力却集中在对面一位穿着薄纱晨服的女人身上。这女人正向后靠着一张毗连的皮椅，她的身躯衬着黑黝黝的椅面显得格外瘦小。

丽莉一看到这两人立刻站住脚，象是要退出这间屋子，但一考虑，还是觉得不退为宜。于是她轻轻抖动一下裙子，使他二人一同抬起头。多森太太坦率地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赛尔登却象往常一样，镇静地露出笑容。他这泰然自若的神情倒使丽莉有些心慌，但她知道必须尽量克制自己，保持冷静。

“老天爷，我迟到了吗？”她把手伸向正起身迎她的赛尔登。

“迟到什么了？”多森太太酸溜溜地说，“不见得是误了午饭吧——也许你在我之前就有了约会？”

“不错。”丽莉毫不犹豫地说。

“是吗？这么说，我碍你事了？那好吧，我现在就把赛尔登

先生交给你好了。"多森太太的脸都气白了，丽莉因能延长她的恼怒时间而暗自高兴。

"呵，亲爱的，不，——你别走，"她和颜悦色地说。"我并没有赶走你的意思。"

"你的心肠太好啦，亲爱的。可我从不干扰赛尔登先生的约会。"

她说话的口气暗示她并未失去对赛尔登的控制权，赛尔登为了掩饰窘境弯下腰去拾刚才他站起身迎丽莉时掉在地上的书。丽莉妩媚地瞪大眼睛轻快地笑起来。

"我并没跟赛尔登先生有约会呀！我的约会是去教堂，可那辆马车多半已经走了。你知道马车走了没有？"

她转身问赛尔登。赛尔登说不久前他曾听到马车驶去的声音。

"呵，那我就只好走着去教堂啦。我答应希尔达和穆丽尔陪她们去教堂的。你说现在去太晚了，是吗？可我总得让她们相信我并非有意失约——但同时又能躲过一部分礼拜。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感到遗憾！"

于是她愉快地朝这两位被她打扰了的人点点头，慢步从玻璃门走出，在衣裙沙沙作响声中，仪态万方地顺着一望无际的花园小径走去。

她的确是朝教堂方向走去的，但她并未急着赶路。这情况已被站在门口既感困惑又感兴趣地望着她的赛尔登注意到了。但实际的情况是，她发觉自己的梦想已被刚才那一幕无情地打破了，因为今天的全部计划都是以假定赛尔登到百乐山庄来是专程拜望巴特小姐而拟定的。她下楼时原以为他会在图书室里等候自己，没想到他等候的乃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么他的光临

果然是为了白莎·多森？这个设想已由后者在从不露面的钟点出现得到证实，因此丽莉认为，至少在这件事上她并未冤枉白莎。但她没料到的是，赛尔登此次山庄之行的确是只想离开城市度个周末，因为女人在判断男人的行动时往往不能排除感情因素。丽莉不是轻易气馁的女人，竞争反而使她振作起来。这时她突然想起，如果他此来并未明确表示他仍陷于她的情网，那么就足以显示出他已摆脱了情网，无惧于她近在身旁了。

她如此聚精会神地想心事以致步子越走越慢，已不可能在礼拜结束之前赶到教堂。当她穿过花园的甬路走到林荫道时，她已把去教堂的打算忘得精光，在转弯处的石凳上坐下来。这地点景色宜人，丽莉不仅感到景色之美，而且知道自已坐在这里能使景色更具魅力。但没有观众在场，她是难以享到孤独者的乐趣的。在她看来，一位漂亮姑娘与浪漫色彩的情景同时存在时，若没人来观赏实在太可惜，然而目前似乎不会有人来享用这个良机了。她空等了半小时后只得站起身继续向前漫步。她一边走一边感到疲惫不堪，心中的火花已经熄灭，唇上感到生活的霉腐味道。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追求的失败会使心中阴云密布。她只隐约觉得自己的确失败了，心中有一种比沉寂的周围环境更为沉寂的孤独之感。

她的步子越走越慢，终于停住了脚，懒洋洋地望着前方，用阳伞尖拨弄着路边的草丛。这时在她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赛尔登已来到她身旁。

“你走得真快！”他说，“我以为永远追不上你了呢。”

她愉快地答道，“你一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罗！我在那棵树下坐了足足一小时。”

“是等我吗？”他问道。

“是啊，为了看你来还是不来。”她微微一笑。

“来还是不来固然有差别，但也没太大关系。因为二者之间并非没有内在的联系。可你认为我一定会来吗？”

“如果我能等下去的话——可惜我考验你的时间有限。”

“为什么有限？是怕误了午饭？”

“不是。是怕误了另一个约会。”

“是和穆丽尔和希尔达去教堂的约会？”

“不是。我约了另个人和他一同从教堂走回家。”

“噢，原来如此。我早该想到，你一向是有充分的选择余地的。另外那个人是从这条路回家吗？”

丽莉再次笑出声来。“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因此我必须在礼拜结束之前赶到教堂。”

“一点不错。可我必须阻止你去教堂，因为你若不去，另外那个人走投无路，就只好乘马车回家了。”

他的话又一次得到丽莉的赏识，他这种俏皮话正与她沸腾着的心情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那样做吗？”她问道。

赛尔登严肃地望着她，高声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向你证明，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样做。”

“会在一小时内步行一公里——你总该承认马车比你走得快吧！”

“但是——他有把握最后找到你吗？这才是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他俩四目相对，再次感受到在他家茶几旁相互开玩笑时的愉快心情。突然间丽莉的脸色变了，她说，“哎呀，用你的话说，他可算成功啦！”

赛尔登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看到小路远处转弯的地方有

群人正朝他俩走来。显然是克细达夫人坚持要走回去，其他那些人无法推却奉陪到底的责任。赛尔登立刻朝这伙人中的两位男士望去，韦得欧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走在克细达夫人的身边，波希·古莱在后面伴着韦得欧太太和两位雷诺小姐。

"啊，现在我才明白那天你为什么研究起美国文史资料全集啦！"赛尔登的惊呼声中不无露骨的妒嫉，但出现在丽莉面颊上的红晕使赛尔登咽回已到唇边的更多奚落人的俏皮话。

别人拿她的追求者或她的交际手段开玩笑她居然会脸红，这不仅大出赛尔登之所料，还勾起他许多其他的联想。丽莉一听他提及这本书，立即站起身为自己解脱道，"这正是我等候你的原因——为了你的指教向你致谢！"

"哦，那次会面的时间太短，你对那本书多半还未能全面了解。"赛尔登说。这时两位雷诺小姐已经看到巴特小姐了，在她们相互打招呼的喧哗声中，他急忙说道，"你愿不愿意下午再接着讨论它？你知道，我明天早晨就离开这里了。咱俩一块散散步，你可以从从容容地向我致谢。"

六

那天下午天气好极了，天空中弥漫着宁静的气氛，霭霭的薄雾笼罩着闪烁在美洲大陆上的秋色，使之不那么耀眼但却仍然鲜艳。

花园中的林荫深处已有凉意，但地势越高，空气越暖。当丽莉和她的男伴走上公路外侧的高山坡时，他们感到了夏季的余威。位于牧草地当中的这条山路蜿蜒在两排大树之间，最后变

成一条两边丛生着山菊和长着紫色细枝的野莓的甬路。因此，这里虽然仍听得见榉树叶的飒飒声，但已展现出一片远离城市的田园景色。

更高处，山路的一边是茂密的灌木丛林，一边是覆盖着苍翠的爬行植物的斜坡。从那里开始，高大的榭树枝叶蔽天，地面上铺着片片浓密的荫影。树干与树干之间的距离相当，树下仅有少许羽状的矮小植物。这条小路蜿蜒在榭树林间，有时从这里可以看到阳光普照的田野，有时能看到枝头果实累累的果园。

丽莉对大自然景色的本身并不太敏感，但她热衷于行事与环境和谐，因此对符合自己情绪的自然环境极感兴趣。现在展现在脚下的景色似乎正是目前心情的反映；她觉得在这宁静、宽广、高不可攀的美景中能够找到自己的身影。在近处的山坡上，枫叶象燃烧着的木柴那样闪烁摇曳，在山下无数株灰色的果树中夹杂着仍然保持翠绿色的橡树丛。两三栋红色的农舍在苹果树林下沉睡；半山腰处露出农村教堂白色的尖顶；山脚下，夹在田野间的公路在朦胧的尘雾中伸向远方。

在长满青苔的圆石之间耸立着几株山毛榉。他们走到榉树下的一个石墩前，赛尔登建议："咱们在这里坐会儿吧。"

丽莉一下子坐在石台上，因爬了山而容光焕发。她静坐着，两唇微开地喘着气，平静的目光浏览着起伏不平的山地。赛尔登躺在她脚旁的草地上，手掌合在一起枕在头下，手背下面是块圆石，为了遮挡平射过来的日光，帽子斜戴在头上。他不想跟她谈话，因为她喘气时的沉默似乎能使四周静穆的气氛及和谐的景色相得益彰。在他心中这时有一种懒洋洋的舒适感觉，象笼罩着脚下村景的九月霭雾那样遮掩着心底的激情。但是丽莉，尽管表面和他一样平静，却因无数念头一同涌现而心潮澎湃。

这时她的身体象已分成两半，一半在自由而欢乐地深呼吸，另一半却在昏暗的牢房里因缺乏氧气而苟延残喘。但后者的喘息声逐渐减弱，或也许前者对这喘息声不再予以注意，于是地平线扩展了，空气变清新了，那自由的一半为要在空中遨翔而抖动起双翼。

丽莉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能从脚下这片阳光普照的世界中被高高举起、在空中旋转摇荡的轻快感觉。她不清楚这究竟是爱情呢，抑或是概念上的快乐与感觉上的快乐的巧合？在多大程度上应把这种感觉归功于午后这风和日丽的天气的魅力、落叶的芳馨和因逃离了沉闷无聊生活而获得的愉快心情？她缺乏判断这种感觉的性质的经验。以前她多次爱上财富或地位，只有一次爱上一个人。那是在多年前，当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时，她对一个名叫赫伯特·梅尔逊的青年绅士产生了带有浪漫色彩的热情，但梅尔逊有的仅是蓝眼鬈发，缺少的乃是钞票。为了获得此物，他急匆匆地把最年长的范·奥斯布小姐娶到手，从此变得肥胖到喘不过气的程度，只能肩负对外人讲述他家孩子们生活琐事的重任了。丽莉现在纵然想起往事，也并非为了把此时的感情和那时的感情做个比较。她想比的乃是在少女时期，谈恋爱时、跳华尔滋舞时、或藏在温室中的隐蔽角落时的那种轻松的、摆脱了一切束缚的感觉。从那时直到今日，她再没体验过这种轻松自由、毫无拘束的快感。然而现在她要捕捉的不仅是这种感觉，而是比它更为珍贵的东西。她对赛尔登的感情具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她理解它，她几乎用手摸得着把他俩拴在一起的那根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尽管他的声誉并非名扬远近，而且朋友们很少公开称颂他，但她从未把他不爱出风头的脾气误解为不愿与人交往的孤癖。一般人认为，他的修养令人生畏，

不敢轻易与他接近。丽莉一向以自己渊博的文学知识为荣，总在旅行提包里放一本奥玛·卡扬①的诗集。因此他的才学——只在年长的学者中间才能得到赏识——对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一表人材，相貌堂堂。高高的个子，在这群人当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这毛发皮肤五光十色的国度里，他那深褐色的浓眉大眼使他象个具有光辉历史的异族人。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们大都认为他言语枯燥乏味；年轻幼稚的姑娘们则认为他说话时带有讽刺意味，但激发丽莉兴趣的正是他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风度。他的人品、性格以及一切都符合她那高标准的趣味，甚至拿她认为最神圣的追求所开的玩笑也包括在内。但她最欣赏的恐怕还是因他有一种昭然的优越感，这是连最富有的阔佬也望尘莫及的。

这些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下意识念头终于使她一笑说道，"为了你，我今天两次毁约了。你为我毁了几次？"

"一次也没有，"赛尔登平静地说。"在百乐山庄我只同你一人有约会。"

她低下头望着他，淡淡地一笑。

"你到百乐山庄来，真的是为了看我吗？"

"当然。"

她细细咀嚼这两个字，不觉正色说道，"为什么？"语调中已毫无卖弄风情的味道了。

"因为你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不论你做什么我都想知道个究竟。"

---

① 奥玛·卡扬(1027—1123)，波兰诗人和天文学家。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怎能知道我做什么？"

赛尔登一笑。"我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我不认为我在这里会对你的行动产生丝毫影响。"

"那就怪啦。你若不在这里，我能跟你一起出来散步吗？"

"当然不能。可是你同我散步仅仅是你积累素材的一种方式而已。你是位画家，而我正巧是你今天选用的颜料。你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你能随时随地利用一切条件为你那固定的目标服务。"

丽莉也笑了。他的语锋太尖锐，不可能不激发她的幽默感。她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利用他的突然光临以达到自己那个非常具体的目的，至少这是她为毁了和古莱先生今天出去散步的约会暗自寻找的借口。以前有人指责她求成过于急切，裘蒂·雷诺甚至明着叫她放稳当些。不错，这次她不会太急切了，她要让追求自己的那个人多尝点"狐疑"的滋味。当应该干的和愿意干的事正巧碰在一起时，把二者截然分开可不是丽莉的性格。她未与古莱先生去散步的借口是"头疼得厉害"，这也正是她早晨未能去教堂的原因。午餐时她那贵体不适的模样证实了她的托词，看上去她的确有些不爽，全身一副娇弱无力的模样，手里还拿着一只香水瓶①。古莱先生对这种表演毫无经验，故此颇为不安地暗自思忖：她是不是太弱不经风，将来会不会影响他子孙后代的健康？但当时同情心占了上风，他恳求她千万不要着凉；他一向认为户外的空气是会让人着凉的。

丽莉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同情，并且有气无力地劝他说，既然她不能陪他去散步，他最好同那些打算在午餐后乘汽车去

---

① 头痛时嗅一下可以解痛。

参观范·奥斯布家族在彼克斯基的府邸的宾客们一道去散散心。古莱先生被她的关怀深深感动，而且也为了排遣午后的孤寂时光，就接受了她的劝告，快快地离开了百乐山庄。当汽车在林荫道上驶去时，她看见他戴着风镜和防尘帽活象一只遮头盖脸的甲壳虫而觉得好笑。

午餐时，赛尔登一直满怀兴趣但懒洋洋地注视着她的表演。当他建议和她一同度过这个下午时，她未作回答，但他看出并且确信她之所以施展伎俩、巧布疑局与自己不无关系。饭后，整栋房子终于静了下来。当听到她下楼的脚步声时，他就从台球室中溜达出来与她会合。她戴着帽子，穿一件出门散步的衣裙，几只狗在她脚边乱蹦乱跳。

“我考虑了一下，认为户外的空气对头痛会有好处的。”她解释道。他表示同意，并说疗法既如此简易，不妨一试。

去参观的人们至少在四小时后才能回来，因此丽莉和赛尔登可以享有整个下午，悠闲自在、安全保险的感觉使她的心情舒畅极了。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畅谈，又没有非谈不可的固定内容，那么她可以饱享一下畅所欲言的快乐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由于现在已毫无言不由衷的必要了，她就用埋怨的口吻驳斥他的指责。

“我不明白，”她说，“你为什么总认为我的言行都是经过筹划的。”

“这是你自己招认的。那天你亲口告诉我，你在朝某个目标前进时，不达到目的就誓不罢休。一个人做事有始有终是个优点嘛。”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没人为之着想的姑娘不得不为自

己着想，那我完全接受你的指责。但你若认为我从没有感情冲动的时候，那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死气沉沉的人啦！”

“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不是对你说过，你的天才就在于，你能利用感情上的冲动为你那目的服务。”

“我的天才？”她突然用厌倦的语调重复道，“除了成功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衡量天才的标准吗？而我，显然并未成功。”

赛尔登把帽子向后推了推，斜着眼看她。“成功——怎样才算成功？希望你给这两个字下个定义。”

“成功？”她犹豫一下。“我认为那就是一个人能尽可能多地从生活中取得他想要的东西，当然这是相对而言。难道你认为不是吗？”

“我认为？但愿我认为不是！”他猛地坐起来，把双肘支在腿上，转过脸去注视着肥沃的田野。“我认为，”他说，“成功是一种解脱。”

“解脱？解脱忧虑？”

“解脱一切，——从金钱、从贫穷、从安逸与烦恼、从一切物质生活中得到解脱，为了置身于某种精神王国之中——我认为这才是成功的含义。”

她反应很快地把身子向前一倾，“我明白——我明白——真怪，这正是我今天一直感受到的。”

他以不无潜在的柔情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这种感受，你从没有过吗？”

在他的注视下她脸红了。“你认为我是个利欲熏心的女人，对吧？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的意思是，以前从没人对我谈起过有关精神王国的话。”

“确实没人谈过，因为通往这境界的途径必须由自己去寻

觅。”

“如果你不对我说起，我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个途径的。”

“路标是有的呵，可你必须认得出上面的字。”

“呵，我认得出，认得出！”她急切地高呼。“每次见到你，我都觉得在路标上多认出了一个字——昨天——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通往你那个王国的一条甬路！”

赛尔登仍在望着她，但目光变了。到目前为止，和她在一起或同她谈话时，他所感受的那种来自审美角度的快感是任何善于观察的男子与漂亮妇女交往时很容易捕捉的；他所持的是旁观者的爱慕态度。因此，如果他发觉她由于感情脆弱未能实现她那“高攀”的目的，他甚至会感到遗憾。可是现在，她这种感情脆弱的可能性令他深感兴趣。今天早晨被她撞见时，自己处于狼狈状况，她当时面色苍白，表情异于往日，但美色之减退反而使她更加楚楚动人。他第一个念头是，*这才是她独处时的真面目！*第二个念头是她这种变化源自他的百乐山庄之行。他现在已不再怀疑她已自发地对他产生了好感，这是他俩的关系达到危险高度的一个信号！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他都认为刚刚开始的这种亲密关系决不可能属于她精心策划的范畴。万没想到在她那计划得如此周密的未来岁月中，自己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使对一个从不感情用事的男子汉来说，这也颇具刺激性。

“那么，”他说，“那条甬路是否使你想到那地方去看看？你打算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吗？”

他说话时掏出了香烟盒，她朝烟盒伸出手。

“呵，给我一根吧，我已经好几天没吸香烟啦。”

“这种反常的节制是为了什么？在百乐山庄人人都吸香烟呵。”

“不错——可人们认为 jeune fille à marier① 是不该吸烟的，而目前我正是一位 jeune fille à marier。”

“是吗？那你恐怕进不了那个王国啦！”

“为什么？只有独身主义者才让进？”

“那倒不是，但我不能不说那里面已婚者不多。而你呢，将会嫁给一位富豪，可对财主来说，进那地方同进天国一样困难。”

“我认为这不公平。因为，据我所知，成为那里成员的条件之一是不过分考虑金钱，而不考虑金钱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大量的金钱。”

“你还可以说不考虑空气的唯一办法是拥有足够的空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既使你不考虑空气，你的肺叶是要考虑的。你那些有钱朋友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不总考虑金钱，但没有钱他们就不能呼吸。你把他们放到另一个环境中试试，看他们如何蠕动，如何呼哧乱喘吧。”

丽莉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从自己呼出的蓝色烟圈中间望出去。

“我认为，”她终于说道，“在你不以为然的这个环境里，你消耗的时间并不少！”

听到这样尖刻的讥讽赛尔登并未感到不安。“不错，但我一直尽量保持两栖的功能，只要在另一个环境里也能呼吸，到那里去看看又有何妨？真正的点金术包括使变成金子的东西恢复原状，但这个秘诀在你那些朋友中间恐怕早已失传了。”

丽莉沉思了一会才答道，“你不认为专好挑社交界毛病的人大都视社交为目的而非手段？正如蔑视金钱的人认为金钱的唯

① 法语，待嫁的年轻姑娘。

一用途就是把钱袋塞满，供人贪婪地盯着看。若把金钱和社交都看作是供人利用的良机岂不更公正些？至于利用得巧妙或愚蠢，那就得凭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了。”

“这的确是个明智的观点。但是谈到社交，怪就怪在视社交为目的的，正是已进入社交界的那些人而不是骑在墙头上的评论家。但舞台上的情况恰好相反——观众很可能产生错觉，当起真来；但演员们心里明白，真正的生活乃在舞台之外。把社交活动当成逃避繁重工作、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完全正确的，若把它当成苦苦追求的目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被它歪曲了。”赛尔登用一只胳膊肘支撑起上半身。“老天作证，”他继续说道，“我并不低估生活中起装饰作用的东西的价值。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欣赏华丽的东西的能力是好的，是无可指责的，但不该为追求豪华生活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是宇宙间的原材料，我宁愿做冶炼利剑的火而不做染紫袍① 的颜料。在我们这个社交圈子里，为了生产一小块紫缎，葬送了多少好材料！请看象纳托·西文顿这样好的小伙子，真不该被人当成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工具。让一个刚刚起步去探索宇宙的青年埋没在费雪太太的客厅里岂不可惜！”

“纳托是个好孩子，我真希望他的幻想力多保存些年以便他写出几首好诗来。但你认为，社交界是唯一使他失掉幻想的地方吗？”

赛尔登回答时耸了耸肩膀。“为什么我们把所有美好的思绪称为幻想而把卑劣的念头称为真理呢？发觉自己因循这种说法不就足以证明社交界的罪过了吗？我在西文顿那年纪时险些也

① 紫袍是王室或权势的象征。

学会了一套歪理，因此我知道措词能使信仰变色。”

她从没听他如此激烈、如此肯定地说过话，他惯用的是折衷的语气、委婉的托词、比喻和对照。现在她突然领悟了他的信仰是怎样形成的，不禁激动起来。

“呵，你和所有的宗派主义者同样狭隘！”她大声说，“为什么把你那王国称为王国？实际上它只是个严密的组织罢了。为了阻挠别人进入，你制定了苛刻的条件！”

“那并非我的王国。如果是的话，我一定搞次政变，让你登上王座。”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你认为我连大门口都跨不进？呵，我明白你的用意了，你看不起我的抱负——你认为这种抱负与我不相称！”

赛尔登笑了，但毫无讽刺之意。“难道这不是颂词吗？我认为这类抱负只与赖它维生的人相称。”

她严肃地转过头对他注视。“如果我象他们那样有那么多机会，我把机会利用得更充分些，更巧妙些，难道不可能吗？金钱可以换取很多东西——决不止钻石和汽车。”

“当然不止，你可以用它创建一座医院为你享用钻石和汽车赎罪。”

“如果你认为享有钻石和汽车就能使我满足，那就该认为我的抱负对我很合适了。”

赛尔登对这指控一笑。“呵，亲爱的巴特小姐，我不是上帝，不能保证你所追求的东西定能使你满足。”

“那么你最好明说：我一味追求的并不一定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她深深地叹息一声。“你为我展现了一幅多么可悲的前景哟！”

"那么说，这幅前景从没向你展现过吗？"

她的双颊慢慢泛出红晕，不是因为激动，而是源自感情的、灵魂的深处。

"不止一次，不止一次！"她说，"但由你指给我看，它显得加倍的悲惨！"

他未做回答，两人默默地相对而坐。这时，在四周一片静悄悄的空气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二人中间悸跳。突然，她激动地转向他。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她高声说道。"你为什么使我选择的东西显得可卑，而你又没有其他东西给我？"

这句话把赛尔登从冥想中惊醒，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对她谈这些。单独和巴特小姐这样度过一个下午实出他之所料，这是一个不同于往常的时刻，两人的谈话都未经熟虑，仿佛在深不可测的感情激流的两岸，彼此只用心灵的声音相互呼唤。

"没有，我确实没有其他的东西给你。"他一边坐直，把脸转向她一边说，"如果我有，你知道我会给你的。"

这句出其不意的肺腑之言的听者甚至比说者更激动，她低下头两手捂着脸哭起来了。

然而她并没哭多久。他靠近她，与其说是热情地不如说是严肃地把她的手从脸上拉开。他看见她的面孔表情虽变柔和了，但却未因哭泣而变形，便硬着心肠暗自说道，她连哭泣时也在演戏！

这念头使他的声音镇定下来，他用既怜悯又讽刺的语气问道，"我尽力贬低我不能给你的东西难道不是挺自然的事么？"

这句话使她快活起来，但并非扭捏作态，倒象在推开不想要的东西似地把他的手推开。

她温和地说，"你肯定我喜欢的只是那些东西，不是也把我贬低了吗？"

赛尔登内心又一次震动，但这只是心灵的最后一颤。他立即非常简明地回答说，"可你的确喜欢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的愿望不见得能改变你的好恶。"

他现在已完全不考虑谈话的结果了，因此当他看见她脸上出现一幅有嘲笑意味的欣喜表情时，并未感到过分失望。

"呵，"她高声说，"你说了那么多漂亮话，可实际上你同我一样是个懦夫，你若是对我的答复没把握，连那些话都不敢说出口吧？"

这句反击使他在震惊之余打定了主意。他平静地说，"我并不确知你会如何回答我，而且说句公正话，我相信你也不能肯定我如何回答你。"

现在轮到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了。这一回她问道，"你想跟我结婚吗？"

他哈哈一笑，"不，我不想。但如果你想，也许我会的！"

"这正是我刚才说的——你对我的答复如此肯定以至你可以尽情地试探我。"她抽回他再次拉着的手，悲伤地坐在那里低头望着他。

"我并不是在试探，"他答道，"如果是的话也不是对你而是对我自己。我不知这种试探会对我产生什么效果，但如果和你结婚也是其一的话，我倒不妨冒个险。"

她淡淡一笑，说，"那肯定要冒很大险的，我从没向你隐瞒会冒多大险。"

"呵，那么，你才是懦夫呢！"他高声说。

她已从石墩上站起身，他直立在她面前，四目相对而视。他

们被包围在与世隔绝的、柔和的薄暮之中，象被举在半空。此时此刻一切美好的感召一齐涌上心头，象地心力吸引落叶那样，二人相互吸引。

"你才是懦夫，"他重复一遍，拉起她的手。

她在他身上倚了一会，象是收拢起疲惫的翅膀。她心脏的急跳似乎不是因为飞行了一段太长的距离，倒象为一次新的起飞而激动。这时，她微笑着从他身边向后移开，警告他说，"穿上过时的衣服我可难看极了，但是我能装饰自己的帽子。"

他俩默默地站了好一会，象是爬上禁止攀登的顶峰而发现了新世界的两个顽皮孩子那样，相对而笑。他们脚下的现实世界隐匿在一片苍茫的暮色后面，一轮明月在山谷另一边的深蓝色的天幕上冉冉升起。

突然间，他们听见从远处传来一阵象是昆虫鸣叫的声音。那条公路蜿蜒在周围的朦胧的暮色中显得更白，公路上一个黑色的物体闯进了他们的视野。

丽莉从聚精会神的状态中惊醒，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她开始向小路走去。

"想不到这么晚了！天黑之前我们赶不到山庄了，"她几乎是焦急地说道。

赛尔登惊奇地望着她，要他恢复以前对她的看法还得需要一点时间。过一会他才用一种难以掩饰的、干巴巴的语调说，"这不是山庄的车，是开往别处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她停住一下，在暮色中他看出她脸红了。"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不舒服，不能出门。咱们下山吧！"她低语道。

赛尔登继续朝她注视一会，然后从衣兜里取出一只烟盒，慢

慢地燃起一支香烟。在他看来，目前有必要显示出自己已恢复正常，他几乎象孩子那样希望她看清他已重新坚定起来。

她等着火花在他弯曲着的手掌中把香烟燃着。然后他把烟盒递给她。

她用颤动的手指取出一支香烟放在唇间，向前倚过去，与他的香烟对燃。微弱的红色火光清楚地照亮她的下颏，他看见她那装出微笑样子的嘴唇在颤抖。

"你刚才的话当真吗？"她问道。语调中带着不协调的愉快口气，好象匆忙之间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来不及选择更恰当的语调。

赛尔登的声音更为镇定了。"为什么不？"他答道，"你看，我当了真不是也未曾遇到任何风险么！"她呆站在他面前，因他的反击面色苍白。于是他急忙说道，"咱们下山吧。"

七

雷诺太太埋怨巴特小姐时的口吻象是因一次家宴的失败在谴责自己，这足以说明她对巴特小姐友情之深。

"丽莉，我现在只能说，我无法理解你！"她穿着镶着大量花边的薄纱晨服，叹息着向后靠在椅背上。她已不把书桌上那堆待复的信件放在心上了，只一味地仔细打量直立在面前的丽莉，象医生面对不打算再予以治疗的病人。

"你倒象没对我说过你是真心想嫁古莱似的！可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亲口对我说过，否则你为什么叫我不要再让你打桥牌，还叫我把嘉里和凯特·科贝引开？我并没认为古莱能引起你的兴

趣，我们谁也不信你能容忍他，那怕短短的一会儿，除非你打算嫁给他。这次我认为大家都表现得不错，都愿意帮你一把。连白莎都没插手——我的意思是——在你把劳伦斯从她身边拉走之前。你把他拉走后，她自然要报复啦——你怎么能去招惹她？你认识劳伦斯·赛尔登不少年了，为什么象第一次见到他似的？即使你恨白莎，现在也不是报复的时候呀！满可以在结婚后再治她嘛！我对你说过白莎是个危险的女人，她这次到山庄来心情本来不好，直到劳伦斯露面她才高兴些。你若是让她认为他是为她而来，她决不会这般捉弄你呵，丽莉！你再轻举妄动真会一事无成的！”

巴特小姐心平气和地接受裘蒂·雷诺的谴责。她有什么理由恼怒呢？通过雷诺太太的口责备她的不正是自己的心声么？然而即使对自己她也必须辩解一下。

“我不过是想休息一天，我以为古莱先生打算在山庄住一星期呢。而我知道赛尔登先生今天早晨就要走的。”

雷诺太太对她这明显的托辞嗤之以鼻。

“他的确打算住一星期，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他现在逃跑了，这表明白莎已经对他说尽有关你的坏话了！”

丽莉轻声笑了一下。“呵，他逃跑我会追上的！”

她的朋友伸出一只手，象在阻止她。“丽莉，那可万万使不得！”

巴特小姐微笑着接受了警告。“我并不真地打算去乘下班火车。现在还有办法——”但她没说出具体的办法来。

雷诺太太尖刻地更正她的话说，“过去有办法——不少的办法！我原以为用不着把那些办法告诉你。可现在你不必再骗自己了，他已经吓破了胆，径直跑回家去找他母亲了。他母亲会保

护他的！"

"对，直保护到他死，"丽莉表示同意。想到那种情景，她不禁露出笑靥。

"你居然还笑！"她的朋友责斥她道。她立刻正经起来，问道，"白莎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别提啦——都是些骇人听闻的话！她好象把老账都翻出来了。呵，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当然，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我想她一定提起了瓦利良诺亲王，还有胡勃特勋爵，还有你向老纳托·范·阿斯坦借钱的事。你真向他借过吗？"

"他是我父亲的表兄。"巴特小姐解释道。

"可是，她当然不会提这个啦。看情况多半是纳托告诉了嘉里·费雪，嘉里又告诉了白莎。你知道，她们全都一样，把某件事藏在肚里几年，不传出去，你以为万事大吉了，可时机一到她们就会原原本本地都说出来！"

丽莉脸色变白了，声音里有一种刺耳的语调，"那笔钱是我在范·奥斯布家打桥牌输了时借的，可我早就还清了。"

"呵，还清的事她们当然记不得了。再说，吓坏了波希·古莱的是为赌钱欠债这件事。白莎很了解周围的男人，她知道什么话能起作用！"

雷诺太太用这种口吻继续对丽莉数落了几乎一小时，丽莉镇定地静听着。多年来，她一向不得不逢迎讨好才能达到个人目的，因此，她那天生的好脾气因长期被迫屈居人下，早已被磨炼出来了。而且，由于她已习惯于困难一出现立即面对现实，因此听到有人公正地指出自己干的蠢事将要她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时，并不觉得气恼，尤其是当自己尚未完全回心转意的时候。雷诺太太的激烈言论使事态显得的确非常严重，丽莉越听越觉得

她的话有道理。不仅如此，雷诺太太还使丽莉心中的忧虑更加沉重了，而这些忧虑是雷诺太太自己从未遇到过的。那些富有者，除非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决想不到贫穷意味着什么。雷诺太太只知道，若是丽莉在购买衬裙上的花边时得考虑一下是否买得起，或无力订购汽车和游艇，那就"太可怕"了。至于债台高筑的痛苦和为支付衣食住行用费的忧虑象勤杂女工的家庭琐事一样，雷诺太太都一无所知。丽莉目前处境的真正困难雷诺太太并未察觉，这使丽莉心中更觉苦楚。当雷诺太太责备她丢失了压倒情敌的机会时，在她脑海中涌现的却是汹涛骇浪般的账单，而这种境遇她差一点就摆脱了。想不到一时糊涂干下的蠢事又把她重新驱赶到那黑鸦鸦的浪涛之中了！

如果说，有样东西能使她后悔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就是青少年时期的苦日子在向她招手的那幅图画。昨天她的梦想的羽翼还在广阔的天地间翱翔，可现在已跌落在她所熟悉的那种生活的地面上了。在这里，自由快乐的时刻是暂短的，忍气吞声的时刻却永无止境。

她把一只手放在雷诺太太的手上，表示不愿再说下去了。"亲爱的裘蒂，让你为我操心，真太抱歉了。你对我真好，让我也为你做点事——帮你回复这些信件吧。"

丽莉在书桌前就座，雷诺太太叹息一声表示同意。这声叹息还意味着书写信件毕竟比其他事更适合丽莉的身份。

午餐桌旁的宾客已寥寥无几，除了斯狄尼和多森之外所有的男人都进城去了。（对丽莉来说，赛尔登和波希·古莱同乘一列火车离开山庄乃是极大的讽刺。）克细达夫人和她的侍从韦得欧夫妇已乘汽车到远处一家别墅去用午餐了。在这种乏味的场合，多森太太一般要到午后才离开卧室的，可是今天当午餐进行

一半的时候她突然轻步走进餐厅。她眼窝凹陷、神情沮丧，表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满腹歹毒的恶念。

她双眉高高抬起，环视餐桌一周。"就剩这几个人啦！我倒是喜欢清静的——你呢，丽莉？但愿男人们永远不再露面——没有男人在场该有多好！呵，乔治，你当然除外，妻子用不着跟自己丈夫说应酬话呀。可是，我原以为古莱先生要在这儿住满一星期才走呢。"她问道，"裘蒂，他不是打算住一星期的吗？他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不知道是谁把他轰走了。他有点腼腆，很可能看不惯咱们这儿的生活，他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嘛。你知道，丽莉，他对我说，那天晚上看见你打桥牌之前，他从没见过一个姑娘家赌钱。他的钱可是够花的，光靠存款的利息，不仅够花而且还有大笔富余钱投资做买卖呢！"

费雪太太急切地向前探过来，"我确实认为应该有人出面教育教育这位年轻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居然连做公民的义务都不懂。应该让每个有钱人都学学本国的法律。"

多森夫人平静地望着她。"据我所知，他是学过离婚法的。他对我说他已答应主教，在禁止离婚的请愿书上签名了。"

费雪太太那擦了不少白粉的脸变红了。于是斯狄尼用带有笑意的目光望着巴特小姐说，"我认为他现在想的不是离婚而是结婚，因此在上船之前准备把自己那艘旧艇修整修整。"

这隐喻把他的未婚妻吓得怔住了。乔治·多森高声讥讽道，"可怜虫哪！将来他必须应付的不是船本身而是同舟的人！"

"或是偷渡的人！"科贝小姐兴高采烈地说。"我若是打算和他一同航海，非得找个朋友陪我同住底舱才放心！"

范·奥斯布小姐气愤不平，拚命想找句合适的话驳斥他们。"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拿他取笑，我认为他不错。"她高声说。"至

少，姑娘嫁给他，能一辈子过得舒舒服服！”

她不明白自己的话怎会引起更多的笑声，但若是知道这句话多么深地刺入了在座的一位的心，她或会稍感欣慰。

舒舒服服！对于丽莉·巴特，此时此刻这句话比任何言词都更具说服力！这位女继承人认为，古莱的万贯家私仅供妻子丰衣足食、生活舒服的观点并未惹丽莉发笑。现在她整个的心田被一个念头占据了：这就是那份家当原可为自己提供一个多么理想的安乐窝！多森太太的尖刻话未能刺疼她，因自己的悔恨刺得更深，除了自己，没人能使她感到如此痛苦，因为没人——包括裘蒂·雷诺在内——知道她干的这件蠢事所酿成的后果有多严重。

直到他们离开餐桌，女主人把她拉到一旁用耳语问她时，她才从这种徒劳的悔恨中惊醒。

“丽莉，亲爱的，如果你没别的事要做，我想告诉嘉里·费雪，你打算驾车到车站去接我丈夫。他四点钟回来，费雪想去接他，虽说我并不反对让格斯高兴一下，可是我碰巧听说自从她到山庄之后，已经敲诈格斯不少钱了。现在她这么想去接他，我估计今天早晨她一定又收到不少账单。在我看来，”雷诺太太结束这段话时，深有感触地说，“她的离婚赡养费大部分是由别人的丈夫付的！”

巴特小姐在去车站的路上，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仔细思量雷诺太太说的那些话以及对自己的特殊含意。既然象嘉里·费雪这样的女人都能依靠男朋友们的善心及他们妻子的容忍维生而不受指责，为什么她就因向一位年长的亲戚借几小时的钱而蒙遭指控？这都是因为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在可做什么和不可做什么方面有一条严格的界线。一个已婚妇女向别人借钱当然也

会骇人听闻——其原因丽莉十分清楚——但这种malum prohibitum① 虽遭世人反对但能获谅解、虽可能受到暗中报复却不会招惹社会的普遍不满：总之，丽莉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然她可以向女友借贷——从这儿挪点、从那儿借点，最多超不过一百元——然而女友们宁愿送她一件衣服或小饰物。如果她暗示她希望得到一张支票，她们就会把目光瞥向一旁。一般说来，妇女们是不大肯慷慨解囊借钱与人的，而命中注定与她交往的妇女不是和她的遭遇相同就是和她的境遇相距太远，以致不能理解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她思来想去，结果做出了到理查斐温泉去找姑母的决定。因为如果继续留在百乐山庄就不能不打桥牌或不参加其他花钱的娱乐；如果离开百乐山庄，象往常那样到其他几位朋友家小住，也只能把手头拮据的处境多拖延几日而已。目前已到必须紧缩开支的地步了，而想节约开支就不得不过枯燥无味的生活。她决定次晨启程前往理查斐温泉。

到了车站，她发觉格斯·雷诺见到她时虽有点惊奇但并非不高兴。她把小马车的缰绳递给他后，他就吃力地爬上车，把她挤到三分之一的座位上。他对她说，"嘿，你这么抬举我真是难得啊！你一定闲得没事干啦。"

午后天气很热，由于离得近，她觉得他的面皮比平时更红、腰身更粗壮。当他把脸转向她时，他那宽大的脸颊和脖子上满是粘着大车烟尘的汗珠。但他那双呆滞的小眼睛明显地表现出，一位容貌姣好、身材苗条的姑娘近在咫尺，就象看到清凉饮料一样使他全身感到舒畅。

这一事实的发现有助于她做出欢快的回答，"我哪有机会

① 拉丁文，指为法规所禁但并非具体的犯罪行为。

呀？有那么多夫人太太跟我竞争呢！”

“为驾车来接我竞争吗？啊，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获得冠军的是你。可我心里明白，是我妻子差你来的，你说实话，对不？”

他显示出迟钝人常有的那种偶然的小聪明，而且他在为自己说破真相哄然大笑时，丽莉也不禁和他一起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裘蒂认为我是陪伴你的最安全的人选。这点她可真想对啦！”她补充道。

“啊，是吗？如果是，那是因为她知道你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象我这样的老家伙身上。唉，我们这些结了婚的男人只能认命，不会再有盼头了，所有的美事都为那些无牵无挂的聪明人准备的！我吸支雪茄，可以吗？今天这一天真够我受的！”火苗把他那浮肿的脸映成猪肝色，猛然间丽莉感到一阵厌恶，立时转过头去。居然还有女人认为他的长相挺英俊！

她把缰绳还给他时，用同情的口吻说，“你今天累坏了吧？”

“可不是！”雷诺的话一向很少被人注意，包括妻子和妻子的女友在内。可现在他要舒舒服服饱享一下难得的、说说心腹话的快乐了。“你可不知道干这种生意得怎么卖命！”他扬起马鞭，把马车朝百乐山区赶去。富饶的田野在他们眼前呈波浪状起伏，直伸向远方。“裘蒂连自己每月花多少钱都搞不清——这倒不是说我的钱不够她花。”他添上这句后，接着说，“可我做为男子汉，不能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千方百计广开财源呵！我的父母从前总为各自的存款吵得天翻地覆，幸亏他们死后都留下不少——算我运气好——可象我们现在这样花钱，若不是隔些时候搞点投机买卖，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哩。女人们都认为——我的意思是裘蒂认为——我每月进城一次不过是去取点利息而

已，并没其他的事可干。可实际上让资金正常运转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这并不是说我今天有什么事不顺心。”他停一下，接着说道，“今天我做成了一笔合算的买卖，这得感谢斯狄尼的朋友罗西德。顺便说一句，丽莉小姐，希望你尽量劝劝裘蒂对那家伙客气点。有一天他准会大发横财，把咱们大家都买下来的！如果裘蒂隔些日子请他吃顿饭，我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有用的消息。这个人想认识那些不愿认识他的人，都快想疯了。一个心怀这种想头的人对第一个接待自己的妇女会五体投地、有求必应的！”

丽莉犹豫一下。雷诺前部分的谈话一直使她深感兴趣，但一听到罗西德这个名字，兴致立即消失了。她表示异议，说，“你知道贾克以前不是没带他来过咱们这圈子，可他这个人叫人无法忍受！”

“嘿，算了吧——就因为他长得胖、脸皮油亮、说话有点随便？可我敢说，凡是现在对他客气点的聪明人肯定日后会占便宜的！不论我们接不接待他，反正两三年内他一准会钻进这个圈子。到那会儿，他就不会因为请他吃顿晚饭，把能赚到五十万元的信息白送我啦！”

丽莉的心思从罗西德身上又回到雷诺先前提起的那段话上。从那些“行情”“信息”“买卖”之类华尔街常用的神秘名词中，她是否可能找到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途径？以前她常听说有些妇女通过熟人帮忙用这种办法赚到不少钱。当然，她象大多数妇女那样，对这种交易的实质毫无所知，但概念上的模糊反而使此事显得不那么市井气。她决不能想象——即使身陷绝境——自己屈尊去向罗西德探问行情。但现在身旁坐着的是一位会作生意、能赚钱的行家，而且做为挚友的丈夫，一直和自己

有着兄妹般的亲密关系。

丽莉心里十分清楚，若想打动格斯·雷诺，不能仅仅借助兄妹关系。但把这种关系当成求助于雷诺的理由可以减轻一些自己精神上的负担。丽莉是很爱面子的，好挑剔的性格也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当她审查自己内心活动时，有几扇关得严严的门是她从不打开的。

这时，他们已到达百乐山庄的栅门，丽莉转过头对雷诺笑道，“今天下午过得真愉快，你不想和我多坐一会儿马车吗？这几天我一直没精打采。这儿静静的，一个人没有，真太美了，再加上和我在一起的人似乎并不嫌弃我。”

她说这话时，神态如此楚楚动人，对他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如此信赖，以致雷诺巴不得自己的妻子来看看别的女人是怎么看待雷诺先生的——不是费雪太太那样老掉牙的媒婆，而是为了获得她的青睐，男人大都甘愿倾家荡产的女子。

“没精打采？你怎么会没精打采？是因为从服装店订制的新装不合身还是因为昨晚打牌，裘蒂把你的钱骗光了？”

丽莉叹息一声，摇了摇头。“我早已不从店里订制衣服，也不打桥牌了——买不起也打不起了。我现在没能力再打桥牌，衣服也马虎多了，真担心裘蒂会因此讨厌我。我对你说这种话恐怕也会惹你讨厌，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想求你帮个忙——帮个大忙。”

她的目光再度与他的相遇。她从他目光中看出有所领悟的神情，心中暗喜。

“当然，当然——只要我力所能及——”他断断续续地说。她猜想他那愉快心情一定是被费雪太太开口向他借钱的事破坏了。

"需你大力帮个忙,"她温柔地接下去说,"事情是这样的,裘蒂生我的气了,因此求你帮我在她面前讲讲情。"

"生你的气? 呵,没那事,这不可能——"他放了心,哈哈一笑。"你明知道她可喜欢你啦。"

"她是我唯一最要好的朋友,因此我不忍心让她生气。你大概已经知道她想叫我干什么了吧? 她已下定决心——可怜的好心人——要我嫁一个阔佬儿。"

她羞答答地犹豫一下,没再说下去。雷诺突然转过头,用智慧大增的目光盯着她。

"阔佬儿? 呵,老天爷! 你不是指古莱吧? 什么——正是他?呵,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你可以相信我会守口如瓶——可是古莱——哦,天哪,是古莱! 裘蒂当真认为你肯嫁那个古里古怪的蠢驴吗? 你不肯? 所以你把他涮了,所以他今天一早就赶头班火车溜走了?"他朝后倚着椅背,占据座位上更多的地盘,象是因自己的洞察力高兴得身体都膨胀起来了。"裘蒂怎么会认为你肯嫁这种人? 我早该关照她,这种软骨头你是决看不上的!"

丽莉深深叹息一声。"有时我觉得,"她低声嘟哝道,"比起妇女来,男人更能理解女人的心。"

"某些男人确能如此! 我早该嘱咐裘蒂了!"他又重复一遍。这句意味着居于妻子上风的话使他心花怒放。

"我早料到你能理解我,所以一直想跟你谈谈。"巴特小姐说道。"我不能答应这桩婚事,决不能! 但是再继续跟这圈子里的太太小姐们一样过日子也不可能了。我的生活主要靠姑母维持,她待我虽说不错,但并不定期付我生活费。最近我打牌输了点钱,这种事当然不敢告诉她。赌债倒是付清了,可我手头的钱

也所剩无几了。若照目前这个样子继续过下去，必然会后手不接。我另外还有一笔数目很小的私人收入，可大概在投资时失算了，利息似乎一年比一年少。我对这类事一点不懂，估计姑母的财务代理人——我那笔钱就是他出主意拿去投资的——多半不是个能干的经纪人。”她停顿一下，接着用轻松些的语调说，“我本不想麻烦你，可我需要你帮我劝劝裘蒂，让她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再过你们这种生活了。明天我就得去理查斐温泉找姑母，跟她一起在那里一直住到冬天。我还得辞掉女仆，以后要学着自己缝补衣服了。”

目睹这幅“美女落难图”——平淡的色调反而大大提高感人的效果——雷诺不觉义愤填膺，深表同情地发出一声叹息。然而，倘若在二十四小时前，妻子对他谈到巴特小姐的前途，他一定会说，象她那样生活奢侈而自己又手无分文的姑娘，唯一的出路是一碰上富翁就嫁。现在这位姑娘近在咫尺，而且把他当成比最亲密的朋友还理解她的人，正向他乞求同情，他就不由自主地赌咒发誓说，这样的婚姻简直是一种亵渎；做为一名仗义勇为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她，使她免受灾难。他再三强调，嫁给古莱后，尽管外人会讨好奉承，说她嫁了个阔丈夫，可她自己却要为一度拒绝过而遭到古莱的报复。去它的吧！如果他为嘉里·费雪那样的职业寄生虫——整天香烟不离口、鸡尾酒喝得醉醺醺的女人——曾经大帮其忙，那么对这位象孩子一样天真地信赖他、求他帮忙，值得同情的姑娘当然也可助一臂之力罗！

日落后很久，雷诺和巴特小姐还在驾车徐行。途中，雷诺用自己赚钱成功的实例说明，只要丽莉信得过，在保证她原有存款不动的情况下，他能为她赚一笔可观的钱。由于对股票市场

茫然无知，她理解不了他有关做生意的技术性解释，或许她也能感觉到其中有几处他说得含含糊糊，但对此类交易的无知正好用来做为掩盖窘迫感的烟幕，而且通过这层烟幕，希望象迷雾里的灯光一样，可以显得比原来的光圈更大。她只听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在自己那笔为数不多的本钱不冒任何风险的前题下，利钱就能神秘地成倍增长，而且奇迹在短期内即可实现，这就排除了令人提心吊胆或发生其他意外的可能，萦绕在她心头的忧虑终于消失了。

她再次感到轻松愉快，如释重负。眼前的困难魔术般地消失了，以后决不能再让自己陷入如此拮据的窘境。由于紧缩开支和自我谴责的必要已从突出的位置上明显下降，生活中无论再出现什么难题她觉得都能应付自如了。甚至眼前，当两人朝山庄驶回时，雷诺靠近她、故意把手按到她手上的这个难题，她也只不悦地一颤便应付过去了。这原是她全盘计划中的一环，目的是让他以为她的请求纯属未经考虑的冲动，是由于对他有了好感才提出的。这种善于驾驭男人的自信不仅抚慰了她那受了伤害的虚荣心，而且有助于粉饰雷诺此种行动的内涵动机。雷诺是个粗俗迟钝的男人，不论他如何吹嘘自己的权势，在他那用钞票买来的舞台上，他充其量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不难利用他的虚荣心牵制他，然后再把义务架到他的肩上。

八

丽莉收到了由格斯·雷诺潦草签名的第一张一千元支票，

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她的信心，而且还替她还清了债务。

从效果看，这桩买卖是成功的。若是当初让多余的顾虑堵塞了这条如此轻而易举地还清债务的途径，该是多么荒谬呵！当丽莉把这笔款子分别偿还那帮债主时，深感自己品德高尚。尽管在还清债务的同时又订购了不少新衣物，此种快感并未稍减。有多少处于和她同样地位的女人订了物品而无力付款呵！

她已发觉让雷诺心情愉快并不困难，目前他的要求仅仅是要她听他东拉西扯、吐露隐私、或他说笑话时多笑笑就够了。雷诺太太看见丽莉和自己丈夫关系如此融洽颇觉欣慰，这就使他两人更加放心了。雷诺太太显然认为丽莉亲近格斯是一种间接向她报恩的方式。

"我真高兴你和格斯成了好朋友，"她表示赞同地说，"你对他那么好，那么耐心地听他的无聊故事真叫人高兴！那是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全知道，自打我和他订婚后，他翻来覆去说的总是那些。我肯定他现在对你说的还是那些陈货。如今我不必再请嘉里·费雪到这儿来陪他了。你知道费雪天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连起码的道德观念都没有，总叫格斯替她做股票投机生意，可赔本时她从不掏腰包。"

这种话足以使巴特小姐表示震惊但不足以使她感到因与自己有关而羞愧。她认为自己的情况与费雪绝然不同，雷诺保证过决不会赔钱，因此不存在她掏不掏腰包的问题。雷诺送来支票时说，由于从罗西德那里探得了行情，他已为她赚到五千元，不久行情将再次"看涨"，他已将其中四千元又购买了同样的股票，因此她认为雷诺现在做投机生意用的是她的本钱，那么她欠他的人情仅限于他帮了点小忙而已。她估计第一笔生意的本钱很可能是用她的存款做抵押借到的，但她现在已无须去寻根问

底了，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行情再次“大涨”的日期。

数星期后，在贾克·斯狄尼和范·奥斯布小姐的婚礼上她才听到有关这事的消息。巴特小姐是新郎的表妹，因此被邀充当伴娘，但她借口自己比其他伴娘身量高、会破坏对称而拒绝了。实际的情况是，她过去伴送新娘走到圣坛前的次数已经太多，现在她准备再次出现在圣坛前时，要由自己来担任主角了。何况人们对迟迟未嫁的年轻姑娘恶意中伤的议论她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她坚决拒绝再次在这种场合中露面，免得让人认为她比实际年龄更大。

范·奥斯布家的结婚大典是在赫德逊河边父亲的大片地产附近一座乡村教堂内举行的。为了参加这次“简单的乡村婚礼”，宾客们纷纷乘专列火车由人护送而来，那些未被邀请的围观者不得不由警方出面阻拦。当婚礼仪式进行时，在这挤满了衣着入时的宾客、到处摆满了兰花的教堂里，新闻记者手拿着笔记本穿梭般走在摆着结婚礼品的迷宫之中。一位电影联合企业的代理人正在教堂门口架起摄影机。这是丽莉经常幻想自己在其中担任主角的场合，然而今天她再度充当一名普通的观礼者，而不是受到全体注意的、披着奇妙的白头纱的中心人物。这个事实加强了在年底前一定要成为新娘的决心，目前虽然已无经济上的困扰，但她不能盲目乐观，困境随时会再度出现的。这笔收入带给她的仅是重新站起来的信心和靠自己的美貌、才能足以获得佳运的信念。但一个有如此信念的人是不会一蹶不振、永居人下的。恢复了自信心之后，所犯的错误似乎也并非不可补救了。

她发觉身旁那排椅子上坐着波希·古莱，他那严肃的侧脸和修齐了的胡子在她看来，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打扮得几

乎象个新郎，胸前那朵硕大的白栀子花就象征着好兆头。在他的同类人当中，他倒也不显得过分可笑，善意的评论者甚至能把他的笨重举止说成是稳重沉着。他给人最好的印象是当他处于毫无表情的迟钝状态中，因为在他面前，活泼好动的人反会显得浮浅。她估计此时他的思想感情以及想象力一定受到婚礼仪式的刺激而活跃起来，于是她仿佛看见在范·奥斯本家的花房温室里自己正熟练而巧妙地撮起了等着她去撮动的爱情之火。她环视一下周围的妇女，不禁想起自己在镜中的身影。看起来，弥补过失，把他再拉回身边并不太困难。

可当她一眼瞥见对面那排椅子上方赛尔登的黑发，踌躇满志的心情顿然破坏无遗。就在两人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她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但她立即强制自己保持冷静。她不想与他重逢的原因并非怕受他影响，而是与他同处时，她渴望得到的那些东西立刻显得一文不值，于是她的整个世界都被搅乱了。不仅如此，他还会令她想起她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做为那次事件的肇事者，她当然不会原谅他。然而，等生活中一切都到了手，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之后，再和赛尔登交际交际往来往来，将会使她心满意足享尽人间乐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享受很可能得不偿失，代价太大。

“丽莉，亲爱的，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看上去你象刚遇见什么喜事似地！”

按习惯方式称赞丽莉的这位青年女士，本人并无多大可能承受如此称赞。这位葛泰·法里丝小姐实际上是个典型的面貌平庸、谈吐乏味的女人，如果有人说她那坦率的目光和真诚的笑容并非不可补偿一下她那平庸的面貌，那么他必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且由于他尚未注意到她那灰色眼珠和没有迷人的曲

线的嘴唇。丽莉对她的看法时有变化，有时因她那有限的生理条件而可怜她，有时又因她对一切都处之泰然而感到气恼。对巴特小姐来说，正象对她母亲一样，默默地忍受贫困便是绝对的愚蠢。有时候，由于自己在装扮入时以恰如其分地适应环境方面，丝毫不感困难，她几乎认为那些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的姑娘所处的劣势都是咎由自取。当然，葛泰·法里丝并未公开供认对自己的处境毫不在乎，但她那毫不在乎的态度已由她那件袍子的"实用"颜色和帽子上的皱褶明确地显示出来了。让自己的衣着表现出自知貌丑或自认貌美几乎同样愚蠢。

葛泰既然命中注定要吃苦受穷，那么她从事慈善事业或去听听交响乐倒是明智的。令人着恼的是她不仅以为生活中并无其他更高的享受，还认定一个人住在窄小的单元房里也象住在范·奥斯布豪华的公馆里一样，能够得到欢乐和幸福。然而今天她在丽莉耳旁叽叽喳喳说的那些热情话并没惹丽莉发火，因为这些话使丽莉的优越感更为突出、使她那对未来生活的计划显得更崇高、更宏伟。

"在别人还没离开餐厅之前，咱俩先看看礼品去吧！"法里丝小姐挽起她的胳膊建议道。对任何婚礼中的任何细节都表现出衷心的、毫无妒意的兴趣是法里丝小姐的特性，她是那种在婚礼进行中把手帕攥在手心里、婚礼结束后拎走一盒婚礼蛋糕的妇女。

"今天一切都顺利极了，是不？"当她们走进陈列着范·奥斯布小姐的战利品的宽阔客厅时，她尾随在丽莉身后说。"我常说没人比古瑞表姑更能干的了！你吃过比那道龙虾加香槟奶汁更鲜美的菜吗？几个星期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参加这次婚礼，想不到果然一切都这么令人满意。劳伦斯·赛尔登听说我要来，就

坚持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还约好了今晚回去我们俩一起在莎莉餐厅吃晚饭。我真兴奋极了，好象这是我自己的婚礼似的！”

丽莉微微一笑，她知道赛尔登一向对她这迟钝的表妹不错，有时她真想弄清他为什么会毫无所求地把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葛泰身上。但是现在她听到这话倒颇感欣慰。

“你常见到他吗？”她问道。

“常见。他有时星期日来看我，我们一同玩玩牌。可是最近他不太来了，他似乎身体不大好，有点精神紧张、心神不定似的。他真是个好人，我一心希望他能娶到一位阔小姐。今天还对他这么说，可他说他并不喜欢什么阔小姐，而不阔的小姐又看不上他——当然啦，他是在开玩笑。他怎会不娶个有钱的姑娘呢？呵，天哪！你见过这样的珍珠吗？”

她们在陈列着新娘首饰的餐桌前站住脚，当丽莉看到这些金光闪亮的珠宝时，妒嫉得心脏猛烈地悸动起来——一串同样大小的珍珠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衬着丝绒的红宝石泛着霞光，深色的蓝宝石镶在一圈钻石当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各式各样的镶嵌工艺使这些珍宝的色泽显得更加鲜艳。宝石的光彩象酒一样使丽莉陶醉，比起其它代表财富的东西来，珠宝更为确切地象征着她所向往的那种生活。在那既豪华又高雅的环境里，每样东西都应该象珠宝那样晶莹闪亮，从而组成一个和谐的底座以便将罕贵如珠宝似的自己安放其上。

“哎呀，丽莉！快来看这颗钻石坠——象盘子那么大！谁送得起这件礼品呵？”法里丝小姐的近视眼仔细查看旁边的卡片。“‘西蒙·罗西德先生’，什么，是那个吓人的家伙？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贾克的朋友。我猜想古瑞表姑是不得已才请他来参加婚礼的，可她一定不愿让女儿克温接受这样贵重的礼

品!"

丽莉微笑一下，她不相信范·奥斯布太太会不愿意。法里丝小姐一向习惯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最不可能持同样观点的人身上。

"如果克温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戴这个，她尽可用它换取别的东西!"她说。

"呵，这儿有个更漂亮的，"法里丝小姐继续说道，"你快来看这块精美的蓝宝石! 挑选这块宝石的人一定费了不少心思。谁送的? 波希·古莱? 原来如此，这我就不觉得奇怪啦!"她把卡片放回原处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你一定听说了，他在追求艾薇·范·奥斯布。古瑞表姑对这件事满意极了，——他俩真挺浪漫的呢! 他在乔治·多森家第一次遇到她至今还不到两个月。对亲爱的艾薇来说，这可真是难得的好福气啊，当然不是指金钱——她自己的钱就够多的了。她是那种不爱说话、整天足不出户的大小姐，而他似乎也是同样类型的人，他们俩般配极啦!"

丽莉视若不见地盯着看那块放在丝绒盒里的蓝宝石。艾薇·范·奥斯布和波希·古莱? 这两个名字象嘲弄自己似地在耳边嗡嗡作响。艾薇·范·奥斯布? 四姐妹中最小、最矮胖、最迟钝的那个? 那么，范·奥斯布太太以超人的聪明才智已经将矮胖而迟钝的四个女儿一个个地都"安顿"在令人羡慕的安乐窝里了! 在母爱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姑娘是多么幸运啊! 何况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知道如何不偏不袒、为四个女儿同样创造良机；知道如何利用世交老友的关系而不让同类型的生活习俗消化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即使最聪敏的姑娘也会有估计错误的时候；或忽而轻易让步，或忽而过分退缩。

只有在做母亲的准确无误的指导下，女儿们才能顺利嫁到门当户对的豪富之家。

霎那间，败下阵的痛苦感觉淹没了丽莉的轻松心情。生活太愚蠢、太荒谬了！为什么波希·古莱的数百万资财一定要与另一笔巨款汇合到一处？为什么一个又蠢又笨的姑娘能得到这么多不知如何行使的权利？

有个人不拘礼地碰了她胳膊一下，使她从沉思中惊醒。她回头一看，格斯·雷诺正站在身旁。她不禁怒从中来：他有什么权利碰她的胳膊？幸好葛泰·法里丝已踱到另外一张桌边去了，他二人身边没有第三人。

雷诺穿着紧身礼服显得格外粗壮，又因多饮了几杯，脸色红得十分难看。他用毫不掩饰的赞羡目光蠢着眼看她。

"老天！丽莉，你真是第一流的美人！"他以前曾多次下意识地用亲昵的教名称呼她，而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给予纠正。实际上，在她们这伙人中，男女一向彼此直呼其名，只是她的教名从雷诺嘴里叫出时似乎含有令人厌恶的隐义。

她厌烦的神色并没产生严重影响，他仍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你明天到迪芳珠宝店，决定买哪几件首饰了吗？我衣袋里装着一张足够你花一阵子的支票哪！"

丽莉大惊失色地朝他看了一眼，他的声音比平时还响，而客厅里已开始涌进宾客了，当她看出他们离得尚远，不可能听见他的话时，才放下心来，一阵喜悦取代了恐惧。

"又是股息吗？"她边笑边问道。为了防备有人听到，她走近他。

"呵，不完全是。看涨时我抛出去，一下子就为你又赚到四千。对新手来说，够不错的了吧？看来你开始觉得自己也算得

上个投机商啦。现在你总不会再象某些人那样，认为可怜的格斯是个老糊涂了吧？"

"我认为你是我朋友中最热心的一个。可我现在无法向你表示谢意。"

她用双目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想用目光弥补如果他俩单独在一起他定会求与她握手的损失——她恰因二人并未单独在一起而庆幸！这消息使她心中充满当肉体上的疼痛突然中止时那种极度的喜悦。这个世界毕竟不算太愚蠢、太荒谬，即使最不幸的人偶然也会遇到运气的！想到此她的精神立时振奋起来。一次微不足道的好运就能燃点起心中的希望之火，这是她与众不同之处。顷刻间她悟察到，与波希·古莱的关系并非绝对不能挽回，一想到从艾薇·范·奥斯布手里把他夺回的快乐，脸上立刻出现了笑容。如果她愿意卖点力气，这个傻丫头哪里是她的对手！她向四周扫了一眼想找到古莱，但目光正巧触到罗西德先生那张光滑无须的面孔。他这时正穿行在人群之中，脸上流露着半是谄媚、半是炫耀的神情，仿佛他一旦被人认出，房间的容积就会膨胀起来似的。

丽莉不想助长他那自大的气焰，因此急忙把目光转向雷诺。她原以为自己的道谢话能使雷诺心满意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感什么谢！你用不着谢我。只要隔些时候能跟你说上两句话我就知足了，"他抱怨道。"我原以为整个秋季你都会和我们在一起呢，可上个月我一次都没看到你。你何不今晚回百乐山庄？就我和裘蒂在家，而裘蒂整天发脾气。求求你去山庄。让人高兴高兴吧。只要你说声去，我就开车来接你。你可以打电话叫你的女仆乘下班火车把你的衣物送去。"

丽莉妩媚地表示遗憾，她摇摇头说，"但愿我能去，可惜我办

不到。姑妈已经回来了，我必须和她住几天。”

“自从咱俩有了点交情之后，反倒比你是裘蒂好友那时候更难见到你了。”他脱口而出。

“那时候？我现在不是她的好友了吗？你的话真怪！如果我在百乐山庄住长了，你会比裘蒂更快厌倦我的——你下次进城时，第二天下午到姑母家来看我好了，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好好聊聊。你可以告诉我怎么继续投资嘛。”

在过去三四个星期中，她确实借口去看望别的朋友没有去百乐山庄。但现在她开始看出因回避他而欠下的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利滚利了。

好好聊聊的诺言未能象她希望地那样平息雷诺的怨气。他的眉毛仍然皱着，说，“不见得我每天都有赚钱的好消息告诉你。可现在你倒是可以为我办件事。这就是，请你对罗西德稍许客气点。裘蒂答应进城时请他吃顿饭，可就是不肯让他到百乐山庄去。你要是让我现在把他带到你这儿来，他就会乐坏了。我敢肯定，整个下午搭理他的女人不超过两个。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他这家伙，给他点面子，他不会不知恩的！”

巴特小姐用手做出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但把表示不耐烦的话咽了回去。归根结蒂，这是个轻而易举的偿还人情债的办法。何况，她自己难道没有对罗西德客气点的理由吗？

“啊，把他带来当然可以啦，”她微笑着说，“说不定我能亲自从他那儿搞点儿信息。”

雷诺猛地收住脚步，狠狠盯着她的目光，吓得她变了脸色。

“告诉你，你要记住——必须记住！他是个十足的混蛋！”他说道。丽莉轻声一笑，转身走向不远那扇打开着的窗。

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她渴望空间和新鲜空气，于是她走到

外面平台上。那儿只有两三个手拿香烟和酒杯闲步的男人，成双作对的人儿都从草坪上溜达到花园围墙外秋色浓郁的地方去了。

她一到平台，就有一个人从香烟的烟雾中朝她走来，她立刻发觉站在对面的正是赛尔登。每次与他相遇，脉搏都急速地跳动起来，现在由于精神紧张，脉搏跳得更快了。自从那个星期日下午在百乐山庄散步至今他二人还没见过面，但当时的情景却如此历历在目，以致她不能相信他已经忘得精光了。但他打招呼时的高兴劲头并不比每个漂亮女人希望从异性眼里见到的更大。这虽然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却消除了心头的疑虑。继避开雷诺的纠缠和与罗西德会面的恐惧之后，能休息一会，享受一下赛尔登的风趣言谈以及二人之间的默契是令人愉快的。

"运气啊，"他微笑着说，"我早就在想，不知是否在别人把你拉走之前有机会和你说句话。我是和葛泰·法里丝一道来的，而且答应回去时送她到火车站。现在她肯定还在那儿欣赏礼品。她认为礼品的数量和质量就是新婚夫妻之间无私爱情的明证！"

他声音中丝毫没有窘迫感。他倚在窗口的侧壁上，用坦率的目光赞赏她那端庄的仪态。显然，恢复最后一次谈话之前的立场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她因感到遗憾不禁颤抖一下，他那依然如故的笑容刺伤了她的虚荣心。她多么渴望在他眼中，自己不仅仅是幅美女图像或一片过眼的烟云呵！渴望的心情无法抑制地从答话中流露出来了。

"呵！"她说，"我真羡慕葛泰这种本领，能在丑恶庸俗的东西上涂一层浪漫色彩！自从你指出我追求的那些东西多么无价值、无意义之后，我至今尚未恢复自尊心！"

话没说完她就意识到这话说得很不得体。在赛尔登面前出丑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我认为，恰恰相反。”他轻松地答道，“我不是曾现身说法，证明那些东西对你，比其他事物都更重要么？”

这句话象是一个屏障突然阻住她那滚滚向前的生命激流，把它挡了回去。她象个受了伤害或惊吓的孩子，绝望地看着他。这是真正的丽莉·巴特，是他从她心灵深处招引出来的，这个丽莉是不惯孤单上路的呵！

她那孤立无援的神态象以往那样，再次触动了他的心弦。对他来说，她是否因自己近在身旁而变得活跃起来现在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只有他才理解的这种若有所悟的神情又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再度与她相遇了。

“至少你不会把我想得比你说的更坏了吧！”她用颤抖着的笑声大声说。在他尚未来得及回答之前，他们之间心灵的交流突然被雷诺及他身后的罗西德先生的来临打断了。

“真该死，丽莉，我以为你在等我呢！罗西德和我到处找你！”

雷诺语调中含有对妻子说话的口吻，巴特小姐从罗西德闪闪的目光中看出他已察觉了这一点，从而她对罗西德的厌烦立时变为憎恶。

他朝她深深一躬，而她只轻轻地点点头。她点头时态度特别倨傲，其原因是她看到赛尔登因自己把罗西德算在友人之列现出了惊愕的目光。这时雷诺已走开，但罗西德仍满怀希望地站在她面前，两唇张开着，准备不论听到她说什么都立刻现出笑容。他显然已意识到人们一定会看到他的背影荣幸地近在巴特小姐身边。

现在到了运用手腕渡过难关的时刻了，但赛尔登倚着窗口，显出一副袖手旁观的神气。在他那威力无穷的目光下，丽莉觉得难以象往常那样施展伎俩。她非常害怕赛尔登会怀疑她有不得不讨好罗西德这种人的必要，因此连表示一般礼貌的话都没说。罗西德仍有所期待地站在她面前，而她一直闭口不言。她的视线正好对准他那光溜溜的秃头顶，这种目光更加明确地表示出她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他的脸慢慢涨红了。他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手指捏着领带别针上的一粒黑色珍珠，另只手神经质地扭着短须尖。最后，他朝她全身看一眼，向后退一步，用眼角瞟着赛尔登说，“我敢发誓，我从没见过比这更妙的服装啦。这是你到本尼迪克大楼去找的那个裁缝制做的吧？如果是的话，我不懂为什么别的女人不去找她！”

由于丽莉默不作声，他的话显得特别刺耳。霎时间她意识到自己不言不语正好使他的话更加有份量。如果他们普普通通地闲谈几句，那没人会注意他们的，但在她沉默很久之后，他的话就有了特殊含意。她不看就知道，赛尔登早已听出此话的隐喻，不可能不联想到她登门访他的事。这虽使她更加恼恨罗西德，但意识到现在已是不得不安抚他一下的时刻了，尽管当着赛尔登的面感到万分难堪。

“你怎知道别的女人不去找我的裁缝？”她答道，“你知道我并不怕把她的地址告诉朋友们！”

她的目光和语调如此明确地把罗西德当成这个特权阶层里的成员，以致他那双小眼睛因感激而缩拢，嘴角上挂出会意的微笑。

“老天爷，你当然敢啦！”他大声说，“把你的全套行头都送她

们，也没人能赛过你！”

“呵，谢谢。在你我离开这里之前，你若能给我端来一杯柠檬汁、带我去个安静所在，就更谢谢你啦！”

她一边说一边转身走开，让他大摇大摆地走在身边，一同穿过平台上集聚的人群。这时她全身的每根神经都因意识到赛尔登对这一幕会怎么想而震颤。

尽管对这违背自己意愿的处境感到愤怒，尽管表面上装出和罗西德聊天的轻松样子，心中却打定主意做第三件事：在离开这里之前，一定要把波希·古莱的实际情况探个水落石出。自从他匆匆离开百乐山庄至今，他俩未能再遇的原面也许是机缘不巧，也许是他存心躲避。但巴特小想在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方面是位能手，而且刚才发生了那桩令人厌恶的事件——让赛尔登看到她最不愿他看到的那部分生活——使她更加渴望有人庇护她，使她不再遇到如此丢脸出丑的意外局面。总之，任何明确的处境都比这种捉摸不透的情况易于忍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对各种可能都不得不加以考虑，从而心中得不到安宁。

室内的情况是宴会散后、宾客陆续散去，象是戏剧中的主角下场后，观众纷纷走出戏院。在尚未离去的宾客当中，丽莉既找不到古莱也没看见那个最小的范·奥斯布小姐。她立时觉出他两人同时不在是个不祥之兆，于是她哄诱罗西德陪她走到房子最远的一端那间温室去。这一长串的房间里，还剩有若干宾客，因此当他二人走过时非常引人注目。丽莉意识到这种既好奇又感兴趣的目光一直追随在他二人身后，不但看到了她那满不在乎的神情也注意到罗西德自鸣得意的丑态。在此时刻，她已不在乎被人看到自己和罗西德在一起了；她正一心一意地寻找一个人。当她发觉此人并未在温室中时，她确信自己彻底失败了。

在心情极为压抑的情况下，丽莉不得不想办法摆脱这位目前已是多余了的伙伴，这时他们迎面遇到了范·奥斯布太太，这位太太两颊涨红，面带倦色，但因感到自己尽到了为母亲的职责而喜形于色。

疲惫不堪的女主人用和蔼可亲而心不在焉的目光打量了他二人一会。在她那昏昏欲睡的双目中，宾客们都已变成万花筒中旋转着的颗粒了。突然间她的注意力集中了，用一种"有机密相告"的姿势拉住了巴特小姐。

"亲爱的丽莉，我一直没时间跟你说句话。你现在就要走了？你看见艾薇没有？她刚才到处找你，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但我估计你已经猜到了。订婚的消息在下星期之前是不会宣布的，可你是古莱先生的好朋友，因此他俩希望你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

九

在彭尼顿太太年轻时代，绅士名流每年都在十月份回纽约，因此在该月十日那天，位于第五街的彭尼顿住宅的百叶窗都被打开，客厅窗框上那座铜像——垂死的决斗者——的眼睛又重新俯瞰着冷冷落落的通衢大道了。

彭尼顿太太回家后的头两星期就象履行宗教灵修仪式似地对待家中的一切。她象罪人搜索心灵深处的隐私那样认真地检查所有的桌布、床单和毛毯；象受难者的灵魂省察潜在的罪愆那样查寻蠹虫。每座壁橱的顶层木架的积秽都清除掉，连地下室和煤窖的阴暗处也都仔细查看了一遍。大扫除的最后一幕是整

座楼房都用冒着泡的肥皂水冲刷得象忏悔者的灵魂一样洁白。

巴特小姐那天下午从范·奥斯布家的婚礼回来时，家里正处于这种大扫除状态。在归途中的火车上，她心情一直烦躁不安。艾薇·奥斯布的订婚消息虽未正式公布，但家族的诸亲好友早都听说了，因此满车厢的旅客都不停地喊喊喳喳地议论这件事。丽莉非常清楚自己在他们那些含沙射影的议论中所处的地位，也明白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最令这些人开心的是毫无顾忌地拿朋友的命运开恶意的玩笑。丽莉一向擅长在难堪的处境中控制自己，因此她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暗示她既非胜利者也非失败者。但不久她就觉出这种态度太做作、太勉强，反而引起了相反的效果。在此情况下，憎恶自己的心情越加强烈了。

象往常一样，心情抑郁时，她往往把心中的闷气发泄在外界的事物上。当她一走进家门，彭尼顿太太那些丑陋的黑色核桃木门窗，门厅里滑溜溜的瓷砖，上光蜡和油漆的混合臭味都使她感到极端的厌恶。

楼梯上还没铺上地毯。当她上楼走到转弯处时，地上的肥皂水把她拦住了，她不耐烦地提起衣裙下摆躲到墙边。这时她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另个不同的地方遇到过同样情况。她觉得这时正从赛尔登的住所走下楼去，在低头责斥泼洒肥皂水的女工，而抬头望着她的正是她在同样情况下遇到的那种凝视。那时，本尼迪克大楼的女清洁工用发红的双肘支撑着上半身，用同样大胆的好奇目光盯着她，用同样明显的勉强态度给她让路。然而现在，巴特小姐是在自己家里！

她厉声厉色地说，"你没看见我要上楼吗？快把水桶挪开！"

起初那女人似乎不打算理会她，过一会才默不作声地推开

水桶，但一个抱歉的字也没说。她把放在楼梯转弯处的一块湿抹布拖过来，当丽莉跨过时，她的目光一直盯着丽莉不放。彭尼顿太太让这样的女工在家里干活真令人难以忍受！丽莉走进自己的房间时，决定今晚非把那个女工辞退了不可。

然而目前彭尼顿太太没功夫听她告状。从清早到现在她一直关在自己房间里和女仆一同进行大扫除中最烦重的一项工作——清点并检查皮毛衣物。晚上丽莉又是独自度过的。很少在外面用餐的姑母被一位路过纽约的姓范·阿斯坦的表亲请去作客了，因此这幢处于不寻常的杂乱状态中的房子象坟墓一样阴郁沉闷。丽莉在蒙盖着罩布的碗橱旁吃了顿简单的晚饭，当她漫步在刚掀开罩布的客厅家具之间时，觉得自己仿佛已被活生生地埋葬在彭尼顿太太的令人窒息的生活圈子里了。

以前她一向尽量避免在大扫除的日子里回到这里来。然而这次，各种原因加在一起使她不得不进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秋季她接到的请柬比往年少了。多年来，她已习惯于从一座别墅被请到另一处别墅，直到假日结束朋友们都回到城里为止。而现在，填不满的日程表使她产生了受到冷遇之感，正象她对赛尔登说过的那样——朋友们对她已感到厌倦。如果她能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他们仍会欢迎她的，对于巴特小姐，他们太熟悉了。不仅他们，连自己也对这个丽莉太熟悉了，不仅熟悉而且厌恶。有时她盲目地渴望做些不同的事，一些不寻常的、很少人做或从没人做过的事，但是她的想象力最远也超不过一个新环境中的旧生活。除了坐在客厅里象花朵散发香气似地展示雍容华贵的风度之外，她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

而且过了十月中旬她就得决定是回到雷诺府上去呢，还是继续留在城里和姑母住在一起。即使十月的纽约显得寂寞而沉

闷、彭尼顿太太家中充满难闻的肥皂气味，但比起在百乐山庄可能遇到的局面似乎更易忍受。因此她宣称由于对姑母的热爱，准备在家里陪姑母住到圣诞节。

对于这种性质的孝心，承受者和尽孝者的心情同样复杂。彭尼顿太太对心腹女仆说，在如此重要时刻——虽然四十年来大家都已公认彭尼顿太太完全能独立胜任监督仆人按装窗帘的工作——如果必须有一名亲眷陪伴的话，她情愿要古瑞小姐而不要丽莉。古瑞·斯狄尼是位远亲，脾气随和，处处能为别人着想。每当丽莉外出就餐时，她就到这里来陪伴彭尼顿太太玩玩牌，帮她编织毛衣，为她朗读《时代周刊》登载的谋杀案。她真诚地爱慕客厅里的紫缎窗帘、窗框上垂死的决斗者的雕像以及那幅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五呎长、七呎宽的油画。在彭尼顿太太凡事都讲节制的一生中，这幅油画显示出她在艺术方面也偶有超越分寸的时候。

在一般情况下，彭尼顿太太对这位杰出的侄女儿的厌烦程度并不甚于被陪伴者对陪伴者所感到的。实际上她相当喜欢聪明而好挑剔的丽莉，尽管丽莉分不清钩针两头的区别、而且经常用“应把客厅的家具重新摆过”的建议伤害彭尼顿太太的自尊心。然而到了搜寻丢失的餐巾或帮她出出主意，后面楼梯是否需要更换新地毯的时候，古瑞的判断比起丽莉的判断来，肯定稳妥得多，更不用提丽莉多么讨厌地板蜡和洗衣肥皂的气味了，仿佛人们用不着辛勤劳动，房子自会保持清洁似地。

丽莉坐在客厅里惨淡的烛光下——家里没有客人时彭尼顿太太从不许点煤气灯——注视着自己的身影在灰濛濛、阴暗暗的背景中逐渐变成了已到不惑之年的古瑞·斯狄尼。当她不再能替裘蒂和她那圈子人消愁解闷时，就只好回来陪伴彭尼顿太

太了。无论她朝哪个方向看，都只能见到在未来的岁月中，自己为他人服役，而丝毫没有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生活的可能。

一阵门铃声穿过空荡荡的前厅，使她从极度的烦闷心情中突然惊醒。在这漫长的孤寂的夜晚，数月来经历过的厌倦疲惫之感似乎已达到顶点。但愿这铃声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召唤！这表示仍有人记得她、需要她！

过了好一会一名女仆才来通知，外面有个人求见。丽莉问是什么人，女仆说：

“是哈芬太太，小姐，她不肯说她来干什么。”

丽莉从没听说过这个姓名。她打开房门，一眼看到戴着一顶破旧帽子的妇女站在门厅的灯光下一动不动。没有灯罩的煤油灯的光焰照亮了她那麻脸和稀疏的黄发下的红色头皮。丽莉惊奇地望着曾见过一面的女勤杂工。

“你想见我吗？”她问道。

“我想和您说句话，小姐。”她的语调不卑不亢，听不出她到底想干什么。丽莉凭着直觉感到有必要避开在一旁逗留的女仆。

她招手叫哈芬太太随她走进客厅，然后关上了门。

“什么事？”丽莉问道。

女勤杂工把两臂裹在披肩的围巾里，这原是她们这种人惯常的姿式。这时，她突然掀开围巾，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包。

“我这儿有点东西，或许您想看看，巴特小姐。”她叫出这名字时语气重到不礼貌的程度，仿佛知道这个姓名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到这儿来找她似地。在丽莉听来，她的语调中带有威胁口气。

“你拾到我丢的什么东西了么?”丽莉说着,伸出手去接那个纸包。

哈芬太太把手缩回去,“要说这是谁的东西, 我说这不是别人的,是我的。”她答道。

丽莉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现在可以肯定她此来有威胁她的意图。丽莉虽在某些事上很精明, 但对目前这种情况却毫无经验,她只感到必须尽快结束这次会谈。

“我不明白。既然不是我的,你为什么来找我?”

这个问题并未难住这女人,她显然早就准备怎样回答了。但象她那阶层的人一样, 在回答前必须兜个大圈子。过了一会她才答道,“在本月初之前,我丈夫一直在本尼迪克大楼看门,可他现在失业了。”

丽莉默不作声。她继续说道,“这事不怨我们, 老板有了合适的人,把这差事给了他,我们就得卷铺盖。去年冬天我生了场大病,一个手术就把存款都花光了。我男人这些日子没活干,可苦了我和孩子们了。”

那么,她原来是请巴特小姐给她丈夫找工作,或者是求这位小姐在彭尼顿太太面前做说客的。丽莉一向给人以说话能起作用的印象, 因此经常有人求她作介绍人。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使她放下心来,隐约感到的忧虑也就消失了。

“你遇到困难,我很同情。”她说。

“呵,我们的确遇到了困难,小姐,可这只是刚开头。要是我们能找到另外的活——可是老板, 他死不肯。这不是我们的错——可是——”

她说到此,丽莉已感到不耐烦,只得打断她的话,说,“你若是有话对我说, 就直说好了。”

丽莉的抢白似乎刺激了她那狭隘的思路。

"对，小姐，我正要说。"她停顿一下，眼睛望着丽莉，噜噜嗦嗦地陈述道，"当我俩都在本尼迪克大楼干活的时候，我是专管男住房的，也就是，每到星期六打扫一次那几间房子。有些住客每天都收到好多信，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信。他们的字纸篓总是塞得满满的，有些信纸塞不下就扔在地上。也许信太多，他们就随便乱扔了。赛尔登先生，劳伦斯·赛尔登先生是最不随便乱扔信的人了。冬天他把信丢在火炉里，夏天把信撕成碎片。可有时候信太多，他就扎成一捆，一次撕掉——就象这些信。"

她一边说一边解开手里那个小包上的绳子，从里面抽出一封信，放在巴特小姐和她之间的桌子上。正如她所说，信已被撕成两半，她迅速地把两半对拢后，把信纸展平。

一股怒气冲上丽莉的头顶，她感到面前的这件事卑鄙而邪恶，虽然到目前为止，她只是猜测而已，但她认为这一定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敲诈勒索，万想不到这事居然会临到自己头上。她厌恶地后退一步，但刚一迈步就在彭尼顿太太的烛台光照下突然认出这封信的笔迹。字体粗大而潦草，但夸张的男子笔迹并未能掩饰女子柔弱的字体，因此这些写在浅色信笺上的墨迹象是她所熟悉的一个声音，在撞击着她的耳鼓。

开始时她尚未领会其中的含义。她只知道面前的是白莎·多森写给，——可以推测出是劳伦斯·赛尔登——的一封信。信上没写日期，但从漆黑的墨迹看来，写信的日期不算太久。哈芬太太手里的那个小包，无疑地还包着好几封同样的信，根据小包的厚度可以猜出，里面大概还有十一、二封。她眼前的这封并不长，只有几行字，但在她尚未意识到去阅读它之前，映入她脑海的是一段往事；一段亲友们视若生活中无数"喜剧"中的一个，从而

只对它笑笑、耸耸肩的、已有四年之久的往事。但这时呈现在丽莉眼前的是此事的内幕，表面只被人猜测或暗喻但实质具有火山般威力的内幕，一旦火山出现裂隙，人们的低语才会变成狂呼。丽莉很清楚，社交界最忌讳的莫过于它所保护的人不知道如何珍视它的保护，它之所以惩罚被揭发出罪行的人不是因为罪行本身而是为了那人出卖了它的默许。目前这件事，毫无疑问具有同样性质。按照丽莉这个社会阶层的律法，唯一能裁判一个女人的行为的是她的丈夫，如果丈夫不反对或不计较，就没人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怀疑她。但象乔治·多森这样的男人是毫无容忍或宽恕别人的可能的，因此持有他妻子信件的人只要轻轻一触就能把这女人的一生毁于一旦。而白莎·多森的秘密已经落进什么样人的手里！刹那间，这种巧合的嘲弄使她在厌恶的心情中隐约感到自己占了上风。但这种厌恶之感，以及源自辨别力、教养、盲目因袭的教条使她本能地克制了居上风的喜悦心情。现在她最关注的是，决不可让此事牵涉到自己。

她从桌边走开，仿佛离这位来访者越远越好。"我与这些信毫无关系，"她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它们送到这儿来。"

哈芬太太镇静地面对她。"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小姐。我把这些信带给你是为了卖钱，因为我没有别的法子搞到钱。如果明天我仍还付不了房租，房东就会把我们一家人赶出去。我以前没干过这种事，如果您对赛尔登先生或罗西德先生说说，让哈芬回到本尼迪克大楼去干活——那天您从赛尔登先生的住房出来之后，我看见您站在台阶上和罗西德先生说话——"

血液急速冲进丽莉额头上的血管，她现在明白了，哈芬太太以为这些信是她写的。她在盛怒下第一个念头是拉铃召唤女仆把这女人赶出去，但另个不太明确的想法立时制止了自己。赛

尔登这个名字勾起她一系列的联想。白莎·多森的信与她毫无关系——无论落到谁的手里都与她无关。但赛尔登却无法摆脱这些信的牵连。一般地说，真相大白对男人不会有过多的损害，何况这些信件——由于未接到回信才写了这么多封——据丽莉推测，大概是为了重修旧好。然而，信件落入他人之手的事实至少证明赛尔登在这桩世人都认为难以宽恕的事件中犯有疏忽罪。再考虑到这事牵涉到一个象多森这样性格怪癖的人，赛尔登面临的危险就更严重了。

如果说她已掂量了目前这些问题，那也是下意识的思想活动。现在她唯一意识到的是赛尔登一定非常希望这些信得到保护，因此她必须把它们弄到手。除此之外她别无考虑。她在瞬间确实闪过把信件拿给白莎·多森看，趁此从中获益的念头，但这想法使她看见了无底的深渊，从而羞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与此同时，哈芬太太由于敏锐地看出她在犹豫，便打开小包，把所有的信都平摆在桌上。这些信是用细纸条捆着时撕掉的，有些被扯成碎片，有些只撕成两半。信虽然不多，但这样摆着，几乎覆盖了整个桌面。丽莉的目光只从信纸上一扫而过，然后低声说，“你要我付多少钱？”

哈芬太太高兴得面孔都涨红了。很明显，这位年轻的小姐吓坏了，而哈芬太太正是善于利用这种心理的女人。没想到这桩买卖比料想的容易得多，于是便报了一个惊人的数目。

巴特小姐未加思索就轻率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对方认为她已上钩，但实际上她并非如此。她拒绝付那么多钱，稍加踌躇后，故意为难她，把数字削减一半。

哈芬太太的态度立刻变了，她的手朝那些信纸伸去，缓慢地折起来，好象准备重新放进小包。

“我知道这些信对您比对我更值钱，小姐。可是穷人也象富人一样得活下去呵。”她故作庄重地说。

恐惧震荡着丽莉的心灵，但那女人含沙射影的暗示增添了她抵制和反抗的力量。

“你误会了，”她毫不介意地说。“我出的已是最高的价钱；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把这些信弄到手。”

哈芬太太抬起头，眼里射出狐疑的目光。她这方面的经验太丰富了，不可能不知道采用这种手段所担的风险有多大。她可以想象，只要这位高高在上的年轻小姐说一句话，一套周密的报复计划就会付诸实施。

她用披肩的一角擦抹着两眼，又用它捂着嘴说：对穷人压迫太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她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因此用基督徒的名誉保证，她和哈芬心里想的只是如何让这些信不再落到外人手里。

丽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直保持用低声说话对方能听见的、距对方最远的距离。一想到自己在为这些信和她讨价还价，心里恼怒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但她明白，只要自己的态度稍有缓和，哈芬太太就会立刻提出比第一次更高的价额。

事后，她记不起那次角斗究竟持续了多久，也不记得，经过一段时钟以分秒计、脉搏以小时计的间隔之后，使她终于把信件拿到手的决定性一招是什么了。她只知道房门终于关上，屋里只剩她一人手里拿着小包站在那里。

她一点不想阅读那些信件，甚至打开哈芬太太那肮脏的报纸包也似乎会降低身份。那么她打算怎样处置这些信呢？收信者的意愿既然是把它们毁掉，那么按照他的企图去处理，是责无旁贷的了。再说她也没有权利保留这些信，因为保留它们就等

于减低了保护它们这项义举的价值。但如何把它们销毁得干干净净，不至于再冒第二次落入他人手中的危险？彭尼顿太太客厅里壁炉的冰冷铁栅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在没有宾客光临时，炉火和煤气灯一样，是从不许燃点的。

巴特小姐正转过身，想把这些信带到楼上去，这时她听见街门开了，姑母径直走进客厅。彭尼顿太太是位矮胖的女人，苍白的脸庞上布满细小的皱纹，花白头发梳得平平整整，一丝不乱。衣裙簇新而合体，但式样稍嫌过时，衣色总是黑的，质地总是贵重的、金光闪亮的。她是那种早餐时就佩戴首饰的女人。丽莉从没见过她不穿闪光的黑色紧身胸衣、或不穿一双又窄又紧的皮靴。她总象是穿戴整齐，准备出远门似地，但她很少离家远出。

她非常仔细地查看客厅的每扇窗。"我回来时在车上看见百叶窗有条缝隙露出亮光。我说过多少次，可那女人就是学不会把窗关严，这真是怪事！"

她把那扇窗关紧后，在一只紫色缎面的扶手椅上坐下。彭尼顿太太总是直着腰板坐在椅边上，从不靠椅背。这时她把目光转向巴特小姐。

"亲爱的，你好象很疲倦，多半是参加婚礼太兴奋了。柯妮娅·范·阿斯坦满口说的都是关于这次婚礼的事，莱丽也去了。葛泰·法里丝特地跑来告诉我婚礼的经过。我认为在喝清炖鸡汤前先上一盘西瓜可太怪了，按规矩婚礼午宴第一道总是清炖鸡汤。莱丽不喜欢伴娘的服装，她那件是直接从梅尔逊服装店买的，若是在色丽蒂买每件只三百元，可她说两店的货色不一样。我很高兴你没当伴娘，那种橙红色的伴娘服对你不合适。"

彭尼顿太太一向以讨论未曾亲自参加的喜庆活动中的琐碎细节为乐事。若想请她不考虑旅途劳顿出席范·奥斯布家的婚

礼是办不到的，然而她对这次婚礼深感兴趣，以致在听过两次报导之后还想听听侄女的第三遍描述。可惜的是丽莉根本没注意婚宴的详细情况，连范·奥斯布太太的长裙是什么颜色、新娘面前的餐桌上是否摆着范·奥斯布家传的法国瓷器也没看清楚。总之，彭尼顿太太发觉与其叫丽莉叙述还不如让她听自己叙述好。

"说实话，丽莉，如果对婚礼的盛况和在那儿遇见了什么人，你都记不住，那我真不明白你何苦去呢？我年轻时候，每次参加宴会都把菜单收集起来，然后在背面写上所有宾客的姓名。直到你姑夫去世后我才把跳集体舞时人家送我的彩色缎带扔掉，因为那时家里再存放那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似乎不大合适了。我记得一共积存了满满一衣橱的缎带，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哪条彩带是在哪次舞会中得到的。茱丽·范·阿斯坦很有点象年轻时候的我，对什么都观察得仔仔细细。她能把结婚礼服的剪裁式样一丝不差地告诉她母亲。她母亲和我一听说礼服后身有折褶就知道那一定是潘坤服装店的产品。"

彭尼顿太太出其不意地站起身，朝摆着一座镀金时钟和一对青铜花瓶的壁炉架走去。时钟上方有座戴着头盔的密涅瓦①雕像，她用镶花边的手帕拭了拭头盔和帽舌之间的空隙处。

"我早就知道——打扫房间的女佣人从不擦拭这儿的灰土！"一边得意地把手帕上的一小块污渍指给丽莉看，一边高声说。然后她重新坐下继续说道，"茱丽认为这次婚礼中衣服穿得最讲究的是多森太太。她那件衣服比任何人的都贵重，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我不赞成那种搭配——把紫貂和米兰②的针绣

① 指智慧女神。

② 意大利城市。

花边配在一起。听说她在巴黎找到一个新裁缝，那家伙要等顾客到他的别墅呆一天之后才肯给她制做衣服，他说有必要研究一下顾客的日常生活——这简直太不象话了！这是多森太太亲口对茉丽说的。她说别墅里的摆设精致极了，她真有点舍不得离开那儿呢。茉丽说从没见过多森太太那么兴致勃勃。她告诉茉丽，波希·古莱和艾薇·范·奥斯布的婚事是她做的媒，那份高兴劲就别提啦。看来她对年轻人的确有些办法，听说现在她又对西文顿发生了兴趣，那个傻孩子不但为嘉利·费雪昏了头而且又染上了赌瘾。是呵，我刚才说了，艾薇确实订了婚，是多森太太把她和波希·古莱拉在一起，撮合成的。古瑞·范·奥斯布这下子可一步登了天，她原以为艾薇永远也嫁不出去了呢。"

彭尼顿太太又一次停住话头，可这回注意的对象不是家具而是侄女了。

"柯妮娅·范·阿斯坦感到奇怪极了，因为她听说要嫁给波希·古莱的原是你。她遇到同你一起在百乐山庄度假的韦得欧夫妇了。爱丽丝·韦得欧肯定波希·古莱已经和你确定了关系，所以那天早晨古莱突然离开山庄，大家都以为他赶到城里是给你买结婚戒指的。"

丽莉站起身，向房门走去。

"我有点累，想睡了，"她说。彭尼顿太太这时突然发觉放着亡夫彭尼顿先生碳笔画像的镜框和放在镜框前面的沙发一比，有些歪了，因此当丽莉亲吻她的面颊向她道晚安时，并未把丽莉放在心上。

走进卧室后丽莉打开煤气阀门，朝壁炉的铜架瞥了一眼。炉架和楼下的一样晶光闪亮，但只有在这里她才能不因烧几张纸

而遭姑母的斥责。目前她不想急着去焚烧那几封信了，因此倒在一张椅子上呆呆地环视这间卧室。卧室不但宽敞而且家具十分讲究，与人搭伙同居一室的古瑞·斯狄尼非常羡慕丽莉的好福气。然而，与丽莉在那里度过多少日夜的、色彩鲜艳、设备豪华的山庄居室相比，这间卧室象监狱一样昏黑暗淡。那座有纪念意义的衣橱和黑色核桃木的床架是从彭尼顿太太的卧室搬移来的，墙上糊着植绒花纹的暗红色墙纸，墙纸的图案在六十年代① 颇为流行。墙上悬挂着一幅金属镜框，画面是一个故事书里的人物。为了使房间显得漂亮些，丽莉曾在梳装台周围装上一圈花边、在书桌上方摆上许多照片，但当她环视四周时发觉她的企图徒劳无益。这和她为自己设计的优雅住所的差距多么悬殊！只要她发挥出自己的艺术欣赏力——她认为这是自己高于一般人的因素——她的住处必能大大超越那些结构复杂的豪华建筑。在她的府邸里，每件家具的色彩和线条都应使她的美貌大放异彩、使她不同于有闲阶层的其他养尊处优者！精神上的压抑大大增强了物体的丑陋程度，以致每件令人讨厌的家具现在似乎都以它最难看的角度呈现在她眼前。

姑母的话并无新鲜内容，但却勾她想起白莎·多森用她们小圈子中人人都听得懂的影射将她奚落时那种含笑的、得意洋洋的模样。由于她非常熟悉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隐喻，被人嘲笑的屈辱比任何感觉都更严重地刺痛了她的心。想到此，她两颊绯红，站起身拿起那些信件。她不打算销毁它们了，彭尼顿太太的话已打消了她原来的计划。

她走到书桌前，燃起一条烛芯，把信件扎成一捆用火漆封

---

①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好。她打开衣橱，从里面取出一只文件箱，把这捆信放进去。她这样做时，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思绪猛地掠过心头：她应该为了有能力付出那笔收买信件的款项而感激格斯·雷诺。

十

那年秋天，单调无聊的日子漫长而缓慢。巴特小姐只接到裘蒂·雷诺一两封短信，信中指责她不回百乐山庄。她在复信中婉转地说明她不得不陪伴姑母。实际上她早已厌倦了和彭尼顿太太共同度过的寂寥生活，唯一能消愁解闷的活动就是把刚到手的投资收入花费在购买衣物上。

丽莉自幼就看见母亲花钱如流水，虽然长大后明白些俭省节约、储存一部分收入的道理，但不幸的是她毫无未雨绸缪的本领。一想到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不再依赖朋友们的馈赠，不再担心被人察觉衣服上有从雷诺太太旧服装改制后留下的痕迹，心中感到极大的满足。这笔钱确能使她摆脱目前这些小恩小惠，但它意味着的更大的恩惠却被她忽视了。由于以前从未尝到过挥霍巨额款项的滋味，她深以任意购买衣物为一大乐事。

有一次她又外出购物，为考虑购买一只非常精致的化装品盒在一家商店里呆了足足一小时，正当她从店中走出时，迎面碰上到这家商店来修理手表的法里丝小姐。丽莉当时正满怀自我赞赏的心情，因为她已决定等付清新外衣的帐单后再买下这只盒子。这个决定使她感到自己现在似乎比走进这家商店时更为富有。这种自我欣赏的心情使她对别人产生了同情心，因此法里丝小姐脸上的沮丧神情立刻引起她的注意。

看来法里丝小姐刚开完进行得不太顺利的、一个慈善团体的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为年青的职业妇女失业时或需要休养时提供备有图书室及其他娱乐场地的一个舒适住所，没想到第一年的财务收支的结余如此拮据。法里丝小姐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有坚定信念的，因此当她发觉这工作不为人所重视时感到非常懊丧。丽莉从来没有关心别人的习惯，法里丝小姐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活动一向使她感到厌烦。然而今天她突然觉得那些职业妇女的遭遇和自己的境域差距太大了。她们都象她这样年轻，其中有些或许并不难看，也不见得没有一点敏锐的灵感。她设想自己过的若也是这样毫无指望、前途茫茫的生活，那景象使她不禁满怀同情地战栗起来。购买那只化装品盒的款子仍存留在衣袋里，于是她拿出金色的钱包，从里面掏出一笔数字可观的钞票放在法里丝小姐的手上。

这个行动使自己得到了连最热心的慈善家都希冀得到的满足。丽莉对自己产生了新的兴趣——原来自己是个具备慈善家心肠的人！以前她从没想到可以用梦寐以求的财富行善事，现在却能用慷慨大度的慈善家的目光来眺望自己广阔的前程了。不仅如此，根据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她觉得这次突然慷慨解囊不仅使自己原谅过去的挥霍而且还可以为日后的挥霍找到辩解的借口。法里丝小姐的惊讶表情和感恩的话语加强了这个信念，因此丽莉和法里丝分手时心中充满着自认为已变成一位利他主义者的骄傲。

恰在此时有人邀请她到阿迪龙达克宿营地去过感恩节周末，这使她加倍感到高兴。若在一年前，这类邀请她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因为宴会虽由费雪太太主持，但女主人仍然是那位出身微贱而又野心勃勃想挤进社交界的夫人，迄今丽莉仍一直避

免与她结识。然而目前她倾向于费雪太太的观点了，只要宴会本身令人满意，女主人是何许人无关紧要。而叫事事令人满意正是威灵吞·百利太太的坚定信念。这位夫人（她丈夫在证卷交易所和体育界被人称为“威利”·百利）由于决心达到这个目标曾牺牲一个丈夫和某些次要的事物。而现在，既然已高攀上嘉里·费雪，她当然精明地看出凡事对费雪太太言听计从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宴会中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因为费雪太太在不必自己掏腰包时，挥霍起来毫无限度。正如她对自己的学徒——百利太太——所说，一位名厨等于挤进了社交界的梯阶。虽然那次宴会的宾客不象筵席上的佳肴那样出自精心的挑拣，但至少威利·百利夫妇的姓氏第一次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同一两位比较知名的人士一起露了头角，——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巴特小姐的芳名——因此这两口子几乎把丽莉奉若神明，而丽莉此时正处于接受任何人的崇敬的心情之中。百利太太对她的仰慕恰似一面镜子，使丽莉从中恢复了自尊心。任何一种昆虫都不会把自己的巢悬挂在维系着人类虚荣心那样纤细的丝线上，但在一群小人物中显得出类拔萃却足以使丽莉因恢复了自信而得到满足。这些人对她的奉承充分证明，在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阶层里，她仍居显赫的位置。而且，自己的姿容令他们眼花缭乱，超逸的言行令他们莫测高深，这怎能不使她感到心情舒畅呢？

在这次短期旅行中，冬季树林里的寒冷空气和激烈运动对她健康的益处远远超过精神上的满足。她回到城里时，容光焕发，显得年轻了许多，两颊上出现了红晕，肌肉也恢复了弹力。看来前途并非毫无指望，心情一经好转，忧虑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她回到城里几天之后，罗西德先生意外地登门拜访，这使她感到不悦。他光临的时刻正是茶几摆在壁炉前，准备接待熟朋友的钟点，而他的态度恰恰显出是为了表示亲昵特意在这个时间来看望她的。

丽莉隐约觉得，前几次股票生意中她交的好运与罗西德不无关系，因此只得尽力作出他所希望得到的笑脸相迎。但是罗西德的笑容中带有使她不寒而栗的神情。她突然记起每次与他见面，自己总在慌乱中有所疏漏。

罗西德先生却立刻象在自己家里那样无拘无束，在紧靠她的一只扶手椅上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用挑剔的口吻说，"你应该到我店里去取一套高档的茶具来。"丽莉坐在茶壶的后面，身子僵硬笔直，脸色阴沉恼怒，但他似乎把她的反应全不放在心上。也许恰恰是她这孤高的态度激发了一定要弄到难弄到手的罕物的收藏家的兴趣。不论怎样解释，他反正毫无愧意，而且准备充分表现出她态度中所缺少的泰然自若神态。

他光临的目的是邀请她在首场歌剧演出的那天晚上坐在他的包厢里观赏歌剧。见她犹豫不决，他便劝说道，"费雪太太也去。另外还有一位非常仰慕你的人，我已向他做了保证，你如果不去，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

由于丽莉默不作声，他的胆子越发大了，脸上露出亲昵的笑容，小声地说，"格斯·雷诺要特地到城里来一趟，为了有幸见你一面，他不惜长途跋涉！"

巴特小姐受了一惊，心中十分恼怒。听到自己的名字与雷诺相提并论已够令人厌恶的了，何况又出自罗西德之口，这就更是火上加油。

"雷诺夫妇是我的好友，我去看望他们也得走很长一段路！"

她一边说一边专心致意地沏茶。

客人脸上的笑容更显得与她亲密无间了。“可我刚才想到的并不是雷诺太太——人们说雷诺也不大想到她，你知道……”他突然感到自己说走了嘴，立刻转变话题，说，“噢，对了，你在华尔街做的股票生意运气如何？听说上个月雷诺替你赚了不少钱。”

丽莉猛地把茶叶罐放在桌上，她觉得双手在颤抖。为了制止颤抖她把握紧的双手放在膝头，但嘴唇仍在颤动，她担心自己的声音也会受到影响。没想到开口说话时，音调并无异常。

“呵，不错。我以前有一笔不大的款子，原打算用去投资。雷诺先生一向助人为乐，他建议我不要听姑母财产代理人的话去抵押而去做股票生意。没想到我做了一笔很顺手的证券交易——你们是这么说的吧？我知道你一向大笔赚钱的。”

现在她的态度已缓和下来，对他的笑容也报之一笑。她用目光和神态上的微妙变化暗示他和她的友谊关系现在可以稍进一步了。自卫的本能在必要时一向能使她成功地披上伪装，用自己的姿色来转移棘手的话题，这已不是第一次。

当罗西德先生离开她寓所的时候，他到手的不仅是她接受邀请的许诺，还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已前进了一步的信念。他自以为对付女人自己一向驾轻就熟，洞悉一切绝窍。这次巴特小姐——用他的话说——轻易“就范”，大大加强了对付异性的信心。巴特小姐在雷诺为她做生意这件事上闪烁其词，他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和心中的疑窦。很明显，这位小姐有点心神不安。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去促进和她的关系，那就不妨在她心神不安这点上做些文章吧。

他走后，丽莉立刻陷于厌恶及恐惧之中。格斯·雷诺居然

对罗西德谈起她的私事，这几乎令人不敢相信。雷诺虽说有不少缺点，但毕竟是个具有传统观念的人，而维护这种观念纯粹出于本能，似乎不大可能如此荒唐。她突然一惊，想起裘蒂有一次对她说过的心里话。裘蒂说她丈夫在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多次"胡说八道"过。那么，一定是在某次这种情况下，格斯泄露了她的隐秘。不过让罗西德知道此事以及罗西德对此事的看法，在一时的惊恐后，她并不太放在心上。丽莉虽说聪明伶俐、善于处理与自已利害攸关的事务，但毕竟难免一时糊涂，认为罗西德，至少在目前，与自已关系不大。正如一盆矢菊花摆在客厅的玻璃窗前很不协调，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在其他场合这盆矢菊所能发挥的大作用。罗西德作客时的确缺乏风度，但丽莉不该把他引入雷诺及其他庸人俗子之流，认为只需说两句奉承话或偶尔接受一次他的邀请就能安抚他。可当时她确信歌剧首场演出时坐在他的包厢里是一有益无盲之计，既然连裘蒂·雷诺都答应今冬要请他到家中作客，她为什么不可先走一步呢？

罗西德访问后的一两天内，雷诺对自已的非分之想一直干扰着心中的宁静，丽莉真想弄清楚那笔似乎已把自己置放在雷诺掌握之中的交易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但她既不敢想得太深太远又确实在计算数字方面一窍不道。自从在范·奥斯布家的婚礼上见过他一面后至今尚未相遇。由于他多日未露面，罗西德的恐吓也就逐渐被她置之脑后了。

在歌剧首场演出的那天晚上，她心中的疑虑早已消失，以致雷诺那张油亮亮的红面孔出现在罗西德包厢后方时，她反西因放下心来而感到喜悦。因为当时丽莉正为在如此显眼的场合充当罗西德的女宾心中忐忑不安，属于她那社会阶层的任何人这时来与她作伴都能使她宽慰。虽然包厢里还坐着费雪太太，但

她的私生活名声不雅，不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丽莉一向乐于在公共场所显示出自己的绝色姿容，而今天晚上，一身华丽的新装更使她的美貌锦上添花。雷诺对自己目不转睛的注视，早已淹没在众人倾注在她身上的爱慕和赞赏的海洋中了。啊！觉得自己年轻漂亮、苗条、精力充沛，体态优美，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者的高度是多么幸福呵！

能达此目的，任何手段似乎都无可非议。或不如说，通过多次实践巴特小姐已总结出这个经验：只要效果显著而有利，起因就不屑一顾了。但是年轻聪敏的小姐往往被自己的姿色所误，看不到在她们的光照下，不太大的卫星仍在运转、仍在尽自己的能量发出热量。如果说丽莉当时的愉快心情由于充满诗情画意而没注意到或想到自己的长裙和讲究的披风等于是由格斯·雷诺付款这一事实，那么在不懂诗情画意的格斯·雷诺眼中，这桩毫无诗意的事实并未被忽视。他只知道丽莉从没象今晚这样漂亮过，整座歌剧院里没有一个比她穿戴得更考究的女人了。但是为丽莉提供向众人炫耀的排场的他，到目前为止所得的报偿仅仅是在众目睽睽下朝她看上几眼而已。

因此，当幕间休息、包厢里只剩他和丽莉时，雷诺就用气呼呼的语调打开天窗说了亮话，她当然感到既惊奇又气恼。雷诺说，"嘿，丽莉，怎么才能见到你的影子呢？本星期我在城里住了三、四天，你明明知道只要派人送一张纸条到俱乐部准能找到我。可现在，你若不想从我这儿探点消息，就象不知道我这人还活着似的！"

他的话显然如此不堪入耳，但丽莉却很难予以回击。她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不能再象以往那样，用挺直自己苗条的腰身或不悦地抬高眉梢来制止他那放肆的态度了。

因此她反而用轻松的语气回答道，“你那么想见我，不胜荣幸之至！但是，除非你丢失了我的地址，不然，随便哪天下午到我姑母家去看我都是轻而易举的呵！实际上，我一直盼望着你来呢。”

如果她以为最后这句话能够把他的怒火平息下去，那就错了。他蹙起眉头，摆出一副最难看的、发脾气时的面孔，说，“让你姑母家见鬼去吧！浪费一下午时间去听别人跟你谈话！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种爱凑热闹的人，对那种马戏似的表演我不感兴趣！咱俩为什么不能单独到什么地方去玩玩？象在百乐山庄你到车站去接我那样，坐着马车到乡间安安静静地兜兜风？”

为了向她提出这个建议，他朝她倚过身去，靠得很近。一股汗臭袭入她的鼻孔，她才明白他的面孔为什么呈猪肝色，额头为什么湿漉漉地闪光。

她想到任何草率的回答都可能引起一场难以收拾的风波，因此极慎重地控制了心头的厌恶，笑了一声回答说，“我不明白在城里怎么能乘马车在野外兜风。况且我也并非总有追求者围着。如果你告诉我你哪天下午来，我会安排好，咱俩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谈话。”

“让谈话见鬼去吧！你总玩这一套！”雷诺发火时专门用这句咒语。“在范·奥斯布家的婚礼上你就敷衍我。说穿了是这么回事：你从我这儿得到你要的东西之后就把我甩了，为的是好跟别人泡在一起！”

说到最后这几个字时他的声音又高又响，丽莉气恼得涨红了面孔，但她采取主动地位，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臂膀上，劝慰他道，“别犯傻了，格斯，不许这样对我说话。如果你真想见我，咱们哪天下午到公园去散散步怎么样？我同意你的看法，在城里

享受一下乡间景色很有意思。如果你喜欢在公园里会面，我们可以去喂喂松鼠，你还可以带我到湖上去乘坐平底船。”

她一边微笑一边说，用直视的目光冲淡话中的逗弄意味。他一下子变驯服了。

“那么好吧，就这样说定了。明天行吗？明天下午三点，在林荫路的尽头。我准时在那儿等你。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丽莉？”

令巴特小姐感到宽慰的是第二遍的许诺被推开包厢门走进来的乔治·多森打断了。

雷诺面色阴沉地让开座位，丽莉对新来者展现出一幅妩媚的笑容。自从在百乐山庄相聚，至今她还没和乔治·多森谈过话，但从他的目光和态度看来，他并未忘记上次在晚宴上他两人的友好关系。他不是个善于流露爱慕之情的人，蜡黄的长脸和多疑的目光似乎阻碍了这类感情的流露。但是现在，由于他的反应关系到自己的处境，丽莉就直觉地伸出了纤细的触角。当她在狭窄的沙发座位上给他腾出地方时，她肯定他会因坐在她身旁而默默地感到受宠若惊。几乎没有女人愿意浪费精力去讨多森先生的欢心，只有丽莉继在百乐山庄对他表示友好之后，现在又再次对他显示出如此和善的、妙不可言的笑容。

“唉，我们又回到这儿来听六个月的野猪叫春啦，”他抱怨道。“今年的歌剧和去年分毫不变，除了妇女们换了新装，歌女的嗓音依旧之外。我妻子喜欢音乐，所以每年冬天她总要我来上这一课。公演意大利歌剧时倒还能忍受——可以来得晚些，还有功夫消化晚饭。可上演华格纳① 的歌剧我们就得急急忙忙

---

① Wagner(1813—1883)，德国歌剧作曲家。

吃晚饭，那可真够我受的。这里的穿堂风太可怕了——前面的空气让人窒息，身后的凉风能叫人得肺炎。你看雷诺走了也不拉好门帘！他的皮厚所以不怕过堂风。你看过雷诺吃饭没有？如果看见过，你就会因他没有撑死感到纳闷。也许他的肠胃也是皮革做的。我今天来是告诉你我妻子要你下星期日到我们家去，看在老天爷份上答应了吧。她邀请了好多讨人厌的家伙——一些知识分子。你知道这是她的最新嗜好，说不定这比音乐还糟。那些人都留着长发，喝汤的时候就开始辩论，端上来的菜根本连看都不看。结果是饭菜都凉了，我患了消化不良。是那个傧瓜西文顿把他们带到我家的，西文顿会写诗，我妻子现在跟他搞得火热。如果她愿意，她会比他们中任何人写得都好，她愿意和有学问的人打交道我并不反对，我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别让我和他们一块吃饭！'"

这段古怪的谈话中有一句给丽莉带来极大的喜悦。在正常情况下，受到白莎·多森的邀请并无新奇之处，但自从在百乐山庄发生那次事件后，并未公开的敌对情绪中断了她二人之间的往来。现在丽莉突然发觉，渴望向白莎报复的心情已荡然无存了。正如马来西亚的那句谚语："你若想宽恕仇人，得首先打击他一下。"丽莉现在才理解这句格言的真理。如果销毁了多森太太的信札，她可能会永远对她怀恨。现在这些信件仍保留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心中的怨气就已然发泄无遗了。

她微笑着接受了邀请，为与白莎重归于好、为逃脱了雷诺的纠缠而欢呼。

十一

在这期间，休假日一过，社交活动的旺季便开始了。夜幕降临后的第五街，车水马龙正涌向公园附近几座豪华的府第。窗口处，通明的灯光、支起的帆篷都表明在迎接贵客的光临。其他一些支流穿过这些车马，载着乘客前往戏院、饭店或歌剧院。彭尼顿太太站在楼上窗口的隐蔽观察口，每当街上的喧闹声有所增强，她便能立即猜个十有八九。比如喧哗声骤增，她便知大批宾客正涌向范·奥斯布府邸的舞会；若是马车轮声嘈杂，那就意味着歌剧院散场了或是雪莱饭店里在举办盛大晚宴。

对于社交季节中的各种活动，彭尼顿太太和最活跃的社交界人士同样感兴趣。但作为旁观者，她享有对各种活动任意发表评论的快乐，而这是参与者所不能得到的。对于社交界中各种动向的兴衰起伏，没人能象她那样了若指掌，也没人能象她那样准确无误地指出每次社交季节的特点：什么枯燥无味、挥霍浪费，什么舞会太少、离婚事件太多等等。尤其对那些崭露头角的"新人物"的沉浮史她记得特别清楚，不论他们后来变得默默无闻还是登上胜利顶峰，她都能通过回顾他们的过去，预知他们的未来。因此当他们的命运果然不出她所料时，她就会对她那预言的信奉者，古瑞·斯狄尼说，她早知道会如此这般的。

对今年这个社交季节，彭尼顿太太判断为：除了威利·百利一家和西蒙·罗西德先生外，所有的豪门富户都"穷下来"了。今年秋季华尔街很不景气，由于铁路股票和棉花价格受到行政当局分配方案的影响，物价下跌。甚至一向不受市场价格控制的

现金资财在暴露了它与市场的从属关系的情况下，也直接受到了市场波动的影响。于是那些社会名流只能坐在乡村别墅里唉声叹气或隐姓埋名迁到城市去。没人再资助大型的宴会，于是不拘礼节的、简单的家庭便宴就风靡一时了。

社交界人士在短期内扮演一下灰姑娘的角色还是颇觉有趣的，但不久便感到厌烦，渴望充当能用魔棍变南瓜为金马车的仙女了。当大多数人的投资利润日益减少的日子里，某人居然大发横财，那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妒嫉。根据来自华尔街的传言，威利·百利和罗西德都有一套点石成金的本领。

尤其是罗西德，据说他的资产最近已翻了一番，从而买下他的对手——而这次交易而破产的受害者之一——那座新建成的府邸。那位对手在短短的十二个月中曾赚过数百万元，而此在第五街建起了这座住宅，内有一处挂满名画的画廊。他曾在这里款待过全纽约的名流，但结果带着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偷偷逃离了国境。在债权人看守那些名画的同时，曾经赴宴的人们彼此解释说，到他家吃饭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观赏名画。罗西德先生可不打算象他那样流星般地转瞬即逝。他认为应该悠着来。出于种族的本能，他可以忍辱负重、耐心等待。但他察觉到，今年冬季社交界如此萧条正为他出头露而、名声大振提供了天然的良机，于是他着手为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期间费雪太太帮了他不少忙。以前她曾把那么多新成员介绍到社交界的舞台上，以致她本人象是舞台上的布景，有经验的观众一见那布景就能猜到剧情。但罗西德先生，从长远利益出发，想要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布景。他对不同色调的细微差别实际上颇为敏感，但由于在社交礼仪方面他没作出相应的表现，巴特小姐不相信他会有这样的卓识灼见。但在罗西德这方面，

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巴特小姐恰恰具备使自己在社交礼仪方面完美无缺的贤内助的美德。

这样的细节当然未能落进彭尼顿太太的视野，象很多善于浏览全景的人那样，总是把最主要的景色中的细节反而忽略了。她很可能打听出嘉里·费雪从什么地方为威利·百利请来一位厨师，但一点不知道自己侄女的近况。她并非短缺弥补这不足之处的消息提供者。古瑞·斯狄尼的脑子象是一张粘蝇纸，能把嗡嗡作响的闲言碎语都死死地粘在上面，永不忘掉。丽莉如果知道她脑袋里装着那么多与自己有关的生活琐事一定会大惊失色。境域贫困的人大都对丽莉感兴趣，这一点她早意识到了。但她认为他们都一样，对姣姣者的爱慕和崇敬正是自卑感的自然表现。比如葛泰·法里丝就一直盲目地崇拜自己，因此她认为古瑞·斯狄尼对她也有同感。虽然古瑞不如葛泰·法里丝年轻、热情，但在其他方面二人一模一样。

但实际的情况是她两人毫无共同之处，就象不同于她们所注意的对象——丽莉一样。法里丝小姐的心象是一座放射着温情和幻影的喷泉，而斯狄尼小姐却象一本记录着一切与自己有关事务的登记册。她的某些爱好，在丽莉看来似乎很可笑。她是个鼻子上长着雀斑、眼皮发红的女人，虽然住在寄宿舍，心里却向往着彭尼顿太太的客厅。古瑞的外貌和境域使她心中的欲望更加强烈，正如有些植物生长在贫瘠的沙地上比在肥沃的土壤里开的花朵更多一样。她确实没有蓄意害人的嗜好，她不喜欢丽莉并非因为后者聪明漂亮，高高在上，而是因为她认为丽莉不喜欢她。一个人认为自己无足轻重比不受欢迎更感到屈辱，而虚荣心又往往使人觉得冷淡意味着潜在的敌意。连丽莉对罗西德那种勉强装出的客气态度甚至都会使斯狄尼小姐成为丽莉

的终身挚友，但丽莉怎能料到交结这样一位朋友是值得花气力的呢？再说，一位自己从未被人忽视过的青年女子又怎能估量冷遇带给人的痛苦呢？因此，就在前几天，她万没料到，在彭尼顿太太难得举行的那次家宴上，由于自己出了个主意，致使斯狄尼小姐未蒙邀请，从而大大触怒了这位女士。

彭尼顿太太不喜欢宴请宾客，但家族观念却很深。她觉得贾克·斯狄尼度完蜜月回来，点燃起客厅里所有的煤气灯，从保险箱里取出最名贵的纯银食具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彭尼顿太太举行罕见的宴会之前每次都要对筵席的每个细节一连数日地绞尽脑汁反复变动，从宾客的座位安排到桌布的花色质地一概包括在内。也就是在一次为准备宴会的讨论过程中，她未经深思地对她表妹古瑞说，这既是一次家庭聚会，她当然也要来参加。这个喜讯使过惯了平淡生活的斯狄尼小姐喜出望外。没想到一星期后她突然接到"最好改日再去看望彭尼顿太太"的通知。但这事的原委斯狄尼知道得一清二楚。对丽莉来说，家庭成员的聚集纯粹是枯燥无味之举，因此劝说她姑母，邀请几位"对髦人物"以迎合那对燕尔新婚者的口味。在社交事务方面一向仰仗侄女指点的彭尼顿太太被说服后，只得取消了对斯狄尼的邀请。反正古瑞随便哪天来都可以，这次不请她并无妨碍。

恰恰因为斯狄尼小姐随便哪天都能去，而且亲戚们都清楚她晚上空闲没事时的光景，因此被取消参加家宴资格这个事件在她的小天地里投下了不小的阴影。她意识到这全该感谢丽莉，于是隐约的不悦一下子变成了满腔的仇恨。

家宴后一两天，她去看望彭尼顿太太。这位表姐一听到她带来的消息立刻放下正在编织的手中钩针，把斜视着观察第五街的目光转向斯狄尼。

“格斯·雷诺？丽莉和格斯·雷诺？”她说时脸色唰地一下苍白了，这使斯狄尼吃了一惊。

“呵，表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彭尼顿太太细弱的声音在颤抖。“我年轻时候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居然是我的侄女！我刚才没太听清：是有人说雷诺·格斯爱上她了？”

彭尼顿太太的恐惧丝毫没有虚假的成份。虽然她经常吹嘘自己熟知社交界人士的隐私，但她却象单纯的女学生那样认为罪恶只存在于“历史记载”中，从没想到书上写的丑事会发生在邻近的街道上。彭尼顿太太一向蒙蔽着自己的想象力，象用幕布遮盖客厅里的家具一样。她当然知道如今社会不同了，她母亲认为“古里古怪”的女人如今也站出来敢对宾客评头论足了。她曾和教区长讨论过离婚的危害性，从而因丽莉尚未出嫁而感到庆幸。现在这桩丑闻不仅牵涉到年轻的侄女，居然还牵涉到一个已婚男子，这实在太出格了，以致象是整个夏天忘记卷起地毯或忽略了其他家务那样把她吓得目瞪口呆。

斯狄尼小姐在一阵惊吓后，开始产生自己见多识广的尊越感。象彭尼顿太太这样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实在太可怜了！

她听了表姐的问题后，笑了笑说，“人言可畏哟——但他两人确实常泡在一起。我的一个朋友有天下午在公园里撞见他们了，天已经黑上来，路灯都亮了。丽莉这么招摇真是太蠢啦！”

“招摇？”彭尼顿太太吓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朝前俯下身，放低声音以减轻心中的恐怖。“人们还说了些什么？雷诺打算离婚娶丽莉吗？”

古瑞·斯狄尼忍不住笑出声来，“天呵，才不会呢！那不

过——不过是——调调情罢了。”

“调调情？我侄女和一个已婚男子？你是想告诉我丽莉既有外表又有身份，居然没正经事可干，把时间浪费在老得能当她父亲的一个又胖又蠢的男人身上？”这段具有说服力的推理使彭尼顿太太稳住了阵脚，又拿起编织的活计，等着斯狄尼小姐重整旗鼓。

斯狄尼小姐马上应对道，“糟就糟在这儿——人们说她不是在浪费时间！正如您所说，谁都知道丽莉这么漂亮——这么迷人——决不会看上象格斯·雷诺这样的人，除非——”

“除非？”彭尼顿太太的问话象是回音。

古瑞不安地吸了口气。恐吓一下彭尼顿太太是令人愉快的，但不能过分，更不能触怒她。斯狄尼小姐对古典戏剧不太熟悉，否则就会想到按传统习惯，传送坏消息的人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然而现在她已预感到，说实话的后果将是被邀请就餐或得到旧衣服的机会大大减少。但就女性的荣誉感而言，对丽莉的仇恨远远超过个人的得失。彭尼顿太太拣选这个时机夸奖侄女的美貌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除非，”古瑞向前凑过来，用低声说以加重语气。“除非讨雷诺的欢心可以得到物质方面的好处。”

她知道现在到了可怕的关键时刻了，于是突然想起了本来可以在月底前得到彭尼顿太太的那件带黑色流苏的锦缎长裙。

彭尼顿太太又放下手中的活计，心中想的也正是那件长裙，只是考虑的角度不同。她认为让一位穿她旧衣服的穷亲戚折磨自己实在有失尊严。

“如果你故意想用不明不白的暗示来气我，”她冷冰冰地说，“至少该找个合适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家里刚举行过宴会，我现

在还没完全歇过来！”

一提这次宴会，斯狄尼小姐就消释了一切顾忌。“我不懂您为什么说我在故意气您。我本来也没想让谁感谢我。”她也发了火，顶撞道。“可我至少还有点家族观念。您是唯一能管得住丽莉的长辈，我应该让您知道人们在怎样说长道短！”

“那好吧，”彭尼顿太太说，“我埋怨的正是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人们说的倒底是什么。”

“我原以为用不着说得那么明白。人们说格斯·雷诺经常为丽莉付账。”

“付账？——丽莉欠了账？”彭尼顿太太哈哈一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言乱语！丽莉有自己的收入——而且我经常给她不少钱——”

“这谁都知道。”斯狄尼打断她的话干巴巴地说，“可丽莉经常穿非常讲究的衣服——”

“我愿意让她穿得好——这没什么不对！”

“当然。可除此之外她还有赌账！”

在这段谈话开始时，斯狄尼原没打算把这件事提出来，这全怪彭尼顿太太自已不好。正如不相信圣经的死硬派，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是不会相信的。

“赌账？丽莉欠的？”彭尼顿太太的声音因愤怒和诧异而颤抖起来。她怀疑古瑞·斯狄尼是否昏了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丽莉那伙人用打桥牌赌钱，大把输钱就不足为奇，我想丽莉不会总赢不输的。”

“谁告诉你我侄女打桥牌是为了赌钱？”

“老天爷！朱利娅表姐，别这样看着我，好象我有意让你跟

丽莉过不去似地！谁都知道她迷上了桥牌。古莱太太亲口告诉我就因为她赌钱才把她儿子波希·古莱吓跑的。开始时波希似乎对她很有点意思呢。可是，当然啦，在丽莉那些朋友当中，女人打牌赌钱不足为奇。实际上，人们对丽莉赌钱都能谅解，因为她——"

"因为什么？"

"因为她手头缺钱——因此象格斯·雷诺，——还有乔治·多森之类的人都向她献殷勤——"

彭尼顿太太又高呼一声。"乔治·多森？还有别人吗？我求求你，把最严重的事都告诉我吧。"

"请别这样说，朱利娅表姐。只不过最近丽莉经常和多森夫妇在一起，乔治·多森似乎有点爱慕丽莉——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我敢肯定，人们说的那些中伤的话都是瞎编的，可今年冬天她的确花钱如流水。那天艾薇·范·奥斯布在色丽蒂服装店定购嫁衣——是的，婚期订在下个月——她告诉我服装师把正要送到丽莉住处的那些极贵重的衣饰拿给艾薇看了。人们还说裘蒂因为格斯做了什么事和丽莉争吵过一次。告诉您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可我实在是出于好意。"

彭尼顿太太不轻信流言蜚语的本能使她轻蔑地把斯狄尼小姐打发走了，对希冀继承到那件锦缎长裙的女士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但是不善于推理的顽固脑瓜一般总有些薄弱的区域，猜疑就会趁机而入。因此来访者的谗言并没象彭尼顿太太原料想地那样轻易消逝。彭尼顿太太一向不喜欢争吵，也就是为了避免争吵她才从不过问丽莉的私生活。在她年轻时候，姑娘们大都不需要监督，一般都能合理合法地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做父母的倘若加以干预就会被人认为，象观众突然跑进球场参加

比赛那样有悖于人情天理。在彭尼顿太太青年时代当然也有不少“轻浮女子”，但最严重的轻浮举止也不过是动物本能表现得露骨些而已，人们对她们的谴责不会比“不大象名门闺秀”更为严峻。而现代的所谓轻浮似乎已变成道德败坏的同意词！一想到道德败坏这几个字，彭尼顿太太象是在客厅里嗅到厨房烧菜的味儿那样作呕。这是她绝对无法忍受的事物之一。

她不打算把听到的话立刻告诉丽莉，甚至也不想用盘问她的办法来核实这些传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一场争吵。目前，彭尼顿太太精神正处于紧张状态，再加上那顿晚宴的劳累仍未消除；刚才听到的使她战栗的话仍在耳际嗡嗡作响，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争吵对自己的健康肯定非常危险，因此必须极力避免。但对侄女的不满和忿恨已在心中扎下根，并且淤积起来。由于未能通过解释或交换意见将情况加以澄清，愤懑的情绪就越加严重。一个年轻姑娘被人议论实在太可怕了，不论这些诽谤多么缺乏事实根据，她也该负完全责任。彭尼顿太太觉得家里仿佛有了个患传染病的病人，而自己注定要坐在这所受到感染的房子里，浑身发抖，忍受厄运。

十二

巴特小姐现在已踏上了一条迂回的错误路线，对于这一点，她比任何指责者都看得清楚。但她认为“一步走错，步步走错”是命中注定的，她总是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好不容易找到时，又往往为时过晚。

丽莉一向认为自己从不把狭隘的偏见放在心上，因此万没

想到让格斯·雷诺为自己赚点钱竟会动摇自己处世为人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事情本身并未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坏就坏在它引起了一些有危害性的副作用。现在这笔钱已花得差不多了，乐趣也就随之消失，而副作用却显得愈加严重。如何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丽莉是很有一套逻辑的。她认为自己完全无辜，若不是白莎·多森跟她作对，她决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然而近来，她二人又恢复了交情，丽莉此次多森府邸之行，使二人都发觉还是彼此相互利用一下为好，因为文明人大都认为利用敌对者比消灭他更有乐趣。而实际的情况是，多森太太最近又倾心于费雪太太的意中人——纳托·西文顿了。正如裘蒂·雷诺所说，在这种时刻，她急需有个人来帮她分散一下丈夫的注意力。多森先生象个未开化的原始人那样难于驾驭，只有丽莉的手腕才能控制他那自以为是的脾气。实际上，丽莉在对付自我中心的人物方面一向具备独特的本领，再加上与波希·古莱相处的经验，更使她在控制多森的坏脾气时得心应手。即使目前讨好多森并无多大必要，但自己的困难处境提醒她，有时次要的机会也是不容忽视的。

和多森夫妇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不等于有可能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多森太太从没有裘蒂·雷诺那种慷慨解囊的冲动，多森先生的爱慕之情也不大可能用“提供赚钱信息”的方式来表达，尽管丽莉非常希望他们能如此。眼前从多森夫妇那里得到的仅仅是社交方面的支持。她知道人们已开始在她背后说长道短，但这并未象使彭尼顿太太惊恐那样使她惊慌失措。在丽莉那伙人中间，对这种流言蜚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一位漂亮姑娘和一个已婚男子调调情，人们至多认为她不过是急着想出嫁罢了。但那天雷诺的言行着实出乎她之所料，散了半天步也未

取得预期的效果。雷诺结婚时年纪太轻，婚后至今从未和任何女人用闲谈的方式表达过情感。对他来说，这种闲谈就象迷宫里的甬道一样曲折迂回。当他发觉自己总在原地踏步时，开始感到困惑，然后就焦躁起来，于是丽莉发觉自己逐渐失掉了控制局面的主动权。目前雷诺的心情确实极其恶劣。尽管他和罗西德之间有一定的默契，这次股票落价，不知为什么他居然蒙受了重大损失，而家庭的巨大开支继续重压着他的肩头。似乎以往的好运气到此已告一段落，不如意的事件从西面八方接踵而至。

雷诺太太住在百乐山庄，但城里的公馆仍保持着随时迎接主人归来的状态，因为尽管山庄上周末令人兴奋的气氛比经济萧条阴影笼罩下的城市生活更使她感到惬意，有时她又想回来过几天都市生活。自从秋季开始以来，她并未勉强丽莉回百乐山庄，丽莉第一次在城里遇见她时，感觉言谈之间对自己有些冷淡。这仅仅是面为丽莉小姐没去山庄而不高兴，抑或流言蜚语传到她耳中了？虽说后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丽莉已深感不安。如果说自己不稳定的社会地位已在某个领域里扎下了根的话，那么那根就扎在裘蒂·雷诺对自己的友谊的土壤中。她相信裘蒂的感情是诚挚的，虽然她表现友谊的方式有时有些自私，但丽莉一向小心翼翼，唯恐失掉它。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失掉裘蒂的友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有不少回，“格斯·雷诺是裘蒂的丈夫”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丽莉讨厌雷诺，恼恨他提出无理要求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为了解除疑虑，丽莉小姐在新年后曾主动提出到百乐山庄去度局末。她事前已听说将有大批宾客光临，从而雷诺不可能有机会再向她过份献殷勤。雷诺太太“欢迎前来”的电文与以往没什么两样，这才使她放下心来。

裘蒂接待她时和睦而友好。举行盛大宴会的精神负担往往能超越个人的好恶，因此丽莉看不出女主人在态度方面有任何变化。但不久她就明白此次到百乐山庄来乃是得不偿失之举。这批宾客都是雷诺太太称之为“古板”的人——这是她对不打桥牌者的总称。由于她习惯于把他们归纳成同一类型的人，就不顾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总把他们一同邀来参加她的欢宴。其结果当然是除了不打桥牌外毫无共性的这些人水火不容，再加上天气恶劣以及男女主人未曾掩饰周密的不耐烦心情致使这群缺乏共同趣味的宾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在这紧急关头，裘蒂以往总要向丽莉求援，而丽莉一向视此项工作为己任，自觉地全力以赴。然而这次，一开始她就察觉任凭自己百般努力，仍遇到一种微妙的阻力。如果说雷诺太太对她的态度没发生变化，其他女宾的态度肯定是冷淡的。偶然一两句挖苦话——什么“你的朋友威利·百利夫妇”啦，什么“有人告诉我你认识那个买了克纳房产的小个子犹太人”啦等等，——使丽莉明白自己已遭到社交界这部分人的冷眼。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既不善于取悦于人，也不易被人取悦。其实这种冷言冷语是无足轻重的，若在一年前，丽莉会一笑置之，确信自己的魅力足能驱散反对自己的任何偏见。可是现在她对“人言”更觉可畏，对消除“人言”的自信越来越少。而且她非常清楚，如果山庄上的女宾公开议论她的朋友百利夫妇和罗西德，那就足以证明她们敢在背后同样议论她。由于害怕雷诺对她的态度证实她们的揣测，她采用了各种借口回避雷诺。当她离开百乐山庄时，她意识到此行一败涂地，毫无所获。

回到城里，她全神贯注地参与一些社交活动，这使她暂时忘却了烦恼。威利·百利夫妇在与新交结的友人反复磋商后终于

决心大胆举行一次盛大宴会。一个人若只有不多几位新友就想进入社交界，会象没有足够的侦察员就入侵敌国一样，但有时鲁莽的战术也说不定会奏奇功，因此百利夫妇决定孤注一掷。至于如何进行这方面的事务，他们一向信赖费雪太太，而费雪太太认为"舞台造型"和聘金昂贵的乐队是吸引贵宾的两大钓饵。于是她就施展出最擅长的"拉纤"本领，费尽唇舌，反复协商，终于出现了著名的肖像画师保罗·莫斐答应亲临指导的奇迹，从而使她说服了十来位上流社会的时髦仕女莅临，扮演一组名画中的人物。

丽莉是精于此道的。在艺术方面她原有很大的可塑性，然而到目前为止除服装设计和室内装璜外，尚未接触过高一级水平的熏陶。如今在莫斐的指点下，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布置布幕，造型亮相、变换灯光、移动投影的表现手法。画面上的不同主题激发起她爱好戏剧的天性，穿戴古代服饰的华丽画像使她遐想连翩。但刺激性最强的是她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展示自己的美貌，以证实她那艳丽的外貌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喜怒哀乐各种表情都具有不同的动人之处的。

费雪太太这两项措施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百利太太具有诱惑力的邀请终于使处在枯燥无味季节中的社交界人士大感惊奇之余，不得不屈从了。持抵制态度的少数人，被不再固执己见、出席宴会的众多人士置之脑后。观看画像表演的社交界人士几乎和表演者同样精神焕发，兴高采烈。

劳伦斯·赛尔登就是被说服的参加者之一。如果说，他不总按照社会舆论所认可地那样"男子汉式地自由行动"，那是因为他知道只与志趣相投的少数人团聚才能得到真正的乐趣。但他也欣赏富丽堂皇的场面，对金钱所能发挥的作用并非丝毫无

动于衷。他认为那些富绅阔佬们只应发挥“舞台监督”作用，不该把钱浪费在枯燥无聊的事物上，而百利夫妇这次的豪举肯定既不枯燥又不无聊。他们新近建成的这座府邸，虽然不大象住人的宅第，但作为一处节日群众聚集场所，它的设计是不错的，因为它恰象意大利建筑设计师为帝王爵爷们设计的、临时性的游乐大厦。这种临时拼凑之感确实存在：所有的“布景道具”都是近期内仓促置办的，因此人们必须摸摸那大理石柱才确信不是硬纸板伪装的；必须在那金碧辉煌的扶手椅上坐一坐才敢肯定椅子不是画在墙上的。

赛尔登为了试验一下，坐在一张这样的椅子上，以坦率的喜悦心情从舞厅的这个角度观察全景。根据在讲究环境中穿着讲究服装的好美天性，人们都衣着华丽，但他们的盛装与其说是为了取悦于百利太太本人，不如说是着眼于她的银行存折。在这间广厦里虽然坐了这么多人，但并不觉拥挤，由五光十色的绸缎和金光闪亮的珠宝交织而成的画面与张灯结彩的镀金墙壁、画着人像的威尼斯式天花板竞相争辉，大厅的一端搭着一座舞台，台前的拱形门上悬挂着打褶皱的锦缎帐幕。在女人中间，目前没人关心幕布拉开后将会看到什么，因为每位接受百利太太邀请的女客都忙于查看朋友中有多少人同样接受了邀请。

坐在赛尔登身旁的葛泰·法里丝已完全沉浸在巴特小姐最不以为然的那种对一切都感到完美无缺的欢乐之中。这也可能与表兄赛尔登坐在近旁有关，但法里丝小姐一向不惯于承认外界给予她的欢乐中搀有个人的因素，因此这时并未意识到内心深处的满足感。

“丽莉人真好，给我搞到一份请柬。嘉里·费雪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宾客名单上写上我的。倘若来不了，看不到这些该

多遗憾呀！尤其是看不到丽莉才遗憾呢！有人告诉我天花板上的画是维洛内赛①的原画，这你当然比我懂，劳伦斯。这张画大概是挺著名的，可是画上的女人胖得太难看了。你说她们是女神？那我就只能说如果她们是真人，最好穿上紧身内衣。我认为现代妇女要漂亮得多，这里每个人都和这间屋子一样好看。你见过这么名贵的珠宝吗？你看看乔治·多森太太的珍珠项链！最小的那粒恐怕都抵得过我们女工俱乐部一年的房租。其实我不该再为俱乐部发怨言，人人都那么关心，那么慷慨。我告诉你丽莉捐给我们三百元了吗？你说她心眼有多好！她还从朋友那里募集了不少呢——百利太太捐助了五百元，罗西德先生捐了一千。但我宁愿丽莉对罗西德先生不那么和颜悦色，可她说对他不客气也没用，因为他分辨不出好坏，实际上她是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有人把她说成是冷漠无情、高傲自大的女人，这可把我气坏了！我们俱乐部的姑娘们可不这么认为，你知道她去过我们那儿两次了吗？不错，丽莉去过！你真该看看姑娘们的眼神！一位姑娘说，只朝她看一眼就象在乡村度过一天那么舒畅。她坐在那儿，同她们一块儿说笑——一点都显不出她是在施舍，倒仿佛她和她们一样喜欢在一起聚会似的。从那次后姑娘们总不断问我她什么时候再来，她已答应我——呵！"

法里丝小姐的悄悄话被徐徐拉开的布幕打断了，第一个场面是一群森林仙女按照博蒂西里②的名画"春"中的舞姿跳过装饰着鲜花的宝剑。舞台造型的效果不仅来自灯光控制和台前的几层纱幕，而且取决于观众心中的共鸣。对于麻木不仁的人们，尽管造型的艺术性已达完美无缺的程度，这些造型也不过是工

① 维洛内赛（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② 博蒂西里（1444—1510），意大利画家。

艺精湛的蜡像而已。但敏感的观众可以看到界乎现实世界和想象领域之间的奇观。赛尔登属于后者类型的人物，他能象小孩子听神话故事入了迷那样毫无保留地接受梦幻的魔力。百利太太设计的舞台造型不乏引起观众幻觉的种种技巧，再加上莫斐的组织能力，穿着华丽绣衣的人象踏着富有节奏感的步子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舞台上，为了使人物与造型和谐，虽见不到肢体活动时的线条和目光的流盼，但画面并未失去勃勃的生机。

这些画面取材于古老的名画，表演者选择的角色都恰如其分地符合自己的特点。比如，没人能比嘉里·费雪更适合扮演戈雅①，笔下的人物了；她肤色黯黑、面型宽而短，目光流露出夸张的喜悦，笑容中含有坦率的挑逗成份。从布鲁克林来的一位人材出众的小姐披着鬈曲的金发，托着装满葡萄的金盘，一身昂贵的锦缎完美无缺地显示出蒂希安②的"女儿"的华丽线条。一位有着宽额头，浅色眼珠和睫毛，较瘦弱的荷兰型的、年轻的范·阿斯坦太太穿着黑色缎袍站在挂着帘幕的拱型门口，摆出极有范戴克③笔下人物特色的造型。接下去的是几位考夫曼④的用鲜花装饰着爱神祭坛的仙女和维罗纳人⑤的晚餐。在大理石的建筑中，人们穿着质地光滑的服装，头上带着珍珠饰物；阳光下的林间草地上有一股喷泉，瓦蒂奥⑥画中的几个滑稽丑角围在喷泉旁弹着小竖琴。

每幅历时暂短的画面都能激起赛尔登的丰富想象力，把他

---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② 蒂希安(1477—1576)，意大利画家。

③ 范戴克(1599—1641)，佛兰芒画家。

④ 考夫曼(1741—1807)，瑞士女画家。

⑤ 维罗纳，意大利城市。

⑥ 瓦蒂奥(1684—1721)，法国画家。

带到梦幻世界中最深远的疆域，连葛泰·法里丝持续不断的评语——“哎呀！露露·麦森多么漂亮！”“右边那个穿紫袍的一定是凯特·科贝！”——都未曾使他回到现实中来。每位表演者的性格人品与在画中所扮演的角色特点如此和谐，以致当布幕再度拉开，出现了一幅毫无装饰、真真实实的巴特小姐的画像时，即使最欠想象力的观众也不能不因这突然的变化而为之倾倒。

这幅画像的人品性格卓越超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观众异口同声的“啊！”所赞扬的并非是雷诺兹①笔下的“劳埃德夫人”而是活生生的、娇美的巴特小姐。选择这幅画像足以表明她的艺术鉴赏力，因为这种类型的人物和她自己如此酷似，以致勿庸扮演就能把角色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仿佛她步上了雷诺兹的画布，而不是从画中走出来。她那充满活力的优美仪态赋与了画中人以有血有肉的生命。她原打算扮演狄波罗②的置身在豪华场景中的克莉奥佩特拉③，但对自己天赋姿色的坚定信念使她改变了主意，故意挑选一幅没有让多余的服装和布景分散观众注意力的画像。身后只有浅色的纱帘和树叶用来烘托从脚到高高举起的手臂那林中仙女般的修长身段。她仪态万方，气质高贵典雅，从那天生丽质中流露出只有和赛尔登在一起时才显示出的诗情画意。她现在的神态如此自然，以致赛尔登觉得他第一次看到丽莉·巴特远离了世俗生活中的琐事，捕捉到了永恒的和谐——而她的美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她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胆子真不小。可是，天哪！身材、线条、轮廓一概无可挑剔！我敢说，她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出这一

---

① 雷诺兹（1723—1792），英国肖像画大师。

② 狄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③ 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古埃及最后女皇，以美貌富有著称于世。

点！”

这几句话出自经验丰富的油画鉴赏家纳托·范·阿斯坦先生之口。每当布幕拉开、有机会评论女性线条时，他那洒过香水的花白胡须总蹭着赛尔登的肩膀向他耳语一番。但对刚才这几句话，听者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他之所料。赛尔登听到别人用轻佻的口吻议论丽莉的姿容已不是第一次，但迄今为止那些流言并未影响他对她的看法。然而现在这几句话的语气突然使他感到愤慨和轻蔑。这就是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她命中注定要遭受这种水平的评论家品头论足！但有谁能听信凯列班[1]对米兰达[2]的评语呢？

在布幕垂落之前有一段时间足够他看清她的生活整个是部悲剧。现在，她的美貌逸然超越了周围所有庸俗卑劣的东西，在向他伸出求援的手，希望重返他俩一度共处的那个世界中去。他多么深挚地渴望在那里与她重逢呵！

葛泰·法里丝惊喜地用手指按住他的胳膊，打断了他的思路。“她太美了，是不，劳伦斯？你是否觉得她穿这种朴素的衣服显得最美？这身衣服显出了真正的丽莉——我所认识的那个丽莉！”

他回过头，目光对准葛泰·法里丝的眼睛，纠正她的话说，“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丽莉。”他的表妹理解这句话的含意，高兴地大声说，“我一定要把这话告诉她！她常说你是不喜欢她的！”

表演结束后，赛尔登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巴特小姐。在幕间休息的音乐声中，演员们穿着五光十色的服装随意坐在观众中

---

① 凯列班：莎剧《暴风雨》中一名残暴的奴仆。

② 米兰达：莎剧《暴风雨》中身世悲惨的女主角。

间。然而丽莉并未在这里出现，她不在这里，恰好起到延长赛尔登目前这种心情的效果。如果马上在她好不容易才摆脱开的这个环境中看到她，他的幻觉很可能就会破灭。自从在范·奥斯布家的婚礼上相遇，至今他俩还没见过面，实际上赛尔登是有意回避她的。然而今夜，他确信早晚能与她相聚，因此，他任凭散场的人群把他拥来推去，并不急于走到她身边。他拖延的原因并非出于犹豫不决或抵触情绪，而是想尽情享受一下堕入情网的滋味。

丽莉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中发出阵阵叫绝声，虽然音量不大，但丽莉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其他演员没受到如此的赞赏，显而易见，观众赞赏的是她本人而不是她所扮演的角色。临上场时，她一度担心，取消华丽的布景和装饰是否过于冒险。因此在大获成功时，她那恢复了自信的陶醉感立即从心底油然而生。她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已无需加深了，因此她现在远离众人，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当宾客们在就餐前慢慢步入客厅时，她又得机会第二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她立刻被一群人包围在中心。包围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她演出成功的表示是一阵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此时此刻，好挑剔的习性已被置之脑后，她所关心的已不是人们爱慕声的质量而是数量了。在赞扬声此起彼伏的热烘烘的气氛中，她与这些人本质上的分歧消融了，只有她的天香国色象阳光普照下的花朵，欣然怒放。如果赛尔登也在这里，他就会看到她这时正向纳托·范·阿斯坦和乔治·多森频送秋波，而这种神情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

所幸的是，在赛尔登步入这间客厅之前，费雪太太和她的侍从参谋范·阿斯坦已急匆匆赶来，把大部分人群引到了别处。有

些男士去寻找就餐时的女伴，另外一些人见到赛尔登走来，就心照不宣地按照舞场中的惯例，给他让开路。因此当赛尔登走近丽莉时，她身旁并无一人，而且目光中果然闪烁着他所期望的那种神情。他确信这种神情是因见到自己才流露出的，对此深感欣慰。丽莉朝他注视时，这种神情确实更加明显，因为目前尽管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心脏仍象每次与赛尔登聚首时那样猛烈地悸动起来。从他朝自己投掷的目光中，她察觉出他对她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的美貌专为他一个人，其他人的看法实际上已不屑一顾！

赛尔登默默地对她伸出臂膀，她也默默地挎上，两人一同走开，不是向餐室，而是朝与人群相反的方向走去。周围人们的面孔象是梦中幻影那样飘浮流动，她并未注意赛尔登要把她带到哪儿去。最后他俩走出位于一长排房间尽头的玻璃门，正巧面对一座芳馨而静谧的花园。一条沙砾小路在脚下嘎嘎作响，头顶上是仲夏夜朦胧的穹空，悬挂在树梢上的电灯使茂密的叶丛闪出宝石般的光芒，使浅落在百合花上的喷泉象雪一样洁白、晶亮。这个神奇的所在空无人迹，除了泉水喷射在睡莲花瓣上的汩汩声和从沉睡的池塘后方飘来的乐曲声外，万籁俱寂。

赛尔登和丽莉伫立在这里，任凭梦幻般的景色和自己梦幻般的感觉交融在一起，因此当微风拂面或看到枝头间象天空中繁星般的点点灯光时，反而感到意外。但令他俩感到更为陌生的不是周围寂静的环境而是俩人单独在这儿相聚的美妙甜蜜的幸福感。

丽莉终于从他臂窝中抽回手，走开一步，致使她那穿着白长袍的苗条身材衬着树丛枝桠的黑影，线条更为清晰。赛尔登跟上来，两人默默无言地在喷泉边一只凳子上坐下。

她突然抬起头，象恳切乞求的孩子那样望着他低语道，“你不肯对我说话——你心里在想我的缺点！”

“至少我心里在想你，上帝作证！”他说。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常见面？为什么不能成为好朋友？你以前答应过要帮助我的。”她用同样的语气说，象是好不容易才说出口。

“我帮助你的唯一办法就是爱你，”赛尔登用低沉的声音说。

她没有回答，但她的面孔象一朵鲜花那样轻柔地靠近他，他的脸也慢慢凑过来，于是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了。

她往回抽身，从座位上站起，赛尔登也站起身，两人默默相对。突然，她拉起他的一只手，贴在自己面颊上。

“啊，爱我吧，爱我吧，但不要告诉我！”她的目光对准他的眼睛，叹息了一声。在他未能答言之前她已转身穿过树丛，消失在那边灯光通明的客厅里。

赛尔登在她离开他的地方站了一会。对这种昙花一现的欢乐他完全理解，因此不但毫无追赶她的意图，反而立即走进那座府邸，穿过空无一人的房间，走到大门口。几位艳装的女士已聚集在大理石筑成的门厅里，他在存放衣帽的房间内遇到范·阿斯坦和格斯·雷诺。

赛尔登走进时，范·阿斯坦正从门旁一排银烟盒中的一只仔细挑选雪茄。他见到赛尔登立刻停住手，说，

“嘿，赛尔登，你也要走吗？看来你和我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愿意看那些仙女狼吞虎咽，大嚼人间烟火。天哪，那些女人真漂亮，可就是没人比得上我那位小表妹。谈到珠宝——一个有姿容可向人炫耀的女子何用珠宝？最糟的是衣裙上的荷叶边把她们的身材都盖住了。直到今晚我才知道丽莉有这么好的

线条。”

“现在她已叫人人都知道啦！”雷诺气哄哄地说，由于费了好大力气才穿上皮大衣，脸都涨红了。“我认为，他妈的太不象话——不，我不吸雪茄。在这种新建的宅子里，雪茄的质量靠不住，很可能是叫厨师采购的。在这里吃晚饭？绝对不！屋里挤满了人，连走到你要说句话的人身边都不可能，倒不如在交通高峰时到高架铁路上去吃晚饭！我老婆不来真太高明了，她说生命太短促，没功夫到暴发户家中去浪费时间！”

十三

夜间丽莉作了几个美梦，醒来时发现床边摆着两封信。一封是雷诺太太写的，说她那天下午要进城稍事停留，希望丽莉能与她共进晚餐。另封信是赛尔登的，他简短地说有件重要案子需要到奥尔巴尼去一趟，今晚才能回来，问丽莉明天几点钟可以接见他。

丽莉回身又躺在枕头上，望着赛尔登的来信沉思起来。百利家花园里的那一幕象是美梦中的一个片段，不料醒后见到了这封证实那幕情景并非梦境的信，第一个感觉是烦躁懊恼。赛尔登这次的意外之举使生活更加复杂化了，他如此冲动、如此不顾理智实在有失常态！难道他现在真打算向她求婚？以前她向他表示过这事没有丝毫的可能，自那次之后，他的言行证明他已非常理智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尽管他的理智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她的虚荣心。现在发现他的理智仅限于控制自己不与她见面，这又使她颇感欣慰。然而，虽然世界上再没比获得他的眷恋更令

她心满意足的事了，但让昨晚那段插曲发展下去，危险的结局她完全能预料。既然不能嫁他，写封客气的信请他不必来，不仅自己方便，对他也公正。信中的含义他决不会不理解，那么下次相遇，他俩就会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了。

丽莉从床上跳起，径直走到书桌前。她想在失去自制力之前立刻写完这封信。昨晚过于兴奋、夜间睡眠时间太少，现在仍倦怠无力。一见劳伦斯的字迹，她又忆起昨晚欢乐达到顶峰的那一片刻：她从他目光中看出，任何哲理都抵制不了自己的魔力！这使她渴望再次得到这种感觉……除他之外没人能使这种感觉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用拒绝与他见面的决策来破坏这美好的回忆是件难以忍受的事。于是她拿起笔匆匆写道，"明天下午四时"。当她把信纸塞进信封时，低声自言自语道，"到了明天我就有办法摆脱他了。"

裘蒂·雷诺的邀请使丽莉感到高兴。自从她离开百乐山庄至今，这是第一次直接得到裘蒂的手书，她一直担心自己得罪了裘蒂。信中那种典型裘蒂式的命令语气似乎证明她俩已恢复了以前的关系。丽莉估计召唤她去多半是为了打听有关百利夫妇家宴的情况。雷诺太太之所以未曾出席也许出自她丈夫公开表示的那个原因，也许由于，象费雪所说的那样，"凡不是由她亲自引荐的新加入社交界的人，她一概不和他们往来。"但不管怎样解释，她虽然孤傲地留在百乐山庄，丽莉可以想象她现在多么急切地渴望知道自己未能亲眼看见的一切，探听出百利太太到底使了什么高招，胜过所有竞争者，取得了社交界的嘉许。丽莉非常愿意满足她的好奇心，不巧的是她今晚已有了外出吃晚饭的约会。但她决定还要花点功夫去见雷诺太太，因此她打铃召唤

女仆，去拍个“今晚十时前往拜访”的电报。

费雪太太邀请昨晚参加造型表演的全体演员今晚到她家便餐，饭后还要在她家的音乐室里举行黑人歌曲演唱会。费雪太太由于无法步入文艺界，只得致力于造型艺术，因此，窄小的住宅旁连接着一间宽敞的大厅，平时她常在这里发挥她那造型艺术的才能，有时也在这里招待宾客。那晚宴会很成功，丽莉深感兴趣，很想再吸支烟，听几首歌曲。但她不能不如约前往会见裘蒂，因此刚过十点就请女主人为她备辆马车，送她到第五街雷诺的府邸去。

她在台阶等了很久，不明白为什么既然裘蒂在家，还不立刻派人来开门。令她更为惊奇的是，开门的不是她认识的仆人而是披衣而出、服装不整的看守人。她刚跨入家具上蒙着防尘布的门厅，雷诺就在客厅门口出现了，他帮她脱去斗篷，领她穿过一间间屋子，大为反常地说个不停。

“请到会客室来，那是唯一可以坐坐的地方了。你看这间屋子象不象是在等着搬进一具尸体来？真不明白为什么裘蒂盖家具总用这种难看的、滑溜溜的白布。天这么冷，走过这几间屋子足以叫人得肺炎。啊哟，看上去你冻得够呛！今晚出门够冷的，我从俱乐部走回来时就感到冷了。来吧，我要请你喝点白兰地，你可以坐在火炉边喝杯酒，吸支埃及香烟。是大使馆那个土耳其小伙子劝我买这个牌子的，你来试试。你若喜欢我就多买点送给你，这牌子在纽约买不到，但我可以拍电报去订购。”

他一直把她领进府邸最后面的大房间里，这是雷诺太太经常坐着的地方。现在裘蒂人虽不在，但房间里仍有她的影子。象往常一样，这里摆着鲜花、报纸和堆满信件的书桌，因此见不到精力充沛的裘蒂从炉边扶手椅上站起，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显然刚才坐在这张椅上的是雷诺，因为椅子上方烟雾缭绕，椅旁摆着一只英国制造、专供置放烟酒的折迭茶几。对丽莉这些人来说，在会客室里见到烟酒乃是常事，因此她第一个动作就是自取一支雷诺推荐的香烟，同时用惊奇的目光望着雷诺，打断他滔滔不绝的叙述，问道，“裘蒂在哪儿？”

也许由于平时不爱说话，也许由于刚才多饮了几杯，雷诺有些激动，这时正弯着腰仔细辨认酒瓶上的银色标签。

“你看，丽莉，在汽水里就放这么点白兰地——看上去你确实挨冻了，冻得鼻尖都红了。我陪你再喝一杯——裘蒂？——唉，你知道她犯了头疼的老毛病——疼得挺厉害。她叫我代她对你解释——向你说明一下。快到炉边来吧，看上去你确实冻得够呛。现在舒舒服服地陪我坐会儿吧，要做个乖孩子！”

他拉起她的手，把她拖向炉旁一只矮椅，但她站住脚，轻轻地把手抽回。

“你是说裘蒂病到不能见我的程度了吗？她不愿意我上楼去看她？”

雷诺在回答前把自斟的那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放好。

“什么？不——她现在谁也不能见，病发得很突然，她叫我告诉你她十分抱歉——如果她知道你在哪儿吃晚饭，她会派人给你送个话去的。”

“可她知道我在哪吃晚饭的啊，我在电报里告诉她了。当然，现在这已无关紧要。那么据我看，如果她病得这么厉害，明早回不了百乐山庄，我明天早晨再来看她吧。”

“对，当然，——那太好了。我会告诉她你明天早晨来的。现在请在这儿呆一会儿吧，对，这才乖哩。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一点酒不喝？为了应酬一下也不喝？那么告诉我你认为这烟怎

么样？怎么，你不喜欢？为什么把烟掐灭了？”

“我把它掐灭是因为我必须走了。请你费心为我叫辆马车吧，”丽莉微笑着说。

她不喜欢雷诺这种反常的激动情绪和太多的解释。这所宽阔的府邸目前空无一人，而裘蒂又远在房子另一头楼上的卧房里，在这情况下，她决不能再拖延单独和雷诺在一起的时间了。

雷诺迅速走到门前挡住她的去路。

“你为什么非走不可？我倒想知道知道。若是裘蒂在这儿你们会闲扯神聊几个小时——可你连给我五分钟的时间都不肯！你对我总要这一套。昨晚我到那该死的、俗里俗气的宴会去就为了找你，可就是没法走近你。人人都谈论你，都问我看没看过那么叫人目瞪口呆的表演！我想走向前对你说句话，可你根本不睬我，自管跟一群傻瓜说笑。其实那些家伙只想日后有人提起你时，好吹牛皮，说他们认识你。”

他因发泄出心中怒火而满面通红，用丽莉最讨厌的忿恨目光盯着她。幸而她已恢复了理智，安详地站在室中央，脸上露出冷若冰霜的笑容。

她隔着一段距离对他说，“不要不讲道理，格斯。现在都十一点多了，你应该立刻派人给我备车。”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紧蹙眉头，低着头。这更使她感到厌恶。

“假如我不想派人给你备车——你打算怎么着？”他说。

“我就上楼去叫醒裘蒂。”

雷诺走近一步把手放在她臂膀上。“听我说，丽莉，你肯不肯心甘情愿地给我五分钟？”

“今晚不成，格斯，你——”

“那好吧，我只得强迫你了，而且远远不只五分钟！”他把两手深深插进裤袋，堵住门口，朝炉边那张椅子点点头。

“去坐在那儿，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丽莉的火气胜过恐惧，她朝门口走去。

“有话以后再说。你若不立刻给我叫车，我就上楼去找裘蒂！”

他哄然大笑：“上楼去吧，悉听尊便！可你找不到裘蒂，她根本不在！”

丽莉大吃一惊，朝他看着，高声说，“你是说裘蒂不在家——不在城里？”

“一点不错。”雷诺答道。在她目光逼视下，蛮横的表情稍加收敛，显出一副阴沉的样子。

“胡说，——你骗人！我现在就上楼！”她急躁地说。

出乎意料，他移动身体，毫不阻挡地让她走到门口。

“你去吧，悉听尊便！反正现在我妻子在百乐山庄！”

丽莉突然镇定下来。“如果她没进城，她会送个信给我的——”

“她送了，今天下午她打来电话叫我通知你。”

“可我没接到通知。”

“我根本没通知。”

二人彼此打量了一会儿。由于满怀轻蔑，丽莉心乱如麻，不知怎样对付他才好。

“我想象不出你用这么拙劣的手段欺骗我，目的安在。如果你已经开够了只有你才开得出的这种玩笑，我必须再次请你立刻为我备车！”

这话一出口她就发觉语气未免太过分了。知道自己被讥讽

不等于理解讥讽的含义，雷诺此时的狂怒表情象是挨了一记耳光。

“你听着，丽莉，别跟我摆架子！”他再次朝门口走去。为了躲开他，她只得让他占据门口。“不错，是骗了你，我敢做敢当。如果你认为我会为此感到后悔，你就错了！老天知道我够有耐性的了——我一直象个傻瓜似的到处跟你转，而你呢，倒让其他那么多男人追求你……让他们取笑我……我不机灵，不会耍花招让朋友上当，象你那样……可别人让我上当我也能分辨出来……别人把我当傻瓜似的戏弄，我也能察觉……”

“啊，这我可没料到！”丽莉紧接着说道，但在他的逼视下，笑声吞下去了。

“当然，你当然没料到，可你现在该明白了！今晚叫你来就为这个，我等了这么久就为把话对你讲清楚。现在我一定得叫你听我说完。”

镇静而坚定的语调取代了开始那一阵词不达意的胡言乱语，但这反使丽莉不知所措。刹那间她心乱如麻。以前不只一次落入必须巧辩一番才能化险为夷的处境，但如今由于害怕，心脏跳得非常厉害，看来此计已施展不出了。

为了争取时间，她又重复说道，“我不明白你打算干什么。”

雷诺拖过一把椅子，堵在她和房门之间，他在椅上坐下，靠着椅背，抬头望着她。

“我会告诉你我打算干什么；我要你告诉我，你和我倒底是什么关系。真见鬼，一个人既掏腰包付了餐账，桌边总该给他留个座位吧！”

她因受辱而怒火中烧。虽然极想压下他的气焰，但又看到委曲求全的必要，这就更加使她气愤填膺。

“我不明白你的话——可是你必须理解，格斯，我不能这么晚还留在这儿和你谈话——”

“算了吧，你大白天都敢去单身男人家里——我早就知道你并不总这么顾体面！”

这句尖刻蛮横的讥讽使她感到肉体上受到了迎头痛击似的一阵眩晕。那么一定是罗西德告诉他了——原来男人们是这样在背后议论她的——她突然感到全身软瘫下来，受了委曲的感觉使喉头突然一阵酸痛。但是理智使她警觉地意识到现在一言一行必须万分谨慎，否则就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如果你叫我来就为了说污辱我的话——”她开始说道。

雷诺哈哈大笑起来。“别跟我演戏了。我并不想污辱你，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而你把我的感情玩弄得太久啦。这件倒霉事不是我起的头——我原躲得远远的，把路让给别的男人，可你偏偏找到我的头上，把我当个傻瓜似的利用——你干这种事很在行——问题就在这儿——太内行了——胆子越来越大——以为把我利用够了之后，象扔个空钱包那么容易地能把我扔掉！可是天哪！这太不公平、太不讲交情啦！我现在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原来不是我的漂亮面孔——可是我告诉你，丽莉小姐，你让我上了这个当，我决饶不了你，你得还债！”

他站起身，红涨着脸，抬着肩膀，朝她威胁地跨近几步；她虽然满心想朝后退，但寸步难移。

“还债？”她支支吾吾说道，“你的意思是我欠了你的钱？”

他又高声一笑。“啊，我并不要求如数归还，但凡事都应该公平合理——而且我的钱是有利息的——该死的，如果我能从你那里得到一丁点儿好处——”

“你的钱？你的钱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叫我去投资，用的是

我自已的钱……一定是你明知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可你说过以前赚的那些钱都是合法的——”

“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丽莉：而且你可以赚得更多，多十倍！我现在只要你说句感谢我的话，”他又向前走近一步，伸出一只令她生畏的手。她险些支持不住了。

“我已经谢过你了，已经表示过感激了。而你，除了象一般朋友对经常接受帮助的人那样，帮了我点忙之外，还干了什么？”

雷诺对她的话嗤之以鼻，“我毫不怀疑你经常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把那些家伙甩掉，象你现在甩掉我一样。你跟别人的事我管不着——如果你耍了他们我才高兴呢。别用这种眼色看我——我知道这些话不该对一个姑娘说——可是，见鬼去吧！你若不爱听现在就可以制止我嘛——你知道我迷上了你——他妈的钱算什么，我有的是！如果你想要钱……哎呀，我说走嘴了，丽莉——丽莉！——看着我——”

蒙受奇耻大辱的感觉，象海水一样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汹涌的浪涛近在耳旁，精神上受到的羞辱使她感到危及生命的恐怖。如果自已一向自尊自重就会无懈可击——现在落到如此可怕的孤立境域完全是咎由自取啊！

他的触摸使她从昏迷中惊醒，她拚命现出轻蔑的样子抽身避开。

“我说过我不懂——如果我欠你钱，我一定奉还——”

雷诺由于狂怒面色大变，她对他深痛恶绝的表情把他气疯了。

“对，——你可以跟赛尔登或罗西德去借——然后象骗我这样再去骗他们！除非——除非你已经答应了他们——只把我一个人涮了！”

她目瞪口呆，象是钉在地上似地一动不动。这些话——这些话比他的手更可怕，她全身战栗，心脏剧烈跳动。她的目光绝望地环视室内——那儿有个铃，她可以按铃唤进仆人，可是后果将不堪设想——丑闻会立刻声扬出去。不行，不能自己独力夺路出去。仆人们知道她和雷诺单独在一起已经够糟了——她离开这里的方式一定要光明正大，决不能予他人以猜疑的把柄。

她抬起头，尽力用冷静的目光对着他，说，"我现在单独和你在这间屋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令她大感意外的是，在自己这种目光下，雷诺哑口无言，瞠目而视。原来他说完那段胡言乱语后，心中怒火已然熄灭，只剩下冷冰冰的自卑感，象是一阵凉风吹散了祭杯中的酒气，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火灾后黑乌乌、光秃秃的废墟。古老的习俗、陈旧的约束、传统的观念一同把被情欲引入歧途的理智重新拉到正轨上来，他目光中流露出梦游者醒后发觉置身在悬崖上那种沮丧神情。

"滚！离开这里！"——他口齿不清地说，然后背向她朝壁炉走去。

从恐惧中骤然得到解脱使丽莉神志立刻清醒过来。现在雷诺已处精神恍惚状态，她又居主动地位了。于是她听到象是自己又象身外有个声音，吩咐雷诺打铃呼唤仆人前来，吩咐他为她派辆马车，马车来后叫他扶她上车。她怎会有这股勇气她不清楚，但她似乎听到有人警告她说：必须大大方方地离去，必须当着看守人，到大厅里轻松地对雷诺说几句普通的告别话，并请他替她向裘蒂问好，尽管这样做时，心中充满憎恶。到了大门口，面对大街时，她感到得到释放般的狂喜，象是囚犯突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时头脑顿觉清醒，第五街上一片宁静，看来天时很

晚了。她发觉街上有个男人——看样子有些眼熟——当她跨进马车时，那人正从对面街角走过来，在旁边一条小巷里消失了踪影。

然而车轮一转动，周围是一片令人战栗的黑暗，她头脑立时又昏乱了。"不能想——现在不能想，"她把头依在车窗上，呜咽说道。对自己来说她似乎已变成一名陌生人，或不如说身体里装着两个自己，一个是她所熟悉的，另个是令人憎恶、戴着镣铐的囚徒。以前当她暂住朋友家时，看过《复仇三女神》的英译本，奥列斯特[1]在嵌有神龛的岩洞里发觉他的死敌在熟睡，他就乘机休息了一会。这个惊险场面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的，三位复仇女神有时也要睡觉，但她们从未离去，一直藏在黑暗的角落里。现在她们醒了，翅膀上金属的铿锵声在她耳边作响……她睁开眼睛，看到马路边的建筑匆匆向后移去——这是她所熟悉而又觉陌生的街道，她见到的一切虽是同样的东西但似乎都已发生了巨变。昨天和今天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昨天以前，一切都是简单、自然、充满阳光的——而现在她孤独一人置身于一个黑暗、污秽的所在。孤独一人！使她感到恐惧的正是这种孤独感。在街道拐弯处她看到一座亮着的时钟指着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吗？天亮之前还得挨过好几个小时！她不得不孤孤单单度过这可怕的不眠之夜。在这种无可争辩、无法排解的苦难面前，她懦弱地退缩了。啊，她将如何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这寒冷漫长的夜晚啊！她似乎看见自己躺在那张黑色胡桃木的大床上，黑暗使她害怕，但让灯亮着，室内暗淡而难看的景象只能加深她的痛苦。她一向厌恶彭尼顿太太这间丑陋的、不象私人卧室的房

---

[1] 希腊神话中弑母为父报仇人物。

间，因为屋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对一个沉浸在痛苦中而又没有亲人抚慰的孤独者来说，自己的房间几乎能象人似地伸出双臂来安慰她。丽莉对室内布置一向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她仿佛已流落异乡了。

她没有可信赖的亲人，姑母和她的关系象经常在楼梯上相遇、同居一栋楼里的寄宿者一样疏远。即使两人关系好些，丽莉也不可能妄想彭尼顿太太的心胸肯对此种类型的不幸给予庇护或谅解。可以对人倾诉的痛苦只能算一半的痛苦，不足以信赖的怜悯无助于医治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丽莉现在渴望的是被人裹住而感到的黑暗，因有人同情而得到的并非孤寂的宁静。

她突然惊醒，朝窗外闪过的街道望过去。葛泰！现在正离葛泰家的转弯处不远。但愿在痛切肺腑的伤口撕裂胸膛之前能到达那里！但愿当恐惧感再次震撼自己时能躲进葛泰的怀抱！她推开车顶上的窗把地址告诉了车夫。现在不算太晚，葛泰可能还没睡着。即使睡了，门铃也会响彻她那狭小的居室，把她从梦中唤醒来迎接自己。

十四

威灵吞·百利家的宴会后的第二天早晨，葛泰·法里丝也象丽莉一样，从美梦中醒来。然而她的梦，由于本人性格及经历方面的局限性，色彩不那么鲜艳、光线反差不那么强烈，但恰因如此，她才得了充分的享受；出现在丽莉梦中的那种幸福的光焰会使她头晕目眩的。就幸福本身来说，法里丝小姐早已习惯于从别人的快乐的缝隙中获取余惠。

现在她正处于愉快的心情之中，这是一种因劳伦斯·赛尔登不仅对自己更加友善、对丽莉也渐有好感而产生的恬淡但却真诚的喜悦心情。对研究女性心理学的学者来说，如果认为上述两个因素似有矛盾之嫌，那么不要忘记在精神世界的范畴内，葛泰一向是位食客，只靠依赖别人的残羹剩饭维生，只从窗外观看为朋友举行的宴会就能得到满足。如今自己正在安享一顿美餐，若是不为朋友摆上一份刀叉，岂不太自私了么？而她最愿意与之分享快乐的人莫过于巴特小姐了。

至于赛尔登对自己日渐友好的动机，葛泰不敢深究，正象研究蝴蝶翅翼的颜色时不敢掸掉上面的粉末一样。为了探索花朵的奥秘撕开花瓣，让它在自己手中凋谢枯萎，远不如让美丽的花朵在远处怒放，自己屏着呼吸凝视，看它的花瓣最后飘落到何处。然而在百利家中，赛尔登的态度显示出他的感情的羽翼曾在离她非常近的地方振颤，这不免不直接震撼了她心灵。她从没见他对自己的话如此机警、如此敏感、如此聚精会神地倾听过。以往他对她的态度是和善的，但却心不在焉，她对此不但习以为常而且非常感激，因为这已是她所能激发的最强烈的感情了。但那天晚上她突然感到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不仅别人能使她快乐，她现在也能使别人快乐了。

由于对丽莉·巴特的评价一致，二人之间的关系才达到志同道合的高度，这使葛泰感到欣慰之至！丽莉的个性又好动又好奇，曾一度参与过法里丝小姐的社会工作。从那之后，葛泰对她的感恩之情——对生活单调的人来说，这种感情能经久不衰——已变成赤诚的崇拜。丽莉天性善良，在偶然兴发的情况下，突然想行点善事。访问职业妇女俱乐部时，她第一次接触到一种迥乎不同的生活。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不合理的社会

基础上的事实，她一向持哲人的冷静态度。她认为，在象是盛开的鲜艳花朵的、光辉灿烂的自己这小圈子的周围和下方，堆积着一些肮脏的垃圾，象培植热带花卉的温室外面总会有冬日的雨雪和泥泞一样，都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玻璃窗外的冰柱是不能影响花篮里的兰花，使它伸展不出优美娇嫩的花瓣的！

然而，自己养尊处优，对贫困只有抽象概念是一回事，真正接触到贫困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丽莉一向把不幸的人们看成一个整体，但当她发觉所谓整体是由无数有血有肉、有心有灵的个人组成时——她们同她一样，向往美好的生活，嫌弃丑恶的东西，而且具有这种情感的某些人在外表上也并非完全不象自己，她们的眼睛渴望幸福，嘴唇向往爱情——她既感震惊又觉怜悯，面这种怜悯有时能使人为之舍己献身。但丽莉不是那种人，她只有通过自己的经验才能理解别人的需要，象是神经未被触及就感觉不到疼痛一样。当时，因身临一个与自己生活圈子毫无共同之处的地方而感到的兴趣使她一反常态，乘兴资助了俱乐部里一两位急需资助的成员。没想到她的光临引起俱乐部所有劳苦女工的莫大兴趣和衷心欢迎，这就向她提供了使所有人都赞赏自己的渴望得以满足的一条新途径。

促使丽莉有此善行的因素千头万绪，不是葛泰·法里丝这样一个不善分析别人动机的人所能理解。她认为姣美的丽莉和自己受到了同一动机的驱使——也就是由于道德观念的加强，人间疾苦显得如此昭著以致生活中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了。思想单纯的葛泰毫不犹豫地认为丽莉在感情上的“转变”与自己和穷女工的交往性质相同，西令她最高兴的是自己是这种转变的促成者。别人对丽莉的指责现在她可以驳斥了，正如她所说，她认识的是“真正的那个丽莉”。当发觉赛尔登和自己有同感时，平

静的生活因出现了某种可能突然令她眼花缭乱。今天下午又收到赛尔登打算和她共进晚餐的电报，这种可能的或然率就显得更大了。

在葛泰因收到电报沉浸在喜悦的心情中的同时，赛尔登正一心思念着丽莉·巴特。他到奥尔巴尼去受理的那宗案子并不复杂，他无需付出全部精力，而且他具备一种职业本能：在无需全力以赴时，往往能使一部分思绪任意翱翔。这部分思绪——目前似乎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了——正完全沉浸在头天晚上那些感受的回忆之中。赛尔登很清楚自己是在付出代价，正如为了遗忘过去的岁月，一向须付出代价一样。他以前打算摆脱的是婚姻关系而不是感情上的贫乏，因为虽然方式不同，她和丽莉同样是家庭环境的牺牲品。他对葛泰·法里丝说，他无意娶一个"阔小姐"，这并非完全是违心之言，因此词出于表妹之口，含有毫无动人之处的功利主义的隐喻。赛尔登的生母就是一位妩媚动人的妇女，那副穿着开士米衣衫、满面笑容、仪态优美的画像至今仍发散着花朵凋谢后那种难以言传的芳香。父亲是善于欣赏妩媚女子的男人，他经常引用她的话，激发她爱美的天性，支持她永远打扮得漂漂亮亮。夫妇二人从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其结果是支出一向稍稍超过收入。住房虽然简陋，但却收拾得很体面，书架上既有名著，餐桌上又有佳肴。父亲能鉴赏名画，母亲能识别细纱花边的质地。但在购买名画和花边时，两人都如此克制、如此慎重，以致他们永远理解不了为何帐单会堆积如山。

尽管有些朋友认为赛尔登出身贫寒，但实际上他是在一个不敢过于铺张浪费的小康环境中长大的。家中仅有的几件家具都十分精美考究，在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老赛

尔登太太在穿上旧丝绒衣裙时，有办法使人觉得她在穿一件新装。这个事例足以说明赛尔登夫妇能将节约和体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儿子比较容易摆脱家庭的影响，赛尔登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已知道花钱的途径固然多，过穷日子也同样有不少办法。遗憾的是他从未找到比在家里时更舒服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对妇女的看法直接受到母亲的“价值”观的影响。他还从母亲处继承了对一切豪华侈奢的东西所抱的态度——也就是将斯多葛派①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伊壁鸠鲁②的享乐主义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二者缺一的生活是不足取的，而一个漂亮女子更有达到这种境界的绝对必要。

赛尔登一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除爱情外还包括很多东西，而他所向往的是一种与日俱增、不断加深、终于变成生活核心的爱情。他不能接受勉强凑合、可有可无的婚姻关系，也就是既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又给对方带来重负的那种关系。换句话说，他不愿屈从出于怜悯、缺乏理解的感情，因为同情并不比眼中的秋波、柔弱的体态，嘴角上的微笑更能哄骗他。

然而现在——一切誓言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用推理得来的抵制比起丽莉何时能接到他的信来，目前显得何等微不足道！他心驰神往，一心思念着她何时送出回信以及信上头一句怎样写之类的细节。至于信的内容他却毫无疑虑，确信她会象自己一样，已完全屈服于爱情。因此他悠然自得地冥想着信中的全部措词，象是重体力劳动者在假日的清晨躺在床上注视着阳光在他屋内逐渐移动那样。这缕日光虽然灿烂夺目，但并未使他睁不开眼，他仍能辨别现在已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系列事

① 古雅典的哲学派别，以与世无争，恬淡度日为特征。

②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实。对丽莉·巴特的流言蜚语他仍象以前一样敏感，但现在他已能把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丽莉和庸俗的议论区别开了。这时他又想起葛泰·法里丝的话，与纯真无邪的人的洞察力相比，尘世的智慧显得多么不可靠！“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①——甚至得以见到朋友心中的上帝！赛尔登此时此刻沉浸在初恋的热情之中，他渴望同一个与自己观点一致、能证实由他的直觉仓促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人在一起。在午休之前，他迫不及待地在法庭上匆匆写下了致葛泰·法里丝的电文。

回到纽约后他立即乘车前往俱乐部，希望那里有巴特小姐的回信。但信箱里只有一封葛泰热情欢迎他光临的便条。当他失望地转身走开时，有一个人在吸烟室里呼唤他。

“喂，劳伦斯！在这里吃晚饭吗？同我一起吃吧，我已叫了一份烤野鸭啦！”

他看见雷诺身穿便服坐在那里，桌上摆着一只高脚酒杯，手里拿着一本体育杂志。

赛尔登说另有约会，谢绝了他的邀请。

“见它的鬼！今晚城里人人有约会，俱乐部里只剩我一人了。你看我今冬怎么过日子吧，只能在那座空房子里踱方步了。我妻子原打算今天进城，可后来又变了挂。谁受得了在一间连酒都没有、镜子上蒙着防尘布的餐室里独自吃晚饭？听我说，劳伦斯，取消你那约会，可怜可怜我吧。俱乐部里除了那个专好说空话的傻瓜韦得欧之外，再没别人了，而我又受不了一个人单独吃饭。”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对不起，格斯，我无法奉陪呀。”

赛尔登转身时，注意到雷诺气得面孔紫红，发白的额头冒着汗珠，嵌着宝石的戒指紧紧地套在又粗又红的手指上。这畜牲肯定又喝醉了。有人竟把他的名字和丽莉联系在一起！呸！这个念头使他感到恶心。在回家的路上，雷诺那双油垢的肥手象鬼魂似的一直缠住他不放。

家里的餐桌上放着丽莉的回信，她差人把信送到家里来了。信封上印有一只飞船，船下面印有“到远方去”的字样，他未拆开信封就已知道信的内容了。是的，他会带她到远方去的——一个远离丑恶、偏狭，远离消耗和侵蚀灵魂的地方——

当赛尔登跨入葛泰的起居室时，屋里充满热烈的欢迎气氛。在此时刻，这间严紧、朴素、具有独特风格的斗室对他来说，显得格外温暖亲切。没想到当一个人的心境豁然开朗时，狭窄的四壁和低矮的天花板竟变得如此无关紧要！葛泰本人也焕发着光彩，一种温和的、适度的光彩。他以前从没注意她也具备某些“特点”，因此吃晚饭时他劝她结婚——当时他正处于愿天下有情人均成眷属的心情之中。这糖浆牛奶冻是她做的？这么好的手艺不为人知真太可惜了。他因想到丽莉也有装饰女帽的技术而感到自豪——这是在百乐山庄散步那天她亲口告诉他的。

但他直挨到晚饭后才提起丽莉。饭间他把话题都集中在女主人身上了。由于得到注意和重视，葛泰受宠若惊，脸上泛出和烛光竞相争辉的玫瑰色。对她料理家务的才干赛尔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对她妥善利用房内每寸空间的本领赞不绝口；向她请教如何安排女用人只做半天工；如何用什锦火锅临时拼凑一顿丰盛的晚餐。总之，他认为宅第越大麻烦事越多，负担越重。

饭后他们回到起居室，两人象拼凑板那样挤在一起。她把煮好的咖啡斟入祖母遗留的蛋壳形杯子里。赛尔登在这温暖的、弥漫着咖啡香的气氛中，向后倚在椅背上，目光聚集在巴特小姐一幅近照上，于是话题便非常自然地转到他最想谈的那个人身上了。这张照片拍得不错——但决不能和昨晚他们所见的那个丽莉相比！葛泰表示同意，——丽莉从没那么容光焕发过！昨晚她脸上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表情——一种不同于往日的神情，而这是照片拍不出的。不错，赛尔登同意她当时确有不同于平日的神态。咖啡味道太好了，他又要了一杯。俱乐部里象白开水一样的咖啡实在无法和这相比！可怜的单身汉不是在宴会上吃不合口味的饭菜，就是在俱乐部里吃同样不合口味的伙食！住在公寓里的男人享受不到生活中最可贵的乐趣——他可以想象得到雷诺单独就餐时多么寂寞，甚至一时产生了恻隐之心……现在再谈谈丽莉，他一次再次谈到她，不停地探问、猜测、诱发葛泰，让她把藏在心底的、对丽莉的感情全部倾吐出来。

开始时她毫无保留地说了心里话，因二人志同道合、观点一致而感到愉快。赛尔登对丽莉的理解有助于坚定葛泰对丽莉的信念。他俩谈到丽莉时运不佳时，葛泰提起她数次慷慨解囊的事例——并说她经常感到不安和不满。目前的生活不能满足她，这说明她宜于生活在更为高尚的环境之中。她不止一次有机会嫁人，——她自幼受的教育就是叫她认为嫁给有钱人是一生唯一的目的——但遇到这类机会时，她往往退缩了。比如波希·古莱就曾爱上她，百乐山庄的人都认为他俩肯定会订婚的，谁也想不到她为什么突然把波希·古莱甩了。葛泰对古莱事件的看法和赛尔登的心情如此吻合，以致他，尽管留在记忆中的一缕疑云掠过心头，仍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如果她确实拒绝过

古莱——他奇怪自己为什么竟会怀疑这一点——那么打开这扇秘密之门的钥匙是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投射在百乐山庄山峰上的光辉就不是晚霞而是晨曦了。在机会面前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象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很可能就在此刻，葛泰心中刚刚展开的喜悦之翅被折断了，堕落下来了。她面对赛尔登，坐在那是机械地重复着："是的，没人理解她——"而自己却因恍然大悟而头晕目眩。在这间密室里，他两人的心不久前还象坐在上面的两张椅子那样紧紧地挨在一起，然而现在这间斗室已变得广阔无垠，她看见一条长长的路把她同赛尔登隔开了。这条通向未来的路漫无止境地伸向远方，而自己不过是个毫不相干的旅者，孤零零地跋涉在寂寞的旅途上。

"她的知己不多，你是其中的一个。"她听见赛尔登说。接下去的是，"你会好好待她的，是不，葛泰？她这个人具有想干什么都能成功的气质——面你一定能使她成为最完善的丽莉，对不？"

这几句话象是远听似乎耳熟而近听却无法理解的语言响在她的耳际。他今晚的光临原来只是为了谈论丽莉！在为他单独准备的筵席上竟出现了第三者，而第三者居然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她尽力细细琢磨他的话，想在话中找到与自己有关的言辞，不幸的是这些话象是溺水者听到的波涛声一般，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她觉得，象溺水者一样，与其在水而上苦苦挣扎，不如索性沉入海底。

赛尔登站起身。她长叹一声，觉得不久即能投入苦海的怀抱了。

"费雪太太家？你说她今晚在那儿吃饭？饭后还有音乐节目，我也收到过一张请柬。"他朝一座难看的粉红色时钟望了一眼。"已经十点一刻了？还是到费雪家去一趟吧，他家的晚会一向很有意思。我打扰的时间太长了，葛泰，看上去你累了——我说个不停，让你听烦了吧。"他在少有的激动心情中，在她的面颊上留下了表兄的一吻。

到了费雪太太家，有十几个人在烟雾弥漫的音乐厅里向赛尔登打招呼。他走进时，台上正一曲未终，他坐在女主人近旁的座位上，用目光四处搜寻巴特小姐。他发觉她不在场时所感到的失望与事态的严重性远远不能相比，因为衣兜里装着的回信向他保证第二天下午四时反正会见到她。令他感到焦躁的是等待的时间过得太慢了。因此乐声一停止，他就倾身向前，有点不好意思地问费雪太太巴特小姐曾否和她共进晚餐。

"丽莉吗？她刚离开这里。她说有要紧事，可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昨天晚上她漂亮极了，是不是？"

"你们在说谁？是丽莉吗？"贾克·斯狄尼从邻近的一张扶手椅上坐起身，问道。"说实话，我不是假装正经，可一个姑娘家那样站在大庭广众面前，象是等着拍卖似的——我准备同她姑妈，就是我的表姑朱利娅认真谈谈。"

"你大概还不知道贾克现已荣任咱们的社会风纪监察官了吧？"费雪太太笑了一声对赛尔登说。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斯狄尼气急败坏地说："可她倒底是我的亲戚，而我现在既结了婚——真见鬼！今早上，报纸的社会专栏谈的都是她！"

"不错，描写得还挺生动呢！"纳托·范·阿斯坦用捋短须的手势掩饰脸上的笑容。"那种下流报纸难道我会买吗？当然不

会！是有人拿来给我看的——这类事我见的多了。一个姑娘既然漂亮得这么惹眼就该早早嫁人，否则自然会被人说长道短。咱们的社会现在还没发展到青年女子只享受婚姻权利而不担任何义务的地步！”

“可据我所知，丽莉就要承担嫁给罗西德先生的义务了。”费雪太太哈哈一笑说。

“罗西德？老天哪！”范·阿斯坦的夹鼻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大声说道，“斯狄尼，你真不该把那个畜生带到咱们这个圈子里来！”

“这怎么怨我？可你放心，咱们这个家族是不会认罗西德为姻亲的。”斯狄尼无精打采地为自己辩白。他那穿着新婚盛装的妻子坐在屋子另一头用权威者的口吻驳斥丈夫道，“按丽莉的处境来说，她不能要求过高。”

“我听说，连罗西德最近都被谣传吓怕了。”费雪太太接过话茬说。“可昨天晚上他见到丽莉的表演后又昏了头，你们猜他当时对我说什么？他说，‘我的上帝！我若能叫保罗·莫斐把她的模样儿画下来，十年后那张画的价钱准能翻上一翻！”

“老天爷！——眼下她不在这里吗？”范·阿斯坦把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不安地四处望了望，大声说。

“不在，你们在楼下掺鸡尾酒时她就走了。说真的，她上哪儿去啦？我没听说今晚有谁家请客呀。”

“她没去赴宴会，”一位迟到的年轻法里丝先生说。“我进门时，扶她上了一辆马车。她告诉车夫的是雷诺家的地址。”

“雷诺家？”贾克·斯狄尼太太高声说，“不可能，他家里没人哪——裘蒂今晚还从百乐山庄给我打电话来着。”

“是吗？那就怪了。可我肯定没听错。对了，家里有雪诺

呀！我——嗅——可是，我对门牌号一向记不太准。"有人用脚踢他一下，他立刻改口说道。这时屋里的人已都露出笑脸。

在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中，赛尔登立即站起身和女主人握手告别。这里的一切令他感到窒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停留这么久。

在门口处他站住脚，突然想起丽莉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在你不以为然的环境里你消耗的时间并不少！"

不错。可他到这里来是为了追寻她的芳迹啊。这里是她的生活场所，而不是他的。今后他要引领她离开这种地方，带她到远方去！印在她信封上那几个字"到远方去"象是求援的呼号。他明白柏修斯① 解开安度米达② 的锁链时，并未立即大功告成，因为安度米达的臂膀在长时间捆锁后，已变麻木，两腿不会行走，只能紧紧地拖着柏斯修，成为他向岸边游去的负担。但赛尔登现有充沛的精力，她的软弱恰恰是他力量的源泉。只可惜他俩要挣脱的不是清澈的波涛，而是陈腐势力及习俗的淤泥，目前淤泥的臭气正熏得他透不过气来。只有与她同在，他才能看得清楚，呼吸得舒畅，因为她既是他的重负，同时又是引渡他俩安全抵达彼岸的一根漂浮着的桅杆。在刚才这一小时内，他企图用这个比喻为自己筑一道防线，但可悲的是，尽管明知构成社会舆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己仍不免受其左右。他对她的看法若摆脱不掉别人的偏见的影响，他如何帮助丽莉将视野扩展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呢？

精神上的压力产生了生理上的需要，他渴望新鲜空气。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把寒夜的冷气流深深吸入肺腑。在第五街的

① 希腊神话中杀死蛇发女怪的英雄。

② 柏修斯之妻。

转角处范·阿斯坦喊住他，要与他偕行。

"你在散步？在户外透透气很有必要。自从妇女吸烟以来，咱们都泡在尼古丁里了。研究研究香烟对男女关系所起的作用可是个冷门课题啊。吸烟和离婚已变成削弱传统信仰的两大消溶剂，都快使道德问题黯然失色啦！"

就赛尔登当时的心境来说，没有比范·阿斯坦饱餐后的说教更不协调的了，但只要后者的议论不牵涉到具体的人或事，赛尔登尚能控制自己的神经。幸好范·阿斯坦一向以善于总结多种社会问题而自誉，现在乘赛尔登耐心聆听的机会，迫不及待地高谈阔论起来。费雪太太住在公园附近一条小街上，当他二人沿着第五街走去时，这条通衢大道两侧的新建筑自然引出范·阿斯坦一番评论。

"这是克莱纳设计的房子；典型的向上层社会攀缘的梯阶！设计师出身于吃饭时所有的菜碟同时摆在桌面上的家庭，因此这房子的正面就象他家的饭桌一样，唯恐省略某些装饰，别人会误认他资金短缺！然而对罗西德来说，买下这所房子挺合算，它既能引人注意又能让外地旅游者叹为观止。过些时候他就会摆脱那个阶段，想得到多数人向往、少数人不大以为然的东西了，尤其是，如果他能要我那聪明的表妹为妻——"

赛尔登即刻打断他的话，问道，"那么威灵吞·百利家的房子呢？你不认为这座府邸还不错吗？"

他二人正好走到一座宏伟的白色建筑物跟前，白墙上饰有色彩协调的使这过于宽阔的大厦显得有些节制的竖线条。

"这是高一级的作品了，它的主人想表示他去过欧洲，并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肯定百利太太认为她这座宅子是迪安南① 的

① 法国凡尔赛园内的两座宫殿，分别于一六八七年及一七六八年建成。

复制品。在美国，每座里面有镀金家具、外面用大理石筑成的房子都被人认为是迪安南的复制品。这位设计师何等聪明——他能揣摸出顾客的心理，因此百利太太完全接受了他的摆布。至于雷诺的住宅，你记得吧，他用的是哥因庭式建筑①；华而不实但有先例可援。这所房子是他财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不象毫不含蓄、一眼望到底的宴乐场。听说雷诺太太想建一间舞厅而格斯不同意，因此她至今仍留在百乐山庄。百利太太那间大舞厅一定惹得雷诺太太妒火中烧，你可以肯定她已知道那间大厅共有多少平米，就象她昨晚带人去丈量过似地了若指掌。刚才谁说她进城了？是那个法里丝小伙子吗？可我知道她不在城里。斯迪尼太太说对了，你看房子里没有灯，估计格斯一定住在后面。”

他在雷诺家转弯处的街对面站住了，赛尔登也不得不停下来。在黑夜中这座房子显得高大、阴森而冷寂，从街门上方露出的一线光亮看出，房里只有一位看门人。

“他们把后面另一所房子买下了，因此这座房子可以延伸到旁边小街一百五十英尺的地方。雷诺太太打算在那里建一间跳舞厅，旁边毗连一间画廊，弹子房之类安排在楼上。我曾向他们建议，把门厅改装一下，让整个客厅面对第五街。你看街门和那些窗——”

范·阿斯坦用来指指点点的手杖突然落下来，他惊叫一声：“哎呀！”这时街门打开了，门厅里的灯光映出两个人的侧影，同时一辆马车停在路边，穿着宴会衣裙的一个人影从台阶快步走下，钻进了马车，另外那个穿着黑色套服的粗壮人影继续清晰地留在灯光里。

① 希腊古代城市。

在难以分秒计算的霎那间，两位目击者都屏息着看清了一切。于是街门关闭了，马车驶去了，象关上幻灯机一样，整个画面突然消逝了。

范·阿斯坦的眼镜又落下来，他低声吹了一下口哨。

“呵，——嗯，——咱们什么都没看见，是不，赛尔登？作为一名亲戚，我只得求你了，我相信你是靠得住的。何况第五街的路灯很暗，——咱们很可能认错了人——”

“再见。”赛尔登说。他径直拐进一条小街，连范·阿斯坦伸出的手都没看见。

脸颊上留着表兄的一吻，葛泰孤零零地沉思起来。以前他也吻过——可那时他唇上没有另一个女人的唇印。要是他从不招惹她、让她平平静静地沉溺在水中，高高兴兴地让乌黑的海浪将自己吞没，该有多好！可是现在波涛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日出时溺水比在黑夜中淹死要困难得多啊。她用手遮着脸，不让自己看见亮光，但亮光径自从缝隙中射到她的灵魂深处。以前她是心满意足的，生活简朴但并不觉得短缺什么，——他为什么到她这儿来点燃希望之火？因为丽莉——丽莉，她的密友！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只谴责女方。如果没有丽莉，她的美好愿望也许会变为现实。赛尔登一向喜欢她，对她的简朴独立的生活方式不仅理解并且赏识。人们认为他是个对一切事物都有严格要求的人，但对她却一向态度谦和，从不挑剔。他的聪明才智从未吓倒她，因她觉得自己在他心中早已享有一定的地位。可现在，丽莉亲手把她从他的心灵之窗中猛推出来，然后砰地一声把窗关上了，而她曾请求过赛尔登，让丽莉在他心中占一席之地的哟！她突然觉得这是一个辛辣的玩笑。她理解赛尔登——现

在才醒悟，自己对丽莉的信任一定帮助过他驱散心中的疑云，她也记得丽莉对她谈论过赛尔登。现在她明白了，是自己把他俩拉到一起，使他俩相互理解的。赛尔登决想不到她会有这么愚蠢的恋情，因此虽带给她痛苦但却是无意的。然而丽莉——丽莉一定知道她的隐私！对这种事，女人的直觉是万无一失的。丽莉既然一清二楚，那么故意从葛泰手里夺走赛尔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威力而已。葛泰虽然妒火中烧，但决不相信丽莉真打算成为赛尔登的妻子。即便丽莉不大可能光为金钱而结婚，但也同样不可能过没有钱的日子。刚才赛尔登那么急切地探问勤俭持家之道，她觉得赛尔登同自己一样被愚弄了。

她在起居室里坐了很久，炉中的余烬已变成冰冷的死灰，灯光也显得暗淡了。灯罩下面，丽莉从照片中傲慢地望着这间斗室里廉价的小摆设和拥挤的家具。赛尔登能想象她生活在这样的房间里吗？她现在试用丽莉的目光打量自己这个住所：寒酸、简陋、不屑一顾。丽莉残酷的评语猛烈地袭击她的心头，使她想起往事。现在她才明白，这个慈善的偶像是她亲手装扮起来的。丽莉何曾真正对别人理解、同情、关怀过？她所追求的不过是尝试一下新的刺激而已，象是在实验室里残忍地做动物试验。

粉红色的时钟再次敲响，葛泰吓了一跳，立刻站起身。明天一早有人约好要来参观东区。她灭了灯，盖上火炉，走进卧室。梳妆台上方的小镜子映出衬着黑色背影的一张泪痕斑斑的面孔。她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美梦？既有一张毫无光采的脸，就只配过毫无光采的生活！她一边脱衣服一边无声地抽泣，但仍按老习惯把衣服细心折叠整齐。她必须象什么意外也没发生过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明早八时仆人才来，因此她把早餐准备妥当放在床边，然后锁好外面的房门，灭了灯，躺在床上。但她久久

不能入睡，怀着对丽莉的满腔怨恨躺在那里。怨恨之情象个无形的魔鬼和她一同关在黑屋里，她不得不盲目地同它搏斗。判断力、克制力以及在白天清醒时的理智都为了自卫而被置之脑后了。她渴望幸福，象丽莉那样热烈而执着地渴望，然而她没有丽莉的条件！她因清醒地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颤抖，而痛恨丽莉——

门铃一声响将她从床上惊起。她点上一根火柴，心惊胆战地站在那里静听。心脏乱跳一阵之后冷静下来，她觉得做救济工作的人在夜间有不速之客来访并非罕事。于是她披上梳妆袍去开门。门锁打开后，迎面站着的竟是光彩照人的丽莉·巴特。

葛泰第一个动作是抽身后退一步，象是丽莉的光彩突然照射在自己的创口上。于是她听见丽莉哭着叫自己的名字，并被丽莉一把抱住了。

“丽莉——你怎么啦？”她大声问道。

巴特小姐放开手，象是跑了很久才逃到避难所似地喘着粗气伫立在那里。

“我冷极了——不能回家。你升火炉了吗？”

葛泰天赋的同情心立即被职业习惯唤醒，敌对的情绪一扫而光。目前丽莉仅是个需要帮助的人——至于原因，现在没有时间考虑或猜测。葛泰怜悯人的心肠克制了自己，不去提问题，只在沉默中把丽莉拉进起居室，让她坐在熄了火的炉旁。

“这里有引火柴，炉子立刻就会着起来的。”

她跪在地上，两手忙碌一阵，火苗高高蹿起来了。她泪眼模糊地看到火光照射在丽莉死灰一样的脸上，两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最后丽莉又说了句，“我不能回家。”

“是的——是的——你到这儿来了。亲爱的！你又冷又累——请坐好，我去给你泡杯茶来。”

葛泰下意识地用在工作时安慰人的口吻对她说话，个人感情已在执行任务的责任感中消失了，而且经验告诉她，在查不清伤势之前，血是止不住的。

丽莉上身倾向炉火，静静地坐着。背后茶杯的撞击声象是因过于静谧而睡不着的孩子听到熟悉声音那样使她心安。但当葛泰把茶端到身边时，她推开了茶杯，用冷漠生疏的目光望着这间屋子。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受不了孤独。”她说。

葛泰放下茶杯跪在她身旁。

“丽莉！出了什么事？——你不愿告诉我吗？”

“我受不了在自己房里躺着醒到天亮。我憎恶姑妈家那间卧室——所以我到这里来——”

她那漠然的表情突然变了，在一阵新的恐怖中她抓住葛泰的手。

“啊，葛泰，三位复仇女神……你听过，——独自一人在夜里——她们扑动羽翼的声音吗？你当然没听过，——你在夜里是不会害怕的——”

这句话使她想起刚才自己躺在床上的情况，就含混地答了一句。但丽莉被自己的痛苦所淹没，已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了。

“你会让我住下的，是不？天亮时我就不怕了。现在很晚了吗？快到半夜了？不能入睡真叫人受不了——好象有人站在床边瞪着眼看你——”

法里丝小姐抓住她伸出的两只手。“丽莉，看着我！出了什么事——是出了事故吗？你受了惊吓——什么事让你这么害

怕？告诉我吧，一两个字也行，这样我才好帮助你。”

丽莉摇了摇头。

“我不是害怕，这两个字不恰当。你能想象有天早晨照镜子时看见自己毁了容吗？——在你睡着时发生了变故！是的，我觉得自己现在变了模样，我不敢再看自己——我憎恶丑陋，这你是知道的——我一向避免丑恶的东西——可我无法对你解释——你是不会理解的。”

她抬起头，目光落到座钟上。

“夜多么漫长呵！我知道明天还不能入睡。有人对我说过，以前我父亲就经常睡不着，眼睁睁地躺在床上想些可怕的事。他不是坏人，只是运气不好——现在我才明白他孤单单地躺在床上转念头时多么痛苦！可我是个坏女人——所有的念头都是坏的！在我周围的全是坏人，但我能就此原谅自己吗？原以为自己能不同流合污——我看不起他们——看不起！可我现在变得同他们没什么两样了。”

她因抽泣而全身震颤，象风暴中的树一样弯着腰。

葛泰跪在她身边，以从工作经验培养出的巨大耐心等待着，等待悲痛的风暴平息下去，吐出实情来。起初她以为丽莉从嘉里·费雪家出来后在拥挤的街道上受到惊吓或遇到某种危险，可现在她看出受伤的不是身体而是神经，这就更使她不寒而颤了。

丽莉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来。

“你们收容所里有些坏女人。告诉我——她们能改邪归正。恢复原来的面貌吗？”

“丽莉！不许说这种话——你在胡思乱想！”

“她们都越变越坏，对不？因为没有回头路，过去的自己忍

受不了现在的自己，从而把它拒之于门外！”

丽莉站起身，象是疲惫不堪似地伸出臂膀。“去睡吧，亲爱的！你很忙，必须早起。我还要在炉边坐一会儿，你把灯留下，别关门，一定要让我觉得你在近处。”她把两手放在葛泰肩上，脸上的笑容象是漂浮着碎船遗骸的海面上的初升太阳。

“我不能离开你，丽莉。到我床上去躺一会吧，你的手都冻僵了——你必需脱掉衣服，暖和一下。”葛泰突然想起一件事。“彭尼顿太太——现在已经半夜了，她在怎么想？”

“她在照常睡觉，我有大门钥匙。没关系——反正我决不回去！”

“你用不着回去，就留在这里好了，可你必须告诉我你刚才到哪里去了。你听我说，丽莉——你把话说出来对自己有好处！”她拉起巴特小姐的手，放在自己胸前。“把事情告诉我——你头脑就会清醒了。听我说，你曾在嘉里·费雪家吃晚饭，”葛泰停顿一下，然后鼓起勇气说道，“刚才劳伦斯·赛尔登从这儿到费雪家去找你了。”

听到这话，丽莉脸上那种深陷在剧痛中的表情一变为孩子般天真，双唇微颤，睁得大大的眼中噙满泪花。

“他去找我了？可我没遇见他啊！天哪！他是想帮助我。他对我说过——很久前就警告我——他预感到我会痛恨自己的！”

葛泰看到赛尔登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拧开了丽莉心扉上的锁，使她说出心里话，不禁感到一阵楚痛。丽莉斜倒在一张扶手椅上，把头倚在赛尔登刚才靠着的地方。这位落难的美女使葛泰再次感到自己的失败命运是注定了的！呵！从丽莉的角度说，击破葛泰的美梦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朝她俯伏着的艳丽姿容看一眼就能察觉她的美貌具有无穷的威慑力，就能理解爱情和

权利只属于丽莉这类女人，而被她们剥夺了权利的人儿只能忍受克制自己，为别人服务的命运。如果赛尔登对丽莉的迷恋并非不可改变，那么他的名字在丽莉心中产生的影响可彻底动摇了葛泰的信心！这种不属于尘世的单相思，男人们不仅经受得住而且能把它遗忘，因为它不过是抑制情欲的一种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葛泰将会多么心甘情愿地医治他的创伤、安慰他的心灵，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啊！然而丽莉的供认夺去了她最后的希望。站在岸上的少女无法抗拒爱上自己情人的塞壬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受害者的尸体被海浪冲回岸边。

丽莉突然跳起来，紧紧地抓住她。"葛泰，你了解他，你明白他的为人——告诉我，如果我去找他，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我说，'我坏到了极点——我渴望别人吹捧，我需要刺激，我需要金钱'——是的，**金钱**！这是我的耻辱，葛泰——现在已瞒不住了，人人都这么说我——所有的男人都认为我是这种女人——如果我都告诉他——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他——明确地告诉他，'我已经落到比任何人都不如的地步，因为我享受了他们所享受的，但没有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噢，葛泰你是了解他的，你可以代他回答我，如果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会不会厌弃我？或许他会可怜我，理解我，救我脱离这种厌恶自己的境域？"

葛泰冷冰冰地站在那儿，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于是她那可怜的心儿因受到不公平命运的播弄而猛跳起来。她象是夜间置身在一条湍急的小河中，在闪电的光照下看到夺取幸福的机会诱人地随着水流而来。为什么她不可以回答："他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况且，她确实不能为他打包票！但是，如果她这样

① 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歌声诱惑海员使航船触礁。

说，那就会亵渎了自己的爱情，她决不允许自己不把他看成是最高贵的人，她必须用自己全部纯真的爱情信赖他。

"是的，我了解他；他会帮助你的。"她说。丽莉立刻扑进她的怀抱失声痛哭起来。

小小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葛泰帮丽莉脱掉衣裙，强劝她饮了一口热茶后，两人一同躺在床上。灯已熄灭，她俩在暗中默默无言地躺着，为了避免碰到丽莉，葛泰尽量缩到窄床的边缘。她知道丽莉不喜欢被人抚摸，很久前她就知道不可对这位密友过于冲动、或感情外露。然而今天晚上全身的神经使她不敢靠近，因为挨着丽莉，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感到床单的牵动，简直是一种酷刑。丽莉翻个身，一缕芳香的头发掠过葛泰的面颊。丽莉全身都是温暖、柔软、馨香的，连她的泪痕也象玫瑰花瓣上的露珠一样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当葛泰两臂放在身侧，象雕塑似地一动不动时，突然听到身旁一声饮泣，丽莉猛地伸出手，摸到葛泰的手，紧紧地攥住。

"搂着我，葛泰，搂着我，否则我会想很多怕人的事！"她呜咽着说。于是葛泰默默地伸出一只手臂，象母亲搂抱辗转不眠的孩子似的，让她的头枕在自己肘上。于是丽莉安静下来，呼吸声变低沉均匀了，为了防止做恶梦她的手仍拉着葛泰。但现在手指放松了，头深深地埋在葛泰的臂窝里，葛泰感觉得到她睡着了。

十五

丽莉醒来时床上只剩她一人，室内充满着冬日的晨辉。

她坐起来，诧异地望着周围这陌生的一切，突然想起昨晚那一幕，不禁打了个寒噤。一束寒冷的日光从对面楼房的后墙折射进来，她看见自己那身宴会礼服和华贵的斗篷搁在一张椅子上。脱下来扔在一边的华服象宴筵剩下的残羹一样令人倒胃口。丽莉想到，要是在家里，女仆一向非常小心，不让她看到这种使她不快的景象。由于疲劳，由于在葛泰床上不能翻动，现在感到周身痠痛。一夜既未安眠，又因床太窄只能静卧不动，现在觉得象是在火车里坐了一整夜。

继生理上不舒服的感觉之后，又感到一种相应的心理上的衰竭。由恐怖而产生的身心交瘁比最初的厌恶心情更难忍受。一想到以后每晨醒来都会感到如此重负，头脑立刻清醒过来。她必须尽快找条路，逃离这片因偶一失足而跌入的泥沼，但她现在疲惫不堪，无法系统地考虑问题。她在床上再度以厌恶的心情观察这间简陋的卧室。外面的空气穿过高大的楼群，从窗口进入室内时已不很新鲜了，暖气管开始嗞嗞地响起来，一阵烧饭的气味从门缝钻进来。

门开了，穿戴好了的葛泰端了一杯茶走进来。在昏暗的光线中看上去她那蜡黄的脸有些浮肿，暗黄色的头发因近似肤色几乎察觉不出了。

她怯生生地望着丽莉，用极不自然的语调问她感觉如何。丽莉用同样压抑的语调回答后，抬起上半身接过茶杯。

"昨晚我一定太累，竟在马车里晕倒了。"一杯茶水下肚后，呆滞的头脑清醒了些。

"你是不太舒服，你到这里来我很高兴，"葛泰说。

"可我现在怎么回家去呀？朱利娅姑妈——"

"她已经知道了，我一早打了电话，你的女仆已经把换的衣

物送来了，你不想吃点什么吗？我炒好了鸡蛋。"

丽莉吃不下东西，但这杯茶使她有了起床的气力，于是在女仆多疑的目光下穿好衣服。葛泰不得不马上离家对丽莉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她二人把昨晚的一幕掩饰得不露丝毫痕迹，默默地吻别。

丽莉到家时，彭尼顿太太正在急躁不安。她已派人去请古瑞·斯狄尼，而且正在服用洋地黄。丽莉耐着性子尽量回答一连串的质问。她说从嘉里·费雪家出来后，在回家的路上晕过去了，由于气力不支，怕回不了家，只好到法里丝小姐家去。经过一夜的休息，现在已经复原，用不着请医生了。

彭尼顿太太放下了心，开始全力以赴地对付自己的疼痛了。她劝丽莉立刻上床休息，因为这是她医治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疾病的万灵药方。丽莉回到卧室后，一系列事件在她脑海中再次出现，但白天的观点和夜间的想法已大不相同：飞腾的复仇女神已变成串门闲聊的长舌妇，只是她所惧怕的那些事实在白天不再模糊不清，而是更加丑恶、更加可憎。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哭叫而是行动。她开始强迫自己计算一下亏欠雷诺的准确钱数，结果发现自己从他手里一共接受过九千元。想起他付钱时说过的、自己也就相信了的那套骗人的鬼话，不禁恼羞成怒。原来这笔钱没有一分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为了恢复名誉她必须立刻还清这笔债。但目前偿还债务毫无可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心中的怒火反倒变成麻木不仁的感觉了。直到现在她才理解，一个女人若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付出比买辆马车昂贵得多的代价，道貌岸然的形象原来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这使她看出，这个世界比她原想的要肮脏得多！

午饭后，丽莉躲开古瑞·斯狄尼监视的目光，请姑母到楼上

起居室里去说几句话。到了起居室，彭尼顿太太坐在一张钉着黄钮扣的黑缎扶手椅上，身旁是一张饰有珠贝的桌子，桌上摆着一只盆面嵌着比阿特丽斯·钦契[①]微型画像的黄铜盆。对这些东西丽莉一向怀有囚犯见到法庭上的摆设时所感到的厌恶心情。这就是姑母私下听人传递消息的地方，她觉得披戴头巾的钦契脸上那幅假笑的样子，与姑母走进这间屋子后逐渐消失的笑容非常相似。彭尼顿太太对"争吵"的是非曲直概不考虑，只是对"争吵"本身深痛恶绝到超乎寻常的程度，丽莉知道她的脾气因此从不敢和她争吵，她也从没象今天这样不愿同她争吵，但她确实已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彭尼顿太太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她，"你面色很不好，丽莉。到处不停地乱跑开始影响你的健康了。"她说。

巴特小姐乘机说道："不是这个原因，朱利娅姑妈，而是因为我现在有点为难的事。"

"啊，"彭尼顿太太象是面对乞丐，啪嗒一下关上钱包那样闭上嘴唇。

"真对不起，跟您提起这种事，让您烦心。"丽莉继续说道，"我的确认为，昨晚我晕过去的部分原因是那些麻烦事——"

"可我认为这要由嘉里·费雪的厨子负责。那个女人一八九一年在玛利亚·曼森家当过厨娘——就是我们去艾克斯[②]那年春天——开船前两天我们在她家吃饭，我当时就发觉她家的铜餐具没洗干净！"

"我昨晚没吃多少东西。近来我吃不下也睡不着。"丽莉停住一下，然后突然接下去说，"事实是，朱利娅姑妈，我欠了钱。"

---

① 十六世纪意大利发生的一桩弑父案的女主角，后被处死。

② 法国南部一城市。

彭尼顿太太的面孔明显地蒙上一层乌云，但并未显示出丽莉所预料的惊愕。她一言不发，丽莉只好继续说道，“我太愚蠢了——”

“毫无疑问，你太愚蠢，”彭尼顿太太打断她的话。“我真不明白象你这样有自己的收入又没有开销——况且我还常常送你那么多贵重礼品——”

“啊，您一直对我非常慷慨，朱利娅姑妈，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好处。可您大概不十分清楚如今的姑娘不得不有很多花消——”

“我不十分清楚除了服装和旅费之外你还不得不有什么花消。我愿意你的衣着体体面面，可十月份我刚替你付清裁缝账。”

丽莉犹豫一下，姑妈的记忆力使她难以继续说下去。“您的确对我非常好，可从十月份到现在我又不得不买——”

“买什么？衣服吗？花了多少钱？让我看看账单——那个女裁缝很可能在敲你的竹杠。”

“啊，不，不会的。衣服的价钱现在涨得怕人，可我又不能不备齐各式服装，在乡下穿的、打高尔夫球、滑冰穿的运动服还有夜礼服——”

“把账单拿给我看，”彭尼顿太太重复道。

丽莉又迟疑了一下。首先，裁缝还没把账单送来，其次是账单上的数字只不过是丽莉所需要的零头。

“冬装的账单还没送来，可我知道钱数不少，另外我还买了一两样别的东西。过去我一直大手大脚——一想到欠下那么多账，我真吓坏了——”

她抬起布满愁云的秀美面孔望着彭尼顿太太，暗自盼望这副能感动异性的哀容也能对同性起些作用。没想到彭尼顿太太

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打了个寒战。

“说老实话，丽莉，你年纪不小了，应该学会照顾自己。昨晚你已把我吓得半死，现在又用这些事来麻烦我！要想吓唬我也得找个时间！”她朝时钟看了一眼，又吞下一片洋地黄。“如果你又欠裁缝一千元，就叫她把账单给我送来好了。”她附加一句，象是决心要立刻结束这次谈话。

“对不起，朱利娅姑妈。我知道不该麻烦您，可我确实别无他法——我应该早点告诉您——我欠了一笔比一千元多得多的债。”

“多得多？两千元吗？她一定是在敲诈你！”

“我告诉您不光是裁缝账，我——还有另外一些债务——更紧急——必须马上还清。”

“你到底买了些什么？首饰吗？你一定是疯了。”彭尼顿太太严厉地说。“如果你真欠下债，就必须后果自负，把每月的进款存起来直到付清欠账为止。你若能不到处乱跑，老老实实在这里呆到春天，你就无需任何开消，裁缝账由我付，那么用不了四、五个月你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了。”

丽莉再次无言可答。她知道只借口说是为了还清裁缝的欠账，也不可能从彭尼顿太太手里要出一千元来，因为彭尼顿太太首先要看过账单，然后才会开张支票给裁缝而不是给丽莉。然而今天非得把钱弄到手不可啊！

“我提到的债务是——另外一种——不是购货账单。”她迷乱地说。彭尼顿太太脸上的表情使她不敢再说下去。是否可能姑妈已有所闻了？这个念头猛地使她不顾一切地招认了。

“事实是，我常打牌——桥牌；现在很多妇女玩牌，姑娘们也玩——如今这是常事。有时候我赢——赢很多，可最近我运气

不好——这种债当然不能慢慢还——”

她停住了；彭尼顿太太呆若木鸡地听她说。

“打牌——你打牌赌钱了？那么这是真的了。有人告诉过我，可我不相信。这样看来，人家告诉我的其他丑事也一定是真的了？哎，真叫我受不了啦！一想到你在这个家里所受的教养，真叫我心寒！这一定是因为你在国外长大——不知道你母亲在哪里交的那些朋友。我知道她星期日居然不做礼拜，招人议论！”彭尼顿太太猛地回转身，“星期日你也打牌吧？”

丽莉想起有几个星期日下雨时在百乐山庄和多森夫妇确实玩过牌，她脸红了。

“您对我太严厉了，朱利娅姑妈。我并不是真地喜欢打牌，只是不愿意让人觉得我小气或是不合群而已，因此不得不随大流。现在我已经受到了教训，如果您这次帮我一下，我答应您——”

彭尼顿太太用手势阻止她说下去。“你不必做任何许诺，这没必要。当我答应你住在我家时，我并没打算替你付赌账。”

“朱利娅姑妈！你是说你不打算帮我一下？”

“我绝对不做让人觉得我在支持你这种行为的事！如果你当真欠了裁缝账，我会直接和她交涉——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有替你还债的义务！”

丽莉已经站起身，面色苍白、全身颤抖地站在姑母面前。自尊虽风暴般震撼着她，但蒙受耻辱的恐惧迫使她喊道，“朱利娅姑妈，我会名誉扫地——我——”她说不下去了。姑母对虚构的偿还赌债都断然拒绝，那么听到她供认出可怕的真实情况后，将会是什么态度啊！

“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名誉扫地了，丽莉！是因为你的行为而

不是因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你刚才说，是你那些朋友叫你打牌的。那么好吧，应该叫他们也从中得到点教训，少收点钱他们不会亏本！不管怎么说，我决不会浪费我的钱去为你付债！现在我必须请你出去——这件事让人非常难过，可我现在不能不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了，请拉下百叶窗。告诉珍妮，今天下午除了古瑞·斯狄尼之外，我谁都不见！"

丽莉走进卧室，把门栓插上。复仇女神的羽翼在耳际回响——恐惧和愤怒使她全身颤栗，她跌跌撞撞在屋里走来走去。通往自由的最后一扇门砰然关闭了，——她觉得自己被锁在里面，已彻底地身败名裂——

突然她走到壁炉上的座钟面前，指针指着三点半，她想起赛尔登要在四点钟来看她。她原打算留句话把他打发走——可是现在，一想到能见到他心就猛烈地跳起来。他的爱情难道不能带给她一线获得新生的希望吗？昨晚躺在葛泰床上的时候，曾想到与他见面后，倒在他怀里痛哭，向他倾诉一切，那将会多么幸福！当然那时，她以为在与他见面前会把这件大事与姑母谈妥——她绝未料到姑母居然拒绝援助。当时，尽管她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但仍能察觉赛尔登的爱情并非永久的避难所，在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向前挣扎之际，能得到他瞬息的慰藉该多甜美呵！

然而现在，他的爱情是她唯一的希望了。当她孤零零地、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时，向他吐露真情的念头象水流对轻生者一样，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开始溺入河水之中也许非常难受——但过后会感到一了百了！她想起了葛泰的话，"我了解他——他会帮助你的。"她的心紧紧抓住这两句话，象病人紧捏着灵丹妙药一样。啊，但愿他能理解——但愿他肯帮助她收拾这不可收拾的残局，使她开始过上一种不留一点过去痕迹的、崭新的生

活！过去他一向鼓励她，让她相信自己只与更为高尚的东西相称，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一想到向他吐露真情也许意味着失去他的爱情，于是她又退缩了。现在她多么急需爱情的火焰来焊接粉碎了的自尊心的残片啊！然而葛泰的话一次再次地响在耳际，她确信葛泰知道赛尔登对她的感情，却万想不到葛泰对赛尔登的评价具有比自己对赛尔登的感情强烈得多的感情色彩。

到了四点钟，她正襟危坐在客厅里。她确信赛尔登会准时到达。可是四点过了——她心急如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在这段时间内她重新对目前的悲惨处境认真地估量，再次徘徊在向赛尔登坦白一切的冲动与毁掉爱情的恐惧的矛盾之中。随着时间的飞逝，需要赛尔登理解自己、安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急迫，她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承受这巨大的不幸了。不错，也许她得冒一些风险，但难道她不能再信赖自己的美貌，再用它帮助自己渡过灾难、平安到达爱情的羽翼之下吗？

时针继续向前移动，赛尔登仍迟迟未来。毫无疑问他是被人绊住了，要不就是他把她在匆忙中疾书的"四"字误认为"五"了。五点刚过，门铃响了，看来肯定是因为信写得太潦草，以后一定得把字写工整些。过厅里的脚步声和男仆在前面引路的说话声使她精神大振，觉得自己又变成机智、能干、善于应付急难的人了，再想起赛尔登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突然间感到的信心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不想客厅的门打开后，走进来的竟是罗西德。

一阵痛楚猛地袭上心头，命运的拨弄使她恼怒。自己太粗心、忘记吩咐男仆除赛尔登外不见客，这使她更加焦躁。但一瞬后，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温和地向罗西德问了好。赛尔登来

时，让他看见罗西德在这里糟糕透了，但丽莉一向有办法打发多余的客人。在目前这种心情中，没有比罗西德更不受欢迎的来访者了。

谈了几句话后，罗西德就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强迫丽莉听下去。丽莉原打算利用百利家宴会这个不牵涉个人的话题，谈到赛尔登光临为止。不想罗西德先生把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两脚过于随便地叉开、一动不动站在茶几旁，一下子就把话题转到丽莉身上。

"那个宴会搞得不坏——嗯，是的，还不算太坏。威利·百利发了狠，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当然啦，也不是没有缺点——费雪太太哪里能照看周全？——比如香槟酒不够凉；负责存衣服的仆人把客人的大衣搞错了之类。如果我是主人，我会在乐队上多花点钱。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只要是想要的东西，就肯花钱，决不到柜台去问价，也从不考虑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象威利·百利两口子那样请客并不合我的心意。我要是干，就干得又漂亮又自然，就象干起来一点不费劲！要做到这个份儿上，巴特小姐，其实就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一个会花钱的女人。"

他停住一下。仔细观察正在假装摆弄茶杯的丽莉。

"钱我已经有了，"他干咳一下，继续说，"现在缺的是那个女人——我打算也把她弄到手。"

他上身向前略倾，双手放在手杖顶端上。他见过纳托·范·阿斯坦之流把帽子及手杖带进客厅，因此他认为这显得更有风度、更随便一些。

丽莉沉默不语，面带微笑，心不在焉地望着他。她心中正在盘算，如果再不把他打发走，赛尔登来时就会遇到他了。她沉思

的模样虽然有些冷漠但并不显得有什么反感。在罗西德看来，她似乎在暗暗地鼓励他说下去，况且他并不喜欢过于急切的慨然允诺。

“我决意要得到她，”他又重复一遍，为了增加自信，故意高声笑了笑。“一般地说，我一向是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巴特小姐。以前我想要钱，现在我的钱多得不知用什么法子去投资才好。除非我能把钱用在合我意的女人身上，现在钱对我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我打算把钱这么花：我要叫我老婆让所有的女人都显得小家子气。她要做到这一点，我决不吝惜钱。但这决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做得到的，无论你在她身上花多少钱。有本历史书上说，有个女人想要一身黄金盔甲之类的东西，人家就把那东西扔给她，结果她被压死了。真的，一点不错，有的女人象是让珠宝首饰埋起来了。我要的女人，必须头上的钻石放得越多，她的头能昂得越高！那天晚上我在百利家看见你穿一件素净的白衣裙头上象是戴了王冠。我对自己说，‘天啊，如果她头上有顶王冠，她会象是生下来就戴着王冠似地！’”

丽莉仍然沉默不语，他就更加热烈地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告诉你这是怎回事：这种女人比全世界所有的女人加在一起还值钱。倘若一个女人戴上珍珠项链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就该让她戴比任何人的都更贵重的首饰！其他东西也一样。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向人炫耀的东西是不值钱的。不错，我要让我的老婆，只要她愿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一点都不费劲。我知道钱这玩艺儿有时候很俗气，那就是当你没钱想弄点钱的时候。而我的老婆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停了一会，在结尾一句话中犯了过于急躁的错误。“我想你已经猜到我看中的是谁了，巴特小姐。”

丽莉抬起头，面对挑战心情略有好转，甚至在此心烦意乱之际仍能听出罗西德数百万资财的诱人的呼唤。呵，用它来偿还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债务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期待赛尔登光临的心情越来越急切，这笔巨资的主人就显得越来越令人厌恶。赛尔登和罗西德之间的差距大得如此触目惊心，她抑制不住，微笑起来。她认为点破话题是为上策。

"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我，罗西德先生，那我非常感激——可以说是受宠若惊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使你这样认为——"

"啊，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并没爱得我发狂，我还有足够的理智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也没把你当成你爱我那样地对你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如何谈话我也略知一二。倒霉的是我已经看上你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仅仅打算把我的计划象谈笔买卖似地直接了当和你摆一摆。你不大喜欢我——目前还不大喜欢——可是你喜欢讲究、时髦、享乐以及钱包里不缺现钞。你愿意过好日子，可不愿意为此做出任何决定。我现在向你提出的就是由我来向你提供好日子而且替你做出决定！"

他停住了话头，她报以冷冰冰的一笑。"有一点你错了，罗西德先生，无论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会自己做出决定的！"

她这样说，目的是想让他明白如果他话里有暗指她个人私事的隐喻，她已准备予以反击或否认，但他似乎理解了她的意图。为了免受难堪他用同样语气继续说道，"我并不打算得罪人。如果我的话说得太露骨，那就请你原谅。可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老实话——你为什么要做假、哄弄人？你明知自己不只一次遇见过麻烦——相当大的麻烦——人是会老的，年纪不饶人，想要的东西会不知不觉从你指缝间滑过去，再也回不来了。我并不是

说你现在已到了这步田地，可你以前遇到过麻烦，象你这样的女人本不该遇到。我现在向你提出的就是保证你永远不再遇到麻烦！”

听他说完这话，丽莉满脸涨得通红。他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不予驳斥就等于默认，如果直接斥责，又会使他在火头上老羞成怒。尽管她气愤得嘴唇颤抖起来，心中仍有个声音警告她，“千万不可和他正面冲突！”自己的底细他了解得太清楚了，在他最该讲点礼貌的关键时刻他都毫无顾忌，不怕她知道他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她用轻蔑态度断然拒绝，他将会采用什么手段对付自己呵！虽在忧虑重重的情况下，她仍能清醒地考虑到“如何答复他”这一关键有可能左右自己整个的前途，象是逃犯虽然跑得气喘吁吁，也不得不在十字路口停下来冷静地考虑应该转向何方一样。

“你说得不错，罗西德先生，我的确遇到过麻烦。你想帮助我摆脱那些麻烦，这使我非常感激。生活在富人中间的贫穷者想完全独立而同时又维持自尊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一向花钱很随便，因此经常苦于如何付清欠账。但如果我用这一点做为接受你的好意的理由，光为自己着想，那就未免太自私、太忘恩负义了。因此请你务必给我一段时间——一段考虑你的善意的时间——和如何报答你的时间——”

她用极为妩媚动人的姿态对他伸手告别，免得驱赶他快走的意图太露骨。她那将来并非绝无可能的暗示使他顺从地站了起来，虽然因未能“马到成功”而稍感不快，但他那种逆来顺受、不急于求成的民族传统使他控制住不悦的心情。他立即表示同意时的神态反而使丽莉感到惊恐，因他的神情中有一股足以摧毁最坚强的意志的力量。然而他二人终于和睦地道别，罗

西德在没有遇到赛尔登之前就离开了。赛尔登到现在还没来，她不禁感到新的恐慌。罗西德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她知道现在已太晚，赛尔登不可能来了。当然他会写信解释的，晚间的邮件中定会有他的短信。然而向他倾诉衷肠的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等待的时间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使她感到疲惫不堪。

当门铃一响，邮差报知没有赛尔登的来信时，她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她只得到楼上去苦熬那孤单寂寞的长夜——象她对葛泰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不眠之夜。她一向不习惯思考问题，而现在不得不清醒地仔细考虑目前的灾难，相比之下，前天晚上在迷乱中感到的痛苦显得容易忍受多了。

曙光终于驱散了夜间所有的魑魅鬼怪，她一上午头脑清醒地静候着赛尔登的消息。但一天过去了，他既未来信也未露面，丽莉一直留在家里，中饭和晚饭时只有她和姑母二人。她的姑母除了抱怨自己心律不齐外，只冷冰冰地谈些无关痛痒的琐事。饭后她早早地去睡了，丽莉等她上楼后，坐下来给赛尔登写了封短信。她正准备按铃唤人去送信时，猛然看到肘边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劳伦斯·赛尔登先生今天下午乘顺风号客轮前往哈瓦那及西印度群岛。"

她放下报纸，盯着自己的信柬，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她现在明白他永远不会来了——他之所以离开就因为他不愿来见她。她站起身走到屋子另一边的壁炉前，长时间地望着在强光照射下镜面上的自己。脸上的皱纹非常明显——看上去老多了。如果连自己都看出了老态，别人会怎么想？她扭转身，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使自己的步子机械地踩在彭尼顿太太的阿克明斯特地毯①上每两朵玫瑰花之间的地方。突然她看见刚

① 英国地名，以生产手制羊毛地毯著称。

才给赛尔登写信的笔还插在笔筒上，她重新坐下，拿出一只信封，在上面匆匆写出罗西德的姓名。然后摆平一张信纸，但只写下几个字就停住了。写出日期和"罗西德先生"很容易，但写完后就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她原打算通知他来看她，但这几个字无论如何写不出来。最后，她刚开始写，"我考虑到——"又放下笔，两肘搁在桌上，把脸遮藏在手掌中。

突然门铃响了，她立刻惊跳起来。现在不算太晚——才十点钟——很可能是赛尔登的信柬或是口信——也许站在门外的就是他本人！很上那段他出国的消息可能错了——也可能去哈瓦那的是另一个劳伦斯·赛尔登。在客厅门打开、仆人送来一封电报之前，这些可能一起涌上她的心头，使她确信她会看到他或是得到他的消息。

丽莉用颤抖着的手指拆开电报信封，看到电文下方的署名是白莎·多森。电文是，"准备明晨乘船旅游你是否与我们同游地中海"。

下　集

一

赛尔登站在游乐场的台阶上，深感蒙特卡洛① 的住宿条件比他以前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更能迎合游客的口味，这使他不禁兴致盎然。

在一位冷静的旁观者看来，赛尔登此时的情趣，在节日般气氛的感染下，已全部集中在当地的景色和旅馆的设施上了。赛尔登是个在枯燥环境中埋头苦干的人，当地的各项游乐活动的吸引力如此之大——假日气氛如此之浓——他自然感到精神为之一爽。这时他正在眺望嵌在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群中的白色广场，热带园林以及漫步在紫色山峦前方的人群，这些山峰恰象在匆忙中忘记拆除的舞台布景——由于敞开了胸怀，尽情地享受阳光和闲暇，他觉得和一两月前相比，心情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年纽约的冬季漫长而多雪，到了春天阳光仍然阴冷，寒气袭人，锯齿般的风裂人肌肤，使人感到满目凄凉。然而埋头工作的赛尔登叮嘱自己天气与自己这样处境的人毫无关系，对清心寡欲的人来说，寒冷和凄凉的景象正是一剂良药。因此当有件紧急案子需要他到巴黎去和一位顾客商谈时，他只得中断了办

① 摩纳哥一城市，世界著名赌城。

公室的日常工作。直到现在，他迅速结束公务后到南半球住了一星期后，才开始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充当一名旁观者的热情，对人生抱客观态度的人来说，这真是莫大的安慰。

南国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无论景色绝然不同还是大同小异，一样令人惊叹不已。当他走下游乐场的台阶站在门口行人道上时，一片五光十色的景象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他有七年未出国了——目睹的变化太大了！即使它内部的气质仍能不变，外部的每一寸土地都面目全非了。而这里正是彻底改变一切的地方！他原可以任凭空间和时间自然发展，但是一顶为狂欢节临时架起的帐篷把他和固定不变的苍穹隔开了。

这是四月中旬的一天，狂欢节已进入高潮。广场和花园里杂乱的人群不久即将各奔东西，到别的地方去重新组合。这时，即将落下的夜幕使最后的表演者更显得光彩照人。热烈的气氛、繁茂的鲜花、湛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形成了一幅最后压轴的画面。突然，所有的彩灯同时照得雪亮。一群引人注目的男女走近广场中心，顿时加添了热闹的气氛。他们象是所有的主要演员在末场后谢幕似地一同聚集在赛尔登面前。他们的服装证明这次演出丝毫没有考虑成本的必要，就象时装模特在音乐声中走来走去时所穿的一般。为了突出个人的特点，每个妇女都故意摆出不同的姿式站着，男人们都象服装由名人设计的舞台英雄那样随随便便、自由自在地分散在妇女们的左近。而使这群分散的男女突然聚拢的恰是赛尔登本人，因为他引起了这群人中一人的注意。

“哎呀，是赛尔登先生！”费雪太太惊奇地高声喊道。她朝贾克·斯狄尼太太和威利·百利太太指了一下，对赛尔登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我们都快饿死了，可就是决定不了上哪

里去吃饭。”

赛尔登立刻被邀参加他们的集体活动，大家都把他当成解决就餐问题的专家。他们告诉赛尔登，有些餐馆，不到那里去吃饭会觉得遗憾；而去吃的话，也同样会感到遗憾的。因为在这地方吃饭不过是为了光顾名餐馆，填饱肚子反成次要问题了。

“在德拉斯饭店固然能吃到最讲究的饭菜，可到那里显得是专为吃喝去的，只有在当地没熟朋友的美国人才跑到那儿去大吃大喝！贝莎公爵夫人最近可经常在贝卡森饭店就餐！”百利太太忙不迭地总结道。

令费雪太太失望的是，百利太太到现在还改不掉老毛病，总喜欢在公开场合吹捧有地位的知名人士，总学不会自尊自重，因此言谈举止无一是处。

百利先生是位身穿便装、有着一副生意人面孔、肤色苍白的矮个子，他为排解这尴尬局面哈哈大笑道：

“在我看来，除非有人替她付账，否则这位公爵夫人总到最便宜的饭馆吃饭。如果你们漏点口风要到德拉斯进餐，保证她比谁都跑得快！”

但贾克·斯狄尼持反对意见。“可各国的大公都到孔达明那个小餐馆去就餐。胡伯特勋爵说那是欧洲唯一会烧青豆的餐馆。”

胡伯特·达凯勋爵是位衣着寒酸的瘦高男人，脸上总带着憔悴的、趋炎附势的笑容和大半辈子为阔佬们介绍餐馆的派头。他轻轻地表示同意说，“一点不错。”

“青豆？”百利先生轻蔑地说，“他们会烧甲鱼吗？这只能说明欧洲市场不景气，会烧青豆就能出名！”

贾克·斯狄尼象个权威似的打断他的话，“我也不大同意达

凯的看法。巴黎有个小饭店，离凡尔赛宫不远。不管怎么说，我决不赞成去孔达明这种 gargote①，至少不赞成女士们去!”

婚后，象范·奥斯布家的其他几个女婿一样，斯狄尼发胖了，变得会假装正经了。令他感到意外和难受的是，妻子走路时越走越快，他只得气喘呼呼地尾随在后。

他的妻子这时使劲甩了一下头上的羽毛装饰，宣称道，“我们偏去孔达明饭店！德拉斯我去腻了，那里的饭菜和我母亲的晚餐一样乏味。而且胡伯特勋爵答应把在孔达明就餐的所有怪人的来历都向我们交底。他是不是这么答应的，嘉里？好了，贾克，别那么一本正经的了!”

“那好吧，”百利太太说，“我想知道的只是他们的裁缝是谁。”

“毫无疑问，达凯会告诉你的。”斯狄尼讽刺地说，而达凯只轻松地低声说了句，“至少我能打听到。”由于百利太太宣称她一步也走不动了，他们就喊来两三辆正在花园徘徊的轻型马车，直向孔达明饭店驶去。

他们的目的地，那家小饭店，位于从蒙特卡洛向码头急转直下的一条大路上。从他们座位附近的窗口可以俯视海港中的一湾碧波嵌在两座高矮相同的青翠山岬之中。右边是摩纳哥山峰，从山顶树丛后闪出几处中古世纪教堂和城堡的侧影，左边是游乐场——有着平台和尖屋顶的哥特式建筑。在此就餐时刻，往来频繁的游艇使港湾中的海水泛出粼粼波浪。一艘正向近处驶来的豪华游轮把这伙人的注意力从青豆上分散开了。

“天啊，准是多森夫妇回来啦!”斯狄尼高喊道。胡伯特勋爵

---

① 法语，意为低级小饭馆。

架在眼眶上的单片眼镜滑落下来，附合道，“不错，——这是多森夫妇的私人游艇萨林娜号。”

“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们原打算在西西里住一个月哪！”费雪太太说。

“看来他们已经住腻了，整个西西里就有一座现代化旅馆！”百利太太对该地表示不屑一顾。

“是纳托·西文顿要去的，可怜的多森和丽莉·巴特一定厌烦死了。”费雪太太小声对赛尔登说，“真希望他们没吵架！”

“巴特小姐回来可太叫人高兴啦！”胡伯特勋爵不慌不忙地说道。百利太太紧接着坦率地说，“现在有了丽莉，公爵夫人一定肯同我们一道吃饭了。”

“公爵夫人非常推崇巴特小姐，如果能安排一次晚宴，她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胡伯特勋爵是个以拉拢或组织社交活动而维生的人，因此立即表示同意。他这种随机应变的态度使赛尔登感到愕然。

“丽莉在蒙特卡洛可出足风头啦，”费雪太太继续单独对赛尔登耳语。“她象是年青了十岁——我从没见她这么漂亮过。她在戛纳①时，色丹夫人到处带着她。马其顿的公主还留她在西米亚兹住了一星期呢。有人说白莎急着要把游轮开到西西里去，就是因为那位公主没理睬她，看见丽莉这么红她当然受不了啦。”

赛尔登没有答言。他曾恍惚听说巴特小姐和多森夫妇到地中海旅游去了，但决没想到在旅游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会在里维埃拉遇到她。他向后倚在椅背上，沉默地凝视着盛着土耳其

① 法国地中海沿岸的避暑胜地。

咖啡的镶金丝茶杯，尽力整理自己的万千思绪，看看她已近在咫尺的消息到底对自己产生了多大影响。他具备一种客观分析事物的能力，即使在感情高涨时，也能对自己的感情做出冷静的分析。因此他发觉萨林娜号使自己感到心慌意乱，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继那次使他大梦方醒的震惊之后，三个月来，全神贯注在本职工作上，头脑早已清醒，爱情的幻梦早已破灭了。当时他深感庆幸的是自己能够及时脱身，就象被人从危险中搭救出来的赶路人，因脱离险境而高兴，无暇顾及皮肉之苦。而现在他突然感到了潜在的苦痛，这才明白自己逃脱时毕竟未能不留伤痕。

一小时后，赛尔登站在游乐场花园里费雪太太身旁时，仍在尽量寻找理由以忘却那次逃避险境时受到的伤害。在蒙特卡洛，整个城市和漫长的金色傍晚向人提供各种享受悠闲的条件，而集体活动一向难以意见统一，因此这伙人早已分道扬镳。胡伯特·达凯勋爵受百利太太委托，终于寻找贝洛赛公爵夫人去商谈邀她赴宴的事宜了；斯狄尼夫妇已乘私人汽车前往尼斯；百利先生则去参加他目前最感兴趣的猎鸽比赛。

百利太太最近已有午饭后发困的趋势，因此费雪太太明智地奉劝她回旅馆去休息一小时。这样，赛尔登和费雪太太才能顺利地单独一同散步，无人打搅。散了一会步之后，他们就在一株桂树覆盖、玫瑰丛中的一只石凳上坐下，宁静地度过这个下午。透过花丛他们能看到夹在两岸大理石栏杆中间的晶莹海水和山崖上象流星般射出、火一样红的仙人鞭上的花朵。如此舒适的所在，如此醉人的气氛，实在令人流连忘返；但赛尔登借助不少支香烟才耐着性子听完费雪太太有关她近况的叙述。当社会名流先后逃离春寒逼人的纽约时，她也随同威利·百利夫妇开始了航

程。百利夫妇因第一次社交活动获得成功而欣喜若狂，从而对征服新的领域跃跃欲试。费雪太太有鉴于瓦维埃拉可作为进入伦敦社交界的跳板，就把他们引到这里来了。她原以为自己在欧洲各国首府都有熟人，虽说多年不见，但仍有联系，而且百利夫妇的百万家私早已名驰海外，他们一到，寻欢作乐的各国达官显贵必然会趋之若鹜的。

“但事情并不象我预料的那么顺利，”费雪太太坦率地承认道。“照理说，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该进得了社交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新露头角的美国人在伦敦市面上到处都是，因此要想在那儿吃得开，若不是特别聪明就得特别古怪。而百利两口子既不聪明也不算太古怪。如果百利先生不受妻子拖累可能会好些，英国人喜欢听他说美国土话、吹牛皮或胡说八道。可百利太太总想挡住他，自己出头露面，这就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了。若是她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又肥又俗又蠢——大大方方地交际交际，倒也还可以，然而她一遇见有点地位的人就装做自己是位苗条的女王。她对贝洛赛公爵夫人和色丹夫人都摆过这种腔调，结果两人都给吓跑了。我劝过她多少次，叫她明白自己的错误，我说，‘露霞，你自然点，成不成？’可她就是不听，甚至对我也装模作样。我相信她在自己卧室里——把门关着——也假装自己是位女王。”

“最糟的是，”费雪太太接着说，“她认为这一切全怪我。自从六个星期前，多森夫妇来到这儿，大家都吹捧丽莉，我就看出了露霞的心事。她一定认为，在她身边的若是丽莉而不是我，那她就可以和所有的皇亲国戚打得火热了。她认为丽莉的本事就在于她是个真正的美人，可胡伯特勋爵说丽莉比十年前他在艾克斯见到时更漂亮了，好象那时候她就已经很出人头地了。有一

位意大利亲王家底豪富，而且真心实意想娶她为妻，可正在关键时刻，亲王一个长得不错的养子露面了。而丽莉竟愚蠢到这个地步：与亲王结婚的日期都快到了还和那个养子打情卖俏。有人说那小伙子是故意破坏亲王的婚事的。你可以想象这桩丑闻多么骇人，父子之间大吵了一场。人们对丽莉也开始有了闲话，彭尼顿太太不得不收拾起行装换个地方疗养去了。你知道这是丽莉的典型作风：她象个农奴似地整年辛勤耕田和播种，好不容易盼到收割庄稼那天，她不是睡过了头就是出门野餐去了。"

费雪太太停顿一下，眺望着仙人鞭花盛开的两岸中间那一湾闪烁着银光的海水。"有时候，"她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复无常的表现，可有时我又想，这也许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讨厌自己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她之所以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妇女，很可能就是由于她令人捉摸不定。"她盯着赛尔登一动不动的侧脸仔细看了一会，然后轻声叹道，"我没别的话好说，只希望她把她不希罕的机会让些给我，比如现在，我宁愿和她换个位置。她若是能管住百利夫妇，或许能使他们成个人物，我也必能在白莎和纳托·西文顿一同读凡莱[①]的抒情诗时，照顾好乔治·多森。"

她对赛尔登的一声"不会吧"嗤之以鼻。"哼！说话何必转弯抹角？谁都明白这是白莎带她出国的原因。当白莎打算寻欢作乐的时候，她不能不让乔治也有点事干。开始我认为这次丽莉一定会把牌打好，可没想到谣传白莎因她在这里和戛纳大出风头忌妒得要命。如果有一天她俩闹翻了，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丽莉手中唯一的王牌是白莎非常非常需要她。西文顿事件

① 法国诗人(1844—1896)。

现在正处白热阶段，继续分散乔治的注意力具有关键性意义。而我不能不说丽莉的确分散了乔治的注意力，我敢说只要乔治发觉白莎有不轨行为，第二天他就会和丽莉结婚。但你是了解他的，他不仅妒嫉成性而且盲目自信。当然啦，丽莉目前的任务就是叫他继续盲目自信。一个精明的女人应该知道急流勇退，可丽莉在这方面还不够老练。等乔治真地睁开眼睛时，她恐怕又得设法摆脱他的纠缠了。"

赛尔登扔下烟蒂。"天哪，该去火车站了，"他望了一下怀表高声说。费雪太太表示非常惊奇，"我以为你是住在蒙特卡洛的，"他低语回答说，目前的重要驻地是尼斯而不是蒙特卡洛。

"最糟的是，她已经拒绝了百利夫妇。"他听到费雪太太在他背后说道。

十分钟后，他在俯视着游乐场的旅馆高层卧室内把自己的衣物塞进两只打开着的旅行皮箱里，室外一名仆役正等着把皮箱送到停在大门口的马车上。马车一会儿功夫就顺着那条陡斜的大道把他送到了车站。一登上驶往尼斯列车的空车厢内，他立时自怨自恨地说，"活见鬼！究竟为什么这样临阵逃脱？"

在火车驶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尖锐的问题一直质问自己出逃的动机。为了躲避理智克服了的迷恋，懦夫似的逃脱，真是太荒唐了。但他已通知银行将重要的商业信件转寄尼斯，现在只得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信件了。这样骤然离开蒙特卡洛实在有些悔恨交集，因为他原准备在蒙特卡洛住上一星期的。现在若再回去又怕人觉得自己反复无常，有损自尊心。在内心深处，他并不因避免了与巴特小姐邂逅的了解而感到遗憾。虽然他已毅然把自己和她拆开，但至今未能视她为路人，也未能完全客观地、心平气和地评价她。偶然相遇甚至听到她的名字都有可能

使自己的心情重陷已坚决摆脱掉的旧情。反之，如果她从他生活中销声匿迹，在与她毫不相干的新境域中，他肯定能与她一刀两断。费雪太太的谈话确实加强了他与她绝交的决心，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毕竟太痛苦，他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而比较温和的药剂目前又不便一试。因此他觉得只要能不见面，他就有信心逐渐对巴特小姐做出一个比较理智的判断。

他过早地来到了车站，直到现在站台上的旅客才多起来，他面对人群，自知不能再独自沉思默想下去了。果然这时有一只手拉开了门，他回头一看，迎面见到的正是他竭力躲避的人。

急忙走进车厢的巴特小姐容光焕发，后面跟着多森夫妇、年轻的西文顿、胡伯特·达凯勋爵一群人，他们立刻在惊奇欢笑声中把赛尔登团团围了起来，这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走动了。这伙人匆匆前往尼斯是因为贝洛赛公爵夫人突然召唤他们与她共进晚餐并参观在海湾中举行的水上游乐宴会。显然这次行动是临时决定的，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百利太太拉拢公爵夫人的计划，尽管胡伯特勋爵一再抗议："哎呀，听我说，……众所周知……"也无济于事。

大家在欢笑声中叙述事情的经过时，赛尔登有足够的时间朝坐在对面金色阳光中的巴特小姐迅速地瞥上一眼。自从与她在百利家的花园分手后至今才三个月，可是她那秀丽的容貌已发生了内在的、质的变化。那时候在她的美貌之外有一层透明的面罩，透过面罩，感情的波澜仍依稀可见。然而现在这层面罩已无法穿透，而且把她整个人都凝结成一整块坚硬光洁的晶体了。这种变化在费雪太太看来是青春再现，但在赛尔登看来，象是少女时代的火焰已经熄灭，青春已罩上一层凝固了的冰块。

这表现在她朝他微笑时的模样以及刚才意外与他相遇时那

副处之泰然的神态上，仿佛他二人之间的关系从没间断过似地。如此熟练的技巧令他作呕，他告诫自已这种难受的感觉正好是全愈的先兆。现在他确实快康复了，血中最后的一滴毒液就快要排除了。现在与她见了面反面比想到她时更为镇静。她的言谈举止以及见到他时丝毫不露旧嫌痕迹的技巧足以表明自从他二人分手以来，在施展这种手段方面她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觉得她终于与她自已妥协了，象是同那些叛逆性的冲动已达成协议，并且还特为制定出一套克制自已的办法，以致所有游移不定的情绪不是被囚禁起来就是被迫屈从于自制力的约束了。

他还在她的举止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变化。这伙人的关系暧昧复杂，虽然听到费雪太太介绍过，但他仍然搞不太清，可是他看到她竟能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应付自如。现在费雪太太不能再谴责巴特小姐不肯抓住机会了，使赛尔登感到恼怒的正是她现在过分地急于抓住依附于他们的机会。她对每个人都“体贴入微”，对作威作福的白莎低声下气，对多森先生的坏脾气小心翼翼，对西文顿与达凯和颜悦色。达凯显然是她的老相识，一向崇拜她，可年轻的西文顿只一味地关注自已，把她当成一名碍事的多余者。突然间赛尔登注意到，为了适应这复杂的环境她采用的是各种只有细微差别的不同态度，这足以显明，既有必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情况一定非常严重了。她留给他的印象是她现在正处于什么东西的边缘，象是站在面临深渊的绝壁上，麻木不仁地往前探出一只秀美的脚，看看前方是否真的已无路可循。

晚饭前在不列颠大街上散了半小时步，赛尔登从纳托·西文顿的谈话中，目睹的复杂局面的严重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西文顿正处于泰坦① 式的悲观心情之中，他说，任何一个稍微有

点想象力的人也不会到里维埃拉这种鬼地方来！地中海其他任何地方都比这里好！当然啦，若是一个人对城市的评价取决于当地人如何烤笋鸡，那就另当别论啦！老天爷！真该好好研究研究胃的权限范围！什么肝脏不舒服啦、胃液不足啦，似乎会影响宇宙间的万物，把附近的一切都罩上阴影。周期性消化不良症应该列入"法定原因"，男人消化不了新鲜面包，就足以毁掉另一个女人的一生！荒诞吗？是的，而且具有悲剧色彩，象所有的谬论一样。没有比蒙着喜剧面罩的悲剧更残酷无情的了……噢，你问我们为什么离开西西里回到这儿来吗？啊，——毫无疑问，一半是因为巴特小姐想回到这儿来打桥牌，或是在交际场所出出风头。对艺术和诗歌她象块石头，对大海或田野她丝毫不感兴趣！当然啦，是她说服了多森，说意大利饭菜对他他康不利。呵，她能叫他相信一切——一切！多森太太早就看出这一点了——是呵，看得清清楚楚，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可是她能保持沉默——有时候，不，她往往不得不这样。巴特小姐是她的密友，她不愿意听别人背后议论巴特小姐。可是这种事很伤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有些事很难叫人不见怪……当然罗，这都是些私下话。喂，旅馆阳台上的太太们朝我招手啦。他一下子冲过马路去了，剩下赛尔登一个人叼着雪茄继续沉思默想。

到晚上，他从这段谈话中得到的结论被那些隐喻话中的另一事件印证，从而使他恍然大悟。赛尔登站在马路边时遇到一位曾萍水相逢的熟人，两人一同吃完晚饭后又回到灯火辉煌的大街上。街边一排挤满了观众的台架正俯瞰着亮晶晶的黑色水域，轻柔的夜晚具有诱人的魅力，头顶上的夏日夜空纵横着急疾而

① 泰坦为希腊神话中一度统治宇宙的巨神家族，后被奥林匹克山神战败。泰坦精神指对传统习俗的叛逆。

过的焰火，一轮明月从东方弧状的海岸线上冉冉升起，在海面上洒下缕缕银光。灯光通明的船只把海面映成鲜红色，相形之下月光倒变成暗灰色了。在彩灯高悬的大街上，悠扬的乐队演奏声飘扬在人们说话的嗡嗡声和花园里树枝的低语声之中。在台架后面，花园前面，前拥后挤的人流似乎已因欢度节日过分疲劳，狂欢的喧闹声逐渐减弱了。

赛尔登和伙伴由于未能在面向海湾的台架上找到座位，已随人流走了一会，最后才在花园的栏杆上找到一个制高点，从这里他们只能看到一块三角形的水面和过往的彩船，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街上的人群。对赛尔登来说，人群似乎比船上的表演更有吸引力。过了一会他在栏杆上站累了就独自跳下来，穿过人群走到第一个转弯处，走进一条铺着月光的，寂静的小街，沿着街道的一侧是被树丛覆盖着的、黑黝黝的花园长围墙。这时，寂静无人的大街上驶来一辆空马车，赛尔登看见从对面黑影里立刻钻出两个人招呼马车停下，他们上了车，朝市中心去了。他们上车时正好月光照在他们身上，赛尔登认出了是多森太太和西文顿。

在最近的路灯下，他看见怀表指的时间已近十一点。他又穿过一个十字路口，为了避免与从大街迎面走来的人群相遇，他走进一幢俯视着大街的俱乐部大楼。在挤满了人的赌桌旁他看见胡伯特·达凯勋爵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疲倦的笑容，面前摆着迅速见少的一堆金币，不一会这堆金币就踪影全无了。胡伯特勋爵耸了耸肩站起身走到赛尔登面前，两人一同走上俱乐部里空无一人的平台。现在午夜已过，台架上的人群已逐渐分散，闪烁着红光的船只也都驶向归程，万里晴空现在又只有高悬着的一轮明月散发着幽幽的清光。

胡伯特勋爵看了看表，“天啊，我答应到伦敦大饭店去参加公爵夫人的晚宴的！可现在已过了十二点，他们一定散了。原是这么回事：午饭后不久我就在人群中和他们走散了，只好到这里来躲一躲，输点钱赎赎罪！他们在台架上有座位，可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啦，公爵夫人一向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呆上一会儿的。她和巴特小姐一定去寻找她们称之为冒险的事儿去了——天哪，她们要是找不到够刺激的东西才怪呢！”他停住话头想摸寻出一根香烟来吸，同时慎重地问道，“巴特小姐和你是老朋友了，对吗？她对我说过——呵，谢谢——我一支烟都不剩了。”他点着赛尔登递过的香烟，用他那细高嗓门慢条斯理地继续道，“当然啦，这与我毫不相干，而且也不是我把她介绍给公爵夫人的。你知道，公爵夫人是个绝妙的美人儿，同时又是我的一位老相识，可惜的是她的家教太松了些。”

赛尔登听了这番话一声不吭。胡伯特勋爵一连吸了几口烟又突然接下去说，“这种事很难开口对那位年青的小姐讲——虽说如今的年青小姐们都能明辨是非。可这件事——你知道，我也是巴特小姐的老朋友了……以前我这话不知对谁讲才好。照我看，情况挺复杂，挺严重——好象在什么地方她有一位姑妈，那是位爱唠叨的老好人，据说很会处理难以排解的分歧……呵，她现在纽约，是吗？真遗憾，纽约离这里太远啦！”

二

次日清晨，巴特小姐很晚才从船舱中步出，这时，萨林娜号的甲板上只有她一人。

宽大天篷下面备有放着靠垫的几把椅子也不象有人刚坐过。她问了船上工作人员才知道多森太太还没出舱，先生们吃完早饭就分别上岸去了。丽莉听说后，倚在船边，想悠闲自在地享受一下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大海和海岸浴在灿烂明媚的阳光里，紫色的海水在岸脚处泛出一条雪白的、由泡沫组成的曲线。高处的旅馆和别墅从苍翠的橄榄树和桉树丛中闪现，后面耸立着的山峰象是在一束强烈的光焰下轻微地颤动。

景色太美了——她多么地喜爱美啊！她一向觉得这种对美的敏感足以弥补自己对某些丑恶的事物的迟钝感觉，因此在过去三个月中，她尽情地沉溺在美的享受之中。多森夫妇邀请她一同出国旅游的电报奇迹般地把她从粉碎性的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在这焕然一新的环境里，她有了足够的勇气使自己重新振作，象从发生变故的地点脱身那样容易地把事故本身一同摆脱掉了。在此情况下，换个环境似乎不仅是对问题的拖延而是彻底的解决。对她来说，道德方面的纠纷仅存于造成纠纷的环境。尽管她并非对现实故意予以低估或忽视，但她认为时过境迁，这次纠纷似乎已失去了真实性。若是还留在纽约，由于无法付清雷诺的债，她甚至不得不考虑下嫁罗西德。现在债务与她之间已远隔大西洋，这笔可恶的债单就象她经过的无数里程碑那样，早已从她的视野中消逝了。

在萨林娜号上度过两个月后，远离债权人的感觉更加明显，她就一头扎进这个崭新的境界，往日的希望和雄心壮志又复苏了。航海本身就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冒险行动，这使她非常着迷。但当游艇航过西西里海岬时，听到别人提到经过的地名或聆听纳托·西文顿在月光下朗读狄奥克里塔① 的诗文，她表情木然，

① 纪元前三世纪之希腊诗人。

毫不为之所动，这是因为她深感在阅历及文化水平方面自己高出同行者的优越性更加不容怀疑。在戛纳和尼斯的几个星期她过得更为愉快，受到皇亲国戚的欢迎并居于绝对优势，使她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而且在报导国际名流动态的报刊杂志上看到自己又被称为“漂亮的巴特小姐”那么一度纠缠她的、庸俗到可憎地步的苦难自然就被置之脑后不屑一顾了。

即使她现在隐约感到日后仍会有新的困难，她也确信自己能应付自如，她一向认为唯一难以解决的困难就是她最熟悉的经济问题。同时她不能不坦率地为自己处理复杂问题的手段而感到自豪。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已使自己在男主人和女主人眼里成为同样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能想出一个完善的、无可指摘的办法得到一些经济援助的话，那么在她的小天地中就不再会出现乌云了。可实际上，她的资金，象往常一样，少得可怜。这种窘态不论对多森还是对他妻子都是难以启齿的。幸亏这方面的需要还不算太紧迫，她可以象往常那样一边忧虑，一边企望有一天会突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眼前的生活如此愉快、安适、美好，决不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那些讨厌的琐事烦心。

她已约好那天上午和贝洛赛公爵夫人一同用早餐，十二点时她吩咐船夫用小艇把她送上岸。在上岸前她曾差遣自己的使女去问多森太太能否见她，使女回来说多森太太太累了，想睡一会儿。丽莉很明白她为什么拒绝见自己。今天公爵夫人的宾客名单中没有白莎的名字，虽然丽莉事前曾尽最大努力劝过公爵夫人。但这位夫人对别人的劝说完全无动于衷，邀请还是不邀请，完全由她随心所欲。如果多森太太那种难以捉摸的脾气与公爵夫人随随便便的性格合不来，这不是丽莉的过错。公爵夫

人对自己的行动从不解释，只简单地说，“我觉得她这人没意思。你那些朋友当中我只喜欢一个人，那就是小个子百利先生——他很会逗乐——”丽莉知道多说也没用了。况且，牺牲白莎抬高自己并不十分令人遗憾。自从白莎迷上诗歌和西文顿以来，变得越发古怪了。

总的说来，不时地离开一下萨林娜号自己也可以轻松地舒口气。在丽莉看来，她的旅游伙伴不来参加公爵夫人这顿由胡伯特勋爵安排的早餐反而更好。最近多森变得越加乖僻，越加难以相处了，而纳托·西文顿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带着向全宇宙挑战的架式。相形之下，公爵夫人的谈话轻松而坦率，丽莉从中得到一种适意的清新感，因此早饭后未能抵制随同这行人前往赌场的诱惑。由于钱包里的钱已经不多，她不能参加赌博，但坐在公爵夫人身后的长沙发里觉得很舒服、很安全。这时公爵夫人正低着头全神贯注地盯着桌上的赌注。

整个下午，赌场里挤满了观赌的人群，他们象展狮馆里的观众一样，迟缓地移动在赌桌旁，很难认出他们是何许人。这时丽莉突然看见百利太太从门外冲出一条路走进来，在她那宽阔的身躯后面，瘦小的费雪太太象系在拖船船尾上的舢板，紧紧追随。百利太太显然有个明确的目的地，因此径直往前走去了，可是费雪太太走过丽莉时改变了航向，来到了丽莉身旁。

“想把她丢开？”丽莉问道，费雪太太望着百利太太走远的背影，满不在意地说，“我多半——早就把她丢开了。”丽莉惊叹一声，她接着说道，“我们今早还大吵了一顿。你当然已经知道，昨晚那顿饭公爵夫人把她涮了，她认为这全怨我——怨我不会安排。最糟的是公爵夫人的回话——就在电话里说声不来了——收到得太晚，以致那顿饭不能退，而老板贝卡森知道客人是公爵

夫人，已把价格抬高了！”费雪太太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花了冤钱可把露霞心疼死了，我没法让她明白，花冤钱是不再花冤钱的前奏，吃一堑长一智嘛。她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就都撒在我身上了。可怜的人儿！”

丽莉低声说了句表示慰问的话。她一向是易于同情别人的，因此情不自禁地向费雪太太主动提出援助。

“我可以帮忙吗？如果仅仅是想见见公爵夫人——我听她说过她认为百利先生很有趣——”

费雪作了个坚决的手势打断她的话。“亲爱的，我有我的自尊心，职业的自尊心。我应付不了公爵夫人，也不能用你那套办法哄弄露霞·百利。我已经下了决心，今晚随山姆·郭摩夫妇去巴黎。这对夫妻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认为，一个意大利亲王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经常把船上的服务员险些当成亲王。我当前的任务就是叫他们别再出这种洋相！”她想到此哈哈一笑。“但我走之前必须最后交待一下——我要把百利夫妇让给你。”

“我？”巴特小姐同她一起笑起来。“你想到我真是太好了，亲爱的，可是——”

“你现在钱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费雪太太用锐利的目光看她一眼。“即便如此，你当真打算拒绝我这提议吗，丽莉？”

巴特小姐的脸上渐渐出现红晕。“我的意思是，也许百利夫妇并不欢迎我。”

费雪太太一点不让步地继续追问她道，“你的意思是你看不起百利夫妇，而且你知道他们心里并非不明白——”

“嘉里！”

“可我告诉你，在某些方面露霞是挺敏感的。如果你能安排一下，邀请他们去一次萨林娜号，尤其是当有贵族在座的时候！

现在还不太晚，”她又认真地添上一句，“对你们双方都不算太晚。”

丽莉微笑一下。“那么你留下吧，我会叫公爵夫人和他们一同吃顿饭的。”

“我不能留下，郭摩夫妇已经给我买了船票。”费雪太太坦率地说。“可这没关系，你还是照样叫公爵夫人同他们吃顿饭好了。”

丽莉又一次发出轻轻的笑声，她开始觉得费雪太太这样再三提出要求可能另有他意，说道，“很抱歉，我对百利夫妇也许太冷淡了——”

“呵，我考虑的不是百利夫妇，而是你，”费雪太太突然说道。她停一下，然后向前倚过来低声说，“你知道昨晚上公爵夫人溜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到尼斯去了。我劝百利太太不要去，可她一定要去。”

巴特小姐说，“是的，昨晚在车站上我看见你们刚从尼斯回来。”

“我告诉你，那个同你和乔治·多森乘坐一个车厢的人是专门报导里维埃拉社会新闻的，我们和他一同在尼斯吃的晚饭。他逢人就说你和多森是半夜后单独回去的。”

“单独？他和我们同一个车厢？”丽莉高声笑起来，但在费雪太太久久的注视下，变严肃了。“等一等，我们确实是单独回去的——这真太糟了！可这不是我和多森的错呀！公爵夫人要和皇太子在西来兹过夜，白莎不愿意再看表演，就早早地走了，说好在车站与我们会齐。我们准时到了车站，可她没来，她根本就没去车站！”

丽莉用自信的、理直气壮的语调说出了事实真相，但费雪太

太认为她的辩解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现在她心中已怀有成见，因此不再从丽莉的角度看问题了。

“白莎根本没去车站？那她是怎么回船的？”

“啊，大概是搭了下班列车吧。在节日期间，火车增加了两个班次。不管怎样，我知道她现在游轮上很安全，虽说我今天还没见到她。所以你该明白这事不怨我。”丽莉说。

“白莎没在车站露面不怨你？可怜的姑娘，若是你真的不用为这事付出代价就好了！”费雪太太站起身，她看见百利太太朝这方向走来了。“露霞来了，我该走了——啊，我和她表面上关系挺好，我们还要一同吃午饭，可是她实际上想吃的是我。”她最后望着丽莉，和她握手说道，“记住，我把她留给你了，她现在正前后徘徊，等着接见你呢。”

丽莉离开赌场时，费雪太太的临别赠言犹然在耳。离开赌场之前，在得到百利太太的谅解和恩宠方面她已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可喜的一步，——她曾含糊地对百利太太低语道，以后一定要多来往——隐约地暗示了，不久除到萨林娜号一游外还可以见到公爵夫人——只要你有会交际的诀窍，说起这些话来并不困难！她搞不清，一向搞不清，自己既有这种本领，为什么不更多地使用这些诀窍！有时候是她忘了使用，可有时候，会不会因为自尊心太强而不愿使用？可今天，她隐约意识到有必要委屈一下自尊心了。实际上她已屈尊到向胡伯特·达凯勋爵建议由他邀请公爵夫人同百利太太吃饭，而她去劝说多森夫妇邀请他们到萨林娜号一游的地步。正如她所料，胡伯特勋爵为了表示他曾一度为她倾倒，立刻欣然许诺，总之，她的道路似乎越走越平坦了。然而一种隐约的心神不定之感总在心头萦绕，这会不

会是因为与赛尔登邂逅的原故呢？她认为不会——现在时过境迁，他早已从她心中被放逐到一定的距离之外了。由于突然从忧虑困扰中得到解脱，她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包括与赛尔登相遇在内——都象出现在梦中一样缺少真实感。况且他曾明确表示他再不会与她见面，一两天后他就离开尼斯，乘上下一班轮船远去了。不会是因为赛尔登——过去那一片段仅仅暂时浮现一下而已，现在它既已再次隐没，就唯有徬徨和疑云留在心头了。

当她一眼看到乔治·多森从巴黎饭店的台阶走下，穿过广场朝她走来时，这种感觉更为加剧了。她原打算乘车到码头重返游轮，但现在她知道要出事了。

“你到哪里去？咱们一块走走，可以吗？”没等她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就提出了第二个，然后就迫不及待、一声不响地把她带到花园中比较隐蔽的一个所在。

她立刻察觉出他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深陷的眼眶下的眼袋膀肿，面皮苍白得几乎呈铅灰色，在纷乱的眉毛和红色长须的衬托下，象是患了铅中毒。总之，他那副样子既狼狈不堪又残暴凶眼。

他迈着急促的步子、一声不吭地走在她身旁，走到游乐场东边有座凉亭的斜坡上时，他猝然站住转向她，说，“你看见白莎了吗？”

“没有，我离开游轮时她还没起床。”

他听了这话，发出嗞嗞的笑声，象是出了毛病的座钟。“还没起床？她昨晚上床了吗？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船的？今天早晨七点！”他高声说道。

“七点？”丽莉大吃一惊。“出了什么事？——火车发生事故了

吗？"

他又笑了一声。"他们没赶上火车——所有的班次都没赶上！——只好乘马车回来！"

"是吗？"她迟疑一下，立时感到即使乘马车也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

"是的，他们一时叫不到马车——你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他说话时的语调几乎象是在为他妻子辩解——"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单匹马拉的车，可巧又是匹瘸马！"

"真糟糕！我明白了。"她断言道。她说得如此肯定恰恰是因为心中甚感怀疑。她停顿一下，又说道，"真遗憾——也许我们昨晚在车站上应该再多等她一会？"

"等那辆一匹马拉的车？那匹马恐怕拉不动咱们四个人吧。"

她表示他们当时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因此就顺着他那开玩笑的语气，想用笑声把这事敷衍过去。"不错，的确拉不动，咱们四个人就只好轮流步行了。早晨看看日出倒也不错。"

"是的，今早的日出的确很美。"

"什么？那么说你今天看日出了？"

"是的，我看了，站在甲板上。我一直在那儿等他们。"

"真的？你当时一定很着急。为什么不叫我同你一块守夜呢？"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瘦骨嶙嶙的手无力地捋着须尖。"我想你不会乐意看这场戏的dénouement① 的。"他突然冷冰冰地说。

这种出乎意料的语调再次使她惊慌不安，但她看出当前的

① 法语，意为结局。

危险，立即镇定下来。

“Dénouement？用这个词是否有点小题大作啦？充其量不过是白莎受了点累罢了。现在她多半已经歇过来了。”

她鼓着勇气轻描淡写地说，但他那悲悲戚戚的目光表明她的努力无济于事。

“别提——别提这个！”他象孩子那样痛心地哭喊道。她尽力克制同情心，决定仔细盘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含糊地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然后一下子坐在近处的一张凳子上，把心里话尽情吐露出来。

这是可怕的一个小时，度过这小时后，她象真的被火烤灼过那样，似乎变皱缩、变枯干了。这并非因为事前从未见过先兆，而是因为三个月来，生活中出现过那么多不祥的缝隙和迷雾，以致她日夜提心吊胆，严防突变。有多少次她觉得自己蜷缩在一辆破马车里，由几匹野马拖着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她知道挽具早就需要修理，但不知道哪部分首先会离榫。然而现在——一切都鼓了，这摇摇欲坠的外壳能维持这么久反倒是个谜。对于这次灾祸，她觉得自己不是路上的旁观者，而是其中的当事人。多森已自卑到发疯的地步，他在狂怒中的倾诉加强了她这种感觉，她知道他不仅现在需要自己，而且在他的生活中自己早居重要位置了。除她之外，有谁肯听他的呼号，有谁能帮助他恢复理智，重获自尊心？过去她曾隐约意识到自己尽力帮助他，鼓励他是出自女性的母爱，可是目前她觉得他之所以拉住她不是为了让她把他拉起而是想有个人同他一起受痛苦，一起沉溺海底。

所幸的是他的狂乱没表现在动作方面。这阵狂乱过去后，他象虚脱似地喘着气，目光呆滞，无声无息，丽莉担心走过的行人会以为他急病发作而前来帮忙。但蒙特卡洛是个人和人之间

关系冷漠、奇怪现象屡见不鲜的地方，即使有人朝他俩看上一两眼也没人表示关注。最后打破沉寂的还是丽莉本人。现在已十分清楚这次风暴所袭击的目标不再是多森了，她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如果不肯回去，我可得回去了——但我又不能让你单独留在这儿！"她劝说道。

他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她又说道，"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在这儿坐一夜吧？"

"我可以去某个旅馆，我要给我的律师们打电话。"他因突然有了主意，坐直了身体，"天呵，赛尔登现在尼斯，我要派人去请赛尔登。"

丽莉一听，惊呼一声又重新坐下。"不，不，不行！"她说。

他怀疑地转过身来，"为什么不行？他是个律师，不是么？这种案子谁都能办妥。"

"你的意思是谁都办不妥！你说过由我来帮助你的。"

"是的，你已经帮过了——对我那么耐心，那么认真地听我说完。若不是为你，我早就和她一刀两断了。现在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他蓦地站起来，尽力站直。"你不愿意眼看我丢脸吧。"

她和蔼地望着他，"说得对。"她稍考虑了一下，然后连自己也感到意外地突然心血来潮："好吧，你去找赛尔登先生吧，还来得及回船吃晚饭。"

"啊，晚饭！"他模仿她的语调说。但她微笑着走开了，说，"在船上吃晚饭。记住，我们可以等你到九点。"

现在已经四点过了。当她乘车抵达码头，等着舢板摆渡到游轮时，她一直在猜测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刚才多森没

有提到西文顿的下落，他回萨林娜号了呢，还是白莎——她突然感到恐惧——上岸和他一起走了？想到此丽莉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到眼前为止，她关怀的一直是年轻的西文顿，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对这类风流韵事，女人的天性总是袒护男人，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特别同情他的境域。这可怜的青年，可以说是认真到了鬼迷心窍的程度，虽说白莎也鬼迷了心窍，但他俩的认真态度有本质上的不同。白莎认真相待的对象是她自己，而西文顿认真的对象是白莎。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不同之处就彰显出来了；西文顿至少心中还有为妨受苦的念头，而白莎却只想到她自己。不管怎么说，在此情况下处不利地位的还是女人。想着想着丽莉开始把同情又都倾注在白莎身上了。虽然她一向不大喜欢白莎·多森，但她并非毫不感恩。恰恰因为对白莎的个人感情太少，感恩之心才越重。白莎一向待她不错，最近两三个月来，她们住在一起，关系融洽。直到最近丽莉才感觉到她二人之间有些磨擦，这就使她更迫切地想为白莎的利益尽力争取一下了。

她叫多森去征求劳伦斯·赛尔登的意见，的确是为了白莎的利益。她早就看出只要赛尔登受理这件牵涉到一桩荒唐事件的案子，多森就会处于最佳安全状况。因为除了赛尔登之外，谁能既有搭救白莎的本领又有这样做的义务呢？她认为，由于她有责任助白莎一臂之力，他必然会有办法。她在去码头的路上丽莉给他拍了个电报后，这个信念就进一步加强了。

到目前为止，丽莉认为自己对此事的处理办法是无可指责的，这个想法增强了对下一步工作的信心。她和白莎之间从不大说知心话，可在这关键时刻一切障碍必须消除。丽莉觉得多森对今晨那一幕已在狂怒中下了结论，白莎想改变这个结论恐怕已无能为力了。她可以想象白莎在颤抖着、惊恐地期待着第

一个来帮助和保护她的人，如果她还未曾投入另一人的怀抱去求保护！当小舢板横渡码头与游轮之间的水面时，她因自己离船这么久越发感到不安。可怜的白莎，会不会因这么久孤立无援而——当丽莉急急忙忙踏上萨林娜号时，她立刻发觉自己的恐惧毫无根据，因为在后甲板的华丽篷帐下，那位可怜的白莎正在神态自若，雍容华贵地把茶分别斟入贝洛赛公爵夫人和胡伯特勋爵的茶杯里！

这景象使丽莉如此惊奇以致她料想白莎一定已经看出自己的心情。相形之下，白莎毫无表情的面孔反倒使丽莉感到失措。但她立即意识到也许多森太太有必要在别人面前不露声色。为了缓和自己显出的紧张气氛，丽莉认为必须立刻想出个理由敷衍一下。她那随机应变的本领使她脱口而出地对公爵夫人说，“哎呀，我以为你回到公主那儿去了！”如果这句话未能令胡伯特勋爵满意，但对公爵夫人却足够了。

至少这句话勾起了一段生动的解释：公爵夫人如何马上就要回去，如何赶到游艇上和多森太太商谈明天晚宴的事，胡伯特勋爵一定要把百利夫妇拉来赴宴等等。

“还不是为了不挨骂嘛！”他用会意的目光朝丽莉望了一眼，表示他多么迅速地完成了任务。公爵夫人以贵族的坦率说道，“百利先生答应付他一笔小账，他说如果我们也去，他就把钱转赠我们。”

临别时他们又开了几个玩笑，这时多森太太的表现在丽莉看来，勇敢到令人惊愕的程度。最后胡伯特勋爵走到下船梯阶一半时，回头点人数，说：“当然也要算多森先生在内罗？”

“当然算啦！”多森太太高高兴兴地答道。一直到最后她都很自然。当她从船边向客人挥手告别后，丽莉心中说道，现在面

具该摘下来，露出心灵中的恐惧了。

多森太太缓缓地转过身，也许是需要时间使自己镇定下来。但到目前为止，她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她在茶桌边一张椅子上就座，用略带自嘲的口吻对丽莉说，“也许我该向你问早安吧。”

如果这是一句开场白，丽莉早就准备好如何接下去了，虽然她一点猜不透多森太太希望她怎样答言。多森太太那样安详地注视着她，目光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神气。她只好勉强用轻松的语调回答道，“今天早晨我很想看到你，可是，你那时候还没起床。”

“没有——我昨晚睡得很晚。我们在车站没遇到你们，只好等到最后一班车。”她温和地说，一点也没有谴责的口气。

“你没遇到我们？你们等我们等到最后一班车？”丽莉大感诧异之余忘了斟酌自己话中的措词。“可我以为末班车之前你们根本没去火车站！”

多森太太半闭着眼睑死死地盯着看她，听了这话立刻问道，“这是谁告诉你的？”

“乔治——我是刚才在花园里遇见他的。”

“啊，这是乔治的原话吗？可怜的乔治——他恐怕是心不在焉，没记住我对他说的话。今天早晨他旧病犯得很厉害，我叫他去看医生。你知道他看过医生了吗？”

丽莉猜不透多森太太的用心，未作回答。多森太太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说，“等看完了病他就会回来的，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么着急对自己很不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犯病。”

丽莉察觉出这次这句话是针对自己说的，但来得太突然，目

的性太不可思议，她只得犹犹豫豫地问道，“现在有什么风吹草动吗？”

“是的。比如你在后半夜还那么惹人注目地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亲爱的，你们俩后半夜还留在这臭名昭著的城市里，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

听了这句话——这句突然袭击的、厚颜无耻的话，丽莉忍不住诧异得笑起来。

“啊，是吗？——那么说，这责任该由你来负了！”

多森太太极为温和地答道，“是由于我没有超人的智力在赶火车的人海里找到你？还是因为我有足够的想象力确信你是故意打算单独和他乘火车的，根本不想老老实实在车站上等我们？”

丽莉满脸涨得通红。现在她开始明白了：白莎在按一条早就拟就的思路以期达到某个暗中的目的。然而，当灾难逼近的时候，白莎为什么象孩子一样浪费时间去阻挡？这种幼稚的企图消除了丽莉心中的怒气，这不恰恰证明可怜的白莎内心的恐惧吗？

“不是。仅仅是由于我在尼斯时没有和你们分开！”她答道。

“没分开？一有机会就立刻同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跑开的是你！亲爱的丽莉，你已经不是非得有人挽着手才能走路的小孩子啦！”

“当然不是，——而且也不是听人教训的小孩子了。可是白莎，你现在正在教训我。”

多森太太表示不满地朝她微笑起来。“教训你——我？老天爷！我不过是象个朋友那样提醒你罢了。可平时总由你提醒我，我只能被提醒，不能提醒人，是不？过去几个月中我就是天

天靠着人提醒过日子的。”

“我——提醒你什么了?”丽莉问道。

“呵，当然是否定的啦——什么不要做这个，不要看那个之类。而我呢，凡事都照你的话做了。只是，亲爱的，如果你还允许我说话，我不明白当你轻率得过了头时，为什么我就没有责任警告你?”

巴特小姐吓得全身战栗起来，她觉得这隐蔽的密谋象薄暮中的一束刀光剑影。但过一会同情依然占了上风；这些胡言乱语不正是被追击的猎物为了逃遁而施放的烟幕么?丽莉的话已到了唇边：“可怜的人儿!不要再耍花招了——和我直言相叙吧——我会帮你找条出路的!”但在白莎傲慢的、诡秘的笑容面前这几句话被吞下去了。丽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忍受这笑容的烫灼，让它把全部的虚伪尽情地暴露出来。然后，她招呼也不打，默默地站起身走进了自己的舱房。

三

劳伦斯·赛尔登是在饭店门口收到巴特小姐的电报的，他看后立刻回到房间去等候多森。电文简练到费解的程度，但他最近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情况，因此不难猜出电报的费解部分。但总的说他仍感意外。尽管他早看出多森夫妇之间关系紧张，危机四伏，但根据多年经验，他认为这类问题日久自会风平浪静的。不过多森的脾气过于怪癖，他妻子的行为又太肆无忌惮，他二人恐怕确已处于危险的边缘了。赛尔登决定引领他们渡过危难并不是因为自己和这案件有任何特殊关系，而纯粹是出自职

业上的热情。至于是否能挽救或保全住这斑痕累累的婚姻关系，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之内，他只是想在原则上防止丑闻的传播。现在又想到此事可能牵涉到巴特小姐，他制止这件丑闻的决心就更大了。当然他对这方面的担忧并无具体的根据，他只是希望在多森这桩家丑事件中，巴特小姐能免受社会舆论指责之辱。

和不幸的多森谈了两小时之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处理这件事将会非常棘手、非常令人厌恶。把事实真象披露出来之后，几乎象是抖开一堆积存多年、沾满道德污垢的破布败絮，因此当多森走后，他觉得必须打开窗子把屋子清扫一遍才成。这事是决不能披露出去的。对当律师的来说，这件案子很有吸引力，因为不化费相当大的力气，无论如何缝缀，这块碎布也不大可能再拼成一个整体了；有的破布片已合不上茬，有的遗失了，有的颜色和尺寸不同，赛尔登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一切都平摆在顾客的面前。但对一个处于多森目前心情的人来说，最全面的论证也不具备说服力了。因此赛尔登明白目前他所能做的只是安慰他，敷衍他，向他表示同意或劝说他慎重行事。在多森离开之前，他再三叮嘱多森绝对不可对任何人表态，直到下次见到赛尔登时再说。总之，多森现在除了耐心观望外不可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如此，赛尔登知道很难使如此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因此他答应第二天早晨在蒙特卡洛一家饭店里再和他见面。与此同时，他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精神方面的影响对如此软弱、如此缺乏自信的性格是会起些作用的，因此在给巴特小姐的回电中只简单地下达这样一项指示："请装作若无其事。"

次日上午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度过的。前天晚上，多森似乎是听从了丽莉命令式的吩咐，回到游轮吃了晚饭。他们一同吃晚

饭的那段时间是一天中最难挨的时刻。多森沉浸在他妻子称之为“犯病”后常见的、深不可测的缄默里。对仆人们来说，这倒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白莎自己反而无意利用这显然能起掩饰作用的借口，她根本不理睬丈夫，让他自去承担全部痛苦，仿佛她太痛苦了，以致毫未想到自己正是令别人痛苦的祸根。丽莉认为这种态度是此次事件中最暧昧、因此也是最凶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她虽然一次再次尽力扇起谈话的微弱火光以维系这正在土崩瓦解的“门面”，心中却一直在暗暗思索，“白莎到底打算干什么?”白莎这种一意孤行的对抗态度实在令人气愤，只要她肯给丽莉一个友善的眼色，她两人就很可能一同使这紧张局面化险为夷。可现在她如此固执地把丽莉关在门外，丽莉如何能为她效劳呢？想起点作用确实是丽莉衷心所愿，不是为自己面是为了多森夫妇。她全神贯注地想尽办法挽救这混乱的局面，丝毫没考虑自己的处境。但过完了那个沉闷的夜晚之后，丽莉切实感到她的努力已无济于事。她不想再同多森单独见面了，她坚决避免多森再向她吐露心里话，只想听到白莎的真心话，而白莎应该也同样需要听听她的意见。然面，白莎象是已处于自杀前的昏乱状态，推开了丽莉伸出的援救之手。

丽莉离开这对夫妇，早早地上床了。令她感到神秘莫测的是，至少在一小时后才听到白莎走过寂静无声的甬道回到她自己的舱房中去。第二天早晨，表面一切如旧，没出现显示出这对反目成仇的夫妻间昨晚交锋的内容的任何迹象。只有一个他们三人都故意视面不见的变化，这就是纳托·西文顿一直没有露面。没人提起这件事，面大家一同心照不宣地避免提起此事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此事在三人的意识中已居突出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只有丽莉一个人察觉出，那就是现在多森几乎象

他妻子那样明确地和她疏远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懊悔头一天太急躁，对她说得太多了，也许仅仅是在履行赛尔登“若无其事”的指示的过程中，举止太笨拙了些。这种指示并不比摄影师那句“自然些”的话更能叫人做出安详的姿态，尤其象多森这种对自己平时的举止毫无自知之明的人若竭力装出另一副样子，其结果肯定是古怪、扭曲的。

不管怎么说，其结果是丽莉意外地受了冷落，被孤立起来了。她走出舱房时，仆人对她说不知道多森太太在哪儿，而先生一早就离开了游轮。她感到独自留在船上心神不定，就吩咐人把她也送上岸去。当她朝游乐场漫步走去时遇到一群从尼斯来的熟人，她与他们一同吃完午饭，在回游乐场的路上，看见赛尔登正穿过广场迎面走来。当时她不能骤然离开这群人，因为他们已热情地邀请她和他们一同玩到回尼斯前为止。她只抓到片刻时间向赛尔登提问，他立即答道，“我又见过多森了——他刚走。”

她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情况如何？不会出什么事吧？”

“现在还没出事——而且将来大概也不会了。”

“那么事情已经了结啦？已经平安无事了？你有把握吗？”

他微微一笑。“得给我点时间——目前还没把握，但比昨天把握大多了。”听了这话她只能表示满意，于是就急忙赶到站在台阶上等着她的一群人那儿去了。

赛尔登的确在最大限度上对她说了实话，看到她目光中的焦虑神情，甚至有些夸大其词。而现在，他转身朝车站走下山时，她那焦虑的神情仍浮现在眼前，从而证实了自己心中的忧虑。他并非害怕任何特殊事故，从字面上看，他刚才说的话并不假。他所担心的乃是多森态度上的明显变化到底属于什么性

质。促使这变化发生的动力肯定不是赛尔登的劝说，更不是他自己变清醒了些的理智。五分钟的谈话足以证实曾有一种外来的影响在起作用，但这种影响并未把他心中的怨恨情绪完全平息下来而只是严重地挫伤了他的意志。为此，他象被注射了镇静剂的疯人一样处于麻木冷漠的状态。毫无疑问，无论这药剂能起多大作用，在暂时安定一下局势方面是有好处的，问题是，它的作用究竟能维持多久，下一步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赛尔登都一时难以搞清，因为他察觉出，多森的变化阻碍他对赛尔登自由地、大胆地谈心了。尽管多森仍然渴望对赛尔登倾诉自己受到的委屈，但赛尔登觉察出无论这种愿望多么强烈，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制止他畅所欲言。他的精神状态给听者的印象是：起初疲惫倦怠，继之变得急躁不安。他们结束谈话后，赛尔登觉得已竭尽自己的全力了，不论后果如何都可以问心无愧地卸脱责任了。

他就是处在这种心情中在去车站途中遇到巴特小姐的。和她简短地说了两句话后，虽然他仍机械地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思索，但发觉自己的意图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是由她目光中的那种神情引起的，为了弄清这神情的内涵性质，他在花园里的一个座位上坐下，开始沉思起来。心平气和地说，她在忧虑是很自然的事：一位年轻女子亲密无间地同一对夫妇一起乘船旅游，当这对夫妇处于危难的边缘时，她怎能不为朋友担心、不为自己尴尬的处境焦虑不安呢？最严重的是，在分析巴特小姐的心情时，竟然得出那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之一，赛尔登心烦意乱地想道，就是费雪太太提出的那个丑恶的设想。如果她觉得害怕，是为自己还是为那几位朋友害怕？因自己牵涉进去而灾难加剧，对这情况她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他认为罪

魁祸首显然是多森太太，从表面上看这个推测似乎太残酷，可赛尔登知道，在大多数单方面引起夫妇不和的案件中，都出现有倒打一耙的情况，而且一方越是痛苦另一方的诬告越发厚颜无耻。费雪太太预言"一旦出事，多森会娶巴特小姐"时毫未踌躇，虽说她的结论太鲁莽太轻率，但在观察事物的动态和迹象方面，她是非常精明的。多森一向公开地显示他对丽莉怀有特殊的好感，而这一点很可能被他妻子利用为恢复自己名誉的工具。赛尔登知道白莎肯定会斗争到粮尽弹绝，因为她行为轻率但却不合逻辑地坚决逃避后果，她很可能象招灾惹祸那样肆无忌惮、不顾道义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紧要关头，不论什么落入她的手中她都可能用它作为防身武器！到目前为止他还弄不清她将采用什么手段，但困惑不解反而使他更加担心，他觉得在动身之前有必要和巴特小姐再谈一次。无论她与这次事件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一向热衷于不把她和她所处的环境混为一谈——无论她这次是否能保住自己不受牵连，她都应该远避这毁灭性的导火线。既然她曾恳求他帮助，他就该把实话告诉她。

这个决定使他站起身来，转身回到刚才看见她走进的赌博室里。他在人群中寻觅了很久，但终不见她的踪影。令他吃惊的是，他看到纳托·西文顿正耀武扬威地在赌桌附近闲逛。这次戏剧性事件中的主角不仅徘徊在观众视线之内而且居然让聚光灯照在他一人身上！从表面看，这似乎意味着危险已过，一切平安无事了，但对赛尔登来说，他觉得现在可以肯定这是灾祸的先兆。在这种心情下，他回到广场，希望能见到巴特小姐，因为在蒙特卡洛，似乎人人都不能不每天穿行广场十余次。但在这里他也未见到她，最后他认为她一定回萨林娜号了。追她到船上是不合适的，而且更困难的是到了船上也不见得有和她密

谈的机会。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决定给她写信。不想正在此时，从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两个熟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们是胡伯特勋爵和百利太太。

他朝他们打了招呼后立刻问及巴特小姐。胡伯特勋爵说她刚陪伴多森夫妇一同回萨林娜号去了。这个回答显然使他大失所望，以致百利太太一见之下，立刻象被压的弹簧一样，在胡伯特勋爵尚未来得及制止之前，提出当天晚上他可以在贝卡森饭店为公爵夫人举办的晚宴上见到他们三人。

赛尔登表示因受邀请而感到荣幸。当天晚上他很早就到达饭店门口，站在那里张望从灯火辉煌的平台上一排排走来就餐的人们。饭店里面，百利太太正忙着改动菜单，但赛尔登一直守在门口等待从萨林娜号来的宾客。终于他们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身边还有公爵夫人、色丹勋爵和夫人以及斯狄尼夫妇。他装作观看平台上一家商店橱窗的样子，很容易地把巴特小姐从那伙人中引开了。然后他俩一同徘徊在一家明晃晃的珠宝店橱窗前，他说，“我特地来这儿等你。我求你赶快离开那艘船！”

在她转向他的目光中立刻出现上次见面时的恐惧神情，“离开——？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现在还没有，但难保以后。还是早早避开这是非之地吧。”

从珠宝店橱窗里散发出的光焰使她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脸的轮廓象悲剧人物的面具那样线条清晰。她说，“不会出事的，我敢肯定。但现在情况还没完全稳定，你想我能丢开白莎不管吗？”

语气中带有轻蔑的口吻——难道是对他的轻蔑？但他仍愿尽最大努力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你知道——”她听了这话，立刻用异乎平常的、低沉的悲声，望着他的

眼睛说，"但愿你能明白，我早已把自己置之度外了。"

"那好吧，也许的确出不了事。"这话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她不如说是为了安定自己。她立刻勇气十足地表示同意，"出不了，决出不了！"于是他二人转身加入了那伙人的行列。

在拥挤的饭店里，当他俩在光彩夺目的餐桌旁就坐时，熟悉的环境似乎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多森在这里又和他妻子象往常那样出现在整个社交界面前了。多森太太穿一件崭新的长裙，吸引了饭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多森却因担心菜单上的丰盛佳肴会引起消化不良而蜷缩成一团。由于这座饭厅场地宽敞，食客众多，他俩一同露面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实夫妻关系已经和解了。至于协议是怎样达成的尚待考察，但很明显，巴特小姐目前已对他们的和解深信不疑了。赛尔登只好用她比自己更了解多森夫妇为理由说服自己，也对之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晚宴在进行，从送上来的一道道珍馐美味看出，百利太太显然已打破了胡伯特勋爵比较拘谨的常规。这时赛尔登放松了警觉，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巴特小姐身上。今天，她显得非常漂亮，看来她这么漂亮就已足够，诸如端庄的仪态、敏捷的反应、伶俐的口才等其他长处都似乎是多余的了。他感到最突出的是，她和这圈子里的人有着上百种细微的不同之处，从而她显得那么飘逸超脱！也恰恰因为在这群人当中，她与众不同之处才如此醒目；她的风度使其他俊俏的女人显得粗俗，正如她那恰到好处的沉默使妇女们的饶舌特别令人厌烦一样。刚才在门口相遇时，她脸上恢复了他很久没见到了的、意味深长的表情，她对他说的那几句勇气十足的话仍然留在他的耳际。是的，她是个无与伦比的女人，这的确是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由于他对她的评价已不包含个人的感情色彩，因此现在可以让自己

的爱慕之情不受遏制地发挥出来了。他在情感上与她一刀两断的决定并非发生在他恍然大悟的可怕时刻，而是现在。如今，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把她同他分开的赤裸裸的事实，这就是她所选择的生活与她身上那些他所器重的、与众不同的品质背道而驰。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她最后的抉择——不得到这些东西她是不会心满意足的——昂贵的佳肴美酒，愚蠢的炫耀，无所顾忌的庸俗语言，为所欲为的市侩作风！在这喧闹的餐厅中，他们这张餐桌已成为众目睽睽下的中心，而坐在桌旁的那位"里维埃拉报导"的记者达罕姆使这些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因为他们一向把招人注目当成荣誉，把社会新闻人物当成知名人士。

达罕姆就是以这种社交场合的报导者身分挤坐在两位珠光宝气的女士中间的，赛尔登这时在仔细观察他。关于目前发生的这件事，这位记者已经知道了多少？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还想探听什么？当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或神态出现什么隐喻或暗示的时候——在赛尔登看来，这种情况似乎不少——他那两只小眼睛就象伸出去捕捉隐私的触角。但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名记者，既无可采获就悠闲自在地观察妇女们华贵的衣饰。特别是多森太太那身令人惊叹不已的、设计巧妙的衣裙，使达罕姆先生感到力拙才穷，无法形容，只能说成是具有"文人气质"的服装。赛尔登也觉得多森太太刚露面时因这身打扮太过分而有些拘束，可现在她已神态自若，甚至给人以飘逸洒脱之感。她是否自然得太夸张、太过分了？他向多森瞟了一眼，而多森在极端自然和极端拘束二者之间是否变幻得太急躁了？多森一向急躁，但在赛尔登看来，今晚他的神态变幻多端，大有失却自控之势。

与此同时，令百利太太踌躇满志的是晚宴即将圆满结束，她

威严尊贵地端坐在色丹勋爵和胡伯特勋爵之间，似乎心中在召唤费雪太太快来目睹她的成就。虽然今晚费雪太太没出席，但在座的宾客可以说是全部的社交界人士；整座餐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食客，他们到这里来就餐，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识别并瞻仰这些名人的庐山真面。由于今晚邀请到的女宾都属名人之列，而且都雍容华贵得令人赞羡，从而百利太太目光中对丽莉流露出费雪太太从未得到过的、深挚的感激。赛尔登见到这种目光，暗自想到，不知巴特小姐为安排这次筵宴使出了多大气力。至少，在使宴会生色增辉方面她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注视她那副轻松愉快、信心十足的样子时，不禁为自己替她担了那么多天的心而好笑起来。在宴会结束，大家离座起身，准备分手时刻，她独自远离桌旁的宾客，一边风度翩翩、体态优美地斜着肩膀让多森把斗篷披在她的肩上，一边回过头来对大家嫣然一笑。这时她显出了从未有过的泰然自若、居于绝对优势的气概。

由于百利太太在餐后提供名贵的香烟和各式各样的佳酿美酒，晚餐的时间延长了。这时餐桌旁不少宾客虽然散了，但仍有相当多的人留在餐厅里看着百利太太的贵客们相互道别。这时大家都已告别完毕，公爵夫人和色丹夫人也互道晚安，并约好前往英国途中在巴黎添购衣物时再重新聚首。百利太太的殷勤款待和百利先生所付的账单使二位英国贵妇感激万分，这就在百利太太进入社交界的前程上洒下了玫瑰色的光辉，当然也包括多森太太和斯狄尼夫妇在内。达罕姆那锐利的笔锋一定会把这融洽、亲热的气氛说成是稀世珍宝般地难得可贵。

公爵夫人看了一眼手表，对她妹妹说必须赶快去车站，不然就迟了。她们走后，斯狄尼夫妇说他家的汽车停在门口，可以送多森夫妇和巴特小姐到码头去。多森太太同意了，就和丈夫尾

随斯狄尼夫妇向门口走去。巴特小姐这时因同胡伯特勋爵说话而留在后面，斯狄尼一边接过百利先生塞给他的一支昂贵雪茄，一边大声唤道，“丽莉，你要是想回游轮，就赶紧同我们一起走吧！”

丽莉转回身准备同他们一起走。这时，已出了门的多森太太停住脚步，往回朝餐桌走了几步。

她用非常清晰的声音说，“巴特小姐不回游艇了。”

大家惊愕得面面相觑。百利太太象患了脑溢血那样面孔涨得通红，斯狄尼太太紧张得溜到丈夫身后，赛尔登在迷乱中一心想抓住达罕姆的脖领把他扔到街上去。

与此同时，多森走回站在妻子身旁，他面色煞白，用既害怕又气愤的目光朝四下望了一下。“白莎！巴特小姐，这是个误会……是个差错……”

他妻子咬牙切齿地答道，“巴特小姐留在这儿。乔治，咱们不能再让斯狄尼太太等着了！”

当他们说话时，丽莉站在离这群惊呆了的人们稍远的地方，仍保持令人钦佩的直立姿势，骇人听闻的污辱使她面色煞白，但她并未象周围那些人那样惊慌失措。她那淡淡的、倨傲的笑容似乎使她位于对手无法触及的高度，在多森太太尚未作出反应之前，她转过身，向女主人伸出了手，说道：

“我明天要到公爵夫人府上去，留在岸上过夜更方便些。”

她一边解释一边紧紧盯着百利太太颤动着的眼皮。但当她回转头朝一个个女宾的面孔望去时，赛尔登发觉她目光中闪出了恍惚、犹豫的神情，因为从女宾们避开的目光和男宾们无可奈何的沉默中，丽莉已看出人们不再信任自己了。在这可怕的瞬间，他觉得她全身在颤抖，快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了。不想她那

苍白的面孔突然再次现出了勇敢的笑容，从容不迫地转向他，说道，“亲爱的赛尔登先生，你不是答应送我上马车吗？”

餐馆外面，天色阴霾，狂风大作。当丽莉和赛尔登来到游人已散尽的花园时，阵阵温热的雨点拍打在他们脸上。乘马车的托词，不言而喻没人再提了，他俩缄默地往前走，她的手挽住他的胳膊，一直走到花园中最昏暗的一个角落。他指着一只长凳说，“坐一会儿吧。”

她不答言，只猛地一下跌坐在凳子上。幽径转弯处的路灯正好照着她那竭力掩饰着的悲戚面容。赛尔登坐在身旁等着她开口，唯恐自己的话语触疼她那淌着血的伤口；另一方面也怕一开口会道出心中再度出现的可憎的疑云。她究竟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究竟有什么把柄落在多森太太手里，以致被人这样摆布？为什么当多森太太正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却把她视作仇人？尽管丈夫的惧内表现和女人的冷酷心肠令他愤慨，但他的理智固执地反复回响着“无风不起浪”的谚语。费雪太太的暗示和自己那些已得到证实的印象在加深了他的同情和怜悯的同时，使他更觉压抑，因为无论想用什么话来安慰她，都难于出口。

他突然觉出自己的沉默已近似那些背弃她的男人们的非难了，正当他想找而未找到一句得体的话时，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哪儿有安静的旅馆吗？我可以叫我的女仆明天早晨来。”

“旅馆——就在这儿？——你打算单身住旅馆？这很不妥！”

她脸上露出一丝往日玩笑时的神情。"那怎么办呢？睡在花园里恐怕太潮湿了吧。"

"最好到某个人家——"

"某个我可以去住一夜的人家？当然——哪儿都成——可是现在几点了？你知道，我的旅程计划改变了，变得有点突然——"

"老天爷！你若是早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他只能用忿怒的声音发泄一筹莫展的心情。

她仍然用戏谑的笑容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可我不是听了吗？"她答道。"你建议我离开游轮，我这不就离开啦！"

于是，在痛苦自责的心情中，他明白她现在既不打算解释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了。刚才那阵沉默已使自己丧失了帮助她的机会，放过了关键时刻。

她已站起身，象个镇定地走上流放征途的公主那样高贵而阴沉地站在他面前。

"丽莉！"他绝望地恳求道。可是她温和地告诫他说，"啊，现在别这样了！"然后，她恢复了往日沉着的仪态，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既然我必须找个落脚的地方，既然你有这么好心肠，想帮助我——"

她的话促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你会听我的话吗？那么唯一的办法是，你必须径直去找你的表兄嫂，斯狄尼夫妇！"

她直觉地表示反对，"啊，不——"可是他坚持道，"去吧，不早了，而且你应该，装出直接到那里去似的！"

他把她的手拉起，勾住自己的胳膊，但她抽身躲开，说，"不行，不行——办不到——你不知道我表嫂的为人。你不该叫我去他们那儿！"

"你必须去——你必须听我的话!"尽管他心中受到她这种恐惧的感染,但仍固执己见。

她用低声说,"她若是拒绝怎么办?"但他只一味地坚持道,"呵,不会的,相信我!"她顺从了他那有力的手,让他领着默默地走到广场的一侧。

一路上他俩继续保持沉默,不一会儿马车就把他们送到了斯狄尼夫妇的旅馆。在灯火辉煌的大门口,他把她留在外面,自己竖起雨帽挡住面孔,让旅馆服务员把他的姓名通报给斯狄尼,然后在引人注目的门厅里踱来踱去等候斯狄尼下楼。十分钟后这两位男士一同穿过大门处的镶着金边的双重门帘,走到外面的通廊上。斯狄尼发了一阵牢骚后,停住脚步勉强说道:

"那么就这样说妥了?"他把手放在赛尔登手臂上,神情紧张地说,"她明天一早就得乘火车离开这里——我太太已经睡了,不能打搅她。"

四

为了遮挡六月的骄阳,彭尼顿太太客厅里的百叶窗都拉下了。在这闷热的傍晚,聚集在这里的亲戚都摆出一副哀悼死者的面孔。

人都到齐了:范·阿斯坦,斯狄尼夫妇,梅尔逊夫妇以及一两位姓彭尼顿的远房亲戚。从绝然不同的服装及仪表看得出,姓彭尼顿的几位血缘关系虽远但得到遗产的希望却很大。事实上彭尼顿家族有十足的把握,彭尼顿先生的大部分财产肯定会"物归原主",悬而未决的仅是如何分配彭尼顿太太的私房存款以及

遗赠到哪一级家属为止。贾克·斯狄尼因他那新的形象——最富有的侄儿——的原故，不言而喻，居于亲属中的首位，因此他用比众人更深切的悲痛和故作谦逊的姿态来突出自己的重要性，而他的妻子却以厌烦的表情和轻浮的衣饰来显示她根本不把这笔遗产放在眼里。坐在她身旁的老纳托·范·阿斯坦穿一件在这悲戚的场合中使他显得衣冠楚楚的大衣，不时地捻着白色短须以遮掩因迫不及待而扭动着的嘴唇。那位红鼻尖，穿着黑色丧服的古瑞·斯狄尼感情冲动地对赫伯特·梅尔逊太太说，"我可受不了在别处看到这幅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画像！"

妇女们在丧服发出的一阵瑟瑟声中，急速回头一看，门开了，穿着黑色衣裙、身材修长、端庄高雅的丽莉出现在门口，身旁站着葛泰·法里丝。她伫立在门前，犹犹豫豫地观察着室内各位妇女脸上的表情。有一两位朝她微微点了点头，或因气氛太严肃或因拿不准别人会怎样招呼她而不敢对她过分热情。贾克·斯狄尼太太只随便点了下头，古瑞·斯狄尼用一个忧郁的手势叫她坐在身旁。但丽莉未接受这个邀请，也未理睬贾克·斯狄尼的招呼，只管神态自若地走到屋子另一端，坐在象是故意摆在远离众人地方的一张椅子上。

自两星期前她从欧洲回来后，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亲戚。如果说她已察觉出他们对她的态度若即若离，那么自己这种沉着镇静的举止就更具讽刺意味。当她在码头上，从葛泰·法里丝口中听到彭尼顿太太的死讯时，震惊之余几乎立刻想到现在她终于能把债务还清了。她原非常担心见到姑母，因为彭尼顿太太生前极力反对丽莉偕同多森夫妇出国旅行，并一直拒绝和侄女通信以表示自己的不满。丽莉肯定姑妈早已风闻她和多森夫妇闹翻的事，这就使她预感到和姑妈见面的情景太可怕了。

现在想到，如今不但可以避免一次难堪的会见而且能安安稳稳地继承早有定论的一笔遗产，这怎能不令她觉得如释重负呢？多年来，彭尼顿太太要为侄女留下一大笔钱的意图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所有的遗产当然都归她啦——真不明白还叫我们来干什么。”贾克·斯狄尼太太满不在意地大声对纳托·范·阿斯坦说。后者并不同意，低声答道，“朱利娅为人一向公正。”但这句话既可理解为自认倒霉又可理解为尚有希望。

“幸好她的遗产才四十万左右。”斯狄尼太太打了个哈欠，说。这时，律师以咳嗽声做了开场白，众人就都静了下来，只听古瑞·斯狄尼哭声哭气地说，“这个家连块手巾都不会少——就在她故世那天我还陪她一道清点来着——”

彭尼顿太太的律师庄严地直立在客厅一端的书桌后面，开始窸窸窣窣继开遗嘱的首页。紧张的气氛和令人窒息的气味使丽莉感到胸闷难忍。

“就象在教堂里一样。”她暗自说道，心想克温·斯狄尼不知从哪儿弄来这么一顶难看的帽子。她又注意到贾克近来发胖了——不久他就会和坐在近处的赫伯特·梅尔逊一样臃肿不堪了，他现在用戴着黑手套的双手把体重都依在手杖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真不明白为什么富人都会变肥——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忧虑。待我继承了遗产之后，一定要注意保持身材，”当律师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诵读遗嘱中错综复杂的条文时，丽莉心中这么想着。遗嘱中首先提到的是仆人们，其次是几处慈善机关，接下去是几房姓梅尔逊和斯狄尼的远亲。这些人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故意移动一下身体，然后尽量装出在这严肃场合中所应有的

毫无表情的模样。下面提到的是纳托·范·阿斯坦，贾克·斯狄尼和一两位表亲，每人名下得到数千元。丽莉纳闷怎么没提到古瑞·斯狄尼。这时她听到自己的名字——“给我的侄女丽莉·巴特一万元——”在这之后，那位律师继续朗读一大套难以理解的条文，最后突然用清晰易懂的声音说道，“这所房产赠与我亲爱的同名表妹——古瑞·朱利娅·斯狄尼。”

在一片抑制着的惊呼声中，大家立刻转过头去，穿着黑色丧服的人们涌向斯狄尼小姐所在的角落。这位女士正用一块皱成一团的黑边手帕蒙着脸，大声嚎哭着表示自己不配得到这样丰厚的馈赠。

丽莉远离蜂拥的人群，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没人看她一眼，似乎已没人意识到她的存在，她已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了。在此情况下，她更为深切地感到了希望落空的痛楚。继承权被剥夺了——而且是被古瑞·斯狄尼夺去了！她看到葛泰在用无可奈何的悲伤目光安慰自己，这使她头脑立刻清醒过来。在离开这座房子之前必须有所表示，必须竭尽全力做出一个崇高的姿态。她走近环绕着斯狄尼女士的那群人，伸出手简单地说了句，“亲爱的古瑞，我真替你高兴。”

她走近时别的妇女都不约而同地后退一步，因此给她腾出一块空地。当她转身走开时，空隙更大了，因为没人上前跟随在她左右。她站住脚，朝周围环视一下，冷静地掂量着自己的处境。她听见有人问及遗嘱何时兑现，还依稀听见律师答言中的片言只语——什么“临时再召集”，什么“尽早批准文件”之类。然后人群开始从她身边散去，贾克·斯狄尼太太和赫伯特·梅尔逊太太站在门口台阶上等着她们的汽车，一群人深表同情地陪伴着古瑞·斯狄尼，把她送到一辆马车前，他们认为她应该乘

车，尽管她家离这里只隔一两条街。这时，巴特小姐和葛泰二人发觉在这间紫色的客厅里，只剩她两人了。在暮色苍茫中，这间屋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象一座停放尸体的家族墓穴。

一辆出租马车把她两人载到葛泰·法里丝的家中，在起居室里，丽莉朝她的好友冷笑一声，坐在椅子上。姑母的馈赠居然如此接近欠雷诺的债款，这个偶合使她感到十分滑稽。自从回国后，她越加感到早日还清这笔欠债的必要，因此她对忧心忡忡的葛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知道遗赠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

但葛泰考虑的不只是遗赠的钱，她感到气债不平的是更多的遗产。"丽莉，这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古瑞·斯狄尼应该为她没权利得到那么多遗产而感到内疚！"

"任何会讨朱利娅姑妈欢心的人都有权利得到这份遗产！"巴特小姐逆来顺受地说。

"可是你姑妈一向是喜欢你的——她使大家认为——"葛泰显然感到窘迫，立即打断了话头。但丽莉转过头望着她坦率地说，"葛泰，你要对我说实话。这遗嘱是六个星期前立下的，那时她是不是已听说我和多森夫妇闹翻了？"

"当然，谁都听说你和他们之间有些分歧——有些误会——"

"她也知道白莎把我赶出了游轮？"

"丽莉！"

"就是这么回事嘛。她说我硬想嫁给乔治·多森。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丈夫觉得她在吃醋。她是不是也这样对表嫂克温·斯狄尼说的？"

"我不知道，——这种恶毒话我从不愿听！"

"可我必须听——我必须知道自己的处境。"她停顿一下，接下去用近似戏谑的口吻说道，"你刚才注意那些女人的表情没有？当她们认为我会得到全部遗产时，她们害怕怠慢了我，——可后来，就象我得了瘟疫似的赶紧避开我。"葛泰仍沉默不语，她继续说道，"我留到最后走，就是为了看看她们会怎么样。她们想从克温·斯狄尼和露露·梅尔逊那里得到暗示——我亲眼看见她们观察克温怎样待我。——葛泰，我一定要知道她们是怎么议论我的。"

"我告诉你我不愿听——"

"不愿听不等于没听到。"她站起身，把两手沉重地放在法里丝小姐的肩上，"葛泰，她们是不是打算永远不理睬我啦？"

"你的朋友们？丽莉——你怎么会这样想？"

"在这种时候谁是我的朋友？除了你这个可信赖的朋友之外还有谁？即使是你，天知道，是不是也在怀疑我？"她用开玩笑的口气低语道，同时吻了葛泰一下。"但你决不会让怀疑影响友谊——因为你喜欢交结罪犯，不是吗，葛泰？那些屡教不改的罪犯你也喜欢吗？你知道，我可是个顽固不化的人哪！"

她庄严地抬起头，挺直了修长的身躯，象个挑衅的女神亭亭玉立在不知所措的葛泰面前。葛泰不知说什么才好，只颤悠悠地喊道，"丽莉，丽莉——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还说说笑笑！"

"也许是为了不哭出来吧。不——我不会哭的，我可不是个哭哭啼啼的人。我很早就知道哭多了鼻尖会发红，因此在痛苦场合我从不流眼泪。"她急躁地在屋里踱了一圈，重新坐下，抬起头，用嘲弄的目光注视着葛泰那张焦急不安的面孔。

"你知道，如果我得到全部遗产，背后的议论就可以毫不放

在心上——”当法里丝小姐表示异议时她平静地重复道，“我毫不在意。要是我有了钱，首先她们不会也不敢对我怠慢，万一他们怠慢，也毫无关系，因为我用不着也求不着他们。但是现在——！”目光中讽刺的神态消失了，她低下头，脸上罩了一片阴云。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全部遗产本该归你所有，可这毕竟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葛泰停住一下，接下去坚决说道，“重要的是你应该洗清自己——应该把事实真相对你的朋友们说出来。”

“事实真相？”巴特小姐笑了一声，“什么叫真相？只要牵涉到女人，越说得离奇越有人相信。至于这件事，相信白莎的话要比相信我的话容易得多，因为她有座大宅子，歌剧院里又有包厢，和她搞好关系是不会吃亏的呀。”

法里丝小姐仍用焦虑的目光盯着她，“那么你的话是什么呢？还没人听你说过什么。”

“我的话？——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你要知道，我从不象白莎那样早在事前就准备好一套鬼话——即使我现在有一套我也懒得说。”

但葛泰冷静地继续据理力争：“我不想听事前准备好的话——我希望你从头说起，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告诉我。”

“从头说起？”巴特小姐温和地模仿她，“亲爱的葛泰，象你这样的好心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想象力？哼，从头说起？那就得从我婴儿时代说起了——从我幼年时所受的教育、从人们教我应该追求的那些事物说起。呵，不——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我只是说，我的过错与生俱来，是从那些专门寻欢作乐的坏祖先那儿继承的，他们放弃新阿姆斯特丹淳朴的美德，一心向往查理时

代①的宫廷生活!”法里丝小姐继续用迷惘的目光注视着她，她不耐烦地说下去，“你刚才问我事实真相——好吧，我告诉你事实真相，那就是一个女人一旦被人诽谤，她这一辈子就算毁了，她越解释情况就越糟。——我的好葛泰，你这里不会有根香烟吧?”

在她落脚的旅馆斗室里，丽莉·巴特当天晚上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这是六月里最后一个星期，她认识的人都离城外出了。那几位为了参加宣读彭尼顿太太遗嘱的集会而留在城里或回到城里的亲戚也都在当天下午乘飞机回纽波特或长岛②了。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邀请丽莉同行。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到除了葛泰·法里丝之外，自己孤苦伶仃、孑然一身的处境。即使在和多森夫妇绝交的关键时刻，她都没体会到，这么严重的孤独感，因为贝洛赛公爵夫人当时一听到这桩不幸事件就立刻主动向丽莉提出声援，在她的羽翼保护下，丽莉伦敦之行大获成功。伦敦社交界对她的身世并不好奇，因此从不过问，只要她能使社交场合加添些风采和魅力就足够了，因此她对伦敦很有些流连忘返。但与赛尔登分手时，赛尔登曾再三叮嘱她务必早日回到姑母身旁。还有胡伯特勋爵，他一到达伦敦就立刻三番五次向她提出同样建议。其实丽莉用不着别人告诫，就知道公爵夫人的支持并不能使她恢复名誉，况且她也意识到公爵夫人一旦另有新欢就会立刻把她甩掉。因此她只得决定离英返国。当她抵达美国海岸不到十分钟功夫，就明白回来得的确太晚，良机已经坐失了。多森夫妇、斯狄尼夫妇、百利夫妇——那幕丑剧中所有的演员和观众——都在她回来之前按自己的一套说法把这事宣

① 指查理一世至十二世各国王朝。

② 纽约东部避暑胜地。

扬出去了，即使她认为还有最后机会对人解释一下，她也不愿或不屑再去浪费唇舌，因为她知道若想重整旗鼓不是靠解释或倒打一耙所能办到的，而且即使解释或反戈一击能起点作用，她也象不愿在葛泰面前为自己辩护那样，半因自尊半因耻辱而保持缄默。虽然她明知白莎·多森如此冷酷地把她当成牺牲品是为了再次骗取丈夫的信任——她明知丽莉和乔治之间仅仅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从一开始她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正如费雪太太露骨地指出，是分散乔治对妻子的注意力的角色。这就是她被邀请去旅游的原因，这就是她为三个月奢侈的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在这难得的虚心反省时刻，面对现实的习惯决不允许自己再度文过饰非。她之所以遭受恶运恰恰是因为她忠实地履行了心照不宣的那张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但这决不是个冠冕堂皇的义务！在此一败涂地的时刻，她才看清这种角色本身是多么的丑恶。

她以同样坚定的眼光看清了由这次失败而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在城里多逗留一天，这些后果就越觉明显。她留在城里一方面是由于有葛泰·法里丝陪伴感到宽慰，另方面是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她很清楚摆在面前的这项任务：必须一步一步地重新获取已失的地位，而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地查出朋友中还有哪些人可以信赖。她把希望主要寄托在雷诺太太身上，因为她有为人随和的优点，能够容纳她认为有趣或对自己有用的人，而且在满座高朋的喧闹声中，发生在远处的这桩倒霉事或许尚未被人察觉。奇怪的是裘蒂不会没听说巴特小姐已经回国，那为什么连封正式的唁电也不发来呢？倘若丽莉单方面采取主动行动，那将会冒很大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一个偶然相遇的机会。丽莉知道虽然在六月中旬也总有可能在城里他们经常出入的地

方与他们邂逅。

为此目的，在困惑不解的葛泰陪同下，她屡次到那些人常去的饭店，用她的话说，去下大本钱吃一顿有可能令她交上好运的盛餐。

"亲爱的葛泰，你不愿意让侍者们看出我除了那份遗产外一无所有吧？如果古瑞·斯狄尼来了看见咱们午饭只吃冷羊肉和茶，试想她会多么高兴！今天你想吃什么甜食，亲爱的，——是菠萝片还是冰淇凌蜜桃？"

她突然放下菜单，面上顿时泛出红晕，葛泰顺着她的目光看到从里面雅座里正走出以雷诺太太和嘉里·费雪为首的一群人。这群人——丽莉立时认出其中有雷诺和罗西德——走出餐馆时不可能不走过这两位女士坐的这张餐桌，葛泰看出此点，不禁紧张得全身震颤。而巴特小姐恰恰相反，她摆出一副轻松自在而端庄稳重的样子，既不躲避这些人又未显出在等候他们，而是以在最恶劣处境中所能表现出的最自然的态度与他们相遇。但雷诺太太的神态有些尴尬，在夸张的热情中含有拘谨的成分，这明显表现出她的窘态。她高声说，见到巴特小姐实在太令人高兴了，但表现高兴的方式却是一般的、含糊的、既未问及她将来的打算又未表示希望再次见到她。丽莉立刻察觉出她这态度的隐喻，同时也知道别人也都同样明白了她的意图。罗西德虽因与这些人为伍而得意忘形，但立刻按雷诺太太的调子只随便和巴特小姐打了个招呼。雷诺面孔通红，态度极不自然，装出要对侍者吩咐什么事的样子，简短地朝她问候一下。其余的人尾随雷诺太太身后，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这一切一眨眼就过去了，手里拿着菜谱的领班侍者还站在桌旁等着两位顾客点菠萝片还是冰淇凌蜜桃。但在这一瞬间巴

特小姐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论裘蒂往哪里走，整个社交界都会步她的后尘，丽莉完全明白自己现在已变成一名被丢在荒岛上、徒然向驶去的帆船呼救的遗弃者了。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她记得雷诺太太曾向她抱怨过费雪太太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意味着雷诺太太对她丈夫的私事并非一无所知。住在百乐山庄的人们过的是一种乱哄哄的生活，似乎没人有暇去管别人的闲事，每日每时大家急匆匆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没人关心个人兴趣或私人意图。丽莉当时也因没人监视自己，而感到十分安全。但既然裘蒂知道了费雪太太曾跟她丈夫"借"过钱，怎会不知道丽莉也同样"借"过？即使她不把丈夫的感情放在心上，也不会完全不关心他的钱囊。丽莉认为这是她断然拒绝和自己往来的主要原由，而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马上还清雷诺的债务。还清后，彭尼顿太太遗赠的那笔钱就只剩一千元左右了，从此她就只能依赖比葛泰·法里丝的可怜的收入还要微薄的进款维生了。但为了维护被伤害的自尊心现在顾不得这些了，她必须先了结与雷诺夫妇这段公案，然后再考虑将来的问题。

对法律手续因循拖延方面她一无所知，因此她以为宣读了遗嘱后用不了几天就能拿到现款。但苦等了多日仍不见下文，她只得写信去询问拖延的理由。遗嘱执行人之一的那位律师过了很久才回了一封信，信上说对这份遗嘱的内容含意发生了争议，因此他和他的同事恐怕要在法律规定的结算日期——十二个月后才能付清现款。丽莉被搞胡涂了，一怒之下决定自己出面去交涉，但费了很多唇舌后她才明白在法律的无情条文面前，美貌和魅力毫无用武之地。在债务的重负下再熬过一年实在难以想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得决定去求助仍留在城里、目

前正沉浸在清点彭尼顿太太的财物的喜悦心情中的古瑞·斯狄尼女士。对丽莉来说，向古瑞·斯狄尼求援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但孤立无援的滋味更难忍受。因此一天早晨，她来到古瑞·斯狄尼为了便于进行清点财物工作而临时住进的彭尼顿公馆。以乞求者身分走进这座曾进出自由、居住多年的房子时，心情异常沉重，她决心尽快结束这次折磨人的会见。当斯狄尼女士穿着华贵的绸裙走进昏暗的客厅时，丽莉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能预支那一万元遗赠的款子。

古瑞哭着回答道，她不明白丽莉为什么会对她提出这样的请求，她也因法律的死板规定而深感惋惜。她说丽莉居然不理解她二人相同的处境而感到惊讶。难道丽莉认为只有遗赠的款子才拖延兑现的日期吗？实际上至今她自己也是一个铜板的遗产没拿到，不仅如此，她还要付房租——不错，付房租！——因住进这所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子而付租金！肯定这不符合亲爱的朱利娅表姐的心愿——她曾当面这样对遗嘱执行人说过，但他们不可理喻，现在除了耐心等待之外别无办法。丽莉应该向她学习，应该象她这样耐心等待，她们二人都应该牢记朱利娅表姐生前多么能忍耐。

丽莉作了个学习不了的手势，说，“你将继承那么多财产，古瑞——你能轻而易举地借到比我向你预支的多十倍的钱。”

“借钱——轻而易举地借钱？”古瑞站起身，忿怒地站在她面前，“亏你想得出！我明知朱利娅表姐最最痛恨跟人借钱，我怎么能用她的财产作抵押去弄钱？丽莉，如果你想知道真象，我不妨告诉你，她这场病就是因你欠下债而引起的。你恐怕还记得，你出国旅游前她发过一次小病。当然我不知道详情——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有不少丑闻牵涉到你，这使她万分痛心，任何接

近她的人都能看出她的心情。如果我的这些话会惹你恼火，我也在所不惜。我觉得唯一能弥补你对她的亏欠的作法就是尽我最大努力一方面让你明白，你目前的生活既愚蠢又不检点，另方面叫你知道表姐生前多么厌恶你这种生活方式！”

五

当彭尼顿住宅的大门在她身后砰然关闭时，丽莉觉得这是对她过去生活最后的告别声。摆在面前的未来象空寂无人的第五街那样冷清清，空落落，重获旧日一切的机会少得象寻不到乘客空自在街上游荡的出租马车。当她走向路边人行道时，急促驶来的一辆双轮双座马车突然在她身边停住了。

她看见堆满了行李箱笼的车顶下方有只手伸出来在跟她打招呼。转眼间费雪太太就从车里跳到地上热情地把她拥抱在怀里。

“亲爱的，难道说这时候你还在城里？那天在雪莱饭店来不及问你——”她中断了话，突然变得非常坦率，说道，“其实是我当时昏了头，丽莉，我一直想跟你解释一下。”

“别说了，”巴特小姐挣脱她的手臂，抗议道。但费雪太太象平时一样直爽地说道，“你听我说，丽莉，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生活中的麻烦事一半就是因为不说老实话引起的。我不是个好说假话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那天我随大流对待你心里惭愧极了，这事以后再详细谈吧——现在你必须告诉我你住在哪里，往后怎么安排。我想你不会当了古瑞·斯狄尼的女管家吧，啊？——难道你目前还无所适从吗？”

在丽莉目前的心情下，对如此诚恳、友善的关怀是无法拒绝的，她微微一笑，说道，“我现在确实无所适从，但葛泰还在城里，她对我很好，只要一有时间她就让我跟她呆在一起。”

费雪太太扮了个怪脸，“嗯——暂时呆在一起当然可以。我知道葛泰是个老好人，比我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好。但从长远看，你更习惯于过再舒适点的生活，是不是，亲爱的？况且，她大概不久也要离开纽约——你说她八月一号走？那么，你听我说，你不能整个夏天都呆在城里，我们以后再从长计议。可现在，你能不能把几件衣服放进一只提箱，今晚和我一道去山姆·郭摩家？”

丽莉对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感到不知所措，这时费雪又继续笑着说，“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你。可这毫无关系。他们已经住进范·阿斯坦在路西林的宅子，并且授予我邀请宾客的全权——客人越多越好，他们很有气派，这星期要举行一个相当盛大的宴会——”她停了一下，注意到巴特小姐脸上的表情发生了某种变化，“啊，你知道，我并没说他们是你那圈子的人，他们大不相同，但非常有趣。事实上他们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他们的目的是寻欢作乐，而且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寻欢作乐。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先干了几个月，结果干得挺不错——比百利夫妇强多了，就因为他们不象百利夫妇那样顾虑重重——可突然间他们对老一套感到腻烦了，他们想邀请一些比较随和、比较易于相处的人。他们的作法有点别出心裁，你说是不？玛迪·郭摩还有好多怪念头呢，女人大都是富有灵感的。可她的脾气真随和极了，山姆也什么都不在乎。他俩都想当大人物，已经开始搞出一套独特的玩艺，一种类似科尼岛①般的社交场合，只要是

① 位长岛西南部，纽约城里的游乐中心。

能玩会闹不摆臭架子的人，他们都欢迎。我也认为这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们是一群很有艺术天才的人，比如正在走红的女演员之类。这星期他们就要邀请去年春天主演《温妮的胜利》大获成功的奥德丽·安提，正在画玛迪·郭摩肖像的保罗·莫斐，狄克·倍林格和凯特·科贝——所有你想得出来的、能吵会闹、滑稽逗乐的人。亲爱的小姐，现在不要目空一切再摆架子啦，反正比大热天在城里过星期日要好得多，你在那里会遇到不少会吵闹的人，但也会遇到聪明人——那个爱慕玛迪爱得不得了的莫斐总会带一两位同行去的。”

费雪太太善意地把丽莉拖向马车。“上车吧，这就对了。咱们先去你的旅馆收拾一下衣物，然后再喝杯茶。你我的女佣人可以到火车上去找咱们。”

反正比大热天在城里过星期日要好得多——当丽莉斜倚着树荫覆盖的阳台栏杆，朝一片草地后面的大海望去时，这一点已不容置疑。在这片如茵的芳草地上，棋布着三五成群画中人般的穿着薄纱服装的妇女和法兰绒网球运动装的男士。范·阿斯坦这座巨大的府邸及其杂草丛生的领地已挤满了被邀来度周末的宾客，这时，在星期日下午的灿烂阳光下，这些人分散到各处去娱乐消遣；提供各种娱乐的场所，包括网球场、射击场，室内的桥牌桌和酒柜，室外的汽车库和汽艇坞。丽莉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好象误入一列快车的旅客那样，疏忽大意地被卷进了拥挤的人群。和蔼可亲的金发妇人郭摩太太的确很象列车服务员，为匆忙的旅客寻找座位，而嘉里·费雪则象一名为旅客安放行李、安排餐车座位、到站通知他们下车的行李搬运员。但这列火车从不放慢速度——在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中，生活急速地向前

运转，车上至少有一位旅客因自己的心声被喧嚣声所淹没而得到暂时的欣慰。

郭摩的社会圈子正是丽莉以前所蔑视、所避讳的，现在置身其中，她才发觉这个圈子实际上与她那个世界象同一幅漫画、同一个版本那样相似，只不过更为丰富多彩罢了。现在她周围的这些人和雷诺夫妇、范·奥斯布一家人和多森夫妇一样吃喝玩乐，只是在程度上、方式上、数量上有所不同而已。从男人背心的式样到妇女说话的语调都不尽相同，在这里好象一切都高出一个音符，而且数量也大得多，这里有更多的声响、更多的色彩、更多的香槟酒、更多的友情——和睦的气氛更浓，争风吃醋的事件更少，享乐的方式更新鲜、更多种多样。

人们对巴特小姐光临的欢迎态度是友好的，但却与欢迎别人的态度没有分毫差别，这在开始时使她感到有伤自尊心。但过后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及社会地位不仅不容自己再加挑剔而且应当尽量利用一下这个时机了。毫无疑问有关她的谣传这些人是有所闻的——第一次和嘉里·费雪的长谈就已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公开认为她是一次“特殊事件”中的女主角，但他们并未象她的老朋友那样抛弃她。他们闭口不提她的过去，象他们从不问及安提小姐的过去那样，而且他们对事件的大小轻重并无明显的兴趣，她们只要求她——以她自己的方式——象那位风度翩翩的女演员下台后那样和大家一同作乐。丽莉立刻看出，用傲慢的言行来表示自己“高高在上”，与众不同，就无法和郭摩这伙人共处。做出这样的妥协，而且是对这样的一位人，对她残存的自尊心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一阵令她感到楚痛的自卑感猛然袭上心头，她才明白若连这伙人都不接待她，就更难忍受了，因为她一到这里就立刻觉出再度享受一下无

忧无虑的物质生活具有无益却诱人的魅力。继过去数星期精神紧张、身疲力乏的生活之后，突然离开了尘土飞扬、空寂无人的城市中一间闷热的斗室来到这浴在习习海风中的宽阔豪华的乡村别墅，自然使她感到神经松弛，心情舒畅。目前她不得不屈从于感官渴望享受一下的需要，以后再考虑自己的处境、再听取自尊心的劝告吧。但开始时，这里的一切确实曾使她的愉快心情不断受到干扰，因她不能忘记自己与之交往并且尽力取悦的这些人是她过去所蔑视的。可是不久她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层麻木不仁的彩釉很快覆盖了她那敏锐善感的良知，每一次对权宜之计的让步都使这层釉质变厚并且变得更坚硬。

星期一早晨，众人在道别的喧哗声中分手了，离别之际，她觉得两天的愉快生活显得更富于吸引力。客人们都回到各自的家宅去了，有的回纽波特，有的去巴尔港，有的到阿朗达克宿营地去过山野生活了，连急切等候丽莉归来的葛泰·法里丝都准备去乔治湖和她姨母一起去度暑假。只有丽莉独自一人搁浅在欢乐激流中的一潭死水里，束手无策，没地方好去。幸好一两天后就要去百利府上聚会的嘉里·费雪，坚持邀请丽莉到她家去小住，并替她想出了一个救急的主意。

"听我说，丽莉——哦，是这么回事，我要你今年夏天代替我去陪伴玛迪·郭摩。下个月他们要带一伙人乘他们的私人汽车到阿拉斯加去。玛迪是个懒得出奇的女人，她要我同她一起去为的是帮她料理事务，可是百利夫妇也叫我去——啊，不错，我们和解了，我没告诉你吗？说心里话，我虽然非常喜欢郭摩夫妇，但和百利夫妇在一起我更有利可图。实际上，他们今年夏天想在纽波特出出风头，如果我能帮忙，让他们大获全胜，他们也会让我大获全胜的。"费雪太太激动地拍起双手来，"你知道，丽

莉，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对我好，对你也同样好，郭摩夫妇非常欣赏你，去一趟阿拉斯加——怎么说呢——我认为正是你目前应该做的事。”

巴特小姐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望着她，冷静地说，“为的是不让我碍别人的事？”费雪太太表示不同意，吻她一下说，“为的是不让他们看到你，直到他们明白他们多么需要你为止。”

巴特小姐随同郭摩夫妇去了阿拉斯加。如果说这次旅行并未取得费雪太太预期的效果，至少也起了让她避开议论纷纭的作用。葛泰·法里丝尽管不善辞令，但也尽了最大努力反对她的阿拉斯加之行，葛泰甚至打算放弃去乔治湖的机会同她一起留在城里。但丽莉采用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掩饰了她不乐意与葛泰同留城里这个计划。

“你这天真的孩子，你怎么不明白，”她说，“嘉里的话是对的。她说我必须过我习惯了的那种生活，必须尽可能多地在社交场合中露面。如果老朋友们愿意相信有关我的那些谎言，那么我就再多制造些好了。而且你知道乞丐是不能挑挑拣拣的呀。但这不等于说我不喜欢玛迪·郭摩——我确实很喜欢她，她心地善良，为人诚恳而坦率。当我自己的亲戚不约而同地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她却表示欢迎我，你认为我不该感谢她吗？”

葛泰摇了摇头，她虽未被说服但不作声了。她不仅认为丽莉利用她自己也看不起的那些人的友谊是降低自己的身分，而且她觉得丽莉若再次沉溺在以前那种生活环境中，就永远无法自拔了。至于丽莉过去的生活实况葛泰并不尽知，但自从那个永远忘不掉的夜晚为了解救绝望了的丽莉而放弃自己的秘密心

愿到现在，生活带给丽莉的痛苦一直使她感到深切的怜悯。在葛泰这种性格的女人看来，自己这么大的牺牲意味着必须向对方永远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既然开始帮了她，就必须继续帮下去，而且在帮助她的同时必须信任她，因为对人的信任是善行的源泉。即使丽莉在向往舒适生活的同时，勉强答应由葛泰陪伴在空落落的纽约度过八月份，葛泰也不会同意她如此克制自己。葛泰明白嘉里·费雪是对的，适当地隐蔽一下很可能是通往恢复名誉目的地的第一步，退一步说，在这个季节留在城里倒反而意味着公开承认失败，而这样的承认将是致命的。

郭摩夫妇从阿拉斯加之行中得到很大收获，但丽莉回来后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不同的看法。奢华的生活习惯——每日无忧无虑而又丰衣美食——逐渐削弱了这种生活的吸引力，使她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这种生活所不能填满的空虚。脾气随和但毫无鉴别力的玛迪·郭摩和她那些轻率地交结朋友而对丽莉毫不另眼看待的宾客开始使她失却耐心。她发现他们的缺点越多，她觉得他们供她利用的可能越小，渴望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的决心也就越坚定。但为了达此目的，她十分清楚，必须强迫自尊心做出新的让步，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只能追随从阿拉斯加回来的郭摩夫妇，这当然使她心里十分难过。在他们的社交圈子里丽莉仅是个小人物，但她那了不起的交际才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又能附合别人意见的本领，她那运用手腕的熟练技巧已使她受到郭摩这伙人的注意和重视。她是永远学不会喧嚷吵闹的，她向玛迪·郭摩奏出的乃是幽扬动听的曲调，这比铜管乐队震耳的乐章要可贵得多。山姆·郭摩和他的朋友们站在她面前时不禁肃然起敬，玛迪那些以保罗·莫斐为首的追随者使她觉得他们之所以器重她，就是因为她的那些特点恰恰是他们所

缺少的。如果说，莫斐在社交方面和在艺术成就上惰性十足，从而沉湎于郭摩家的舒适环境——在这里，人们可以不必讲究礼节，任何人都可以毁约或穿着画室工作服和拖鞋去赴约——那么他仍保留着对雅俗的鉴别力和无暇深造的对美的鉴赏力。早在他为百利夫妇准备造型表演时他就为丽莉的造型艺术惊叹不已，他说，"不是因为她的面孔——面部表情太刻板了——而是她的身材，天哪！她能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模特儿啊！"她那个社交圈子，对他来说是高攀不上的，因此在玛迪·郭摩乱哄哄的客厅里看到并听见她的音容笑貌，他觉得确实大饱了眼福。

在这喧闹混乱的环境中丽莉已成为大家关注的核心，这种友好关系使她回纽约后仍逗留在郭摩家的决定显得不太过分牵强。这倒不是因为她绝对见不到原先那些老朋友，尤其在当前纽波特季节已结束，人们再次朝长岛蜂拥而来。凯特·科贝是个趣味庸俗的女人，她象嘉里·费雪为了满足物质需要那样不加选择地滥交朋友。有时候她到郭摩家中作客，猛见到丽莉在场不免感到诧异，但过一会就把她的存在当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了。费雪太太也经常在附近地区露面，有时候乘马车前来向丽莉介绍她的生活经历或是传达一些她所谓的最新天气预报。丽莉虽然没把全部心里话直接向费雪太太透露过，但尚能对她畅所欲言，而在葛泰·法里丝面前甚至连公开承认自己目前所过的生活都难以启齿，尽管在费雪太太看来这种方式是无可指责、理所当然的。

不仅如此，费雪太太没有使对方感到窘迫的好奇心，她并不想刺探丽莉这次事件的内情，只想通过外部观察，随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结束前，她把自己得出的结论用一句简练的话对丽莉说，"你必须尽快结婚。"

丽莉发出轻微的笑声——这一次费雪太太的意见可非独创。“难道你同葛泰·法里丝一样，也想兜售‘一个好男人的爱情’这副万灵丹吗？”

“不，——我不认为我推荐的两个人都符合这个标准。”费雪太太思索了一会答道。

“两个？真有两个人吗？”

“也许，照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一个半。”

巴特小姐越听越感有趣。“如果其他条件过得去，我想我宁愿要那半个人当丈夫。他是谁？”

“在我没说完理由之前你不要骂我——我说的是乔治·多森。”

“噢！”丽莉低声斥责道，但费雪太太坚决说下去。“怎么，为什么不行？他们夫妻从欧洲回来后度了几周的好日子，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又闹僵了，白莎比以前更疯了，而乔治轻信老婆的本领似乎已消耗光了。他们目前正在这里，我上星期日就在他们家度过的。除了纳托·西文顿之外再没别的客人了，而可怜的西文顿象个囚犯，人们都认为是我把这可怜的孩子弄到这步田地的！——吃过午饭后乔治叫我同他去散步，他说同白莎离婚的事已不能再拖了。”

巴特小姐作出不相信的手势。“他说是这样说，但他们决不会离婚的——白莎一向知道在需要他的时候如何把他拉回来。”

费雪太太继续试探她。“如果他另有新欢，她就拉不动了！是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可怜的男子汉已经不能单独站立了。可我记得过去他为人不错，又活跃又热心。”她停了一下，在丽莉的逼视下，低了头，但继续说道，“他连十分钟都不会继续和她在一起，如果他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你一定会——比如说,你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 如果他有充分的把握,我是说——"

丽莉因不悦脸上泛出红晕,她打断她的话说,"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嘉里,我认为这事太可憎、太叫我恶心了。"为了转移嘉里的注意力她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说,"谈谈你的第二位候选人吧! 我们不能把他忘掉啊!"

费雪太太随她一同笑了一声,"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样大声叫喊,如果我说出他就是西蒙·罗西德?"

巴特小姐并未大声叫喊,她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沉思地望着费雪太太。实际上这个建议在过去数星期中不只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但过了片刻她才漫不经心地说,"罗西德先生要的老婆必须是个能使他在范·奥斯布和雷诺那个圈子里站得住脚的女人。"

费雪太太忙不迭地打断她的话说,"有了他的钱之后——你就能啦! ——难道你看不出这对你们两人都非常合算吗?"

"我认为现在已没办法让他认为合算了。"丽莉笑了一声不打算再谈下去了。

但实际上费雪太太离去之后她把这事考虑了很久。自从她加入郭摩夫妇这个圈子之后,很难得见到罗西德,因为他仍坚持不懈奴颜婢膝地想钻进她现在被驱逐出来的乐圈的内部。但也有过一两次,当他无处可去时,也会在星期日走进郭摩家的客厅。在这种场合他从未向她掩饰他对她目前处境的看法。他对她的爱慕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流露得更大胆,因为在郭摩这个圈子里,他可以象在自己本族人当中那样无拘无束,那样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恰恰从他表示爱慕之情的这种方

式中丽莉发觉他对自己的现状已有了一种隐秘的看法。他非常愿意让郭摩夫妇知道他早就认识丽莉小姐——现在对他来说她是丽莉小姐了——早在他们尚未进入社交界之前。他尤其愿意保罗·莫斐知道他和丽莉小姐很早就关系密切，但同时他又让他们觉出这种密切关系仅仅是一般的、表面上的社交关系，一位兴趣广泛、有多种重任在肩的男子在闲暇时为了解闷而建立的一种普通关系。

不得不接受有关他们过去关系的这种观点并不得不用这圈子人习以为常的玩笑口吻公开予以承认，对丽莉来说是很严重的屈辱。但她不敢再象以前那样对罗西德不客气了。她认为她对他的冷漠和蔑视态度很可能是他受到的挫败中最难忘、最令他愤恨的事件之一。关于她向雷诺借钱这件倒霉事他一定早有所闻而且肯定会做出最恶毒的曲解，看来她早已完全落入他的手掌之中了。然而她一听到嘉里·费雪的建议心中立刻燃点起新的希望，尽管她非常讨厌罗西德但她现在已不再看不起他了。他目前蒸蒸日上，正在逐步获得想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在丽莉看来，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才是可鄙的。丽莉一向认为他这个人固执己见难于改变，但他毕竟已胜利跨过社交界中敌对情绪的重重障碍。他的财富和善于利用财富的本领已使他在金融界居于显赫地位，华尔街亏欠他的款项只有第五街才偿还得起，由于他大名鼎鼎，他已开始被拉入了纽约市政委员会和各种慈善机构。在招待名人贵宾的宴会上他也多次列席。一所享有盛名的俱乐部在讨论接受他为会员时持反对意见的人数已渐次减少。他有过一两次光临了雷诺的家宴，而且学会了用不屑的口吻评论范·奥斯布家族举行的盛大宴会。当前他的唯一需要就是一个能利用关系帮他缩短到达顶峰前最后几步艰难路的老婆，

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年前他曾一度把感情集中在巴特小姐身上。然而一年来，他朝目标攀登得更近，而她却丧失了帮助他缩短这最后几步路的能力。每当她情绪低沉、感到沮丧时这一切都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只有在得意时她才头晕目眩——在困难面前她辨别是非的能力一直是很强的。现在她在寻找新出路的时候，一束微弱的火花逐渐点燃了新的希望。她早就看得很清楚，罗西德追求她，除了实用主义的动机外还有热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倘若他当初不让她知道他敢于爱上自己，或许她不致于那么讨厌他。可现在，只要他的感情尚存，实用主义的动机即使已不复存在又有何妨呢？她从没讨好他——他是在她公然蔑视的情况下迷上她的。那么现在，如果她打算——尽管处于被动地位——发挥一下曾使他一度倾倒的魅力将会怎样呢？如果她能使他光为爱情——不为其他原故而娶她为妻，那又何乐不为呢？

六

郭摩夫妇现在已成为社交界正在崛起的风云人物了，因此打算在长岛建筑一座别墅。经常陪伴郭摩太太去巡视新居自然是丽莉职责的一部分。当女主人在那里专心致意地解决安装电灯和卫生设备问题的时候，丽莉可以沿着山坡下树丛中的海湾，在明媚的初秋阳光下，悠闲地漫步，尽管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有时候也愿意摆脱一下喧闹而空虚的生活。她已厌倦了在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及享乐活动中任人摆布的处境，厌倦了眼睁睁看着别人追求享乐、恣意挥霍，而自己并不比一个宠坏了的孩子

手中的洋娃娃更有地位的生活!

一天早晨，当她从岸边归来，走进一条陌生的曲径时，也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迎头遇见乔治·多森的。多森的住宅恰好在郭摩新建别墅的邻近地区，丽莉和郭摩太太驱车前往那里时，她曾有一两次从车窗内瞥见多森夫妇的影子，但由于他们另有一条完全不同的社交轨道，丽莉从没想到会有遇到他们的可能。

多森神情抑郁，低着头摇摇晃晃而来，直到快跟巴特小姐撞个满怀才看见她。她原以为他见到她时不会立刻站住，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急切地喊道，"巴特小姐!——和我握握手吧，你肯吗?我一直盼着见到你——我若有胆量，早就给你写信啦!"一绺红色的头发垂落在前额，短须乱蓬蓬的，脸上的神色惊恐慌张，好象紧追不舍的念头和他本人之间正在进行无休无止的竞赛。

这种神色使丽莉动了同情心，向他打了个招呼。丽莉的语气象是使他得到鼓励，他加紧说道，"我一直想向你道歉——请求你原谅我扮演了那个可悲的角色——"

她急忙用手势制止他说下去。"不要再提那件事了，当时我很为你感到遗憾。"她用轻蔑的语气说。她发觉自己仍然十分蔑视他。

他面孔涨得通红，连那双憔悴的眼睛都变红了。丽莉很后悔自己刺痛了他。他断断续续地说，"你尽管感到遗憾，可你不知道——你必须让我解释。我受骗了——上大当了——"

"那我为你更感遗憾了。"她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坦率地说。"但你一定要明白，我不是可以跟你谈论这件事的人。"

他听了这话大为诧异。"为什么不是?难遇我不正应该对你好好解释一下吗?"

“没有解释的必要，我对一切都非常清楚。”

“呵——”他低语一声，头又垂下来，一只手晃晃悠悠地扭动路旁的矮树枝。当丽莉示意要走开时，他又使足气力大声喊道，“巴特小姐，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不理我！咱俩以前是好朋友——你一直对我不错——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需要朋友。”

这几句可悲的、懦弱的话打动了丽莉的慈悲心肠。她何尝不需要朋友？何尝未品过孤独的苦味？白莎·多森的残酷行径令她万分愤恨，因此对这可怜的主要受害者自然产生了恻隐之心。

“我仍然愿意跟你和和气气，对你我毫无恶感，”她说，“可你必须明白，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我不能再作你的朋友了，——我们也不能再见面了。”

“呵，你现在就对我很和气——你是能怜悯人的——你一向如此！”他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盯着她，“可为什么你我就不能再作朋友——为什么不能，我已经向你表示悔悟啦！你叫我因别人的虚伪诡诈而受罪岂不太狠心了？当时我就受到良心惩罚了——难道我永远得不到谅解了吗？”

“我原以为，在你们把我当了牺牲品，夫妻和好后，你就得到了完全的谅解！”丽莉开始感到烦躁。但他用恳求的口吻打断她的话。“请千万别这么说——在那次事件中我已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我的天哪！我当时有什么法子——我实在无能为力啊！你已经被人挑出来当成牺牲品，无论我说什么只会对你不利——”

“我已经告诉你我并没怪你，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在白莎这样坑害我之后——到目前为止她的恶劣行径仍在害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你不可能再见面了！”

他继续站在她面前，懦弱地纠缠不放。“不可能——绝不可能了吗？能不能另外找个地方——？”他制止自己说下去，一边伸出手臂去挥击路边的野草，过一会他又开始说道，“巴特小姐，听我说——只用一分钟。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面，至少你也得让我说说清楚。你说发生了那件事之后你不能再作我的朋友了，那我就不能再求你可怜可怜我？如果我求你把我当成一名囚犯——一名只有你才能释放的囚犯，这能不能让你心软一些呢？”

丽莉的面孔突然涨得通红，这暴露了她心中的震动。他这话会不会含有嘉里·费雪暗示中的隐喻呢？

“我不明白我怎么可能有助于你。”他那越来越激动的目光使她不禁往后退缩一步。

她的语调似乎使他清醒了些，象以往他发脾气时那样。他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他用突然变驯顺了的声音说，“你会明白的，只要你能象以前那样怜悯我，老天知道，我从没象现在这样需要过你的怜悯！”

她沉默了一会，想到自己居然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忘了自己的处境，不由自主地心中一动。痛苦的经历已使她的心肠变软，现在猛地看清他这种任人耍弄、众叛亲离的生活，不禁对他懦弱无能的表现不再那么憎恶蔑视了。

“我的确非常同情你——我并非不愿帮助你。可是你一定还有别的朋友，别的给你出主意的人。”

“我从没有另外一个象你这样的朋友，”他直截了当地说。“况且——你不明白吗？你是唯一——”他的声音变低沉了，“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她觉得自己的面孔又红了，因感觉到预料中的情况即将发生，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抬起头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她。"你肯定明白，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已无路可走了——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想得到自由，但只有你才能使我自由，我知道你能。你不愿意我被关在地狱里吧，是不？你决不会用这种办法报复的。你一向慈悲为怀，你的眼睛现在就很慈祥。你说你同情我，那好吧，现在就看你的行动了。老天知道，没有人能阻拦你。你当然明白——决不公开——决不让人知道你与此事有关。你知道我永远也不会透露出一个字。我要的只是能够明确地对个人说，'我知道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然后争吵就会停止，道路上的障碍就会扫清，这些该死的事就会在一秒钟之内无影无踪了。"

他象个跑累了的人一边说一边气喘吁吁，每两句话之间都精疲力尽地停顿一下。通过这几次停顿，象通过迷雾中的缝隙一样，她看到了和平安定的金色前景。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些含糊迷乱的呼吁声的背后，他是有具体打算的，不用费雪太太的暗示她就可以填充这些空白。眼前的这个男人在极度孤独和耻辱中正向她求援，如果在这个时候她答应他的请求，他一定会以全部的受过考验的忠实成为她的仆从。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她的手心里，其威力之大是无法想象、无法估量的。转瞬间报复和恢复名誉唾手可得——抓住良机、实现这两方面的愿望确实具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吸引力。

她默默地站在那里，目光从他身上转到一片秋色中的空寂无人的狭窄街道。突然她感到害怕——害怕自己，害怕这强烈的、卑劣的诱惑。过去意志薄弱时的心思意念都象同谋者一样急于把她拖上这条绝路。她立即转过身，向多森伸出手。

"再见——很抱歉，我实在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呵，别这么说，"他高呼道，"说实在的吧，你这是象别人一样要把我丢开手！可你是世界上唯一能救我的人呵！"

"再见——再见，"她匆匆地重复道。当她走开时又听到他呼喊着求她，"至少让我再见你一面可以吗？"

丽莉到了郭摩住宅的领地后，朝那尚未筑成的别墅急急忙忙跑过草坪。她想女主人一定在那里有些不耐烦地猜测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因为，象很多不守时刻的人一样，郭摩太太最不愿意等候别人了。

当丽莉到达房前的大道时，她看见一辆驾着两匹高头大马的漂亮马车朝花园大门的方向驶去了。郭摩太太站在房门前的台阶上，脸上明摆着一副美滋滋、喜洋洋的样子，但一看到丽莉时面孔刷地一下红了。她轻声一笑，说，"你看见我的客人了吗？噢，我原以为你是从大道上回来的，她是乔治·多森太太——她说作为邻居，过来拜访我一下。"

丽莉以一贯的镇静态度听完这几句话，尽管根据经验她完全清楚性格怪癖的白莎决不会和郭摩太太建立亲密的邻居关系。郭摩太太发觉丽莉并不惊奇，从而放下心来。她表示对白莎的话并不相信，笑了一声说，"当然她到这里来是出于好奇心——她叫我带她看了整座房子。但她人品好极了——一点不摆架子，而且脾气又那么好。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她了不起。"

这个意外事件和她与多森的邂逅，巧合得太离奇了，以至她认为不可能出于偶然。骤然间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和邻居往来不是白莎的习惯，更不用说主动去拜望她那圈子外

的任何人了。她对圈子外的沽名钓誉人士一向采取不理睬态度，除非出自维护个人利益的动机才与个别人有些来往。丽莉意识到，恰恰因为她的青睐令人难以捉摸，被她另眼看待的人才觉得特别荣幸。现在郭摩太太那副瞒不了人的、得意忘形的样子就证实了这一点。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她不停地复述白莎的意见和看法，并反复推测白莎那件长裙是从哪里买的。郭摩太太天生懒散，但埋藏在心中的秘密野心现在被白莎的友好态度搞动起来了。丽莉看得很清楚，无论白莎这种友好态度的真正原因何在，只要发展下去，就会对她的未来产生恶果。

为了减少和郭摩夫妇相处的时间，她有过一两次去拜访另外几位新交。但每次结束这种不太令人愉快的旅行回到郭摩家里时，她立刻感到多森太太的影响仍然在四处弥漫。这两家人又相互拜访了一次，到乡村俱乐部去喝过一次茶，还共同参加过狩猎舞会，甚至传言多森夫妇即将屈尊光临郭摩家的晚宴。但每当巴特小姐在场，郭摩太太就以极不自然的审慎态度闭口不谈此事。

丽莉这时已决定在星期日的告别宴会结束后就回纽约，由于有葛泰帮忙，她已找到一家私人办的小旅馆，准备在那里住一个冬天。由于这家旅馆位于富人区的边缘地区，就她的情况来说，房租相当昂贵，但她执意要住在这里的理由是在此关键时刻，表面维持富裕生活，她认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她若是每次都预付一星期的房租，就连葛泰·法里丝那样的生活水平她都无法维持了。她从没象现在这样即将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好在她已用从雷诺那里得来的钱偿还了逼得最紧的债务，所以眼下她尚能应付一星期的膳宿费。问题是日子长着呢，这自然不会使她麻痹到感觉不出危险的程度。从那儿间狭窄

的房间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排灰黄色的砖墙和救火安全梯。一日三餐只能独自一人到散发着咖啡气味的昏暗餐室里去吃——就连这样简陋的生活也很快就会成为保留不住的享受。由于不断提醒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她不能不开始考虑费雪太太的建议了，她知道考虑的结果是她必须设法嫁给罗西德。乔治·多森的一次意外光临更加强了她的这个信念。

她回城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她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就见到多森独自在狭窄的起居室里踱着危及到她那些起装饰作用的小摆设的方步。他一看到她似乎平静了许多，胆怯地说他并非来麻烦她——只是想在这里坐半小时同她谈谈她想谈的事。然而她知道他实际上只有一个话题，这就是他自己和他孤独的痛苦，把他吸引到这里来的是他所需要的她的同情。但一开始他装出关心她的样子，探问一下她的近况。在回答时她发觉透过严重的自我中心的表层，他第一次发觉她的窘境。那个没有人心的姑母怎能断绝她的经济来源？她怎能因没地方可去、无人可投奔而独自过这种生活？难道在拿到那笔少得可怜的遗赠前她真的没有维生的钱了吗？他是个同情心早已丧失殆尽的人，但因目前自己太痛苦了，才稍稍想到别人的痛苦——而且她看出，他同时还意识到她的不幸遭遇或许对他本人是有利的。

最后她借口要更换衣服去晚餐，打发他离开这里。他显出苦苦哀求的样子留在门口，吞吞吐吐地说，"在这里我感到很愉快——你就答应我再来看你一次吧——"这个明确的请求是不能答应的，丽莉坚决但而友善地说，"很抱歉——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答应你。"

他的脸一直红涨到眼睛。他推开门，尴尬而固执地说，"我知道你能答应——只要你愿意——情况就马上会改变——这全

看你了——你只要说一个字就能救我脱离苦海!"

他二人目光碰在一起,刹时间她因诱惑逼近而颤抖起来,但她高声说道,"你搞错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看见!"想用重复的句子在自己和危险之间建立一层障碍。当他呻吟着"你把咱们两人都毁了",低头走后,她仍重复着这两句咒语般的话,"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自从和费雪太太那次具有启发性的谈话以来,虽然很少见到罗西德,但仅在遇到的两三次中,她意识到自己明显地对他有了些好感。毫无疑问他仍象以往那样爱慕自己,而且相信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使他的爱慕之心达到开诚布公、不再玩弄花招的程度。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但在漫长的不眠之夜,要想抵制乔治·多森那露骨的建议的纠缠也非易事。现在自己的地位已和罗西德同样卑微,她似乎不那么虽恶他了。甚至有时觉得下嫁罗西德是解决危难的唯一光明正大的手段。目前她尚未允许自己的遐想延伸到婚后的生活,因为婚期过后,丰足的物质条件就可以补偿一切了,就可以使丈夫的脾气变得不完全不可忍受了。在多年来洁身自好的生活中,她知道某些事——某些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夜间形象——是不该多想的。而其中之一就是自己做为罗西德妻子的形象。

嘉里·费雪坦率地承认,由于百利夫妇在纽波特的社交界大获成功——她在特克西多买下一所小房子,为的是在那里度过秋季。在多森来访后的一个星期日,丽莉到这座新居去了。她抵达时已接近晚餐时分,但女主人尚未归来。这座波壁炉里的火焰照亮的、静谧的小房子,使她立即产生了她所熟悉的安宁平静的感觉。以前嘉里·费雪的家也并不是没使她产生过这种

感觉，但在与目前的生活相形之下，连家具的安放与女用人领她到楼上客房时静悄悄的动作都有一种舒适、安宁、稳定的气氛。费雪太太不落俗套的言行毕竟与传统的社会观念只是表面上的分歧，而郭摩这圈子人则刚刚开始接触到这种观念。

自从欧洲回来后这是丽莉第一次生活在与自己情趣相投的气氛中，这熟悉的一切几乎使她觉得，当她下楼吃晚饭时，会在餐厅里遇到那群旧相识。但她立刻想起现在还跟她保持友谊的正是那些最不愿意在这里遇到她的人，因此当没有发现朋友面看见在客厅的壁炉前罗西德跪在地上和女主人的小女儿象和自己家里人那样嬉戏时并未感到十分意外。

罗西德扮演父亲角色的形象虽未使丽莉心软下来，但她不能不对他在与小孩亲近时流露出的朴实亲切神情予以注意。他的这种表现并不是在客人中间常见的那种故意在女主人面前装出的亲昵姿态，因为当时房内只有他和小女孩两个人。和这位娇宠惯了的、爱挑剔的小姑娘相比，他的神态几乎使他变成一个淳朴而和善的人了。是的，他会变和善的——丽莉站在房门口暗自思忖——以他那粗野、贪婪、肆无忌惮的方式表现出的和善，象食肉猛兽对他的配偶那样。她在这一瞬间觉得他跪在壁炉前的形象或许已减少了对他的反感，或不如说对他产生了具体的好感。但他一看见丽莉就站起身，立刻恢复了在玛迪·郭摩客厅里那种好炫耀、高高在上、居统治地位的模样。

当她发觉他是女主人今晚邀请的仅有几位客人中的一位时也并未感到意外。自从嘉里·费雪那次有关她未来的试探性谈话之后，她和罗西德还没见过面，但丽莉知道费雪太太为陷入困境的朋友们苦苦寻找出路，使之到达安全地带的事例已不在少数。在丰产的田野里收获自己的庄稼时，看到同行们伫立在残梗

断茬里不幸地一无所获，费雪太太是决不会不予以深切同情的。

另一方面，她是个阅历丰富的女人，为了避免让罗西德的形象在第一晚过于充分地暴露在丽莉眼前，她还邀请了凯特·科贝和另外两三个男人来赴宴。对费雪太太的作法和用心丽莉是非常敏感的，但她知道费雪太太为自己制造的这个良机一定要等自己有了足够的勇气时才能加以利用。因此她对这项计划只有一种听其自然的感觉，象是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听任外科大夫进行体检时的病人。这种昏然欲睡的麻木感觉一直延续到客人们告辞为止。这时费雪太太跟她上了楼。

"我可以到你屋里在炉前吸支香烟吗？在我屋里谈话怕吵醒了孩子。"进入丽莉的房间后，费雪太太用关怀客人的目光朝四周巡视了一下，"我希望你已为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了，亲爱的。这座小房子还不错吧？能和孩子安安静静地过几个星期真是一种享受哟！"

嘉里手里是难得富裕的，但只要有足够的钱她就要尽量表现出母爱，因此丽莉有时候怀疑，假如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是否最后也会把二者都放在孩子身上。

"为自己说句公平话吧，这所房子是我用劳动换来的。"她满意地叹了口气，身子倚在炉边摆着靠垫的长沙发上说。"露霞·百利是个严厉的工头，过去我常想回到郭摩夫妇那里去。若说爱情会使人妒嫉或多疑——但比起社交野心来，爱情就不足为奇了。百利太太经常夜间醒着躺在床上，怀疑拜访我们的女客会不会是来拜访我，因为我和她在一起。或者会不会是拜访她，因为她和我在一起。而且她经常设下圈套诱骗我说出心里话。我宁愿和老朋友们断交也不愿让她怀疑她欠了我替她引见朋友的情——然而这恰恰是她请我去陪伴她、并且在假日结

束时给我签了张数目相当可观的支票的原因!”

费雪太太可不是无缘无故谈论自己私事的女人，她这一套没用她偶然也采用的兜圈子手法的坦率谈话，在这关键时刻，起到了变戏法的演员一边抖出藏在袖子里的东西一边闲聊的作用。透过香烟的烟雾她沉思地注视着丽莉。这时丽莉已打发走了女仆，坐在梳装台前把她那波浪般的长发抖开，松松地披在肩上。

“你的头发真美，丽莉。怎么变少了？——那有什么关系，还这么亮，还有这么多波纹嘛！很多妇女好象一发愁头发就变了样——可是从你的头发看，你好象一点愁事都没有。我从没见你象今晚这样漂亮过。玛迪·郭摩告诉我莫斐想为你画像——为什么你不让他画呢?”

巴特小姐的直接答复是首先审慎地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面容，然后才稍露不悦地说，“我才不稀罕让保罗·莫斐给我画像呢!”

费雪太太沉吟了一下。“嗯——对，尤其在目前——倒可以在结婚后叫他为你画一张。”她等了一会，接下去说，“顺便告诉你，那天玛迪·郭摩来看我，上星期日她到这儿来了——你猜是跟谁一块来的？居然是白莎·多森!”

她停住话头仔细观察丽莉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巴特小姐手中的刷子继续稳定地一次次从发根直刷到发梢。

“我从没那么惊奇过，”她继续说道。“我从没见过比她俩更难和睦相处的女人了——这自然是白莎的观点罗！可怜的玛迪还以为自己被白莎看中了。我绝对相信兔子一向认为它能使毒蛇神魂颠倒。你记得我多次告诉你，玛迪暗中极想挤进时髦人物的圈子，现在既然时机已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会牺牲所

有老朋友的！”

丽莉放下刷子转过身，两眼逼视着嘉里。“包括我在内？”她问道。

“咳，亲爱的。”费雪太太低声说。她站起身将壁炉旁的一根木柴推进火炉。

“这正是白莎的意图，对吧？”巴特小姐镇定地说道。“当然啦，她不论干什么都是有意图的。我离开长岛前就发觉她已开始对玛迪摆下迷魂阵了。”

费雪太太叹息一声，避开这个话题。“不管怎么说，反正她已把玛迪攥得牢牢的了。试想玛迪嘴里唱着独立啦不依靠关系啦的高调，可暗中她比谁都势利！现在白莎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叫她干什么她就会干什么。可怜的丽莉，恐怕她现在已开始散布有关你的谣言了。”

在垂落着的长发的暗影下，丽莉脸上泛出红晕。“这个世界太丑恶了！”她低声说道，避开了费雪太太焦虑的注视。

“这确实不是个美好的所在，想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打出一条道儿来——最重要的是，亲爱的，不能单枪匹马地干！”费雪太太不再用闪烁的暗示、直截了当地说，“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只好猜测了。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很紧张，谁也没功夫毫无理由地去仇恨别人。如果白莎现在还想借刀杀人，那一定是因为她还在怕你。从她的角度说，她怕你只有一个理由！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想惩治她，办法就在你自己手里。我相信只要你愿意，明天就可以和乔治·多森结婚。但如果你不愿采用这个手段报复，那么唯一叫白莎伤害不了你的办法就是，赶快和另外什么人结婚。”

七

费雪太太投射在她前程上的这线光亮，正象冬日的晨曦那样昏暗阴沉，毫无生气。这缕光线既无深浅的变化又无色彩，在把冷冰冰的现实准确地显示出来之后，又从那几面空荡荡的砖墙上折射回来。丽莉一早就把窗子打开，但从窗内只能见到墙壁，望不到天空。一个打算屈从于世俗需要的理想主义者必须用世俗的观点看待自以为有失身分的事，并且作出决定。因此让费雪太太计划她的前途比自己下决定要容易得多。然而一旦面对这个计划，她立刻品尝到一系列的后果，这种滋味从没象她第二天下午和罗西德一同散步时所尝到的那么叫人难以忍受。

这是在十一月份中的一天，空气里还闪烁着夏日的阳光，田野的轮廓及弥漫在上面的金色雾霭中不知是什么东西使她回忆起和赛尔登一同爬上百乐山庄山坡的那个九月下午的情景。萦绕在心头的这个回忆对当前的情景来说，是个具有讽刺性的对照。因为那次和赛尔登去远足，旨在逃脱的那种生活正是这次散步的目的——要赢得这种生活。纠缠着她的还有因施用了同样手腕而制造出类似情景的回忆。但不知是由于命运的恶作剧还是因为她自己的目的不明确，结果总是事与愿违，然而这一次她的目的并非不明确。她很清楚恢复自己名誉地位的这项烦人工作必须从头做起，如果白莎在破坏她和郭摩夫妇友谊方面已然获得成功，那么做这项工作时所遇到的阻碍就会更大。制服白莎的强烈愿望加强了她对得到庇护和安全感的需要，因为只有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才能使她在白莎面前取胜。作为罗

西德夫人——她认为自己有改造罗西德的能力——就等于在仇人面前筑成一条刀枪不入的防线了。

她不得不凭借这个信念——象凭借烈性的酒力——来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在此剧中罗西德的表演过于粗鲁，过于坦率。当她走在他身边时，每当他的目光或言语有放肆之处，她的全身神经都立刻象是蜷缩起来了似的。她只能安慰自己说，暂时的忍耐是为了最后控制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一直在掂量到什么程度她的让步应该转为抵制，到什么时候必须让他明白他也同样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类的暗示似乎动摇不了他那坚定的自信，她觉出在他那表面的热情里含有冷酷的理智。

在下临一潭池水的隐蔽幽谷中，他俩已经坐了一会儿了。这时她突然转回头，朝他投去一瞥严峻但却妩媚的目光，打断了他那已达高潮的热情。

“你的话我都相信，罗西德先生。”她平静地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你定个日子，你我就结婚吧。”

罗西德听了这话，面孔红涨到头发根，猛地朝后一躲，抽身立起，显出一副几乎有些滑稽的狼狈相。

“因为我想，这正是你所希望的，”她用同样平静的语调继续道。“虽然你以前向我提出时我没能表示同意，可现在由于对你有了较深的了解，我已准备将一生的幸福托付给你了。”

她以在这种场合所当用的既高贵，又率直的方式说了这话，象是在折磨人的黑暗处境中投射出一束稳定的亮光。在这束耀眼的光焰里，罗西德似乎摇摆了一下身体，好象意识到可供脱身的每条通路都被照得雪亮了。

于是他哈哈一笑，掏出一只金烟盒，用戴着珠宝戒指的肥胖手指在盒里摸出一根裹着金纸的香烟，朝香烟若有所思地凝视

了一会才说，"我亲爱的丽莉小姐，如果你我之间有点小误会的话，我感到十分抱歉——可你上次让我觉得，向你求婚既然毫无指望，我现在就不打算重提此事了。"

粗鲁的拒绝使丽莉的血液沸腾起来，但她克制住心中的忿怒，仍用温和庄重的语调说，"如果我让你觉得我上次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那我只能怪我自己了。"

她的俏皮辞令对他来说，一向难以立即作出反应，现在这个回答使他困惑不解，哑口无言。她于是伸出手，用听不出一丝忧伤音调的声音说，"在分手之前，我至少应该因你想到过我而向你表示感谢。"

她手掌的一触以及那动人的温柔目光震动了罗西德那并非无懈可击的内心世界。使他难于放弃她的正是这种毫不倨傲但能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优美高雅的风度。

"为什么说分手呢？咱们不是还可以做好朋友吗？"他没有放开她的手，迫切地要求道。

她平静地把手抽回。"你想同我做什么样的好朋友？"她轻微一笑，问道，"同我鬼混而不跟我结婚？"

罗西德立刻轻松地大笑起来。"哈哈，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我没法子不想——恐怕所有的男人都和我一样。可只要我能不结婚，就不打算跟你结婚。"

她继续微笑着。"我喜欢你的坦率。但在这情况下恐怕难以维持你我之间的友谊了。"

她转身走开，象是现在已到了结束友好关系的时刻了。他深感她已居上风，束手无策地跟在她身后紧追了几步。

"丽莉小姐——"他冲动地喊道，可是丽莉象没听见似的继续往前走。

他急匆匆地跨了几个大步赶到她前面，一只手放在她手臂上恳求道，“丽莉小姐——请别这么急着走开。你对人实在太厉害了，你既说了实话，为什么不让我也说说实话呢？”

她高抬眉毛，停住了脚步，本能地抽身躲开他的手，但并未对他这句话置之不理。

“我以为，”她答道，“你没等我的许可早就说了实话。”

“那好吧，——请你再听听我说这话的原因，总可以吧？咱们俩都不是新手了，听两句实话不会受不了的。你已经把我制服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虽说现在我比去年这时候更爱你，可我们不能不承认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她仍以带有讥讽意味的镇静态度面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一心想要的对象了，是吗？”

“是的，我确实是这个意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不愿多谈已经发生了的那件事，我不相信人们议论你的那些谣言——也不愿意相信，可谣言已经传出去了，我不相信也改变不了现状了！”

她满脸通红，但由于自己现已濒临穷途末路，不敢再反唇相讥，只得继续以镇定的态度面对他说，“明知是谣言，不是事实，也改变不了现状吗？”

他那双小眼睛用盘点存货的目光打量她，使她觉得自己并不比某种高档商品更有价值。他说，“在小说里或许可以，但我敢肯定在现实生活里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其实这一点你我一样清楚。好，咱们既说了实话，就干脆把话说到底吧。去年我想和你结婚都快想疯了，可你那时连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可今年——呵，你倒愿意结婚了。那么我问你，这一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你的处境！就这么回事！去年你认为可以找到个

比我好的，可是现在——”

“现在你认为你可以找到比我好的罗？”她讥讽道。

“当然啦，我的确找得到，从某个角度说，比你好的。”他把双手插在裤袋里，挺着胸脯站在她面前说。“是这么回事。你知道，这几年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我可真地费了不少劲。你认为我这么说很可笑？我才不在乎直说我想打入社交界呢，谁也不会因为想盖一间赛马厩或一座画廊感到难为情，那么想打入社交界也可以算是另一种嗜好嘛。或许我是想和过去看不起我的那些人平起平坐——要是这么说听起来似乎顺耳些就这么说吧。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做到自由出入那些豪门富户，这一点我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当然是一步一步慢慢做到的。可我知道，我若跟他们认为不对头的人搞在一起，就会立刻毁了和他们的关系，而这就是我不敢得罪他们的原因。”

巴特小姐默默无言地站在他面前，她的沉默既可理解为不屑理睬也可认为是对他这率直态度的尊重。过了一会他继续说，“就这么个道理，你现在明白了吧。虽然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可如果我和你结婚，就会把自己的一辈子断送了，这么些年的苦就算白吃，劲也白费了。”

她听了这话，目光中的怨恨神情完全消失了。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生活多年之后，现在听到有人居然坦率承认使用权术，就象从暗中突然见到阳光，觉得耳目一新。

“我完全理解。”她说，“一年前我对你有用，可现在我成为累赘了。我很喜欢你这样坦率。”她微微一笑朝他伸出右手。

她的仪态再一次使罗西德先生感到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大声说，“天哪！你真是个难对付的高手，的确是！”她再次准备走开时，他突然喊道，“丽莉小姐——站住！你知道我并不信

那些鬼话——我认为他们全都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那女人为了保住自己不惜牺牲你——"

丽莉轻蔑地急忙闪开，他的怜悯比污辱更难于接受。

"谢谢你的好心。可我认为现在没必要再谈论这件事了。"

罗西德一向对别人的暗示无动于衷，他丝毫不把这反对意见放在心上，继续道，"我并不想谈论任何事，我只是想告诉一个简单的情况。"

他的目光和语调中有一种新的含意，这使她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他用眼睛死死盯着她继续说，"我不明白的是，你手里明明有惩治那个女人的高招，可为什么这么久还不下手跟她算账！"他的话完全出乎她的预料，惊愕之余只能继续保持缄默。他向前走了一步，直截了当地低声说，"你为什么不利用去年买下的那些信件？"

这个问题吓得丽莉瞠目结舌，说不出一个字。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她原以为他暗指的是她能够左右乔治·多森，尽管这个隐喻粗鄙得惊人，但罗西德并非不可能说出此话。可现在她才明白自己的猜测与事实相距得原来这么远！信件的秘密居然让他发觉，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一时失去思维能力，不明白他提这事的目的是什么。

她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劝说。为了争取主动，他急忙说道，"你看，我很清楚你所处的优势——完全清楚她早已握在你的手心里了，听上去象话剧里的台词，对不？可戏里的插科打诨有时候也很有点道理。而且我想你不是为了有收集手稿嗜好才买下那些信的吧？"

她越来越惊愕地望着他，心里唯一的感觉是他的威力实在太令人胆寒了。

“你在猜想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有意识地用自豪的语调回答她诧异的目光。“你多半忘了我是本尼迪克大楼的房东啦——记不记得现在已无所谓了。打探点消息，搜集些情报，对生意人来说可有用处呢！而我只打探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事与我也有点关系——至少，与我会不会有关系要由你来决定。咱们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多森太太为了某些不必再深说的原因，去年春天干了坑害你的缺德勾当。人人都知道多森太太是个什么货色，在对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上，连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相信她发过的誓。但事情若与这些朋友们无干，他们也犯不上得罪她，而你呢，恰好因这些人自私自利，懒于打抱不平而当了牺牲品。这么说是公道的吧？——那么好，有人说把柄已经落在你手里，只要你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乔治·多森，并且让他把老婆赶出门，乔治·多森就会立刻娶你为妻。我敢说他是求之不得的，可看上去你似乎不想用这难得的办法去报复。从纯粹做生意的角度看，我认为你是对的。因为做这种交易，双方都难保干净。所以对你来说，要想重新立住脚，唯一的办法是不要跟白莎·多森斗，而是叫她给你撑腰。”

为了喘口气他停了好一会，但不是为了让她有时间进行反驳。紧接着他继续用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的直率语气把自己的意见陈述并且阐明出来。她发觉愤怒的言词已在自己唇间凝固，他那冷冰冰但强有力的辩论似乎把她完全彻底地制服了。现在已不容她考虑他是怎么听说她得到那些信件的了，因为除了他利用信件的这个诡计所发出一道邪恶的光焰外，在她心中只有一片昏暗。这可怕的念头虽在开始时象符咒一样把她镇住，但与其说是已使她屈服，不如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共鸣。于是他又接着说，只要她能重获白莎·多森

的友谊，他就可以立刻和她结婚。而恢复友谊，解除前嫌，只需把那包具有潜在威慑力的、曾奇迹般地落在她手中的信件心照不宣地摆在那位夫人面前就行了。霎时间，丽莉深感这个办法要比可怜的乔治·多森强迫她接受的那个策略高明很多。多森那个计策在于让白莎公开丢人现丑，而这个办法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两人私下就一了百了。用罗西德做生意的行话说，把信件交还她象是过户财产或重订国界一样可以在对等互利的条件下达成协议。把生活当成永恒的调整过程或每次让步都能得到等价补偿的政治斗争，确实可以使生活简单化。摆脱掉飘忽不定、难以掌握的道德准则，到达一个只有具体事务的境界，这对精神上已疲惫不堪的丽莉来说的确具有极大的蛊惑力。

当她这样静听的时候，罗西德似乎从她默默无言的态度中看出自己的计策不仅已逐渐得到她的默许，而且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以及实现那个愿望的可能。见她伫立在那儿不动也不说话，他就把话题转到他自己身上。“你看，这并不难，是不是？可我告诉你，也别把它看得太容易，这决不象签发一张无疫证书那么简单。现在让我痛痛快快地点名道姓，赶快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吧。你很清楚，白莎·多森决不敢碰你一下，若不是你有些——好啦——以前就算有过一些麻烦——一些惹人怀疑的小事，嗯！看起来，漂亮姑娘总免不了有几个吝啬鬼亲戚的。不管怎么说，反正你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而她呢，就认为自己处于优势，占了上风。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我知道你不愿意再遇到那些事，这正是白莎·多森必须答应做到的，——可你要做的不是到此为止，而要叫她一辈子不再捣乱。你能一下子把她唬住，但怎样才能叫她永远怕你呢？唯一的办法是让她知道你

和她一样有钱有势，有后台。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哪怕有再多的信也吓不倒她。可如果你有个厉害的后台，你叫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了。这就是我和这件事的关系，也是我愿意为你担的一份儿担子。没有我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别以为你用不着我，就独个儿走开。没有我，保管不到六个月你就会背一身和以前同样的麻烦事——也许更糟，更严重。现在我站在你眼前，只要你答应，说声'好吧'，我就立刻把你从困境中拖出来。你答应啦，是不，丽莉小姐？"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猛地向她走近一步。

他的话语和动作一下子使丽莉从昏迷状态中惊醒，麻木的感觉随之逐渐消失。这时她昏昏沉沉地意识到，这位同谋者很可能已察觉出她不仅不信任他，而且说不定将来还会为了多分些赃物而欺骗他。想到此，整个事态呈现出一个令人厌恶的新面貌，她觉得其中最卑鄙的一点是他本人丝毫不承担任何风险。

她急忙作出拒绝的手势朝后退了一步，用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声音说，"你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你提到的情况和根据那些情况做出的推论都错了。"

她从那条顺着他的思路突然转向一个背道而驰的方向，这完全出他意料之外。他瞪目而视了半天才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原以为你我是能相互理解的！"

她低声答道，"不错，你我现在的确理解得很清楚了。"听了这话他立刻暴跳如雷，高声反击道，"看来这是因为那些信是写给他的罗！真该死！我怎么一点儿没想到，你从他那儿一定已经得到什么好处了！"

八

深秋逐渐过去，初冬已然来临。有闲阶级开始从乡村别墅陆续回到都市中的宅邸。虽然周末的第五街仍然行人寥寂，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川流在座座公馆豪门之间的车水马龙已使第五街逐渐苏醒过来。

大约两星期前的一次赛马表演吹响了城市复苏的第一声号角。出入戏院和餐厅的那帮生活豪华、挥霍成性的阔佬们也象每天出现在赛马场圆形看台上的人群那样参加到熙熙攘攘的观众中了。虽然巴特小姐那圈子的人表面上认为赛马表演和中下阶层民众集聚的场合应被特权阶级的绅士贵族们所鄙视，但封建地主有时也走出城堡到村中草坪上和村民们一同跳舞，从而社交界的这些名人雅士当然也可以偶然非正式地屈尊光临到赛马场罗。郭摩太太，与其他显贵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可以炫耀一下自己和自己的马匹的好机会，因此丽莉得到一两次机会，被邀请在那最惹人注目的包厢内与郭摩太太坐在一起。但这种苟延于表面的亲近关系只能使丽莉更明确地意识到玛迪和自己的友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郭摩太太那浑浑噩噩的人生观中已开始显露阶级歧视的端倪和逐渐形成的社会等级观念，在这个祭坛上，丽莉将不可避免地被献祭为第一个牺牲品。而且她知道，郭摩夫妇一旦在纽约定居下来，上流社会的总趋势将会促使玛迪对她更加疏远。总之，她并未能做到使自己成为社交界必不可少的人物，或不如说，她这个企图已被一种比自己所能发挥的强大得多的影响力所挫败。根据她分析的结果，这种影响

其实就是金钱的威力，白莎·多森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就是建立在她那本数字庞大的银行存折上的。

丽莉十分清楚罗西德并未夸大其词地渲染她的困难处境和他所献的妙计。她一旦在物质方面比得上白莎，她在精神方面、气质方面许多占上风的优点肯定会使自己轻而易举地战胜仇人。在初冬的两三个星期内，丽莉越来越深切、越清晰地理解了这种胜利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失却它后自然增长的危害性。到目前为止，她还坚持参与社交界主流之外的一些活动，但回到纽约后，分散的社交活动集中了，单就她尚未回归到那主流圈内的事实而言，就已确凿地证明她已彻底被他们排斥在外了。一个人若不能按季节时令参加社交界的常规活动，就等于在真空里空自旋转，对他来说，社交界已不复存在了。丽莉纵然有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从没认真考虑过绕着另一个中心旋转的可能性。蔑视这个世道很容易，但要找到另一块可居住的一席之地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一直认为她的遭遇具有讽刺意味，即使在目前，她仍能自嘲地注意到以前生活中最讨厌、最无聊的琐事现在突然产生了价值。在她被迫离开之后，那些最单调乏味的苦役也有了迷人的吸引力。比如留名片、为人写短笺、跟话不投机的市侩及老翁说敷衍话、对餐桌旁言语无味的宾客强颜欢笑，等等——现在这种空虚生活若有那些差事来填补该有多好！她以前的确多次用留名片的办法代替面谒，在社交方面大家公认她一向能含着微笑但却勇敢而固执地洁身自好，也从未遭受被人轻视的粗暴待遇。那么社交界不是摈弃了她，而是有意无意地从她身边飘浮而过。现在回想起自己在社交界一度那么受人宠爱，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

能用轻蔑的态度如此干脆地拒绝罗西德的倡议连她自己也

感到意外，因为她并非不能向他大发雷霆。但她受不了长时间疾言厉色的场面，因为自幼受到的教养未能使她因坚持道德准则而不顾一切。她愿意采用、也是她认为适合自己身份的最高贵的姿态必须是最从容、最平静的。到目前为止，在感情激动时所采取的抵制行动已足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了。如果说她跌倒过，但她每次都能重新站起，只不过爬起后发觉自己又矮了一截而已。她拒绝罗西德时，并未有意识地花费很大力气，因为她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自觉地发出了抵制的信号。然而她当时尚未察觉的是，在听了罗西德的议论之后，她已学会在生活中与那些一度认为是不能忍受的思想意念和平共处了。

尽管葛泰·法里丝的观察力可能不象费雪太太的那样敏锐，但她对丽莉的关怀却更为体贴入微，因此她已清楚地看出丽莉这种思想斗争的迹象。丽莉为施行权宜之计都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她并不清楚，但她已发觉丽莉现在正狂热地、固执地采用一种"硬撑下去"的毁灭性策略。前些时候她曾梦想，在逆境中丽莉或有可能悔过自新，但现在她才知道这只是个可笑的幻想，她已深深理解丽莉不是因物质上的贫乏而懂得精神财富之可贵的那种人。恰因如此，葛泰觉得丽莉更急切地需要帮助、更需要她自己从未感到需要过的关怀体贴。

丽莉自从回纽约后，很少登上法里丝小姐家的楼梯。葛泰流露着同情的无言的间询使她感到烦躁。她觉得对一个价值观与自己迥乎不同的人解释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而葛泰有限的生活条件，以前能衬托出自己的生活环境多么优越，可现在却提醒自己正逐渐濒临绝境。一天下午，她无法再拖延，不得不去看望葛泰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每况

愈下的感觉。在第五街那段路上，展现在严冬时节阴冷的阳光中的是一长列装备华丽、招摇过市的马车，她瞥见方形的小车窗里或有低头查阅访友名单的熟悉侧脸，或有匆匆伸出递给车夫字条或名片的手——巨大的社交机器的车轮在不停地向前进展，这景象使丽莉感到通往葛泰住房的楼梯和沿着楼梯到达的拥挤不堪的死胡同分外狭窄。暗淡无光的楼梯本应由暗淡无光的人去攀登，此时此刻，世界上正有多少无名之辈在这样的楼梯上爬上爬下——有多少人正同这位从丽莉刚要上去的楼梯走下来、穿一身黑衣服的中年妇女那样衣衫破旧，其貌不扬！

"她就是可怜的珍妮·西文顿小姐——她来是想和我商量，她和她姐姐想找点事好维持生活。"当丽莉随她走进起居室时，葛泰这么说。

"好维持生活？她们困难到这个地步了吗？"巴特小姐有些不悦地说。她不是专为听别人的倒霉事才来的。

"恐怕她们已经家徒四壁了，纳托·西文顿的赌债把全部家产都耗光了。你知道，当他断绝和嘉里·费雪来往时，那两位姐姐还以为有了盼头，她们想白莎·多森既然不喜欢玩牌，一定会把纳托管好，而且——白莎·多森对西文顿小姐说了那么多漂亮话；她说她对纳托有一种姐弟般的感情，她带他一同乘游轮出国就为的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戒掉打牌和赌赛马的恶习，重新从事写作。"

法里丝小姐为那位已离去的客人的困境叹息一声，停了一会说，"还不止如此。最糟的是纳托好象和多森夫妇闹翻了，至少白莎不让他再去看她了。而纳托受不了这个打击就又开始赌博了，而且和各种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鬼混。格雷丝·范·奥斯布表姐指控他把她儿子培弟带坏了；培弟自从去年春天离开哈

佛大学到现在，经常和纳托在一起混日子。表姐把西文顿小姐叫去大骂了一顿，当时贾克·斯狄尼和赫伯特·梅尔逊也在场。他们说堵弟威胁他母亲说，他要和纳托介绍给他的一个声名很坏的女人结婚，还说家里人无权干涉，因为他现在已到了法定年龄，已有了他自己名下的钱了。你可以想象西文顿小姐多么难过——她立刻来我这里，以为我能给她找份活干，好让她赚够钱还清纳托的债，然后让他离开纽约——恐怕她根本不知道她得挣多少钱才能还清她弟弟一夜间输掉的钱。他从国外旅游回来的时候已经欠下了一大笔债——我真不明白他跟白莎在一起怎么会比跟嘉里在一起时花的钱更多，你明白吗，丽莉？”

丽莉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答复道，“亲爱的葛泰，我一向只知道人们为什么多花钱，但从不明白怎样才能少花钱！”

她脱掉裘皮大衣，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葛泰这时正忙着准备茶具。

“那两位西文顿姐妹现在怎么办呢？她们有什么办法维生？”她问道，自知声音中仍含有烦躁的语调。这原是她最不想谈论的话题——她对它丝毫不感兴趣——可现在她骤然产生了怪异的好奇心，很想知道这两位因弟弟的桃色事件而受害的面无血色、瘦小干瘪的女士如何应付即将潜入自己门口的、面目狰狞的贫穷幽魂。

“我不知道——我正在尽力给她们找份工作。那位姐姐会朗读小说，嗓音很洪亮——可一时很难找到想听人读小说的老太太。那位妹妹安妮能画点画——”

“呵，我知道——在吸墨水纸上画些桃花，这恰恰是用不多久我也要做的！”丽莉猛地坐直身体，险些碰翻了那张不结实的茶几。

丽莉赶紧把茶杯扶稳，然后朝后坐在椅子上。"我忘了这儿没有容我乱撞的余地——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间里不得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呵，葛泰，这不等于说我想学或是能学好，"她语无伦次地叹息说道。

葛泰抬起头忧心忡忡地望着她那苍白的面孔和一双因失眠而异样光亮的眼睛。

"看上去你太累了，丽莉。喝点茶吧，给你这个椅垫，靠在上面好好歇歇吧。"

巴特小姐接过茶杯，但烦躁地掷还了椅垫。

"不要这个！我不想靠着椅垫，否则我会睡着的。"

"那就睡一会儿嘛，亲爱的，我决不会出声惊吵你。"葛泰热情地催促她。

"别——别；别不出声，跟我说说话——别让我睡着！我夜里睡不着，可一到下午就觉困倦。"

"夜里睡不着？多久了？"

"不知道——不记得了，"她站起身，把空茶杯放在茶盘里。"再来一杯，要酽点的。我现在若睡着，今夜可要受罪——受活罪了！"

"可茶喝多了夜里会更难受的。"

"不会，不会——就给我一杯吧，请不要对我说教！"丽莉蛮不讲理地说。葛泰发觉她语调中有一股火药味，她接第二杯茶时，双手在颤抖。

"看上去你疲倦极了，你肯定病了——"

巴特小姐猛地把茶杯一放，说，"我象生了病？我脸上有了病容？"她站起身快步朝书桌上方的小镜子走去。"这面镜子糟透了——又有水渍又模糊，不论谁都照不出人样来！"她回过身，眼

睛里闪着悲伤的目光注视着葛泰。“你这个好心的傻瓜，为什么对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说一个人看上去象生了病就足以让他真的生场大病！而且看上去有病容意味着看上去丑陋！”她握住葛泰的手腕，把她拉到窗台前。“尽管如此，我还要你说实话。好好瞧着我的脸，葛泰，告诉我，我是不是难看得吓人了？”

“你现在美极了，丽莉，你的眼睛亮亮的，两颊突然红起来了——”

“呵，那么说刚才是苍白的——我进来的时候脸色象鬼一样苍白？你为什么不坦率地告诉我，我已经是个丑八怪了？我现在眼睛亮是因为我神经紧张——可在早晨两眼象铅似的暗淡无光，而且我看到脸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皱纹——因忧虑、绝望、失败而出现的皱纹！每一个不寐之夜都要在我脸上留下一道新的纹路——我心里装着那么多烦死人的事，又怎能睡得着呢？”

“烦死人的事——是些什么事？”葛泰轻轻地使手腕脱开丽莉发烫的手指，问道。

“是些什么事？比如说，贫穷就是其一——没有比贫穷更可怕的了。”丽莉转过身，一下子筋疲力尽地落坐在茶几边的扶手椅上。“你刚才问我是否明白而文顿那小伙子怎么会花掉那么多钱。我当然明白——那是因为他和阔佬们生活在一起！你们以为我们既然和他们一同作乐，花的自然是他们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确花过他们的钱——但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享用他们的马车、包厢和私人汽车——不错，可这些豪华的享受，每一样我们都得为之付税！男人必须对仆役们付大量的小费，经常向女宾们送鲜花、礼品，在牌桌上陪客人玩自己打不起的牌——还有——还有——数不清的花钱场合！妇女也得付小费，也得陪人打

牌——呵，是的，我不得不一次再次地陪人打牌——而且还必须到最考究的时装店订做适合不同场合的各式服装，必须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为的是讨人喜欢、供人消遣！”

她身体朝后在椅背上倚了一会，闭上眼睛。当她坐在那里时，苍白的双唇微微张开，眼皮覆盖着疲惫不堪仍欲发亮的眼睛。葛莱见到她脸上这种变化不禁大吃一惊——象是在灰暗的暮色中，灯光被扑灭了，周围变成一片黑暗。丽莉抬起头，可怕的景象才消失。

“听上去不太叫人高兴，是吧？事实确是如此，——我恨透它了！但一想到和这种生活一刀两断，又觉得活不下去——这就是我夜里睡不着非要喝这酽茶不可的原因。看来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你知道——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以后我怎么办呢——靠什么活下去呢？我知道自己遭到了和可怜的面文顿姐妹同样的命运——不久就要避人耳目地溜进各个招工处，要到妇女合作社去兜售画着花草的吸墨水纸垫了！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正在干同样的活，而所有的人都比我能干，比我会赚钱！”

她又站起来，急促地望了一下时钟。“太晚了，我该走了，和嘉里·费雪还有个约会。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啦，亲爱的——对我刚才胡扯的那些话你不必太认真。”她又站在镜子前面，轻轻地抚平头发，放下面纱，灵巧轻快地披上毛皮大衣。“当然啦，你知道我现在还没活到去招工处和卖吸水纸垫的地步，可目前手头也够紧的，如果我能找点事干干——比如帮人写写信、抄抄客人名单之类——我就可以在拿到遗赠的款子之前渡过难关。嘉里答应帮我找一位主顾，替她安排各种社交活动——你知道嘉

里一向喜欢帮助落难的同行。”

巴特小姐并未把自己的全部忧虑向葛泰倾诉，事实上她现在急需一笔钱来对付既不能拖延又不能避免的日常用款。放弃现在的公寓房子迁到一家宿舍或暂住葛泰的起居室都只是拖延困难的下策，远不如留在原处找个维生的工作更可靠、更明智。落到这种地步的可能她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但当她发觉，作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人，自己和可怜的西文顿姐妹同样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时，自信心确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由于多年来被公认为善于交际、精力充沛、足智多谋，丽莉料想自己这套本领对需要在社交方面得到指点的暴发户或许不无用处，但不幸的是市场上从不标售处世为人的才智，因此尽管费雪太太神通广大也未能利用丽莉端庄的仪表广开财源。费雪太太心中是装满了使穷朋友们得以维生的各式各样的权宜之计的。凭良心说，她确实对丽莉提供过若干次这样的良机，但更为正统、更为合法的靠卖力气吃饱肚子的办法，既非她的本行也不是向她求援的那些人所能接受的。再者，丽莉既然以前未能好好利用她所提供的机会，就此不再为丽莉费心，完全可以说得过去。然而费雪太太任劳任怨的好脾气早已使自己在创造人为的工作机会方面成为行家里手了。为了解决丽莉的困境她曾到处奔走，苦苦搜寻。现在终于通知丽莉到她那里去一趟，说找工作的事已有了些眉目。

当房里只剩葛泰一人的时候，她因丽莉的悲惨处境和自己无能为力而忧心重重。她很清楚丽莉目前还不会接受她所能提供的援助，她认为除非丽莉和以前的旧关系一刀两断，开始一种

新生活，否则她就毫无出路。然而丽莉现在不仅仍然千方百计，死死抓住那些旧关系不放，而且还想尽可能地让别人看出她和那些人藕断丝连。在葛泰看来，其情确实可悯，因此她不能象——比如赛尔登——那样严厉地指责丽莉。她忘不了那天晚上她和丽莉相互拥抱着躺在床上的情景。当时她觉得自己心脏中的血液仿佛已直接注入了丽莉的血管。然而，自己作出的牺牲似乎徒劳无益，对丽莉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由于多年来经常和心怀难言之隐的苦命人打交道，好心肠的葛泰已能耐心地、默默地、无限期地等待对方的转变。尽管如此，她不能否认倘若能和赛尔登商量一下对策，会使自己得到极大的安慰。自从赛尔登从欧洲归来后，她和表兄之间又恢复了以前彼此信赖的友好关系了。

在赛尔登这方面，他从未感觉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过任何变化。他认为葛泰同他出国前没什么两样，仍那么朴实无华，对别人一无所求、而以助人为乐，只不过对情感的理解似乎变得敏锐了些，他对此虽有所察觉但无意深究。对葛泰来说，再同赛尔登坦率地谈及丽莉乃是件难以做到的事，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心中的秘密逐渐消融，个人的私情挣脱了束缚，她就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人类相互关怀的洪流之中了。

直到丽莉来访后的两三星期，葛泰才有机会把心中的忧虑告诉赛尔登。一个星期日下午，赛尔登去参加表妹家举行的茶话会，由于发觉葛泰在言谈眼色中表现出要和他单独说几句话的意思，他一直逗留到最后的客人离去。这时葛泰马上开口问他最近是哪天见到丽莉的。

赛尔登没有立刻回答，她现出了稍感意外的神情。

"根本没见到——自从她回来后，我一直非常想见她一面。"

葛泰没料到他会这样直言不讳，因此也没立刻答言。她正犹豫不决，不知怎样继续谈下去时，他用下面的话代她说道，“我一直想见到她——可自从她从欧洲回来后，似乎被那位郭摩太太缠住了。”

“还不仅如此，她近来很苦恼。”

“和郭摩夫妇在一起还会苦恼？”

“啊，我并不否认她曾和郭摩夫妇往来密切，但目前她同他们也快断了。你知道，自从白莎·多森和她闹了矛盾之后，大家都同她疏远了。”

“噢——”赛尔登高呼一声，立刻站起来走到窗前。当他表妹继续说下去时，他一直注视着逐渐被夜色笼罩了的街道。

“裘蒂·雷诺以及她自己的亲戚也都不理睬她了——都因为白莎·多森说了她的坏话。而且她现在没有钱了——原以为彭尼顿太太会把全部财产留给她，可遗嘱上只给了她一小笔钱。”

“这我知道。”赛尔登急躁地说道。他转回身，但只能在窗口和房门之间的狭窄地区烦躁地踱来踱去。“是的——她遭到了人们的厌弃。可不幸的是一个真正同情她的人却有口难言，不能对她直说。”

他这冷冰冰的话令葛泰大失所望。“总还有其他表示同情的办法吧？”

赛尔登短暂地笑了一声，坐在壁炉前那张小沙发上，靠近她。“你指的是什么办法，你这不可救药的传教士？”他问道。

葛泰的脸泛起红晕，而这就是她的回答。过了一会她才明确地说，“我指的是你和她一向不错——她一向非常尊重你对她的看法——所以，要是她觉得你现在躲避她是因为你对她也有

不大好的看法了，那我可以想象这会增添她的痛苦的。”

“亲爱的表妹，请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渲染这种——你所谓的痛苦吧！”赛尔登说话时，不论如何注意，总难免带有讥讽口吻，但他看到葛泰显出困惑不解的样子就改用缓和的语调说，“尽管你过分夸张了我对巴特小姐所能起的作用，你并未正确估计到我早已准备好，去起些作用了——如果你要求我去的话。”他的手把她的手握了一下，通过这罕有的接触，两人都感受到隐匿在对方心田中的深情。葛泰觉得他对她为丽莉做出的牺牲完全清楚，正如她品出了他这句话的含意一样。这种突然在他俩之间达成的默契使她觉得下面的话易于开口得多了。

“那么，我的确在要求你。我要求你是因为有一次她告诉我你帮助过她，而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帮助。你知道她过惯了舒服考究的生活，痛恨一切寒酸、丑陋的东西。这不能怪她——她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长大后又一直没能摆脱这种教育的影响。可现在凡是她喜欢的东西都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而教唆她喜欢那些东西的人也把她抛弃了。我认为如果现在有人能伸出手向她指出另一条出路——告诉她在生活中、在她自己身上还有那么多可贵的东西——”葛泰停住了话头，因自己滔滔不绝的一席话而感到窘迫，不知如何才能表达自己渴望丽莉得到挽救的急切心情。隔了一会她继续说道，“我帮不上多大忙，因为她总躲着我，看来她是怕拖累我。两星期前她在我这里的时候，对今后的生活愁得要命，她说嘉里·费雪正在设法为她找份工作。前两天她来信说已经当上了私人秘书，叫我不要为她担心，目前一切都还算满意。她说一有时间就会来找我。我不敢到她那里去，怕太冒失了。我们小时候，有一次分别很长一段时间，见面时我跑到她跟前拥抱她，可她说，‘请不要吻我，葛

泰，除非我叫你吻，'——过了一分钟之后她真地叫我吻了。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冒失，总等着她叫我。"

赛尔登默默地静听着，深肤色的削瘦面孔摆出一副当他不愿流露内心活动时专心听对方说话的样子。表妹说完后，他微微一笑，说，"既然你知道等待的妙处，为什么催我呢——"她目光中的乞求神情使他在告别时加添了一句，"我会听从你的意见去找她的，就是我达不到目的也不会怪你。"

赛尔登不愿让表妹知道他是有意识地在一直回避巴特小姐。开始时，蒙特卡洛最后那令人愤慨的一幕使他耿耿于怀，曾一度非常焦急地期待她早日归来。没想到她又去了英国而且迟迟不回，这使他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盼她回了国，正巧他因公务催身，去了西部。他回来后听说她又和郭摩夫妇一同前往阿拉斯加了。这种仓促间建立的亲密关系使赛尔登感到心寒，想见她的渴望心情不禁大减。如果正值自己的信誉和生活处于土崩瓦解的关键时刻，居然还能高高兴兴地把恢复名誉的希望寄托在郭摩夫妇身上，那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次事件并没使她受到真正的震动。事实上她现在每走的一步路都意味着她更远地离开了他俩有过的一两次幸福时刻。意识到这一点，在克服了心中的楚痛之后，反而使他觉得精神上得到了消极的解脱。对他来说，根据她惯常的举止去理解她，比根据她偶然偏离正常轨道与他促膝聚首时的言行要容易得多。根据她目前的所作所为，偏离常规的可能看来已越来越小，这就加强了他那如释重负之感，使他恢复了以前对她的习惯性看法。

但是葛泰·法里丝的几句话一下子使他明白这种看法多么地站不住脚，因为只要丽莉·巴特的形象留存在脑海里，自己就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听说她急需帮助——甚至包括他仅能提

供的精神援助——她的形象立刻涌现在他的心头。当他走在街上时，他已确信表妹的请求的迫切性，于是转个弯径直朝丽莉住的旅馆走去。

他满腔热忱地赶到旅馆，没想到巴特小姐已经搬走了。在他再三追问下，旅馆侍者才说记得她好象留下过地址，接着他就开始翻查住客登记册，寻找那张纸条。

她未通知葛泰·法里丝就采取行动，其原因实在令人费解。当侍者寻找地址时，赛尔登感到莫名的不安，接着不安的心情又逐渐变成恐惧。最后，那张纸条终于找到了，他看见上面写着，“来信请寄商务旅馆萝蔓·哈琪太太转交。”他的恐惧立时变成满腹狐疑，然后厌恶地把纸条一撕两半，转过身急匆匆地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九

当丽莉迁到商务旅馆后，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一个感觉纯粹是一种身体上的满足。与过去数星期的生活相比，再次躺在松软的床上，看到在充满阳光的宽敞卧室一端，壁炉前摆着待用的早餐桌，她觉得分外舒适安逸。对现状的分析、对过去的总结与回顾都等以后再说吧，目前甚至对室内俗气的装璜和乱摆着的家具都不想多费心思。这种再度安享舒适、远离贫困的感觉有效地平息了心中的不满之感。

前一天下午，当嘉里·费雪把她带到那位夫人面前时，她就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经嘉里简单介绍一下，她知道这位萝蔓·哈琪太太（她之所以使用娘家姓氏是因最近又离了

婚)来自“西部”，身边有一笔来源暧昧的巨款。总之，她富有，但没后台，没地位，因此恰恰是丽莉施展拿手好戏的对象。费雪太太并未具体指出丽莉当采用何种办法进行工作，她承认自己和哈琪太太并不熟悉，是通过梅维·丹西才认识的；丹西闲暇的时候是位律师，节日时在俱乐部的某种场合里充当福斯特夫①的角色。在社交方面，间或有人认为，丹西先生在郭摩的领域和目前巴特小姐正走入的这个光度更为暗淡的地区之间，起的是桥梁作用。当然啦，哈琪太太的社交圈子说成亮度暗淡仅仅是一种比喻，实际上丽莉看到的那位哈琪太太正坐在耀眼的电灯光焰之下，身后衬着粉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巨幅锦缎帘幕，象刚出土的维纳斯塑像那样，以无数光怪陆离的装璜为背影，突出地被衬托出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位女士的外貌相当恰当，因为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象是陈列在玻璃罩下的人像的双目那样呆滞无光。在此情况下，人们不大容易马上发觉她比丽莉还要年轻若干岁，也不大能立刻看出隐匿在那夸张的炫耀、轻松的表情、大胆的服饰和词令之后的是一个非常天真无邪的女人。对美国妇女来说，象这样既有如此复杂的生活经历又同时如此之天真的女人，实不多见。

丽莉对置身在其中的环境及生活在这环境中的人们感到同样陌生。她从未接触过时髦的纽约旅馆生活——温度太高、装璜太多、为满足各种稀奇古怪的需要而设置的器械太杂乱，住客象在沙漠里一样，想过舒适的文明生活几乎毫无可能。在这个乱哄哄的豪华所在，服装同家具一样装璜华丽、面带病容的人们你来我往，既无确切的目的地又无固定的居处，只懒洋洋地随波逐

① 出现在三部莎剧中的喜剧性人物。

流，从饭店到音乐厅，从花园到听唱片室、从画展馆到服装店的开幕典礼，高头大马驾着的马车或豪华的汽车在旅馆门口等着把太太小姐们送到这个大都市中某个遥远的角落去。她们回来后，在黑貂皮大衣的重负下显得更加憔悴，但她们却又立即投入旅馆中的常规生活。毫无疑问，在她们过去的岁月中，她们也曾有过具有真正意义的真正生活，她们也可能有过雄心壮志、充沛的精力、与困难生活搏斗的经历，然而现在她们还不如诗人笔下地狱中的幽灵那样富有真正的生命。

丽莉在这病态的气氛中生活不久就发觉哈琪太太算是这里最有活力的人物了。这位太太虽然目前仍在真空中飘荡，但已显示出进步的迹象，在这方面她得到了梅维·丹西先生的大力支持。丹西先生风度翩翩，经常出入宴乐场所，首次演出的包厢及千元租价的金屋。把哈琪太太从第一次的发迹处移植到这更高一级的大都市旅馆中来的就是他；为哈琪太太挑选在比赛中获奖的骏马的也是他。他不仅把一位摄影师介绍给哈琪太太，使她的芳容数次出现在星期日报纸的增刊上，而且还为她搜罗了构成她这社交圈子的一伙人。现在人数仍然不多，只有若干位在空阔的大厅中荡来逛去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但没多久丽莉就发觉现在主动权已不在丹西先生手里了。这情况并不足为奇；青出于蓝嘛。哈琪太太如今已意识到在商业旅馆外面的广阔天地里，不仅有更高级的侈奢品，而且还有更高雅的文明生活。这个新发现立时使她渴望得到更高明的指导，也就是由一位灵巧而老练的妇女来指点应同何种人交往、应戴何种款式的帽子、应如何安排宴筵上的菜谱等等。总之，她需要巴特小姐引导她如何提高社交水平，所谓秘书不过是表面上的职务，因为目前她尚无任何信件可写。

对哈琪太太这种繁琐的生活方式以及日程安排，丽莉都感到难以适应。最使丽莉受不了的是她那种东方式的懒懒散散、马马虎虎的生活习惯。哈琪太太和那些贵友们象是浮游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他们从没有时间概念，相互之间也毫无信用可言。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大家拖拖拉拉、乱乱哄哄地相聚，有时午餐拖到下午饮茶的钟点，而晚餐往往和散戏后的夜宵同时举行，在喧闹声中通宵达旦。

在这乱哄哄的圈子里还穿梭般往来着一群稀奇古怪的食客——修指甲的女服务员、美容师、发型师以及教授桥牌、法语、健美操的教师。无论从这些人的仪表还是与哈琪太太的关系来看，都很难把他们同这社交圈子里的宾客加以甄别。最令丽莉吃惊的是在这群宾客中居然遇到了若干老相识。她原以为，至少在目前，她已完全避开了自己原先那圈子里的成员。没想到丹西先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逗留在商务旅馆，但另一只脚却踩在费雪太太社交圈的边缘上。第一次令丽莉大吃一惊的是在哈琪太太客厅里一群常来的坐上宾中间看到了纳托·西文顿。但不久她发觉西文顿还不是丹西先生所招募的最重要的人物。原来蒙哈琪太太这帮人青睐的是那位范·奥斯布家族百万资产的继承人、身材矮小瘦削、年纪轻轻的培弟·范·奥斯布！他刚步出大学的门不久，但继丽莉销声匿迹之后就在社交界有如旭日东升，成了这圈子的中心。丽莉惊奇地看到，他每次光临都使哈琪太太受宠若惊，认为是蓬荜生了辉。那么，这间客厅看来已成为这两位青年在摆脱正规的公开社交活动后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了，也就是让家庭宴会的女主人感到恼火、大失所望的所谓"有约在先"的场所了。丽莉这时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象自己置身在社交界的布幕后面，在这里，拉紧布幕的绳子已打上绳

结，绳端松松地悬挂着。霎时间，她对这个情景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颇觉有趣。在饱尝传统观念的辛辣滋味之后，这种懒散安逸、反传统的生活模式使她产生一种强烈的新奇感。但这种感觉仅仅是漫长的、令人厌恶的生活所引起的暂短的反作用，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与哈琪太太空阔的镀金生涯相比，丽莉原先那个社交圈子中的各种活动都显得有条不紊，妥当紧凑。连那些最随便、最无责任感的漂亮女人也都能尽点习惯上的义务，施些传统上的善行，担负起自己对整个社会的少许责任。使他们那圈子人牢牢团结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职责。如果现在有些具体的工作需要巴特小姐去做，她也许会觉得日子容易过一些，但让她这样泛泛地服侍人只能使她慌恐不安。

令丽莉感到慌恐的并非是她的雇主。从一开始，哈琪太太就千方百计表示她希望得到丽莉的好感。她不但从不摆财富上占优势的架子，而且她那双美妙的眼睛还经常显示出毫无社会经验、可怜巴巴的神情。她渴望丽莉教她如何举止娴雅、如何表情妩媚，只是问题在于她与丽莉的观点很难一致。

哈琪太太热衷于各种莫名其妙、胡乱拼凑的东西，她的灵感来自舞台、报纸、服装杂志和五光十色的娱乐场所，而这些都远离丽莉的接触范围和认识领域。毫无疑问，丽莉的职责即在于改变使这位夫人误入歧途的乌七八糟的概念，但在履行这种职务时，她时因疑虑而感到工作难以开展。实际上她越来越觉得这项任务具有模棱两可的复杂含义。按传统的概念，她并非怀疑哈琪太太行为不检，哈琪太太的过错仅限于趣味或鉴赏力而不在行为方面。她那些离婚事件大都源自地理上而非感情上的因素，连她最坏的松垮懒散作风也不过是因为她的好脾气太无原则，太无节制了。如果说，她因修指甲而耽误了午餐或因邀请

美容师坐在范·奥斯布家族的包厢里看戏之类的事并未惹丽莉不高兴，那么另外一些不太明显，但却违反传统观念的错误则不能使丽莉同样不介意。比如，纳托·西文顿现在和丹西的关系过于密切而且相当暧昧，似乎两人联合起来，在一同怂恿培弟·范·奥斯布对哈琪太太产生兴趣。但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具体迹象，而且将来也可能不会发现，至多不过是西文顿和丹西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而已。但丽莉认为他二人开玩笑的对象未免太年青、太富有、太无生活经验了，令她最感不安的是培弟似乎认为丽莉正在同他一起致力于提高哈琪太太的社交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培弟好象对哈琪太太的未来的关注已是不可改变的了。有时候丽莉觉得这件趣事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对准那背信弃义的社交界发射一枚象哈琪太太这样的火箭不能说是令人不高兴的事。丽莉甚至在空闲时，常用哈琪太太第一次步入范·奥斯布家族舞会时的情景来自娱，但一想到这项交易很可能牵涉到自己，就不觉得那么有趣了。而且继暂短的自娱之后，心中出现了令她需要长时间考虑的种种悬念。

一天傍晚，这种疑虑重重之感已达到顶峰，正巧劳伦斯·赛尔登突然来访。这时她正独自坐在那间空阔的挂着粉红色锦缎幔帐的会客室里。哈琪太太这帮人在午后喝茶的钟点是从不接待客宾的，因此这位太太正在由女按摩师给她按摩。

赛尔登的光临虽使丽莉心中忐忑不安，但他那冷静镇定的态度使她逐渐恢复了自制力。于是她用惊喜的语调问他为什么追踪她到这种地方来以及寻找她的目的何在。

赛尔登听了她的问话，一变往常的态度，显得非常严肃。她从未见他如此着急，象是唯恐她会挡驾或拒绝同他交谈。他说，“我早就想来看你。”丽莉立刻察觉这句话虽然很得体但并未道

出他的真实心愿。他迟迟未来看她确实是过去几个月中最令她伤心的事件之一，他对她的疏远挫伤了比自尊心深得多的情感。

赛尔登面对挑战，坦率地答道，"若是我认为对你毫无用处，我何必来呢？估量你可能用得着我，是我来看你的唯一借口。"

她立刻感到这是句笨拙的推诿之词，因此尖刻地答道，"那么你现在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认为对我有用罗？"

他再次迟疑了一下，说，"是的，至少我能向你提供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谈谈的人。"

对赛尔登这样聪敏的人来说，这是一句愚蠢的开场白。她料想他所以闪烁其词很可能是因为他唯恐她会把这次来访与他个人目的联系在一起。这个念头象是有人泼了一盆凉水冷却了因见到他而产生的愉快心情。以往即使在最难熬的逆境中，只要一见到他，丽莉总会感到无限喜悦。她可能恨赛尔登，但决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现在她纵然已近乎怨恨他，但他说话的声音、亮亮的、薄薄的一层黑发，他坐着或走步时的姿态以及他身上的服装——她觉得这一切都已和自己深深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了。有他在身边，她感到一片宁静，精神上的骚乱骤然停止了。但现在她尚不愿公开承认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因此一时冲动地说，"你能提供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好了。但为什么你认为我有和人推心置腹谈谈的必要呢？"

尽管她说话的语调平静而轻松，但这句话本身使赛尔登感到自己的好心帮助没有受到欢迎。他一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实际上他二人之间这种僵持局面只需将真实的感情暴露出来就可立即打破，然而他们的教养和习惯意识不允许这样突然地披露真情。当他俩坐在哈琪太太那张巨大沙发的两端面面相觑时，赛尔登的相对无语变得更执拗，而巴特小姐的默默无言变成

了带有讥讽意味的哂笑。望着这只大型沙发，想起旅馆里乌七八糟的住客，赛尔登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

“葛泰告诉我你当了哈琪太太的秘书，她非常想知道你的近况。”

这个话题并未使巴特小姐的语气变和缓。她说，“那她自己为什么不来看我？”

“因为你没告诉她地址，她怕自己找上门来太冒失。”他微笑一下继续道，“你看我就没这么多顾虑，因为即使惹你不高兴，我也没多大风险可担。”

丽莉也对他一笑。“你现在还没惹我不高兴，可我觉得你开始要惹人不高兴了。”

“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不是吗？你知道，我的本意只是来为你效劳。”

“在哪方面？那么我该为你做什么？”她用同样轻松的语调问道。

赛尔登再次环视一下哈琪太太的客厅才下决心说道，“你必须让我带你离开这个地方。”

突然的袭击使丽莉脸红了，但过一会她硬着心肠冷冷地说，“我倒想知道，你打算带我到那儿去？”

“先回到葛泰那儿，如果你愿意的话。关键在于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这种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调原该使她明白，为了说出这句话他付出的是多么大的代价。但不幸的是她这时正满怀抵触情绪，未能体察出他的心情。在她最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曾冷落她，甚至有意地躲避开。而现在却突然冒冒失失地闯进她的生活，用这种自以为是的、权威者的口气同她说话，这当然激起了她那出

自本能的自尊和自卫。

“对我的生活安排这么感兴趣，”她说，“真叫人不敢当。可我在这里很满意，因此并没有离开这儿的打算。”

赛尔登猛地一下站起身，显出一副控制不住的急切神情站在她面前。

“这只能说明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高声说。

丽莉也站起来，立时火冒三丈。“你到这儿来如果是为了说哈琪太太的坏话——”

“正是因为你和哈琪太太的关系我才来劝告你！”

“我和哈琪太太的关系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当我那些老朋友心安理得地等着我活活饿死时，只有她帮助我独立谋生！”

“胡说！根本谈不上饿死！你明明知道可以住在葛泰那里，直到你能独立自主为止。”

“你既然表示对我的事一清二楚，那么你大概是指——直到我拿到姑妈遗赠的时候？”

“不错，我指的就是这个，葛泰全告诉我了。”赛尔登毫不迟疑地承认道。他现在满腔热忱，顾不上掩饰地道出了心里话。

“但可惜的是葛泰不知道，我得用这笔遗赠全部还债！”巴特小姐说道。

“老天爷！”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把他吓懵了。

“全部，而且还不够！”丽莉重复道。“那么现在你或许能明白为什么我宁愿留在哈琪太太这里而不肯去占葛泰便宜的道理了吧。除了我原有的一点收入外我几乎一无所有了，因此为了活下去，我必须挣工钱。”

赛尔登犹豫一下，反而用一种更为平静的语气说，“用你和

葛泰两人的收入——你既然允许我详谈，那就恕我直言了——你们两人肯定能一道过活，用不着你去干这种工作。我知道葛泰非常希望你能这样，而且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到高兴——”

“可我并不觉得高兴！”巴特小姐打断他的话，“我有很多理由认为，这样做既对葛泰不公平对我也不明智。”她停了一下，看他似乎在等她说下去，就立即把头一扬，接着说，“但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这些理由。”

“我并不想知道，”赛尔登没把她说话的语气放在心上。“除了我刚才向你提出的那件事之外，我不想妄加评论或提出其他建议。我之所以提起那件事仅仅出于普通的义务，是一个男人见到一位女子不自觉地置身于谬误的环境中时向她提出劝告的义务。”丽莉微微一笑。“我想，”她答道，“你这个谬误的环境就是指人们称之为社交圈子之外的地方吧？但你一定还记得，早在我认识哈琪太太之前我就被那个神圣的领域驱逐出来了。但就我来看，一个人在圈子里还是圈子外并没什么真正的差别，而且我记得你有一次对我说，只有身在圈子里面的人才看重这种差别！”

提及在百乐山庄那次难忘的谈话并非出于无意，她神经紧张、全身战栗地等待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不想赛尔登的反应令她大失所望。赛尔登没让这句话改变他的话锋，却相反大大加重了语气，说，“圈子里也好圈子外也好，正如你所说，没有多大差别，而且与你的处境目前尚无关系。除非到了那一天，哈琪太太也想挤进圈子，那时你的处境就会变成我称之为谬误的了。”

尽管他的语调仍保持平静，但出口的每个字都加深了丽莉的反感。她一直期待的是他发自内心的同情以及对她心悦诚服的表示，没想到如今他的态度如此冷静、如此克制、对她的表

白如此无动于衷，从而她那受了挫伤的自尊一变而成因受到干预而产生的忿懑。再想到他此行乃是奉葛泰的差遣而来，也就是说无论自己陷入何等困境他都不肯主动来支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决不再信赖他的决心。即便对目前的处境自己也有所怀疑，她宁愿蒙在鼓里也不愿因接受他的开导而欠下他的人情债。

“我不明白，”待他住口后她说道，“你为什么认为我的处境象你形容的那样不堪。可我经常听你说，我所受的那种教养就是为了使我能得到我所想要的一切嘛！你不妨认为，我现在正在这样做！”

她说这话时脸上露出的笑容实际上是对她目前处境所下的结论，象是一道阻挠和他深谈下去的路障。这面路障牌如此明显地把他远远地隔开，以致他觉得自己的话她都未必听得见了。于是他说，“我大概并没说你是那种教养培育出来的成功者！”

这句话的隐喻使她涨红了脸，但她淡淡一笑使自己狠下心来。

“呵，不要心急嘛——请不要过早地下结论！等一段时间再看吧。”他站在她面前犹豫不决，还想找机会打破她这道坚实的防线，但她镇定地说，“别以为我完了，说不定我仍会对得起我那教养的！”

十

“巴特小姐，你看看这些金属亮片——全让你钉歪了！”

这位又干又瘦的高个子女监工把认为不合格的钉着亮片的

纱绸扔到丽莉身旁的桌上，向前走到与丽莉同坐一排的旁边那人面前。

作坊里共有二十名女工。在这阴暗的南房里，她们的头低垂着，显得头发过分浓重而面容憔悴，都在摆弄着手里的精巧活计，她们从事的不仅是体力劳动，而是为有福气的妇女的面孔创造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使她们自己的脸呈菜色的倒不是因为缺衣少食而是令人窒息的闷热空气和长时间的操作。这是一家时髦的制帽店，女工们衣着相当整齐，工资相当高，但最年轻的女工也同中年妇女一样郁郁寡欢，形容枯槁。整个车间里只有一个人脸上还有血色，这就是恼怒得满脸通红的巴特小姐。受到女监工的斥责后，她这时正把帽牙上重选的亮片拆下来。

当葛泰·法里丝想起丽莉擅长装饰女帽时，她满怀信心，认为终于给丽莉找到了出路。不少年青的制帽女工由于赋有专业工人所缺少的独特设计才能，在赶时髦的有钱人的赞助下都已跻身于制帽行业。这些前例给葛泰带来了希望，甚至丽莉也认为，离开萝蔓·哈琪太太后，有分工作就不致于寄人篱下赖友维生了。

赛尔登来访的数星期后，她就与哈琪太太分了手。若不是因为赛尔登那次不合时宜的告诫引起了她的反感，她也许会更早些离开哈琪太太，其实她当时已经意识到，在那儿进行的某项卑鄙交易已把自己卷进去了。她对那项交易原不想介入或过问，没料到丹西先生有一天对她说，如果她肯为培弟和哈琪太太"撮合一下"，必有好处可得！这种能得到实际报酬的暗示使她立刻悔恨交加地逃离了那个地方，投进了葛泰那充满同情的怀抱。她当然不肯在葛泰那里吃闲饭，因此当葛泰一提出缝制帽子这个主意，她就对这项工作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至少，这双无

所事事的手现在可以有些活做了，而且她肯定扎个蝴蝶结或缝钉个花朵什么的，自己能与众不同，大显身手。当然啦，她将从事的仅仅是最后一道工序，制做帽壳和装里子的粗活自然会由笨拙的、手指上扎满了针眼的初级女工来做，而她只需负责安排前面的铺面——一家白色门框、挂着镜子和草绿色窗帘的小店铺——经她有独创性地加工后的帽子，花环和羽毛之类象是即将腾飞的小鸟似的栖息在店里的支架上。

但刚一开始工作她这白绿两色相间店铺的幻梦就破灭了。别人是靠着名牌的号召力或装饰蝴蝶结的绝招而"成名立业"的，但那些幸运的、年轻的时髦女士首先具备的是付清店铺租金和预付一大笔开销的经济能力。可丽莉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即便能搞到钱；她又如何促使那些有影响的夫人太太们给她撑腰和赞助呢？葛泰探听到，丽莉的处境也曾引起过人们或多或少的同情，但自她与哈琪太太搞在一起后，人们对她的同情若尚未完全丧失也大大地淡薄了。丽莉虽然再一次及时地从暧昧的处境中脱身，挽救了自尊心，但在赢得舆论的同情和谅解方面却已为时太晚。实际上培弟·范·奥斯布并未把哈琪太太娶到手。据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在格斯·雷诺和罗西德通力合作下——培弟被救出，并由老纳托·范·阿斯坦护送去了欧洲。但他这段危险的经历人们都认为应归罪于巴特小姐的支持甚至怂恿，而这一点正好被他们利用为本来人们还不大敢肯定的"丽莉这个人不可信任"的依据。对那些已与丽莉断绝往来的人们来说，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显示自己有先见之明，他们甚至故意夸大丽莉与哈琪·培弟事件的关系。

葛泰千方百计四方游说，但到处碰了壁。嘉里·费雪因把

丽莉介绍给哈琪太太而深感内疚，因此也培同葛泰一起奔走，四处求援。但即使有嘉里相助，葛泰也没得到多大收获。葛泰原想对丽莉隐瞒，但一向直爽坦率的嘉里却把真实情况全部向丽莉直言不讳地倾吐出来了。

“我径直去找了裘蒂·雷诺。她这个人不象其他太太们那样坚持偏见，况且她一向恨恶白莎·多森。可是你怎么也把她得罪了，丽莉？我刚一提起求她资助你开办帽店，她就勃然大怒，说你以前从格斯那里拿到过一笔什么钱。我从没见她发过这么大火。你知道，格斯对别人怎样都行，她就是不许丈夫在别人身上花钱。她对我还算客气，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知道我现在不缺钱了。你说格斯替你做过股票投机生意？那有什么关系！他是不会赔钱的。他确实没赔钱？那怎么会——我真被你搞胡涂了，丽莉！”

通过再三查询、反复斟酌之后，费雪太太和葛泰终于同心协力在著名的李佳娜帽店作坊里为丽莉谋得一份差事。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她二人可说是费尽了唇舌，因为李佳娜太太坚决拒绝招收没受过训练的女工，最后她看在嘉里·费雪为她介绍百利太太和郭摩太太光顾她这帽店的面子上才勉强应允了。起初她原想叫丽莉在试帽间里当一名表演者，由装束时髦的一位美人表演试戴，店里的帽子一定会畅销无阻。但丽莉拒绝了这个建议，葛泰立刻表示双手赞成。费雪太太心中虽不以为然，但鉴于丽莉近日越加固执己见，不讲情理，只好同意“学会一门手艺日后总会有用”的说法。于是这两位朋友就把丽莉送进了这间作坊，费雪太太如释重负地和她道了别，而葛泰却仍然逗留在远处继续依依不舍地、关怀地注视着她。

丽莉是在一月初开始工作的，现在已过了两个月，但监工仍

在斥责她把亮片钉错了地方。她返工时听到背后有人窃窃私语，她知道自己早就是其他女工议论和讥笑的对象了。关于她的过去她们当然一清二楚——屋里每位女工的身世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是任意谈论的话题——但这并未使她们因她的阶级差异而感到不安。丽莉的出身只能说明为什么到现在她那笨拙的两只手还学不会本行业最基本的工序。丽莉并不希望她们承认在社会地位方面她与她们有什么不同，但她愿意被认为是有同样工作能力的人，甚至不久会因自己的巧手被认为胜于她们一筹。可现在，通过两个月的辛勤劳作，仍因自己缺乏基本训练面遭到大家的白眼。尽管她自信有做最后一道工序——装饰帽子的才能，但发挥这方面才能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因为只有经验丰富的工人才能担当装饰帽子的精细活计。因此目前女监工们坚持叫她做常规的头一两道工序。

她开始拆掉钉好的亮片，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因女监工海恩小姐的来去而此起彼伏的耳语声。由于女监工患了感冒，连午休时间都不许开窗，室内空气比平时更为混浊。丽莉经过一个不寐之夜之后，头昏脑涨得连耳边的谈话声都象在梦中那样，既听不清楚也听不完整了。

“我告诉过她，那个男人决不会再来看她了。果不其然，那个男人真地再没露面。若我是那个男人，我也不会再去看她——我觉得她对他太卑鄙了。那小伙子带她去参加舞会，接送都叫了出租马车……她喝了十瓶，头疼并没见好——可她写了字据说第一瓶就治好了她的头疼病，结果拿到五元钱的广告费并且照片上了报纸……雷诺太太的帽子？是那顶绣着绿色伊甸园图案的？噢，在这儿，海恩小姐——马上就完工……昨天和乔治·多森太太一块到这儿来的是雷诺家的千金之一。我怎么认识她

们的？呵，有一回老板娘派我去她们家改装那顶蓝色网帽上的绢花儿。雷诺小姐又高又瘦，头发蓬蓬松松的——挺象玛米·丽奇，只是瘦了点儿……”

话不停地说下去，象是一股毫无意义的水流。令人惊奇的是，从水流表面竟不时地冒出一两个熟人的姓名。听到这些名字以及从女工们的角度看到她一度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圈子被歪曲了的、支离破碎的形象，对她来说，是这陌生环境中最为陌生的一部分。她从未想到下层社会的女工居然把“议论有闲阶级”为精神食粮，更未想到她们会这样好奇而又轻蔑地任意品头论足。李佳娜帽店作坊里的每位女工不仅清楚自己手中的活计是为哪位小姐太太做的，而且对未来戴帽人的外貌人品以及社会地位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全面的了解。丽莉象是从天空陨落的一颗明星，开始时确实令她们惊奇，但好奇心平息后，她们就不再对她感兴趣了。令这阶层人感到敬畏的只是那些高高在上、功名成就的大人物。她们虽然意识到丽莉与她们不同，但这只能使她们对她敬而远之，仿佛她是个言语不通、难以交谈的外国人。

“巴特小姐，这些亮片你若再钉不正，就只好叫基罗小姐钉了。”

丽莉沮丧地低头望着手里的活计。女监工的话是对的，这些亮片确实钉得歪七扭八。她怎么会一反常态，这样笨拙了呢？是因为对这工作厌倦了还是因为力不从心？她感到疲惫不堪、心乱如麻，只得站起身把帽子递给基罗小姐，后者抑制着笑容接过了帽子。

“很抱歉，我觉得不大舒服。”她对女监工说。

女监工没有立刻表态。她早就预料到李佳娜夫人让一个时

髦的学徒工加入女工的行列是很不妥的，因为在这座艺术宫殿里决没有生手的立足之地。这位女监工如若不因自己的预见得到证实而得意，也许会对丽莉更心慈些。

“你还是回到原处去缝边吧。”她干巴巴地说道。

下班时丽莉最后一个离开作坊，她不愿混杂在吵吵嚷嚷声中四散的女工们中间。每当她来到街上，总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原先的阶级立场，这是一种逃避一切粗劣的、杂乱的事物的本能。在那些日子里——现在觉得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当她同葛泰·法里丝一道去参观女工俱乐部时，她曾对工人阶级产生过一种有所领悟的兴趣，可那是因为自己当时居高临下，处于施恩者的绝对优势。现在她既与她们地位平等，对她们就不再感兴趣了。

她觉得有人在她臂膀上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眼中闪着懊悔神情的基罗小姐。

“巴特小姐，依我说，你没病的话，能和我一样把亮片钉好。女监工对你不公平。”

这句出乎意料的话使丽莉脸上泛出红晕。除了葛泰之外，已经很久没人对她这样和蔼真诚了。

“呵，谢谢你。其实我没什么大病。女监工并没说错，我的手实在太笨了。”

“这种活够累人的，谁头疼时都干不了。”基罗小姐犹疑不决地停了一下，接着说，“你应该赶紧回家躺在床上。以前喝过桔子酒吗？”

“谢谢你，我从不喝，”丽莉伸出右手。“你太好了，可我得马上回家。”

她非常感激地望着基罗小姐，但她俩都不知说什么才好，丽莉看出基罗小姐有意陪她回家，但她宁愿独自一人沉浸在静默中。因为在目前，即使基罗小姐所给予的同情，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多谢了，"她又说一遍，同时转身走开了。

在三月的昏暗暮色中，她朝西往寄宿舍所在的那条街走去。葛泰邀她同住的建议已被她坚决地拒绝了，母亲厌恶别人议论、被人同情的习性已开始在她心田中滋长。与杂乱的小单元房和与人朝夕共处的生活相比，独自住在来去自由、不被工友注意的宿舍里要易于忍受得多。这种渴望不受干扰、不依赖别人的心情曾支持她度过了一段时间。可现在，也许由于长时间幽禁在斗室里，体力消耗得过分严重，她突然对自己这丑陋的、粗劣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极端厌恶的心情。干完一天的苦役之后她害怕回到那间狭小的、墙纸布满污渍、漆皮斑驳的屋子。当她走过一条条纽约的街道，从高级住宅区渐次降级来到商业区，每走一步都令她痛心。

但她最怕的是走过第六街转角处的药店。为了绕过这家药店，近来她经常走另一条路。可今天她身不由主地又来到了这橱窗上闪烁着光彩夺目的厚玻璃板的拐角处。她原想往回走一段再过马路，但身后一辆载货马车逼她斜着穿过马路，正巧来到药店前的人行道上。

她站在柜台前，看到以前卖药给她的那位售货员，不知不觉就把药方塞进他手里。药方并无问题，这是哈琪太太的私人药剂师所开的许多处方中的一张。丽莉完全肯定售货员会毫不犹豫地按方抓药，但害怕遭到拒绝或怀疑的心情已从她假装专注地望着面前玻璃橱里的香水瓶时颤抖着的双手流露出来。

售货员看了药方后并未说什么，但当他把药瓶递向丽莉时，他没立即递给她。

“你知道，剂量是不能增加的了。”他说。

丽莉觉得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他用这种目光望着自己是什么意思？

“当然知道，”她一边伸手一边低语道。

“那就好。这种药的药劲可大呢，多喝一两滴——就没命啦——连医生也摸不透是什么原故。”

她怕他再问些什么或把药瓶收回去，就把已到嘴边的一声表示同意的低语咽了回去。当她终于顺当地走出药店时，因如释重负而有点头晕目眩。手指一触到小纸包，想到今夜可高枕无忧地睡一夜，疲惫不堪的神经立刻激动起来。由于刚才过于紧张，她觉得现在似乎就已开始困倦了。

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她撞在一个正急忙走下高架铁路车站台阶的人身上。那人后退一步，出人意料地叫出她的名字。这人正是穿着皮大衣、满面红光、喜气洋洋的罗西德——可为什么她觉得他离得那么远，象隔着一层有许多裂纹的水晶石一样？但在她没弄清什么原因之前，已发觉自己正在和他握手。他两人上次分手时，丽莉满怀轻蔑而罗西德一肚子怒火，可现在他们一握手，过去的恩怨似乎立时消失了。她在迷惘中，只想牢牢地拉住他。

“哎呀，你怎么啦，丽莉小姐？你气色不好！”他高声说。她勉强现出一副病态的笑容，想让他放心。

“我只是有点儿累——这不算什么。请同我呆一会儿吧。”她颤悠悠地说。想不到她居然向罗西德提出这样的请求！

在一片高架火车的轰鸣声、电车和货车的隆隆声中，罗西德

朝他二人站着的肮脏角落四处张望。

"我们不能站在这里，我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喝杯茶吧。浪沃兹饭店离这儿不远，在这个钟点那儿不会有多少人。"

到个能摆脱喧闹声和丑陋环境的所在，安安静静地喝杯茶，就目前来说，是她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了。他二人走了几步就来到那座饭店门口，不一会他就在她对面坐下，侍者把茶具放在他们面前。

"不先喝口白兰地或威士忌什么的？看上去你累坏了，丽莉小姐。好吧，那就喝杯酽茶吧。喂，招待员，请在这位女士身后放个椅垫！"

丽莉听到他叫她喝酽茶，不禁淡淡一笑。酽茶一向对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她喜欢酽茶同渴望酣睡是个不可协调的矛盾——对酣睡的愿望今晚手中的小药瓶将能帮她实现，那么今天，茶无论酽到什么程度都无妨了，她多么需要它把温暖和决心送进血已枯竭了的血脉呵。

当她在他面前靠在椅背上时，眼皮因极度疲倦而低垂着，尽管第一杯热茶已使她的面颊恢复了生气。罗西德又一次惊惧地被她这天生丽质所征服。闪烁着光泽的美发和艳丽红润的双唇在眼睛下方的阴影和太阳穴处的青筋衬托下，显得格外明亮，好象全部的生命力都集中在那儿了。背后是饭店里单调的深棕色墙壁，这使她那线条清晰的头形比在灯光辉煌的舞厅里衬托得更为引人注目。他以一种惊讶的不安心情注视着她，仿佛这位美女是被遗忘的、潜伏在暗处的仇敌，现在突然冷不妨地在向他袭击。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尽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对她说，"怎么回事，丽莉小姐，好久没见到你啦！关于你的近况我一无所

知！”

他的话突然停住，因他意识到话中的含义会引出一连串令两人都觉得难堪的话题。虽然他未见到她，但对她的情况并非毫无所闻。他知道她和哈琪太太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在哈琪太太那个圈子里他也一度是常见的座上宾，现在当然早已和那地方一刀两断了。

丽莉饮茶后头脑已清醒过来，她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微微一笑，说，“你或许不太想知道我的近况。我已经加入了二人行列。”

他大吃一惊，瞪起眼睛。“你的意思是——？天哪，你在干什么？”

“当制帽工——至少是学着当一名制帽工。”她急急补上一句。

罗西德惊愕得低声吹出一声口哨，“别胡说，这不是真话，是不？”

“地地道道的真话。我不能不干活维生了。”

“可我听说——我以为你还住在哈琪太太那里。”

“你没听说我到她那儿是当秘书长的？”

“听说了——”他伏身向前为她斟茶。

丽莉意识到这个话题会使他感到窘迫，就抬起目光对着他，突然说道。“我已在两个月前离开她那里了。”

罗西德仍在尴尬地摸索着茶具，她肯定他听到了有关她的背后议论。在那个圈子里难道会有他没听说的事情？

“你在哈琪太太那里感到不舒适？”他故意轻松地问道。

“太舒适了——会叫人陷得太深的！”丽莉把一只手臂放在桌沿上，从未象现在这样仔细地打量他。以前她一向极力避免

引起这个人对自己的好奇，可现在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促使自己想向这个人倾诉衷肠。

“我想，你是认识哈琪太太的，那么或许你能明白，她有时让身边的人生活得过分安适了。”

这句话似乎使罗西德感到困惑，她这才想起他一向理解不了话中的隐喻。

“那地方对你的确不太合适，”他表示同意。在她目光的注视下，他觉得自己正在深深地陷进一个与她关系亲密无间的陌生处境。以前他能得到的只是暂短的一瞥，她现在这样仔细地、长时间地朝他注视，不免使他感到不知所措。

“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丽莉接着说，“免得人们说我怂恿哈琪太太嫁给培第·范·奥斯布——实际上，培第并不见得比哈琪太太高明多少——可没想到现在人们还这么议论我看来倒不如还留在那里了。”

“呵，培第——”罗西德用这事现在已无足轻重了的语气说，“培第这家伙不值一提——可我明白你的确与这事不相干，这类事不是你这种人干的。”

丽莉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她无法掩饰这句话带给她的喜悦。她真乐意在这儿多坐一会，喝喝茶，谈谈有关自己的一切。但传统意识提醒她现在已到了结束谈话的时刻，她只得把椅子向后一推，准备告辞。

罗西德立即阻止道，“等一会——别马上走。再好好坐会儿休息一下吧，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再说你还没告诉我——”他骤然停住，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她看出他在迟疑，于是猜出了他的心思。当他眼睛望着她的脸再次开口时，她已猜到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了。“你刚才说你在学习当一名制帽女工，这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现在是李佳娜帽店的学徒工。"

"你是学徒工？老天爷！究竟为什么？我知道你姑母叫你大失所望，费雪太太已告诉我了。可她不是也给了你一笔款子吗——"

"给我一万元，可要等今年夏天才能兑现。"

"那么——你听着，你可以随时用这笔款子借到钱。"

她摇了摇头。"不行，我得用这笔款子还债。"

"还债？整整一万元？"

"全部，一个铜钣不剩。"她停顿一下，眼睛望着他的面孔，突然接着说道，"格斯·雷诺以前对你说过吧，他为我做投机生意赚了些钱。"

她等待他回答。罗西德羞愧满面地喃喃说他似乎记得是有这么回事。

"他为我赚了大约九千元。"丽莉继续用急于与人交谈的语调说下去。"当时我以为他做投机生意用的是我自己的钱。我的确太愚蠢了，可你知道我对生意经一窍不通，过后我才发觉他并没用我的钱——他所谓做生意赚到的钱实际上是从他自己腰包里掏出的。他把钱给我当然是出于好意，可一个人怎能无功受禄呢？不幸的是在我发现真相之前已把这笔钱花光了，因此姑母给我的那笔款子将来只能先去付清欠债。这就是我目前学手艺的原因。"

她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说出这段话，每两句之间都停顿一下，为的是使每个字都深深地印入听者的脑海。她迫切希望有人详知此项交易的真相并将她准备付清雷诺债款的决心传达到雷诺太太耳中。刚才，她在霎那间想到受雷诺信任的罗西德正

是替她传话的最佳人选。她因心中的秘密得以发泄，一时感到欣喜振奋，但在述说的过程中喜悦的心情逐渐消失，把话说完后，想起自己的不幸遭遇，苍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罗西德继续用惊愕的目光注视她，但她万未料到他会用下面的话表达他那惊愕心情。

“你听我说——如果是这么回事，你就一个子儿不剩了？”

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她当初既然毫未料到此举的后果，将来就难免重蹈覆车之轨。

“对，一个子儿不剩了。”她平静地说。

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两只肥胖的手紧握在一起，搁在桌面上，小眼睛困惑地望着空荡荡的饭店的最深处。

“那么，你学会一种手艺也好。”他突然高声说。

丽莉一边笑了一声表示不同意一边站起身来。“呵，谈不上好，只能叫人腻烦罢了。”她把羽毛围巾围在脖子上，说。

罗西德仍然坐着不动，由于一门心思转念头没有注意到她的动作。“丽莉小姐，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个忙——我喜欢你的勇气——”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谢谢，”她伸出右手。“这两杯茶已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她的动作表示她一分钟也不想呆了。这时罗西德已付了账单，正把短粗的手臂伸进昂贵的大衣里。

“请等一下——你总得让我送你回家吧？”他说。

丽莉没表示异议。罗西德等着侍者找来零钱后，才同她一道走出饭店，又一次穿过第六街。她带领他朝西走到一长排门前有着未上漆的、歪歪扭扭围栏的地区，这使人不禁想起昔日欢宴场所的残垣断壁。罗西德对这一带流露出明显的蔑视，最

后，丽莉在宿舍门口停下来，他用不敢相信的厌恶目光望着这幢房子。

"你不会住在这儿吧？有人告诉我你和法里丝小姐住在一起。"

"不，我就住这儿，寄人篱下的日子我过够了。"

他继续仔细观察这幢房子的棕色石墙，挂着灰白色纱帘的窗口和门厅上方庞贝时代的装饰品。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望着她的脸，费了好大劲才说出，"我哪天再来看你，成吗？"

她微微一笑，对他说出这话的勇气赞赏到几乎受感动的程度。"谢谢你——我会感到荣幸的。"这是她第一次向他说的真心话。

那天晚上巴特小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地下室的餐桌旁匆匆吃完晚饭后，立刻赶回卧室——坐着仔细思量自己怎么会一时冲动，竟向罗西德倾吐了心里话。她发觉真正的原因在于越来越严重的寂寞感——只要有地方可去，有人作伴，她就万分不愿独自回到这间房里。最近，由于各种原因，连最后一两位朋友也越来越和她疏远了。在嘉里·费雪一方，这种疏远或许并非完全不自愿。费雪太太为丽莉使足了劲才使之在李佳娜帽店的作坊里得到一个安身立业之处，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一下了。丽莉完全理解她疏远自己的原因，故此并不怪她。实际上费雪太太险些在哈琪太太事件中也受到牵连，费了不少心机和唇舌才洗清了她自己。她坦率承认确实是她把丽莉和哈琪太太拉到一起的，她那时对哈琪太太并不了解，但曾再三对丽莉强调过这一点。再说，她并非丽莉的守护人或保姆，而且丽莉已是成年人，应该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了。费雪太太并没这样残忍

地直接把话说出口，但她让新交的密友斯狄尼太太把她的心意向丽莉转达了。斯狄尼太太虽因唯一的亲兄弟这次荒唐的桃色事件捏了一把汗，但却急于开脱费雪太太。因为自从她出了嫁并摆脱了范·奥斯布家族的传统之后，费雪太太家中举行的"欢宴"已变成她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了。

丽莉对这种情况完全理解，因此也能完全接受。在困难的日子里费雪太太帮助过她，算得上够朋友。在每况愈下、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恐怕只有象葛泰这样的友谊才经受得起考验。葛泰的友情确实坚定不移，但丽莉现在也已开始与她疏远了，因为她去看望葛泰时，总不免要冒遇到赛尔登的风险，而现在与他邂逅只能意味着深重的痛苦。不论在头脑清醒时想到他还是在辗转反侧的夜里迷迷糊糊地感到他的存在，都同样使她痛苦。这也是她求援于哈琪太太那张药方的原因之一。自然而然入睡后，在断断续续的梦境中，有时赛尔登象往日那样友好、那样和善地朝她走来；这甜蜜的幻影往往使她腾身坐起，尔后却是一片空虚。但服过药水后就不再出现任何梦境，就能遗忘过去、一觉睡到天明了。

毫无疑问，痛苦的回忆还会反复重现，但至少不会逼她彻夜不眠，把她苦苦纠缠。药水给她的暂时安息使她有力量去完成第二天的工作，由于渺茫的前途步步紧逼，她越来越觉得需要这种力量的支持了。她知道，在葛泰和费雪太太看来，她目前的处境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因为她们以为当她拿到姑母的遗赠时，在帽店作坊里学到的手艺将有助于实现那个独立经营一家白绿二色相间的帽店的愿望。但丽莉自己非常清楚那笔遗赠并不能派此用场，因此学习制帽手艺实际上只是白费精力。况且她心里明白，即便她的手艺能与自幼训练有素的女工旗鼓相当，那点菲

薄的工资也弥补不了这种苦役所消耗的精力。因此，动用那笔遗赠来创业的诱惑力变得越来越大；一旦有了自己的帽店和女工，她自信有足够的手段和能力吸引一批上流社会的顾客。只要买卖兴隆，她就可以储存一部分钱来偿还雷诺的债务。但尽管尽最大努力省吃俭用，还清这笔债恐怕也得好几年功夫，在那期间她的自尊心将因无法承受这项重任的压力而受到严重摧残。

这只是她表面上的考虑。在内心深处她还有一种隐蔽着的、可怕的想法：还债这项重任的压力不一定会永远这么沉重。她知道自己不是个有长性、有毅力的人，但她最怕的是自己也许会逐渐迁就于把雷诺的欠债无限期拖下去的想法，象在萨林娜号游艇上迁就白莎硬派给她的角色或险些使她默认了丹西先生为提高哈琪太太社交身份的阴谋那样。她知道，真正的危机存在于自己害怕艰苦和贫穷、害怕母亲再三叮嘱，务必摆脱的那种寒酸贫困的生活。而现在一个新的、险恶的远景已呈现在她面前。她相信罗西德是会借钱给自己的，抓住这个机会的想法已开始暗中伺机作祟。从罗西德手里凭空接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一种具有诱惑性的得钱的可能正在她面前招唤。她完全肯定他会再来看她，也几乎肯定自己能诱使他按照她过去拒绝的条件再次向她求婚。她还会拒绝那些条件吗？由于不幸和苦难一次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觉得在身后穷追不舍的复仇女神越来越象白莎·多森了。而逃脱复仇女神魔掌的办法现在就近在身边，安安妥妥地锁在信件箱中。她对罗西德的蔑视一度使她拒绝的这种诱惑现在正不断地纠缠着，她是否还有足够的力气抗拒它？

不论现在还剩下多大力气，她必须尽可能地节省。她不再

信任自己能忍受另一个不寐之夜了。在漫长的、寂静的黑夜里，疲惫和寂寞的鬼魂蜷卧在她的胸上，使她筋疲力尽，第二天早晨就头昏脑胀、四肢发软。恢复体力的唯一希望蕴藏在床边那只小药瓶里，但这种希望能维持多久她却不愿也不敢妄加猜测。

十一

丽莉在街道转弯处徘徊，观赏着第五街午后的景色。

这是四月下旬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使得长长的、熙熙攘攘的通衢大道显得不那么丑陋、屋脊的线条不那么单调了。一层紫红色的烟霭笼罩着毫无生气的直通第五街的狭窄小巷，赋予公园进口处的一片朦胧绿色以诗情画意。

丽莉站在那里时，在过往的马车里认出若干张熟悉的面孔。隆冬的社交季节已过，高居统治地位的大人物已四散离去，只有少数人在启程赴欧洲之前在纽约多逗留几日，或刚从南方回来路经此地。范·奥斯布太太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这时正坐在她家那辆四轮四座弹簧马车里。身边是她的女儿波希·古莱太太，在她们对面的是由保姆抱着的、襁褓中的、古莱家族百万资产的继承者。继之而来的是哈琪太太的敞篷汽车，她独自倚在显然是为两人设计的舒适座位上。片刻过后，驶来的是雷诺太太的马车，她的陪伴者是一年一度到这里来钓鲢鱼和蹓马路的色丹夫人。

对过去生活匆匆地一瞥加重了漫无目的百无聊赖之感。在这种心情中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陋室。她不知如何打发晚间的时光以及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现在不仅社交季节已过，制帽

作坊也暂时歇业，而且一星期前女店主已把她辞退了。这位女店主一向在五月一日以前辞退一部分女工，巴特小姐近来不仅经常迟到早退——即使来上工，也总是身体不适，干不了多少活。时至今日才把她辞退已算很客气了。

对此公正的决定丽莉无言以对。她自知在学手艺方面自己越来越健忘，笨拙而迟钝了，尽管是对自己承认，这种自卑感也令她感到痛心，事实证明，若要做工糊口她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专业工人。既然自幼的教育只为的是把她培养成一个装饰品，那就不能责怪自己毫无实际工作能力了。一经认识到这一点，自誉为多才多艺的一点慰藉也被扼杀了。

当她朝住所走去时，因想到明天已没有起床的必要而全身战栗。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睡懒觉是有闲阶级享受的乐趣，与宿舍里庸庸碌碌的居民毫不相干。她愿意早早离开那座房子，尽可能晚地归来，现在，就是为了拖延重见那可厌的台阶的时间她才这样漫步的。

但走近那幢宿舍时，她对站着个人的台阶突然发生了兴趣——确实有个人站在那里——他正是令人注目的罗西德先生，他的身影似乎使寒酸破旧的背景一下子变得富丽堂皇起来。

这时，一种胜利感不可抗拒地涌上心头，激起她的万千思绪。在那次偶然相遇之后的一两天，罗西德曾来探问她是否已恢复健康，但自那次来访，至今一直音讯杳无，这意味着他在竭力回避她，以便再次把她从自己心坎上抹掉。倘若情况果真如此，这次光临可以证明他那回避的企图已失败了。丽莉知道，他不是个肯把时间浪费在玩弄感情的徒劳之举上的人。他太忙、太重实际，最主要的是太急于飞黄腾达，决不允许自己做任何徒劳无益的事。

在孔雀蓝的会客室里有一瓶枯萎了的蒲苇和几幅褪色的铁质雕板图。罗西德面带未加掩饰的厌恶表情环视四周，不大放心地把帽子放在刻有罗杰斯① 雕像的封尘积秽的支柱上。

丽莉在一张灯芯绒面桃心木扶手的沙发上就座，罗西德坐在一张蒙着浆洗过的椅套的摇椅上，椅套的边正好擦蹭着罗西德脖梗上的粉红色皮肉，使他感到很难受。

"我的天呵，——你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高声说。

他的语气使得丽莉微微一笑。"我也不敢肯定是否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可经我精打细算，或许暂时还能付得起房租。"

"付得起房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可我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已经失业一星期了。"

"失业——失业！这不该是由你说的话！一想到你不得不工作——这简直太荒谬了！"他的话断断续续但激烈有力，象是从愤怒的火山口喷射而出。"这太可笑——太不象话了！"他的眼睛注视着从墙上那面满是污渍的镜子反射出的屋内全景。

丽莉对他的感慨继续报以微笑。"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认为我与众不同——"她开始说道。

"因为你确实与众不同！你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叫人不能忍受，我实在无法冷静下来！"

她从没见他把以往的油腔滑调撇得如此干净过，当他率直地流露出感情时，她觉得他几乎有了些感人的东西。

他一跃而起，摇椅继续摇摆不停。他两腿叉开，站在她面前。

① 大概指罗伯特·罗杰斯(1731—1795)，法印战争中的美国骑兵将领。

"你听我说，丽莉小姐，我下星期要去欧洲，到巴黎和伦敦住个把月——我不能让你这样生活下去，我做不到。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你一向要我明白这一点。可现在你的情况越来越糟，你必须明白你已经到了必须接受某个人援助的时候了。你那天告诉我你欠雷诺一笔钱，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尊重你，对这件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难过。"

丽莉的苍白面颊因惊奇泛起一片红晕，但在她打断他的话之前，他急切地接下去说，"好吧，让我借钱给你还雷诺的债，而且我不要——我——你听着，在我把话说完之前请不要打断。我的意思是，咱们公事公办，象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易一样。现在你还有什么可反对的？"

丽莉的面色因羞辱和感激交织在一起而变成绛红色。在回答时，她用意外柔和的音调表达出这两种感觉。

"只有一点。这正是格斯·雷诺以前提出过的建议，但我再不敢认为自己懂得生意经了。"她觉出这话不太公正，于是就用更加和善的声音说，"并非我不欣赏你的好心——或不感激你。然而在你我之间不可能公事公办，因为当我付清雷诺的债款之后，我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抵押了。"

罗西德听了这话默不作声。他似乎已感觉到她的决心是难以改变的，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

二人相对无言，但丽莉能清楚地看出他心中在想什么。无论他对她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多么困惑不解——对她行事的动机多么莫测高深——她肯定他终会被她征服，仿佛她那难以理解的道德观和对他的抵制正如美貌和仪态那样具有同等的魅力，也正是这种美貌和仪态使她成为无与伦比的、罕见的尤物。当他在社交圈子内步步高升之际，她这种独一无偶的特点对他就更

有价值，正如一位精明的收藏家，对于垂涎已久的猎物，不论在造型方面还是质量方面，早就具备了明察秋毫的鉴别力。

看到这一点，丽莉认为他会马上娶她为妻，唯一的条件就是她得与多森太太言归于好。这种诱惑力对她来说，现在已很难抗拒。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她已逐渐不那么讨厌罗西德了。这种厌恶情绪虽然仍旧存在，但已不再固定不移，这是因为她观察到在他那追求世俗名利地位的坚实外壳内部，虽然粗鲁但却善良，虽说没有实际的援助却有真正的情感。

他从她目光中看出应该告辞了，于是他在难以言状的矛盾心情中伸出右手。

"只要你愿意，我能叫你东山再起，压倒所有人！——我能让你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地对付他们！"他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他这新的激情并未改变他旧有的价值观。

当天晚上丽莉未服安眠药。她清醒地躺在床上，从罗西德造访的这个角度仔细分析自己目前的处境。为了拒绝他这次又准备重提的那项要求，她不是已经维护了可以称之为"老一套道德准则"的、抽象的荣誉感了吗？那么她究竟触犯了社会秩序的哪条律法，以致未经公审就把她定罪并且被驱逐出境？她一直没机会为自己辩护，但被人定了罪的丽莉肯定是无辜的！对这种非正规的定罪何尝不可报之以非正规的手段以重获被剥夺的人权！白莎·多森为了挽救自己，毫无顾忌地用公开的谎言毁了她的一生，那么为什么她就不能直接了当地利用命运送上门来的武器，归根结底，这件丑闻只有半部牵涉到另一位当事人的名氏。把这手段称为敲诈勒索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此举不但无害于任何人而且能使她恢复当初被非法剥夺的权利。至于赛尔登，

如果他不是个古板的形式主义者，就不会找不到为自己申诉的依据。

丽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仍是那些长期留在心头、无法排解的个人感受：自尊心受挫伤的痛苦；一事无成、败下阵来的绝望心情；和这自私、专横的社交界比个高低的热切渴望。最近的经历使她明白了原来自己既无能力又无固定的道德观，因此难以从头开始另一种新生活，更难以摈弃世俗的享受，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对此她认为不应过分地责怪自己，而实际上她对自己的谴责已超过她所应得的了。继承来的性格加上童年时代的教养已把她培养成高度特殊化的一个人物，象生活范围极为狭小的海葵，一旦从岩石上剥离就无法生存一样。人们塑造她的目的就是为了装饰或享乐，大自然创造玫瑰花瓣和小鸟的彩色羽毛不也毫无其他目的吗？执行纯装饰性的使命在人类社会不象在自然界中那样简单容易，这难道也是她的过错？执行这使命时难免受到物质需要的牵制或道德准则的干扰，难道这也要由她负责？

在漫长的不寐之夜，争战于心中的已是最后这两股对抗的势力，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她仍弄不清究竟哪方获了胜。继多日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之后，再一个不寐之夜使她感到格外疲乏，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片灰濛濛、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原野。

她在床上躺了很久，拒绝食用那位和善的爱尔兰女仆从门缝送进的咖啡和煎蛋。宿舍楼里的各种声响以及街道上的喧闹声、车轮的隆隆声令她烦躁难忍。一星期来的懒散生活使她特别深切地体验到寄宿舍这个生活环境中那些烦煞人的琐事，从而使她更加留恋另外那个豪华安适的世界。在那里，生活的齿轮不停地运转，但操纵齿轮，使之运转的动力——衣食住行方面

的琐事——却谨慎地隐蔽起来，不为人所察觉。

她终于起床穿好衣服。自从她离开帽店以来，她一直把时间消磨在街道上，这一半是为了逃避难以忍受的杂乱的宿舍环境，一半是为了走累了有助于睡眠。但走出那座房子后，她发觉自己无处可去，因为自从离开帽店后，连葛泰处也不愿去了，而除了葛泰之外，她不知还有谁欢迎自己。

那天早晨的天气与风和日丽的前一天绝然相反。阴沉昏暗的天空预示大雨将临，一阵劲风袭来，马路上的尘土被卷起，在空中急骤地上下盘旋。丽莉沿着第五街朝公园走去，希望找个隐蔽的角落坐一会。但刺骨的寒风使她全身冰冷，在不停摇曳的树枝下徘徊了一小时后，她再也忍受不了越来越疲乏的感觉，只得在五十九号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暂歇一下。她一点不饿，原不打算在那里吃午饭，但她太累了不想移动身体，况且窗子里面那一长排铺着白台布的餐桌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餐室里挤满了成年的和年轻的妇女，大家都专心致志地、急急忙忙地饮茶或吃点心，没人注意她的到来。低矮的天花板下回响着尖细嗓音的嗡嗡声，把丽莉摈弃在一个沉寂的小圈子里。她突然感到一阵痛彻肺腑的寂寞感；不仅时间对她已丧失意义而且发觉自己已有多日没同任何人说话了。她四处张望，渴望在某人脸上找到一点反应，一点因直觉地感到她的痛苦而流露出的同情。但那些面色灰黄、忙忙碌碌的妇女，有的带着皮包和笔记本，有的带着一卷卷乐谱，都全神贯注地干自己的事，连那些单独坐在那里的人也一边饮茶一边忙着核对校样或阅读杂志。只有丽莉一人因无所事事而处于搁浅的困境。

她饮了几杯茶，吃了一份炖牡蛎后，再次走在街上时，头脑似乎清醒活跃了些。她现在才觉出刚才坐在餐馆内已下意识地

作出了最后的抉择，这使她突然活跃起来，想到自己居然还有一个急忙回家的真正理由，不禁感到振奋。为了延长这种喜悦的心情她决定步行回去，但这条归程相当长，以致她一路上不停地张望路旁的时钟。令她惊奇的是，当你让光阴任意流逝、对它一无所求时，时间似乎停滞了，但当你盼望它放慢脚步时，它却突然疯狂地奔跑起来。

到家后她发觉在执行计划前还有时间让自己坐一会，休息几分钟。这段缓冲时间并未减弱她的决心，虽有些害怕但因自己能下这样大的决心而感到兴奋。她知道这将会比想象的容易得多。

到五点钟她站起身，打开铁箱，从衣服下面掏出一个封上了火漆的纸包。摸到纸包时她并未象料想地那样神经紧张，她好象披上了一身坚硬的盔甲，为了服从自己的坚决意志，喜怒哀乐之情都麻木了。

她又穿好出门的服装，锁上房门，离开了宿舍楼。她走在人行道上时，天色尚早，但乌云密布，大雨将临，阵阵寒风把沿街地下室商店所悬挂的招牌吹得摇来摆去。到达第五街后她开始慢慢地向南踱去。她非常熟悉多森太太的生活习惯，因此确知在五点钟后她总在家。但她很可能不见客，尤其是这样一位不受欢迎的来访者，或早已吩咐过仆人挡她的驾了。但丽莉已写好一张署名的字条准备叫人送上楼去，她认为自己决不会遭到拒绝。

她留出了步行时间，为的是在寒冷的傍晚快步行走有助于镇定神经。但她发觉并无此必要，她对这项行动所持的态度既冷静又坚定不移。

当她到达第五街时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冰冷的雨滴斜

着拍落在她的脸颊上，她没带雨伞，单薄的春装很快就湿透了。离目的地还有半英里，她决定横穿马路到麦迪森路去搭乘电车。当走进一条小巷时，她恍惚忆起一段往事。一排正在萌发新芽的树木，那所用砖头和石灰石新建成的乔治亚式大楼，窗前平台上的花坛，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熟悉的画面。原来这正是两年前九月里的一天，她和赛尔登漫步走过的小街，再往前几步就是他俩一同走进的那个门洞。往日的回忆使已变麻木的各种感觉一同涌上心头——依恋、悔恨、向往、从未感受过的心灵的震撼。她万没料到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居然会路经他的住所。突然间，她的观点变了，仿佛在从他的角度来评判这次行动——于是她想到他与此事的关系，以及自己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他的名誉，为了获利就拿他的过去隐私去做交易，这一切使她羞愧得全身战栗起来。自从他俩第一次单独交谈那一天至今，她跋涉了多么长的一程旅途！那时他就曾指点她选择现在走的这条小路——但她拒绝了他向她伸出的手。

往事的回忆象汹涌澎湃的浪涛，把心中对他的怨恨完全冲刷干净了。曾有两次他打算帮助她——如他所说，用爱她的办法来帮助她——那么，如果说第三次他曾使她失望，除了自己之外还能怪谁？……生活中的那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了？何必还紧握住它不放？突然间她渴望见到他，当她在楼房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时，渴望变成如饥似渴的感觉。雨中的街道昏昏暗暗，寂静无人，她仿佛看见他那间安静的书房，房里的书架和壁炉中的熊熊火焰。她抬头一望，他的窗口映着灯光，于是她跨过街道走进了那座楼房。

十二

他的书房和她想象的一样。绿色灯罩把一圈圈宁静的灯光投进逐渐昏暗的暮色中，炉中闪烁着小小的火苗。赛尔登立刻推开炉边的扶手椅，站起来欢迎她。

他抑制了惊奇的表情，无言地站在那里等她开口，但她在门前停住脚步。这时，无数往事一同袭上她的心头。

场景并未改变。她认出从上面取下拉布扬原版本的那排书架和当她翻阅那本书时他靠着扶手的那把椅子。但那时屋里充满明亮的九月阳光，这间书房和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然而现在灯罩下的光辉和炉火的温暖使书房同逐渐昏暗了的街道截然分开，房内弥漫着令人心醉的、亲切气氛。

丽莉渐渐意识到赛尔登表面很沉着，但心中感到惊奇，于是转向他直接了当地说，“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不该那样和你分手——那天在哈琪太太家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这两句话象是自发地从她口中蹦出。走上楼梯时，她没想为此次来访寻找任何借口，现在驱散那片阻挠他俩真诚相见的乌云的渴望更加迫切了。

赛尔登对她的注视报以微笑。“那样分手我也感到遗憾，但也许全怪我自己。幸好我预先就料到不会太顺利——”

“因此你并不在乎——”刹那间她又用往日的讽刺口吻说。

“因此我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他心平气和地纠正她的话。“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吧。现在请你进来坐在火炉边，坐在这把扶手椅上，我可以在你身后放个椅垫，若是你不反对的话。”

这时她慢慢地朝室内走来，在书桌边停住了。桌上的台灯在她那苍白瘦削的面孔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你累了——请坐下吧。”他温和地重复道。

她象是没听见他的话。“我想叫你知道，我那次见到你后马上就离开哈琪太太了。”她象在忏悔。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颇感尴尬地说。

“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你叫我离开。其实在你去那儿之前我早知道不能再留下去了——就因为你说的那些原因。可我当时不肯承认——不肯让你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啊，其实我应该让你自己解决——请不要揭我好管闲事的短处吧！”

如果她神经处于稳定状态，她就会从这轻松的语调中听出，她如此急于被他理解，他感到非常不安，从而想尽力把她的话岔过去。但现在她神志不太清醒，认为既然自己说的都是真心话，对方也就不可能再象以往那样拐弯抹角、玩弄辞藻了。

“我没揭你短处——我在真心感激你。”她仍用同样的语气说。突然间她丧失了用语言表达心情的能力，喉头一阵颤动，两滴热泪从眼内溢出，缓缓地滚下面颊。

赛尔登走向前拉起她的手：“你太累了，请坐下让我服侍你一下吧。”

他把她拉到炉边的扶手椅上，在她背后放了一个椅垫。

“现在让我给你沏杯茶。你知道，招待客人喝杯茶我还是能胜任的。”

她摇了摇头，又落下两滴泪珠。她不是轻易落泪的人，多年养成控制自己的习惯使她止了泪，但全身仍在颤抖，说不出话来。

“你看我能在五分钟内把水烧开。”赛尔登继续用安慰小孩子的语调说。

这句话使她想起另个下午的情景，当时他俩也这样围坐在茶桌旁，谈笑风生地议论她的未来。在过去的某些时刻，那日的情景似乎比生活中任何事件都更遥远，但奇怪的是她随时都能忆起其中最小的细节。

她做出反对的手势。“不要烧水，我最近茶喝得太多了。我宁愿静静地坐坐——过一会我就得走。”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赛尔登继续靠着壁炉架站在她身旁，但隐蔽在他那和善安详外表下的紧张心情逐渐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开始时丽莉只注意自己，没有看出赛尔登的心情，现在她神志逐渐恢复，才意识到自己的来访使他非常窘迫。在此情况下，唯一的解救办法是两人都把真实的感情立刻倾听出来，可惜的是在赛尔登这一方仍缺乏披露这种冲动的决心。

看出这一点，丽莉并未象从前那样感到失望，因她早已超越人与人之间相互讲究礼仪的境界了。在那里，人们一向谨慎小心，一言一行都必须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让感情过分流露只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但当她发觉自己将永远被关在赛尔登心扉之外时，孤单寂寞之感猛烈袭来。她原以为自己到他这里来并无具体目的，仅仅是想看看他而已。但这时，当她发觉此来是怀有一个秘密希望的，不禁痛彻肺腑。

“我得走了，”她又说一遍，从椅子上站起来。“可能要过很久才能与你见面，因此我想告诉你，我从没忘记你在百乐山庄对我说的那些话。有时候——有时候看上去我把你的话忘了——可实际上它们使我受益非浅，使我免于误入歧途，免于变成很多人误认的那种人。”

即使她有意识地力求疏理思路也不会把这几句话说得更清楚。但她仍然觉得还有必要在分手之前让他明白：虽然她的一生毁了，但她是清白的。

当她说这话时，赛尔登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变化。他那严加防范的态度虽未流露出个人的情感，但已表现出深挚的理解和同情。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一点。但我的话起不了多大作用，起作用的是你自己——永远是你自己。只要事实如此，别人怎么想对你都毫无影响。你既然如此坚定，我们——你的朋友们——会永远相信你的。”

“啊，不要这样说——千万不要说你的话不起作用，否则我会觉得被你关在门外，孤零零地和其他人呆在一起了。”她已经站起身，再一次被内心的紧迫感征服，这时，认为他故意疏远自己的想法已消失了，无论他是否愿意，在分手之前她一定要让他认清自己的全部内心世界。

她鼓起勇气，严肃地望着他的眼睛说下去。“有一次——不，有两次——你给过我摆脱那种生活的机会，但都被我拒绝了。我拒绝是因为我是个胆小鬼。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所追求的东西并不能使我幸福。但我知道得太晚，你批评过我——我当时不是不理解。现在要想得到幸福确实太晚了，但我已明白自己丧失了什么，就这一点来说，为时并不晚。这是目前支持我活下去的唯一的东西——请不要把它从我身边拿走！即使在我最最悲惨、最最痛苦的时候，它也象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有些妇女很坚强，她们能靠自己的力量不为环境所染。可是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对我的信任！也许我已抵挡了大的诱惑，但却无法抗拒那些小的。于是我想起——想起了你说过，我决不

会永远满足于那种生活，但我当时连对自已承认这一点都感到羞愧——这就是你对我的帮助，为此我感激你。我早想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已尽量——尽了最大的努力……”

她的话戛然而止，泪珠又一次涌出眼眶。她掏手绢时，手指触到衣兜里那个纸包，她的面孔突然红了，欲说又止。过一会她才抬起目光望着他，用另一种语调继续说：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生活中困难太多了，而我又是个没本事的人。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不能独立生存。在我过去称之为生活的那台巨大的机器里我仅是颗螺丝钉或齿轮，当我从那台机器上掉下来之后就对任何东西都毫无用处了。当一个人发觉自已只适合一个洞孔时，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必须回到那台机器的洞孔上去，否则就只能被扔到垃圾堆里——而你决想象不到置身在垃圾堆里是什么滋味！”

她那颤抖着的双唇勉强露出一丝笑意——这时，两年前的一段幽灵般的回忆突然闪现在她眼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她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当时她正处心积虑地准备嫁给波希·古莱——可现在，她的计划是什么？

赛尔登浅褐色的面孔早已涨得通红，但他控制住自已的感情，只是态度变得更加严肃。

“你有事告诉我——是准备结婚吗？”他突然问道。

她的目光仍很坚定，但从这目光的深处渐渐显出一种迟疑不定的神情，象在扪心自问。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启示下，她定了定神，探问自已在走进这间屋子前是否已真地下了最后的决心。

“你过去总说，我早晚得嫁人的。”她显出一个隐约的笑容。

“这么说现在时机已到了？”

"时机快到了——很快。可目前我必须先办一件事。"她又停住了，想用勉强装出的笑容把声音镇定下来。"有个人我必须与之告别。呵，不是你——你我肯定还会见面——而是你过去认识的那个丽莉·巴特。我一直把她留在身边，时至今日。可现在我和她就要分道扬镳了，因此我把她带回到你的身边——让她永远留在你这里。等一会我离开这儿时，她不跟我一起走了，我愿意让她和你在一起——她不会给你惹麻烦，也不会占你多大地方。"

她伸出右手，依然微笑着朝他走去。"你肯让她留在身边吗?"她问道。

他一把握住她的手，使她感到了他那颤动着的心灵。但他的嘴唇仍很理智。"丽莉——我不能再帮你了吗?"他大声问道。

她温存地望着他。"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你只能用爱我的办法帮助我。是的——你的确一度爱过我，你的爱也的确帮助了我，而且一向帮助很大。但现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让它成为过去的正是我自己。可人不能不活下去呵！再见！"

她把左手也放到他手上，两人严肃地相对无言，仿佛站在死神面前一般。在他俩之间确实有什么东西死去了——那就是被她扼杀了的、无法再复苏的、他的爱情。但另样东西却诞生了，这就是他的爱情所点燃的一股扑不灭的火焰，——从她灵魂深处涌出的爱和对他的深情。

在这种爱情的光照下，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并且从她眼前隐没了。这时，她骤然醒悟，她决不能把旧我留在他身边而自己远去。旧我确实必须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它必须仍然属于她自己。

赛尔登一直紧握着她的手，用预感到大祸临头的惊恐目光

仔细观察他。世界上的一切在他和她的眼前同样消失了，只是他觉得这仅是他俩在路上相逢时，彼此的面纱被揭开了的极为难得的一瞬。

“丽莉，”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不要这样说。在知道你打算干什么之前我决不放你走。有些事可能起些变化——但不会一去不复返。你我永远不会成为路人！”

她用一种深受启迪的目光注视他的眼睛。“是的，永远不会，”她说，“我现在相信了。让咱们永远做好朋友吧，这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就都不害怕了。”

“不论发生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事要发生？”

她平静地转过身，朝壁炉走去。

“目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身上发冷。在我离开之前请你把火烧旺些吧。”

她跪在炉前的地毯上，两手伸向快熄灭了的余火。他听到这突然改变了的语调虽然感到困惑，但仍机械地从桶里抱出一捆柴禾，一根根扔进火炉。这时，他注意到，她那双手，在高高蹿起的火焰的衬托下，显得多么瘦骨嶙峋，他还发觉在不合身的宽大衣衫里，她的身体也已变得骨瘦如柴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跳动着的火花清晰地映照出她鼻翼两旁已凹陷下去，眼睛下方的两圈黑影直达颧骨。她缄默地跪在那里，这是一种他不敢打断的缄默。她站起时，他仿佛看见她从衣衫里拿出什么东西扔进了火炉，但当时他未加注意。他的官能似乎被鬼魂迷住了，无法搜寻出一句破除符咒的话。

她慢慢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两手搭在他肩上。“再见了，”她说。当他低下头时，她的双唇吻了他的额头。

十三

路灯点亮了，但由于雨已停止，天空中又出现了暂时的亮光。

丽莉两目空空，象是注入了从一生最高潮散发出的乙醚，踩着飘然的步子继续向前走去。但不一会，这种飘然的感觉逐渐衰退，她觉出脚下的人行道坎坷难行，疲惫之感骤然大增，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她已来到四十一号路和第五街的转角处，她记得柏杨公园里有凳子可坐，她想在那儿休息一下。

她走进公园时，设备简陋的游戏场几乎空无一人。在明晃晃的路灯下，她跌坐在一条凳子上，赛尔登房中炉火的温暖已从她体内散去。她告诫自己道，柏油地湿漉漉的，决不能坐得太久，但她的自制力似乎因最后一次的大量消耗现已荡然无存了，象在筋疲力竭时对任何事都毫无反应一样。况且，那间陋室有什么东西值得顾念呢？除了孤寂之外一无所有，在夜里这种孤寂比最喧闹的声响更折磨人。是的，还有床边那瓶三氯乙醛。一想到那瓶氯醛她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一星亮光，全身立时沁出一股令人感到麻痹的暖流。可近来药性在减弱，这使她非常担心。她不敢现在马上回家去服用，因为近来安眠药所带来的睡眠越来越不安稳了，有时甚至通宵都处清醒状态。药性会不会继续减弱，象所有麻醉剂那样？她记得药剂师说过剂量不能再增加了，以前也听说过这药的作用不稳定到后果莫测的程度。她对不寐之夜如此恐惧以致继续逗留在公园里，希望体力的消耗有助于加强药力减退的氯醛。

夜幕已经降临，四十二号路上，隆隆的车轮声已渐消失。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广场，场内坐在石凳上的人们都起身四散离去了，只偶尔有几个急匆匆朝家走去的人，在丽莉坐着的小径前走过，在路灯白晃晃的光焰下显出黑色的身影，其中一两人放慢了脚步，对这孑然一身的女子好奇地观望，但丽莉几乎已感觉不到有人在窥视自己了。

突然她发觉在眼前闪光的柏油路上，一个过路人停在那里不动。她抬头一看，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弯着腰看着自己。

"对不起——你不舒服吗?——怎么，是巴特小姐!"这高呼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

丽莉抬头望着这位胳膊下夹着一个包袱、衣衫破旧的青年妇女，她那清瘦的脸因营养不良、劳动过度而现出的一副病容，但被富有线条的双唇弥补而显得相当秀丽。

"您不记得我，"她认出丽莉感到非常高兴。"可不论到那儿我都认识您。我一直在念叨您，连我家里人都听熟了您的名字。我是法里丝小姐女工俱乐部的会员，那会儿我得了肺病，是您出钱帮助我回乡去疗养的。我叫妮其·祖特，那时候我还没出嫁，叫妮其·克茵。恐怕您不记得了吧。"

不错，丽莉慢慢回想起来了。妮其·克茵的肺病得到及时治疗是她支援葛泰慈善事业最成功的一个事例。她曾提供资金，让那女孩子到山区一家疗养院去休养。她当时用的全部是雷诺的钱，现在想起这一切不禁深有辛辣的感触。

丽莉极想回答，好让对方知道自己并未忘记，但她说不出话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消耗殆尽了。妮其·祖特惊呼一声，坐在她身旁，用胳膊使劲地扶着她。

"哎呀，巴特小姐，您病了。靠着我休息一会儿吧。"

由于胳膊的支撑丽莉似乎恢复了一点力气。

"我只是太累了——这不算什么。"费了很大劲她才说出这句话。当她看到对方战战兢兢的目光时，她不由自主地又说了句，"我很不幸——非常不幸。"

"您不幸？我一直认为您在上流社会，生活幸福极了。有时候，我很气愤，不明白为什么世道这么不公平。可一想到您生活得很愉快，我就觉得到底还有一点儿公道。您不能再坐在这儿了——这地方太潮湿。您现在能走几步吗？"她突然停住。

"能。——不错，我得回家了。"丽莉一边站起身一边低声说道。

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身边这个衣衫破旧、身材瘦弱的人影。她以前认为妮其·克茵不过是个出身贫寒、先天贫血的社会累赘，注定要过早地被扫进丽莉一小时前提到的那个可怕的垃圾堆。可现在这个妮其·祖特，外貌虽仍然瘦弱但却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无论将来等待着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决不会服服帖帖、毫无抗拒地被扫进垃圾堆。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丽莉颤抖着的唇上浮现一丝笑意，继续说，"现在轮到我认为你幸福了，——我也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儿公道。"

"啊，您这个样子，我不能让您一个人走——您现在决不能独个儿回家。哎呀，我又不能送您！"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家，惊呼道。"你知道，我丈夫今天值夜班——他是电车司机——帮我看孩子的那位邻居七点钟得上楼给她丈夫准备晚饭。我没告诉您我有了个孩子吧？后天就满四个月了，谁看见她都猜不出我以前得过重病。我真想叫您看看我那孩子，巴特小姐，我们就住在附近，过三个路口就到。"她有些踌躇地抬头望着丽莉，突然鼓

起了勇气，说，“您何不乘段车和我一块到我家去？我家厨房特别暖和，我给孩子煮牛奶的时候，您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会。等孩子一睡着，我马上送您回家。”

厨房里确实很暖和。当妮其用一根火柴把桌子上方的煤油炉点燃时，丽莉才看出这间屋子出奇的小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炉火在擦得亮亮的铁炉内熊熊燃烧，摇篮摆在炉子旁，里面坐着一个刚睡醒，急着等待吃奶的婴儿。

妮其亲热地抱起孩子，用儿语对婴儿解释说，她回来晚了，很抱歉。然后把孩子放回摇篮，怯生生地请巴特小姐坐在炉边的摇椅上。

“我们家也有一间起居室，”她用使人能谅解的骄傲解释道，“不过我想厨房要暖和些，再说我在这儿给小宝贝煮牛奶，不能让您一个人呆在起居室。”

丽莉坐稳后，妮其开始为孩子煮牛奶。当孩子的小嘴急切地吮奶时，妮其容光焕发地在丽莉身旁坐下。

“您真地不想让我为您热点咖啡吗，丽莉小姐？这儿有孩子剩下的一点牛奶——好吧，也许您愿意安安静静地坐着歇一会儿。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没想到今天您真的来了。我常对乔治说，‘我真想让巴特小姐现在看到我。过去我总留心报纸上您的名字，然后我们俩就把您当时的活动谈个没完，我们还仔细读了描写您穿什么衣服的那些话。可我们很久没看见您的名字了，真担心您病了。我总为这事放心不下，乔治说我那么发愁连自己都会生病的。”她想起了往事，双唇显出一丝笑意。“可我再也生不起病了。上次那场病险些要了我的命。您花钱送我去疗养的时候我以为再也不能活着回来了。可当时我并不怕死，您知道我那时还没有乔治和这个孩子。”

她停顿一下，把奶瓶从婴儿啧啧地吮着奶的唇边摆正。

“乖宝宝——别吃得这么急哟，是不是因为饭晚了生妈妈的气啦？玛丽·安东妮——我俩在花园剧院看完戏后给她起的歌剧中法国皇后的名字——我对乔治说那位女演员长得象您，这叫我爱上了这个名字……您知道，我以前从没想到我能结婚，而若光为自己，我决不会有信心再继续干活。”

她停住一下，看见丽莉鼓励她说下去的目光，贫血的面色渐渐变红了。“您知道，我去疗养的时候不光是得了肺病——而且精神上非常痛苦。我在原先干活的地方认识一位先生——不知您是不是记得我曾在一家进口公司当过打字员——后来——呵！——我以为他会娶我的，他和我好了六个月，而且把他母亲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但他太时髦了，我配不上他。他为公司跑买卖，很见过点世面。而在外面干活的姑娘可不象您那样有人照看，她们又大多不太会照看自己。我当时就不……他就那样走了，信也不来一封，……这险些要了我的命。后来我生了那场大病——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若是没有您的帮助我肯定会死的。可当我慢慢好起来时，我又不由自主地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一回到家，乔治就上门来求婚。开始时我认为不能和他结婚，因为我们自小一同长大，我的事他全知道。可过了一阵我开始明白这样反而好。那件事我没法对任何人说，可不说我决不能嫁人。如果乔治知道那件事后还爱我，我认为我就能开始新的生活——这我真的做到了。”

当她把目光从膝上的婴儿移开，抬起头时，脸上散发着胜利的光辉。

“可天哪！我原没准备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的事，让您这么干坐着。只因您到这儿来，让您看看您帮了我多大的忙，这叫人太

高兴了。"婴儿现已入睡，妮其站起身把奶瓶放到桌上，然后站到巴特小姐面前。

"真希望我能帮助您——可我知道我一点都帮不了，"她愁闷地低语道。

丽莉没有回答，但微笑着站起身，伸出双臂。那位母亲明白她的意思，立刻把婴儿放到丽莉的怀抱里。

孩子感觉到自己离开了习惯的怀抱，出于本能地反抗了一下。但由于喝足了奶，很快就安定下来。当丽莉觉得婴儿那柔软的身体信任地偎依在自己胸前时，一种温暖的、复苏的感觉使她全身震颤。她低下头，惊喜地望着那玫瑰色的小脸，紧闭着的眼帘和一曲一伸的小手指。开始时怀中的婴儿轻飘飘的象一片粉红色的云或一堆绒毛，但它逐渐变沉重，倚着她，压着她，使她感到全身无力，仿佛这个婴儿钻进她的身体、成为她的一部分了。

她抬头一看，妮其正用温柔的、惊喜的目光望着她。

"她长大了若能象您就太好啦！当然，我知道这决不可能——可当母亲的总对孩子抱各式各样过分的幻想。"

丽莉又紧紧地搂抱了婴儿一会，然后交还给她的母亲。

"呵，她千万不要象我——否则我不敢常来看她了！"她微笑着说。她坚决拒绝妮其陪她回家，然后又再三允诺一定再来见见乔治，看看孩子洗澡，才从厨房走出，独自走下数家合用的公共楼梯。

她到了街上，发觉身上有了力气，心里也愉快多了。这一段小插曲使她获益非浅。这是第一次因以前在无意中行的善事而得到的报偿，人与人之间彼此关怀、相互帮助的友情温暖了她那

颗冰冷的心。

直到她走进自己住房的大门时，她才感到一种更为深沉的寂寞。现在早已过了七点，从地下室传来的亮光和气味说明宿舍里的晚饭已开始了。她急忙走进自己的屋子，点上煤气灯，开始换衣服。她不想再纵容自己、不想再因晚饭难以下咽就空着肚子上床了。既然命运使她住在宿舍房子里，她就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尽管如此，当她走进餐室看见晚饭已快结束时、仍感到很高兴。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突然觉得精力充沛。数星期来，她一直没心思、也没气力收拾房间，现在她开始按次序整理起所有的抽屉和柜橱。她还留有几件相当不错的衣屉——在萨林娜号和伦敦度过那最后一段奢华日子所留下的纪念品——当她不得不解雇女仆时，她把大部分旧衣都给了她。剩下的这几件，虽然不太新，但还叠得整整齐齐，保留了拖地长裙的优美线条。她把这几件衣裙打开放在床上，往日的情景即刻历历在目。裙子上的每个折褶都潜伏着一个联想，每块轻纱和刺绣都象组成过去记录的一个字母。她惊奇地发觉，自己居然又沉浸在往日生活的气氛之中了。啊！这才是她应有的生活！儿时的启蒙教育和少女时代的熏陶不都是为了引领她走向这种生活，教导她把全部兴趣和活动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吗！象是一朵准备将来拿去展览的奇葩，所有枝杈上的苞蕾都被掐去，只留下枝头上那朵盛开的——美丽的花容。

最后，她从箱底取出一堆软软的白色褶皱薄纱，放在自己手臂上。这是她在百利家那次造型晚会上扮演伦茨画中人物时所穿的服装，她一直舍不得丢掉，可自从那夜至今还从未看过它

一眼。这时，长长的、有许多折褶的长裙被她抖开，散发出一缕缕紫萝兰的幽香，象是来自她在那里与劳伦斯·赛尔登一同站立、而她违抗了命运的安排的那座四周长满鲜花的喷泉。她把这些衣服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原处，有的随之带去一束耀眼的光辉，有的偕同一声笑语，有的伴以从欢乐的玫瑰色海岸飘来的波涛。她仍然处于极端兴奋的敏感状态，对过去生活的点滴记忆都使她的神经震颤良久。

她刚把那件伦茨画中的白色薄纱服装放好关上衣箱就听到有人敲门，接着那个爱尔兰女仆红肤色的手递进来一封信。丽莉把它拿到灯下，看到信封上角的写信人地址。这是一封来自姑母的律师的事务所的公函，不知道他们在预期的日子前通知她什么事。

她打开信封，一张支票飘落在地，她弯身俯拾时，血液涌上她的头部。支票上写着姑母遗赠的全部数目，信上说由于事务进行得比预料地更顺利，遗嘱执行人决定提前付款。

丽莉坐在床边书桌旁，打开这张支票，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看那端正的笔迹："壹万元整"。十个月前这个数字意味着贫穷，但现在她对金钱价值的标准已经变了，在这几个字的每一笔划下都潜伏着财富的化身和幻象。当她继续望着这张支票的时候，这个梦幻世界放射出的华丽光辉逐渐侵入了她的脑海。过一会她突然打开抽屉，把这巫术般数字的支票塞了进去。考虑问题时，没有这五位数字在眼前跳动，头脑会清醒得多，而在上床前她还有很多事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她打开银行存折，仔细计算起来，正象在百乐山庄，准备嫁给波希·古莱的那天晚上迟迟不睡一样。可现在存折上的数字已寥寥无几，比以前更便于计算了。当她在商务旅馆享受倏忽

即逝的、奢华生活的日子里，她仍未学会节省开支，挥霍的旧习继续削减了她本来就有限的存款。经过仔细查点银行存折和放在抽屉里的账单，她发觉把欠账还清后最多只剩维持三、四个月的钱了，三个月后，如果继续过目前这样水平的生活而又无额外收入，那就连杂费都付不出了。她用手遮住眼睛，打了个寒颤，仿佛看到自己站在一条越来越窄的下坡路的路口，她曾亲眼看见衣着邋遢的西文顿小姐沮丧地从那条路口往下走去。

然而现在最令她害怕的已不再是物质上的贫乏，她有一种更深邃的、内在的枯竭感——比起它来，穷困的外在环境已无关紧要。生活贫穷固然可悲——预见自己到了中年，衣着寒酸、每天焦虑地为活命而精打细算，逐渐沉浸在简陋的、众人合住的宿舍楼里——然而另一样东西比贫穷的生活更可悲——那就是无法摆脱的、内心的孤独感。在无情的、无穷的岁月中，自己将象一株任凭风吹雨打、到处飘零的、无根的小草。她现在的感觉就是如此——感觉自己象个无根的、朝生暮死的生物，也许更象生活的漩涡所激起的、水面上的一层泡沫，在可怜的小小触角还无处依附之前，可怕的洪水便将它吞噬了。她这时回顾过去，才发觉自己还不曾与任何人或事物建立过任何真正的关系。她的父母就在这种无根的境域中被一阵阵时尚的狂飚刮到东，吹到西，没有可依赖的处所抵御这不断变幻的劲风的侵袭。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她从未觉得某处地方比另一处更值得恋念。她既无从小培养的信仰又无严肃的、有价值的传统观念，从而她的心思意念无所遵循，也无法从中为自己汲取力量，或为他人酝酿关怀体贴的真诚感情。但是这种一天天累积的岁月无论以何种方式埋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管是座充满具体事物的高楼还是一座由热情和忠诚筑成而不是由人手建造的大厦——它不仅能

加强和加深个人的生存意义，还可以和整个人类的奋斗奇妙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是丽莉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在婚姻问题上，她出于本能，曾预料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但恶劣的环境使这点本能也受到了抑制。她以前认识的所有男女都象离心机里的原子，在旋转时疯狂地相互排斥。她第一次见到生命的延续是在妮其厨房里度过的那个晚上。

在丽莉看来，这位勇于收拾起瓦解了的生活碎片、并用这些碎片为自己建筑成蔽身所的瘦弱女工已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她的生活是不丰足的，可以说是到了贫穷的边缘，几乎无法对付疾病或意外不幸事件的袭击，但它象建筑在绝壁上的鸟巢那样，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却能持久。一只仅仅由树叶和干草筑成的巢，但却建造得非常牢固，因此信赖它并把自己性命交给它的生物虽下临万丈深渊却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不错——筑成这个巢需要两个人，不仅需要女人的勇气也需要男子的信任。丽莉记得妮其那句话：我的事他全知道。丈夫对她的信任使她得以成为新人。对一个女人来说，做一个所爱的男子相信她的那种人决非难事！是的——赛尔登曾两次下决心把命运赌押在丽莉·巴特身上，但第三次尝试时所遇到的严峻考验超过了他能忍受的限度。恰恰因为他的爱情如此纯洁、如此深挚，一旦死去就更加难以复苏。如果它仅仅出自简单的动物天性，她的美貌完全能把它唤醒。但实际的情况是这种爱情触及到灵魂深处，它与思想感情方面的、世世代代的习惯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它象从花床上硬拔出来的、须根很长的植物一样难以恢复它的生命力。赛尔登已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她，现在已和她一样，不再可能恢复原有的感

情了。

正如她对他所说，在她心中将永远留存着他信任过自己的美好回忆，可惜的是现在她还没到靠回忆往事延续生命的年龄。当她怀中搂抱着妮其的婴儿时，凝固了的青春血液解了冻，变成一股暖流奔腾在全身的血管里：心中又充满了以前那种对生活、对个人幸福的、如饥似渴的向往。是的，她现在仍向往幸福，在暂短地见到它一眼之后，其他的一切已全如粪土。她过去曾使自己从一件件可能发生的卑劣事件中脱身，现在对她来说，除了空虚感之外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天时已晚，她再次感到非常、非常地疲乏，这不是由于困倦思眠而是一种警醒的疲乏感，一种由于清醒地考虑着笼罩在浓重阴影下的未来而产生的身心交瘁之感。这种高度清晰的景象使她胆战心惊，仿佛她已冲破了介乎"未来打算"和"现实行动"之间的纱幕，清楚地看到在漫长的未来岁月中自己将如何生活下去。比如，现在抽屉里有张支票——她打算用它还清拖欠雷诺的债款，但她预感到，天亮之后，这项计划将会一拖再拖，最后会逐渐心安理得地一直拖下去。她为此感到惊骇，——唯恐自己将从与赛尔登最后相聚的高处跌落下来。但她怎能相信自己可以永远维持那样崇高的境界呢？她是熟悉那些把她拉向反面的冲动的——她现在就能感觉到习惯势力的无数双无形的手在拖她去向命运妥协，但她多么热切地渴望永远保留住那次精神升华的境界啊！若是现在就能——带着与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亲切感、带着虽然凄楚但却甜蜜的、失却了的爱情——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该有多好！

她突然伸出手，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那张支票，把它放进写上了银行地址的信封。然后又在另一个信封上写了雷诺的姓

名，里面没写任何语句，只装上她另开的一张支票。她把两封信并排地摆在书桌上，然后继续清检自己的来往信件。直到整栋楼房全部寂静下来她才想起时间已很晚了，街道上的车轮声已经消失，高架铁路上火车的轰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冲破一次静谧的夜空。在这深夜时刻，远离了外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出奇地临近了命运之神，这种感觉使她头脑眩晕，她想用双手捂住眼睛来遮蔽自己的知觉。但象征她未来岁月的是可怕的寂静和空虚——仿佛房屋、街道以及整个世界全是空荡荡的，在这没有生命的宇宙中，只有她一人尚有知觉。

她已处昏迷状态的边缘……她从未接近过如此虚无飘渺的境界，她现在急需的是睡眠——记得已有两夜未曾合眼了。那只小瓶在她床边等待着对她发生作用。她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恨不得立刻躺在枕头上。她觉得自己如此困倦一定会立时入睡。但她刚一躺下，每根神经都立刻惊醒，象是脑袋里有盏光线极强的电灯被拧亮了，她那可怜的瘦小身躯颤抖着蜷缩成一团，不知何处藏身。

她决未料到清醒的程度居然会骤增：一生中全部的经历从上百个不同角度同时展现在眼前。何种药物能安抚如此众多紊乱的神经？跃跃欲试的渴望使心脏猛烈地搏动，与此相比，衰竭的感觉要轻松得多。但不幸的是她的血管里似乎注入了某种强烈的兴奋剂，驱散了全部的倦意。

她能忍受再一个不寐之夜么？——是的，她能忍受，可第二天怎么办？对未来的指望已荡然无存，而明天以及接踵而来的艰难的日日夜夜——象尖声怪叫的人群似的在包围着她。现在她必须阻挡它们几小时，必须暂时把它们忘却。她伸出手，量出足以产生镇定作用的数滴药水，倒进一只玻璃杯。但她这样做时，

心里已料到这个剂量对今晚格外清醒的思维来说必将无济于事。她很久以前就把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了，但今晚她认为一定要再增加些。她知道这样做会冒一定的危险——药剂师的警告她并没忘记。服了增多的剂量后可能会一觉不醒，但这毕竟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这种药的作用既然难以预测，那么再增加几滴，至多不过使她获得一次急需的安眠……

实际上，她对此并未深加考虑——因为现在她只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对睡眠的渴望。她的头脑象眼睛避开光焰那样本能地害怕回忆的纠缠——黑暗，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得到黑暗！她从床上抬起身，把杯里的药水一饮而尽，然后吹熄了蜡烛，躺下了。

她静静地躺着，期待着安眠药起作用时带来的那种感官上的舒适感。她熟知这个过程——怦怦悸动着的心脏逐渐平静下来，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轻轻地笼罩全身，象一只无形的手在黑暗中对她施展魔法。这套程序进行缓慢而迂回，也恰因如此，它的魅力倍增，俯下身去望着梦幻世界中迷迷茫茫的无底深渊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今晚药性发作得似乎比平时更慢，激动的神经不得不一根根地依次被镇定下来，象守卫的哨兵逐渐睡熟那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失去知觉。但完全被征服的感觉终于降临了，这时她昏沉沉地问自己，刚才为什么会那么不安、那么兴奋。她十分清楚现在已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了——她已经恢复了过去的人生观；明天毕竟是新的一天，困难也许不再那么严重，她肯定自己将会有迎战的力量。她已记不清以前不敢与之交锋的究竟是什么了，但这并未使她感到烦扰。过去她是不幸的，但现在她很快乐——以前她感到孤独，现在这种寥寂感已消失了。

她转动一下身体，侧着躺在床上。这时她突然明白为什么她不觉得孤独了。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妮其的婴儿确实躺在她的怀里，她能觉出婴儿的头正压在自己的肩上。她不明白这孩子是怎么来的，但她并不感到太惊奇，只有一种震撼心灵的、温暖幸福的感觉。她更换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把手臂弯过来让那羽绒般柔软的、圆圆的头枕在那上面。她屏着呼吸，唯恐惊醒这酣睡着的婴儿。

她躺在那里，对自己说，有句话必须告诉赛尔登，一句能把他俩之间的一切都挑明的话。她企图一遍再一遍地重复这句若明若暗地逗留在记忆远处边缘的话，——她怕醒来时把它忘了。她觉得只要能把这句话记住并对他说一遍，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缓缓地隐退了，消失了，睡眠开始将她拥抱起来。她无力地挣脱一下，为了守护婴儿她应该保持清醒。可不一会连这个想法也逐渐变成一种沉静安宁的空白了。这时，突然在她眼前掠过一道阴阴惨惨、令她感到孤单恐惧的光亮。

她惊醒了，浑身冰冷，四肢颤抖，似乎孩子已不在怀中了。但是，不对——她弄错了——孩子那柔软的身体仍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于是一股暖流再次注入她的身体，把她征服，使她深深地沉湎其中，于是她睡着了。

十四

第二天早晨天气清和，阳光普照，空中洋溢着初夏的芳馨。明媚的阳光斜射在丽莉住的这条街道上，使凹凸不平的墙壁显

得平整，把门旁台阶上没有漆过的栏杆涂成了金色，使丽莉那扇漆黑的玻璃窗反射出耀眼的光辉。

当这样的天气和一个人的心情恰好相符时，自然令人欣喜，令人陶醉。这时赛尔登正急匆匆地朝这条被清晨掩饰着的肮脏街道走来。他觉得这象是青年人的冒险，因此心中感到无限振奋。他已从旧日习惯势力的彼岸逃离出来，自由地航行在未经探查、没有航标的感情的海洋上。往日的检验标准和衡量尺度都已置之脑后，今后的路程将遵循新的星座所指的方向了。

他的目标当然是巴特小姐的宿舍，然而在他眼中，破破烂烂的台阶突然变成了从未有人跨过的门槛。走近后，他抬头观看三层一排的窗口，象个男孩那样好奇地猜测哪扇是她的窗。现在刚九点钟，但因楼内住客都是工人，门口已有不少人进进出出了。事后他想起，当时他看到唯一没拉开窗帘的那个窗口，和窗台上有一盆蝴蝶花，就知道那必是她的房间，因为把这座破旧楼房中唯一的美丽色彩和丽莉联系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早晨九时就登门拜访未免太早些，但赛尔登现已挣脱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只一心想马上见到丽莉——他已想出了那句早就想对她说的话，现在一刻也不能再等了。这真不可思议，为什么未能早些把这话说出口，为什么昨天晚上在没说出这话之前就让她走了？既然新的一天已然来临，现在再说也许反而更好，那句话原不属于茫茫夜色，而属于黎明。

赛尔登急忙走上台阶，拉动门铃。尽管他这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仍惊奇地发觉楼门立时打开了。更令他惊奇的是，刚走进楼内，看到开门的竟是葛泰·法里丝——身后还有另外几个隐现在不祥的气氛之中的身影。

“劳伦斯！”葛泰用异样的声音喊道，“你怎会这么快就到

了?”她放在他臂膀上的颤抖着的手似乎一下子攫住了他的心脏。

他注意到这些人的脸都流露着惊恐疑惧的表情。肥胖的女房东把他当成新房客，严肃地走来招呼他，但他后退一步，朝她摆了下手。他的眼睛这时正盯着陡直的黑色木质楼梯，他知道表妹葛泰马上会领他上楼去。

身后有个人说医生很快就会回来，楼上房间内的任何东西都不可移动，另一个人高声说道，“真太可怜啦——”这时赛尔登觉得葛泰已轻轻地用手拉着自己，为的是他二人可单独上楼。

他二人默默地走上三段楼梯，穿过甬道，来到一扇紧闭着的门。葛泰打开门，赛尔登跟在她身后走进去。虽然窗帘没有拉开，但室内充满金色的阳光，赛尔登看见墙边有一张狭窄的床，床上有一双静止不动的手和一张象是丽莉·巴特但却难以辨认的、安详的面孔。

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就是真正的丽莉·巴特。几小时前真正的丽莉还热热地依偎在他胸前——而这张面孔在他到来时既未变苍白也没表示欣喜，那么这表情冷漠而又平静的脸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葛泰也出奇地镇静，由于经常为痛苦的人们出力帮忙，她自觉地控制了情感的流露。她站在床边，象在转达遗言那样轻柔地对他说话。

“医生发现一瓶三氯乙醛——她睡不好已经很久了，一定是不留神服了过量的药水……这毫无疑问——肯定是这样。医生心肠很好，我告诉他你和我想单独——在别人来之前查看一下她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她的愿望。”

赛尔登几乎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他站在那里垂着头，呆呆

地望着那张仿佛是覆盖在他所熟悉的精美面具下的熟睡着的面孔。他觉得真正的丽莉尽管看不到、摸不着，但却近在咫尺，他俩之间只有一层令他感到无可奈何的、薄薄的屏障。在过去，阻隔他二人的也只不过是一层摸不着的纤细的屏幕——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从未把它掀开并除掉！现在这道屏障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单薄、更纤弱，但它已突然变成一块坚硬的石板，他即使用自已的生命去撞击它也无济于事了。

他跪倒在她床边，葛泰用手推他一下才使他惊起。当他二人四目相对时，表妹脸上那种特殊表情引起他的注意。

"你知道医生干什么去了？他答应我不让事情闹大——可有些手续肯定是免不了的。我要求他给我们点时间，检点一下她的东西——"

他点点头。她朝这斗室环视一周，"用不了太长时间的，"她说。

"是的——用不了太长时间，"他答道。

她还拉着他的手，没有立时放开。然后她朝那张床最后望了一眼，放开他的手默默地走向房门。到了门口她说，"如果你叫我，可以去楼下找我。"

赛尔登急着阻拦她，"你为什么走？她一定也愿意让你——"

葛泰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她只愿意让你一个人——"当她说这句话时，一道光焰从处于深重痛苦中的赛尔登眼前一闪而过，使他突然看到一种隐蔽得很深很深的爱。

门在葛泰身后关上了，室内只有他和床上那一动不动的长眠者。他很想回到她身边跪倒在地，让怦怦悸动着的太阳穴依偎着枕头上那宁静安详的面颊。过去，他俩在一起时从未和平相处过，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堕入了与她同样平静安宁的奇妙深

渊。

但他没忘葛泰的警告——他知道，虽然在这斗室内时间已停滞，但它的脚步却仍无情地向前移动。葛泰留给他这神圣的半小时，他必须遵她所嘱好好予以利用。

他回过身，朝四周环视，强迫自己恢复对外界事物的观察力。室内并没多少家具，简陋的五斗柜上铺着一块白纱台布，上面摆着金色盖子的瓶瓶罐罐，一只插针用的布垫，一只盛着玳瑁发卡的玻璃盘——他立刻退身躲开这些令人心碎的贴身用品以及五斗柜上的那面不见人影的镜子。

这就是仅有的一点点所谓的奢侈品了——一些执着地显示一个人外貌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了放弃其他的奢侈品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室内再没有其他表现她的特点的标志了，只有几样家具——一支洗脸架、两把椅子、一张小书桌，床边的茶几——擦拭得一尘不染。茶几上摆着一只空药瓶和一只玻璃杯，这使他立时转过头去。

书桌的抽屉是关着的，但桌上摆着两封信。他拿起一看，一封写给银行，已封好信封，贴了邮票。赛尔登迟疑了一下，把信放下。另一封的收信人是格斯·雷诺，信封并未封上。

偷看这封信的诱惑象利刃一样刺疼了他的心，他踉跚地跨了一步，扶着桌子才站稳。她为什么写信给雷诺——而且，大概就在他俩昨晚分手之后？这个念头亵渎了刚才那一小时内的美好回忆，嘲弄了他到这里来要说的那句话，甚至玷污了因他俩已和解而出现的宁静气氛。他觉得自己又被抛回到原以为已永远甩开了的、令人疑惧的丑恶境域。这样看来，自己所了解的远非她的全部生活，而仅仅是她有意让他知道的那部分！用世俗的尺度来衡量，这是何等渺小的一部分啊！那么他有何权利——

手中的信似乎在责问——他有何权利走进被死神打开而未曾关闭的门去过问她的私事？可他的心在申诉——就凭他俩最后相处的那一小时的权利，在那一小时内，她已亲自把钥匙交给了他！但是——这封信若是在那一小时后写的，那将如何解释呢？

突然间他厌恶地放下信，咬着嘴唇吩咐自己快些完成葛泰交给他的任务。现在既然自己与这一切不再有任何瓜葛，这项工作反倒容易进行了。

他拉开抽屉，看见里面有一本支票簿及数叠符合她那爱好整洁的习惯、排列得井井有条的账单和信件。他首先检查信件，因为这是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这些信不多而且都极一般，其中只有一张便条使他感到一阵心烦意乱，这是在百利夫妇家举行的宴会后他亲笔写的。

“您什么时候可以接见我？”——这几个字立时使他理解了，在即将达到目的的一霎那，把他从她身边驱赶开的正是自己的懦弱。是的——他一向担心自己命运不佳，而且他太诚实了，不能不承认即使现在自己也仍然是懦弱的，因为一看到雷诺的名字，往日的疑虑不是又都复苏了吗？

他把便条折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自己的名片盒里，仿佛因为她珍藏过，这张便条变得宝贵了。他又一次感到时间在飞逝，从而赶快继续查看账单。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所有的账单都已付清了。他打开支票簿，看见了彭尼顿太太的遗嘱执行者就在昨天晚上寄到的那张一万元的支票。那么这笔遗赠的到来比葛泰预期的早了很多天。但翻过一两页他发觉尽管有这么一大笔收入但剩余的只有几元钱了。他急忙查阅了所有在昨天晚上签署的支票存根，知道从这

笔遗赠中已提出四五百元用于还清欠账，其余的九千元全部包括在一张支票中，也是在昨晚，签发给理查·奥古斯特斯·雷诺。

赛尔登把支票簿放在一旁，跌坐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他的两肘支在桌上，用手掩着面孔。生活的苦涩波涛在他周围汹涌澎湃，但沾在他唇上的却是一种难以分辨的味道。这张付与雷诺的支票解释了这桩疑案抑或加剧了它的神秘色彩？开始时他不愿细想——只觉得在雷诺这样的男人和丽莉·巴特这样的女子之间有如此巨大数字的一笔金钱交易总是不光彩的。然后，他那迷乱的思路逐渐明朗再次忆起了过去那些暗示和谣言。于是恰恰从以前不敢深究的含沙射影的流言蜚语中得出了结论。她曾从雷诺手里接过钱，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更为确凿的是，这张支票足以证实，这笔债务曾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因此一有可能立刻挣脱它的束缚，尽管这样做致使自己濒临赤贫的境地。

这就是他知道的一切——也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枕头上那两片缄默的嘴唇已不会再告诉他更多的情况了——但在他额头上的那一吻中，她已把该说的都对他说了。是的，他现在已理解诀别时的那一吻包含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他现在甚至能从中得到足够的勇气，不再因坐失良机而谴责自己了。

他悟察到发生在过去两年中的一切事件都象是有意识似地阴错阳差，故意将他俩生生地拆散。由于自己对左右丽莉的那些外界影响采取的是超然态度，这就使他在精神境界方面的要求更加挑剔、衡量生活和爱情的尺度更加难以降低。然而，他至少确曾爱过她——确曾愿意将自己的未来命运赌押在对她的信任上——如果说那光辉的片刻在他们抓住之前就悄然逝去是命运的安排，那么现在，他已看清，从他俩生活的废墟中，它已被救

出、被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

也就是这闪烁着爱情的片刻、克服自我的片刻保护了他们免遭枯萎灭绝之苦，使她每次与环境斗争时向他伸出求援的手，使他不断滋养着自己对她的信任。此时此刻，这种信任使他怀着一颗忏悔的心，走到她身旁，与她和解。

他跪在床边，朝她低下头去，在历尽苦难艰辛之后他俩终于无声地一同说出了那句足以澄清一切的话。

完